

雜誌

新 年 號

本刊於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創刊
本期於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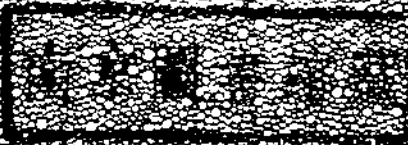
特戈爾治下的法國

特輯 今年的願望

河邊·今日的讀書界

不完篇記

雜誌社
編輯發行



雙馬牌
雨衣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B.H.B.

馬
雙
馬
牌
雨
衣

B.H.B. 雙馬牌雨衣
式樣第一
材料第一



祥生雨衣廠營業出品

1-1110

合記教育用品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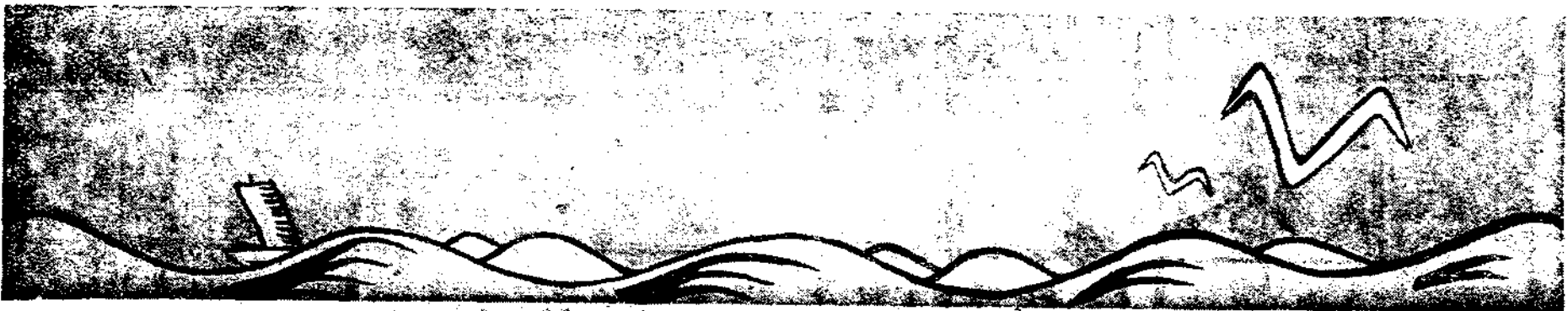
教育用品 文具儀器

號〇九一至八八一路南河海上
八一八五一話電

鶴鳴鞋帽商店

品質比人家高，定價比人家低。

南京圖書館藏



雜誌

三十四年 新年號 第十四卷·第四期 目次

在 嚴 寒 中(扉畫)

一 月 風 雨

令 狐 原
梅 藹

特輯 今年的願望

諸 家

執筆者 聞蘭亭 丁福保 林康侯 包天笑 袁履登 周越然 趙正平
錢芥塵 唐壽民 密 林 船津辰一郎 內山完造 波多博

今日的讀書界

陳 超

日本人的心理特徵

長谷川如是閑作·陶亢德譯

論逢場作戲

班 公

生的掙扎

何 之

史之書

文 載 道

我之書

謝 剛 主

河邊

蘇 青

政情秘聞錄

洛 奮

燈前小語

譚 惟 翰

跳躍的烟灰及其它

法國裘耳·合勒挪爾

祝壽

丁 諦 作·季 淮 圖

說鬼

白 文



不完篇記

君匡古

盧施福影展(畫頁).....江棟良漫畫.....二

貧與病(畫頁).....德國菲力克斯·馬捷克作.....三

草業(畫頁).....蔡西冷漫畫.....四

暴發戶的生活(畫頁).....章羽作·江棟良圖.....九

一根火柴.....葉茜.....九

水仙.....王章.....二〇

當舖(報告文學).....劉鈺.....二〇

六朝文話.....陳影作·令狐原圖.....二二

青園春樂(五幕劇).....徐卓杲.....二二

庭園趣味.....朱學誠.....二三

尼泊爾獵虎記.....薛景帆.....二四

糖的威脅.....康心.....二四

話劇裝置與裝置家.....許季木.....二五

每月評苦口甘口(畫評).....令狐原.....二五

每月評張愛玲的流言(畫評).....應賁.....二六

觀周碧初油畫展(畫評).....

歲尾劇壇巡禮(劇評).....

文化報摘道.....

每月文信箱.....

編輯後記.....

編雜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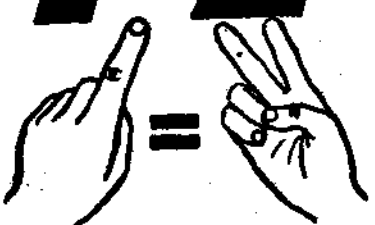


素素素素素主持
集美照相館

用最上等材料 取最公道價格

作風新穎 技術精湛

地址：大同路（愛文義路）九九五號

1=2

（「一」等於「二」）

工廠用電者

請自行選擇

目下電力不敷，工廠商就每費相當資金，購置發電設備。但如日後電力供給恢復時，致所置之發電機廢棄不用，未免「犧牲太大」。

「公用同期發電機」由經驗宏富之專家設計製造，不但現在使用時成績優良「與眾不同」，且將來電力供給恢復時，又可用作「同期馬達」，或「同期進相機」，以提高工廠全部馬達之力率。故1機2用，資金之犧牲亦可免去。

江西路四〇六號

公用電機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一四九一九號

雜誌

新年號

恭賀

新禧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出版

一月風雨

菲列賓海面，日特別攻擊隊創驚人戰績，擊沉美艦船，繼續不已。

雷伊泰島仍在激戰中，日傘兵實行降陸作戰。

美軍開始在明多羅島登陸，日陸海軍及航空部隊大舉反擊。

日本土，南滿俱有空襲。

日空軍轟炸加爾各答，夜襲塞班島。

日強化內閣陣容，吉田茂任軍需大臣，小林大將任國務大臣。

日電波兵器權威八木秀次博士任技術院總裁。

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承認：對日戰事最困難之部分，尙待來臨。

日大本營發表：一年來對日作戰中，美英軍死傷三十萬。

國府新陣容發表：

周佛海兼上海市長。羅君強任滬市府秘書長。林柏生任安徽省長。趙尊嶽長宣傳部。

越南日軍向桂省推進，在南甯西南與桂省日軍會師。

黔桂公路要隘獨山陷落，貴陽危急。

行政院副院長由宋子文繼任，孔祥熙仍保留中交農四行董事地位。

重慶通衢發現招貼，要求沒收凍結在美國銀行中之渝官員財產三萬萬美元。

渝中國新聞學會要求言論自由。

重慶延安間談判破裂。延安要求成立聯合政府之建議遭拒絕。

蘇聯「消息報」指責重慶內部缺乏統一，並要求重慶「認識中國共黨之政治力。」

希特勒親臨前線，指揮作戰。

希特勒新年廣播稱：「德國決不投

一月風雨

一月

西線德軍反攻，是謂「隆希台德攻勢」。

德軍攻入比利時，盧森堡，及法國邊境。

「萬能砲」，「V3號」，「空中襲擊集團」等新兵器都在隆希台德攻勢中登場。

德軍死守布達佩斯。

蘇軍向東普士，斯洛伐克以南，及拉脫維亞發動大規模攻勢。

特戈爾訪問莫斯科，與史太林會談。

法蘇成立同盟及互助公約，決不單獨對德媾和。

特戈爾赴蘇前，華盛頓曾作最後努力，勸特氏勿與蘇聯訂約，並使法國內

政右向。法蘇條約公佈，美大為失望。

法國自一九四五年起動員，並重整軍備。

雅典大混亂。

希臘左派埃拉斯圖與英軍及政府軍作戰。

邱吉爾艾登赴雅典，與希臘叛軍談判無效。

邱吉爾曾在雅典遇刺。

弗朗哥曾在瑪德里遇刺。

奇冷！

凍死之骨，遍地可見。

夜行被剝，時有所聞。

物價由米價率領，狂拾劇漲。

抑平物價之聲復聞矣！

工廠公司結束者甚多，職員被解職者甚多。

工商機關以解職金誘致職員辭職者甚多。

然亦不乏因桃色糾紛而名登報章之暴發戶之流。

報章刊物當然亦漲價，但漲價而不能維持則停刊。

小報聞竟亦蝕本。

上海再度遭空襲，死傷百餘人。

警報期間，各戲院停演。

所謂娛樂事業亦大難矣。

(3)

今年的願望

特輯

前 言

「雜誌」本期出版之日，正值民國三十四年歲首，本刊爰以「今年的願望」為題，特約本市各界耆老聞蘭亭、丁福保、林慶侯、包天笑、袁履登、周越然、趙正平、饒芥塵、唐壽民諸先生及密林法師為本刊新年特輯執筆，文編編次以執筆者年齡高下為序。承諸老不吝珠玉，俾本刊特輯得與讀者相見，甚為感激，並謹向執筆諸老表示謝意。——記者

一

七六老人 聞蘭亭

今年的希望

臘鼓聲中，舊時景物，已杳足留戀，而新的氣象，正蓬勃而來。吾人迎此新年，貴有自奮自動之概，去年所未完成之事，至今年則應繼續完成。故余之第一願望，在增加生產，農也，工也，商也，各守其本分，不再有操縱壟斷等惡習，以害我小民。第二願望，在全面和平，我民受戰事影響，已越七年，所感痛苦，實難言宣。所望全國上下，一致

企求和平，庶尚能保存一線元氣。竊以為「為政不在多言」，如能準余之願望，切實做去，則人民可有來蘇之望。

二

七二老人 丁福保

我今年的願望，是以下的三點：

- 第一：希望今年年成好，五穀、棉花、菜蔬、都豐收。
- 第二：希望大家都能夠篤信一種宗教，（信五教中任何一教都可）這樣，大家懷有信心，個個安份守業，不幹壞事，都遵守孝悌忠信的處世哲學，共同踏到安康快樂的人生途徑。
- 第三：希望民衆都能守後而保持健康的法則：（甲）飲食：不食一切肉類，不飲酒，不吸煙，少喫白米，多吃豆類，多吃各種菜蔬，多吃水果，及硬殼果，多飲開水，一切食物皆要每口嚼至三十次方可嚥下，多飲牛奶，一切食物皆不可吃飽，至七成即止。（乙）空氣：起居室之窗宜盡數開放，臥室之窗，夜間亦宜盡數開放，日間宜多在露天，夜間如能臥在露天尤佳。每日宜做深呼吸。（肺病者不可做呼

今年的希望

吸)(丙)運動：每日宜多走路，日夜宜學習孫唐氏體操，宜節欲。(丁)精神修養：戒憤怒，戒怨恨，戒悲哀，戒煩惱，戒思慮過度，學無念，學靜坐，存天理，去人欲。倘民衆都能如此實行，則個個可享受長壽和保持康健。

三

七十老人 林康侯

我今年的願望是：「萬象更新」。

四

六九老人 包天笑

每一新年，人必有一個希望，年年如此，不獨今年。但今年至少也要來一個希望，我覺得無論如何的希望，總不能抵得世界和平四個字。

你說和平，你是非戰嗎？戰已戰矣，非之何益？而且戰爭也就是和平之基，和平與戰爭兩字作對待，不有戰爭，也無所謂和平。且世界決無有永遠戰爭之理，所希望的，能早日和平耳。

我不談國際，我不作政論，我只講我私人的事。爲了私人的事，我不能不祈求和平。

我每日早晨起身吃粥，兩碗白米粥，三碟吃粥菜。粥菜並不名貴，鹹菜，醬瓜，偶或有火腿，皮蛋，惟粥則香梗米，熬之極稠。今已兩年不啖此粥，而此種糙米，所煮之粥，殊難下咽。我希望今年仍舊吃點香梗米粥。

(5)

吃粥以後，我在閑散的時候，可以隨便的看看書。但我今日不能，我須急急的自己跑到郵政局，寄一封掛號信。在和平的時候，我家裏有傭人，可以供我使喚。否則令兒輩出門時，帶往郵局亦可。但現在我是「一身兼作僕」了，而兒輩也遠離隔絕，和平以後，或者自己不必奔波了。

從郵政局回來以後，便得到了蘇州一信，因爲家姊於上月逝世，我乃未能一往臨視。今屆五七之期，本擬往蘇一拜，乃親友皆勸我勿往，以乘火車難若登天。若在和平之日，蘇滬往來，至爲便利。我靜坐想吾姊貧病可憐，倘非在戰時，或不至死。而且我更望我死之日，當在和平以後。

然而我不能靜坐，我必須工作，我不是可以頤養天年的人，我必須賣文爲活。亂世文章，有什麼好的，文自不佳，然而賣總要賣。伸紙握管，寫得出也要寫，寫弗出也要寫，這還有什麼興會嗎？我希望和平以後，兒輩回家，不敢希甘旨之奉，也得爲菽水之歡。高興寫就寫，不高興寫就不寫，或者還有幾行可觀的文字吧？

周起無
丁福保
林康侯

午餐的時候，老妻說：「黑市米漲得嚇人，而戶口米不
 够吃，如之奈何？」聽了此言，停箸不語。因想：陶淵明不
 爲五斗米折腰，真是硬漢子，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乃是大
 聖大賢。我輩庸愚，便覺餓死事大，想到此，腹中又餓了。
 偷然和平以後，菜香飯飽，得爲一太平之民，於願足矣。

夜來，爐火不溫，帷燈冥寫，正擬補白晝工作之不足，
 而警報頻傳，時作嗚咽之聲，電炬失明，惟有在暗室中，默
 思已過而已。雖然在和平之日，我也已不復在燈紅酒綠中流
 連。然而這種淒厲的音響，不復入於吾耳，魂飛魄散的新
 聞，不復入於吾目，我也惟有求諸和平之神了。

以上所說，僅我一人的私生活，然而也是千萬人的私生
 活。是我一人的願望，也是千萬人的願望。時間無盡，我願
 亦無盡。

五

六六老人 袁履登

一年容易 新歲又逢 三十四載 旭升於東
 復興中華 氣象蓬蓬 心香一瓣 敬祝上穹
 救民水火 永息兵戎 生產增加 物資暢通
 商安於商 工安於工 國利民福 希望無窮

六

六十老人 周越然

何爲「希望？」——這是人所想要的事情。

何爲「不希望？」——這是人所不要的事
 情。

少年人與老年人不同
 少年人富多希望，并且
 能够滿足他們的希望。多
 少數人希望取得五個「
 子」字，而達到目的者也
 不在少數。五個「子」字
 ，就是（一）帽子（指大
 學畢業時所戴的方形平頂
 帽而言，意即「學問」）
 ，（二）娘子（美妻），
 （三）銀子（高大的薪金
 ），（四）房子（自建的住宅），（五）車子（包車或汽車
 ）。少年人祇有希望，幾幾乎沒有「不希望」。

「不希望」是老年人特質之一。老年人當然也有希望，
 但是他們——我們——除了希望之外，還有不希望。我現在
 先來講一個六十老翁的幾個不希望：
 他不希望再進大學苦攻，取得第二頂方帽。
 他已娶妻生子，不希望再娶妻，再生子。
 他不希望發財，以造成遺產之毒。
 他不希望再建住宅，再購汽車。那些東西他早已享受過
 了。

鍾於慶
 庚壽奇
 趙正平
 青島

今年的希望

上面的「他」就是我自己，就是我這個六十歲的老頭兒。

我這個老頭兒，雖然有許多「不希望」，但是並不「失望」，並非沒有希望。我仍舊有希望。讓我寫出來，請大家看：

我希望閩東們人人康健，個個進步。

我希望做些與社會有益的事。

我希望全國無盜賊，無惰民，無煙民，無乞丐，人人急公好義，人人能發生產。

我希望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低下去。我希望「菜飯飽，布衣暖。」

我希望全面和平，我希望做一隻「太平犬」。

七

五九老人 趙正平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開始，對於前途祇有希望名副其實的成爲民國。目前世界正在爭取公道之時，一切人俱苦不自由，然將來一切自由基礎俱在健全之政治，而最健全之政治，即爲民主政治，故切祝民國之能從三十四年起，名副其實也。

八

五九老人 錢芥塵

年年有新年，每逢新年，都有一種願望，歸根結底，往

往新年却是新年，願望徒然願望。不信，請看民國以來，每逢新年，許多報章雜誌上，煌煌大文，列着種種願望，達到願望的，有多少呢？

黎宋卿先生（元洪）有句口號，叫做「大家有飯吃」，我的新年願望，想改爲「大家不餓」，因爲米糧問題，是當前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一切工業出品，固然由于原料價值高昂，大半由於米糧飛漲，形成百物騰踊，本來是有西貢米接濟，目前暫時運輸不便，我們應該除掉白米之外，來吃各種雜糧，丁仲祐先生（福保），嚴訥庵先生，徐卓呆先生，都是研究食物專家，時常發表雜糧營養，勝過白米，我沒有別的願望，不怕人罵我沒出息，祇知道吃飽肚子，我仍然高呼「大家不餓」！民生安定，一切迎刃而解。

九

五三老人 唐壽民

增產與節約同時并進，以求民生安定。

十

五一老人 密林法師

願盡虛空徧法界，一切有情，於民國卅四年起咸趨安樂，永息爭端，同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離一切三毒五欲之妄念，證究竟種智之覺果。

今年的希望

特輯

前 言

本期「雜錄」出版之日，正值民國三十四年歲首，本刊除特約本市中國方面各界耆老執筆外，並以「今年的希望」為題，特約本市日方耆老船津辰一郎，內山完造，波多博，尾坂與市諸先生惠稿，以鑒讀者，除尾坂先生因病未及執筆外，其他諸老均如期惠下，文稿編次以執筆者年齡高下為序並向執筆諸老謹表謝意。 記者

I

七四老人 船津辰一郎

今年的希望

從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已經過了八個年頭，情形依舊如此沒有進步，不但沒有進步，現在戰亂擴大到大東亞戰爭了，想起來可惜得很。過去的事情現在不必再講，目前所看見的，聽到的，是中國已淪為戰場，戰爭在中國土地上進行，重慶方面被英美利用，對於日本還頑固的戰爭着，中國無辜的民衆，因此家破人亡，實在慘極。從人道着想，實在是對的，所以大家不應束手旁觀。中國方面的人士，也應該

設法早一天回復全面和平。而且這悲慘的情形，要救濟也不是十分困難的，只要中日兩方停戰，立刻可使情況改善，據我觀察，重慶還繼續抗戰到底有甚麼意思呢？五、六年以前中國抗戰原因，也許因為疑惑日本會侵略中國，滅亡中國，所以拚命的抵抗，現在總該明白，日本並沒有這麼個意思。近三年的事實，中國有識人士應該了解了吧，租界也退還了，治外法權也放棄了，駐兵權也撤消了，中日同盟也成立了，所以再抗戰是沒有理由，中日兩國的衝突，戰爭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那末為甚麼再繼續衝突下去呢？我們不明白到底再有怎麼的意思，我想天下再沒有一件這麼糊塗的糾紛，所以我希望重慶在這時候應該覺悟，放棄過去的迷信，實行回復全面和平，那末就可以救濟中國千萬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倘若有心的人，就應該這樣做，然後我們中日兩國，真確的實行中日同盟條約，同心協力的擊破英美侵略的勢力，而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解放全東亞的民衆，這是我今年的願望。

船津辰一郎

2

六一老人 內山完造

京都叫做紫野的地方，有一種叫做大德寺的禪寺。因為古時有個叫一休禪師的高僧住過，故非常有名。所謂一休禪師是以：「世上盡是些勞作吃食，睡覺起身，此後唯死而已」的一首，而痛快地道破了人生的。像我這種人雖不能懂得這深切之處，但不知怎的以為好像說的很巧妙。然而，也不知道怎的，以為有些不很充分。還有，在正月裏，人們在說着恭喜恭喜，很為愉快之際，他却在一根杖上頂了鬍鬚，掛了所謂「門松乃作冥土之旅的路標，既可恭喜亦可悲弔」的歌詞，在街上到處步行。這歌旨在無學的我们，不知怎的，好像以為懂得，也好像不懂。實在說，我到每年正月，就會想到這一休禪師，於是，就會發生無論如何，今年也得努力從事良好工作的希望。

内山完造

六十老人 波多博

二六〇四・十二・廿七

3

吳江楓先生以「今年的希望」為題，說要請筆者簡單的寫些什麼，我雖曾以此時勢中，老邁平凡如我，那有意見為詞來謝絕，但對方又以與中國有緣的義務，務請寫一點，而使我無從推辭，誠然這是平凡的事情，於是就以日常所想到的，作為「今年的希望」，一條條的寫下來看罷：

一、想使今年為真正的勝利年。

一、為大東亞中核的中日兩國國民，有更深的反省與理解，舉提攜之實，而致力完成戰爭。

一、國民政府成為真實強有力之政府，使和平區為真正安居樂業之區。

一、日本對中國之精神與政策，今日業已根本判明，重慶抗戰是無意味了。因此，重慶諸公應覺悟抗戰非為中國而為英美，而顯然停止抗戰，協力於大東亞之解放建設。

一、使能回復成明朗而樂居之上海。先行在這裏打住，但這該是希望吧？


波多博

留日東京帝國大學
會任東京泉橋病院醫師

顧一帆醫師

內	義務	統
兒	醫藥	治
婦	問答	
外	覆即箋封信及郵附	
各科		

門診：下午一至四時
電話：三六三六
診所：新昌路（白梅）
格路（祥康里五號）



牌魚神

襪紗蘇 襪線 襪絲蠶


售出有均處到 備俱式各女男

號三五路中加里·北蘇·品名各種廠織針襪蠶絲仁海上海

★★★
★★★
★★★
★★★
★★★
★★★
★★★
★★★
★★★
★★★
★★★
★★★

SINTHIAZOL

"Sulfathiazol"



蘇 三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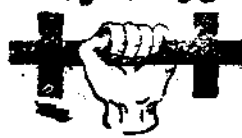
主治：肺炎，癰疽，瘡癤，以及一切由於葡萄狀球菌、鏈球菌而起之疾患。

一切化膿性炎症
特效治療劑！

劑粉·劑片·劑針

品出譽榮廠藥星新

牌十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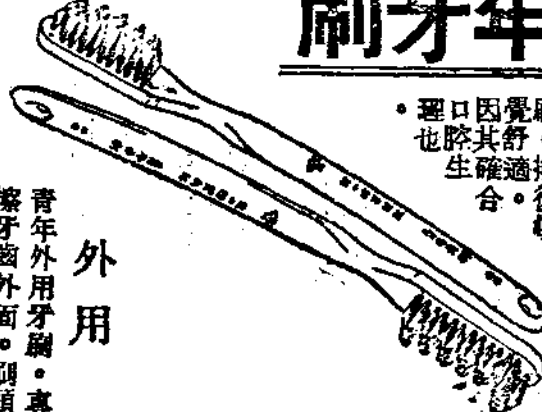
刷牙年青

外用

青年外用牙刷。專擦牙齒外面。刷頭高處。直擦牙縫之用。內刷外刷。式樣玲瓏。兩枝共裝一盒。

內用

青年內用牙刷。專擦牙齒內裏。內用外刷兩。擦後頓覺舒適。因口腔也生確合。



(總行廣東路) 梁新記牙刷公司出品

今日的讀書界

陳 超

提起今日的讀書界，其情形實在是非常凄慘的。談到讀書界，就想起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有沒有書可讀，第二是願不願意讀書。書的主要供給來源是出版界，其次是圖書館。由於原料的缺乏，成本的高漲，銷路的呆滯，以及除宣傳外整個文化事業的被漠視，出版界的情況正是一蹶不振，書店不出售圖書而專營文具了。由於事變時圖書的大量散失與損燬，以及館務經費的高漲而無法維持，原來不景氣的圖書館事業就更不景氣了。至於讀書界本身，由於終日忙於營生以及對國家命運的缺乏信心，很少人願意認真的讀書，即使願意，亦因書價昂貴而買不起。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讀書界的情況就非常凄慘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商務書館出版售價高至每部十萬元的百衲本廿四史。居然在短期內需要再版，這確是盛舉，但，這確是出版界的盛舉——近年來稀有的盛舉——而與讀書界無關，因為這種鉅著祇是被有資的機關或個人購去「珍藏」而已。

雖說讀書界在目前是非常的凄慘，但，能正確地分析與提示時局知識的，以及消閒性的雜誌單行本，却為多數讀者所愛好，而造成了這一方面出版界的景氣現象。

所謂讀書界，簡單的分類是：（一）學校裏的學生，（二）普通的讀書羣。普通的讀書羣又可分為二類：（一）「希望」教用」的，（二）純粹業餘消遣的。但，假如具體一點，則可將讀書界分成如下七類：

（一）教科書的讀者；（二）企圖成為或業已成為某項寫作者的讀者，（三）企圖獲得某種職業的讀者，（四）真為學問及知識的讀者；（五）企圖獲悉政治，社會或私人內幕秘聞的讀者，（六）官樣的讀者，（七）消閒的讀者。

讀書界的傾向顯然能對出版界的傾向發生巨大的影響作用，因此，筆者將讀書界目前的傾向稍加敘述與分析。

第一類是教科書的讀者。教科書的讀者，主要的當然是學生。他們按照政府的規定，學年的限制，以及為獲得畢業的資格，教科書是他們必讀的書。教科書的讀者，在讀書界佔有最廣的數量。但目前的情形是，小學和初中的大部分科目，均有固定教科書。學生們都得讀這種教本，於是這種教本也不愁沒有銷路。可是除了經營固定教本的出版公司外，其它書店至

多是被委託經營，賺一些佣金而已。至於高中和大學及師範、職業等專科，既無國定教本，也無經過審定的非國定教本，油印講義又因成本昂貴而多因陋就簡，殘缺不全，舊書攤上的教科書也被搜括殆盡，所以造成這一類學生（也就是這一類讀書界）無書可讀的怪現象，實不勝遺憾。至於國定教本雖萬無一失的銷數廣大，但不能作為測量文化升降的唯一標準，蓋購買教科書，為的是現在的升級，畢業，將來的資格，飯碗。至於與學校中科目利害關係較少的參考書，就非這類讀者所欲問訊。出版商因參考書成本昂貴而銷路呆滯，於是不再出版這一類書，結果是要讀參考書的讀者也無從讀到了。

第二類是企圖成爲或業已成爲某項寫作者的讀者。這一類的讀者，所讀的書的範圍很狹窄，他們或者是專門於某一項寫作，或者是看清某一項寫作在目前最有「生意眼」，於是專購這一類的書來讀，他們是很少肯購取一本於他們用處較少的書的。例如：自己是寫新詩或正在編某種專刊新詩的雜誌，就喜歡買一本類似性的雜誌，或「新詩作法」之類的單行本來讀。但，這一類讀物的銷路必很狹窄。這種人所寫或所編的文章或刊物也很難被一般人所欣賞。有許多讀物是祇有文人才願讀，也就祇有「同路人」願意去欣賞它的美點的。

第三類是企圖獲得某種職業的讀者。這一類的讀者，以從學校中混得了某種資格的人居大多數，讀而未獲得資格的也有，從來沒有進過學校的也有。這些人本來是不願再讀什麼書了，但爲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具備些應付的常識，生活的技能。於是，預備和外國人做生意的，就得讀一些「×語百日通」，預備進京考試的，就得讀一些「文官考試大全」，預備做保甲指導員或賦稅管理員的，就得買一些「保甲須知」「賦稅制度」一類的小冊子。這一些都是正在尋求職業中的讀者，是以走捷徑，求速成，立見功效爲唯一原則。這一類的讀者所需要的讀物，祇須編，無庸寫。但是，像目前這一種祇求「混」，祇靠人情關係而不求實學的時代，這一類書的銷路也有限。

第四類是眞爲學問及知識的讀者。這一類讀者，又可分爲二種：一種是逃避現實，隨興所至的讀者。他們是在亂離時代中求得暫時的安寧，並無經國濟世的大目的，或者是在做官或投機發財之餘，以求怡情適性，得着些不關痛癢的片段知識，作爲茶後酒餘的談料，和玩玩骨董並無多大分別。這種讀者所需要的多半是整部的線裝書，但是有這樣雅興的讀者，在目前時代中，究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另一種是抱着「力求深造」「學以致用」熊度的讀者，大抵是憑自己的學問，已在社會上得到相當地位，企圖維持原有的地位，並求進一步的發展，或者是別無奧援可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和志願，祇有靠實際學問以爭取社會地位的有志青年。但是前面說過，目前的時代需要的是「混」，是玩弄手腕，是敷衍應酬，而不是需要眞才實學，所以這一類的讀者也就少得可憐了。

第五類是企圖獲悉政治，社會或私人內幕秘聞的讀者。這一類讀者的數量素來不算少，因爲人類都有好奇的根性，而在

目前中國，這一類的讀者羣更多，這是因爲：（一）中國目前四分五裂，在這一陣營中的人，極希望獲得另一陣營中的動態，（二）在官式化的報章雜誌中，不能獲悉關於時局的真實動態，且千篇一律的報道，使人難以瞭解時局的真相，（三）在這苦悶的時代中，秘聞内幕之類，可以給讀者更多的刺激。基於上述的原因，經常刊載「海上畫虎錄」的「雜誌」，具有對於時局動態分析與啓示性的「常識」，以及新中國編譯社出版的「中國内幕」之類，就成爲暢銷書了。「結婚十年」的所以成爲這一年來最暢銷的單行本，是因爲讀者們認爲這是作者（注意：作者是著名作家，而且是女作家。）的自傳，即是屬於私人的秘聞，這當然爲讀者們所歡迎了。——雖然這書是否確爲「自傳」是另一問題。

第六類是官樣的讀者。這一類的讀者，或者是因爲熱中於做官，或者是正在做着政治宣傳之類的工作，或者是職業性的政治指導員，於是對於政治八股的讀物，就奉爲必讀書了。這類的讀物多半是公家拿錢來出版的，根本不靠發行收入，當然也不會發生「銷路」好壞的問題。但這類的讀者羣想來是不會十分多的。另一種官樣的讀者，其目的僅在求辦公事或應酬上的一種便利，適合於他們的是「公文尺牘」，「酬世錦囊」之類。這一類的書也都是收集現成的材料，經過編輯而成，用不着正式撰寫。這一類的讀者收入有限，決不有多餘的錢購買多量的書，即使有了多量的書，他們整天的時間都消耗在擬繕公文上，決無餘暇來多讀書，所以這一類書的銷數也極有限。

第七類是消閒的讀者。除了教科書的讀者外，以這一類讀者的數量爲最多，一般出版界的目標現在也集中在這一點上。在每日辛苦或煩悶之餘，當然需要適當的消遣，目前娛樂的範圍日益狹窄，而且出門娛樂，交通既不便，費用又高昂，於是以前閱讀消遣性的讀物最爲適宜了。一般受過教育而子女較少或子女已長大的家庭主婦，閒來無事，也多以這類讀物爲伴侶。凡是文字技術較佳，內容切合於中國式的人情味的軟性或帶有軟性的雜誌或單行本，最被歡迎。「雜誌」「大眾」「萬象」「春秋」「小說月報」等刊物之所以暢銷，就因爲這原因。而且書價雖高，但和學術性的參考書以及和它的娛樂比較，這究竟是最便宜而且有益的消遣。

根據以上的檢討，我們所得的結論是：學生以讀書爲天職，但是除了國定教本外，就沒有力量也沒有方法可以購到書讀，嚴格的說來，目前中國的學生似乎缺乏讀教科書以外書本的興趣。至於一般的讀者，由於生計的窮困，以及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缺乏信心，（當然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很少有人能够作深長的研究。凡可以稱爲「學」的書，如「心理學」「論理學」「哲學」之類簡直無人過問。但是，由於目前是一個亂離和苦悶的時代，時局的真相又爲一般人所欲明瞭，娛樂的範圍極爲狹窄，於是，時代解剖與啓示性的內幕秘聞性的，以及消遣性的讀物，就被比較廣大的讀者羣所愛好了。

日本人的心理特徵

長谷川如是閑作
陶亢德譯

一
日本人之心理及性格，如許多進步的國民之心理性格然，是頗為多面的。因而日本人說到有關本國國民之心理及性格時，輒易陷於着重說者自己所有的一面，而忽略他面之誤。至於外國人的觀察，亦因拘泥於自己印象最深的一面，常下正反對的判斷。

特別是日本國民，一方面所謂拉丁民族的好極端的性質相當強盛，同時一方面亦富於安格羅撒克遜的實際的傾向。日本人有其進步的一面，同時有其保守的一面，既可視為和平的一面，又有可看作好戰的一面。而此各面均相當強盛。雖然，為國民的日本人却無過趨極端的歷史。極端保守的或極端急進的作為，個人或一部分或一地方的歷史上雖往往可見，但以日本國民而言，以日本國家而言，並無走此極端的歷史。

從社會心理的視角以觀日本人時所能看到的顯然特徵，是同一時代同一地方同一集團之中，併存着相反的心理傾向。倘不明此一點，就有錯看日本人心理日本歷史傾

向之處。這事情恐係日本民族乃有其種種特徵的許多人種融合而成之結果，而日本歷史之不偏於任何極端而步中道以行的特性，余意亦為這許多種特徵綜合之必然結果。那總部分的特徵在綜合上調整相殺而達成一個全體的性質。

二

就在個人心理，日本人中往往有一人而併有不同傾向者，尤當將日本人作為國民的、社會的或階級的羣而看時，更可明見這點。即以封建時代之武士階級作為全體面看，又作為個別的武士來看，亦兼備這個兩極之傾向。將日本人性格及道德非常正確且略有詩意的介紹於外人的岡倉覺三，說：“The Samurai, like his weapon, was cold, but never forgot the fire in which he was forged.” (“The Awakening of Japan”)、連中世的武力鬥爭支配時代的武士，冷靜尚且是其勇氣，為其道德。岡倉以為所以如此，其理由在於 “In the feudal days Zen had taught him self-restraint and made courtesousness the mark of

Dravery. 不過日本武士的冷靜一面，可以說與其是由於中國傳來的禪之教養，毋寧由於日本人固有心理使然。禪之爲武士所必要，與其是自制，毋寧在於作爲欲處非常之際不失冷靜之心的修養上。日本武士所有的冷靜精神，並不只是禪極流行的時代特徵，又非武士特有的特質。在日本史前時代，有一個著名神話，說失去了自制的武勇之神，經諸神會議議決予以放逐。以自制與溫文爲勇氣之表現這一種自制態度，乃自古代以來的日本人心理，道德，即在後世，也是精練過的日本人之心理特徵。而此抑制自己的心理，如下文所云，得於日本文化各形態中見其表現者。

三

因此之故，在日本歷史的重大時期，必能見到上述日本人心理之特性表現。日本國民的不少部分，未嘗沒有陷於靈醉心理或狂信者心理者，但在歷史重大時期，日本國民未嘗有過因此極端心理而發生擾亂的時代。這就是日本人作爲國民論，在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總不失其自制與自己反省的心理。

即在武家專權時代之始，武家本身之中亦有此種抑制心理。北條氏事實上雖已獲得政治上獨裁權力，但仍奉奉將軍，自止於陪臣資格。此雖由於爲超越政治力的傳統之力所制，但在縱當武力爲尚時代亦爲超越武力的這個力量所制這一點上，亦足窺見日本人之國民的心理。北條氏之例與其他一切之例相同，當然由於如不願這個傳統之力，反有自危之虞使然，然當武力爲尚階級爲此超政治超武力

之力所制之際，他們本身的心理實大有作用。即在幕府時代，亦於同門之內既有清盛又有重盛而牽制之。在武力爲尚的階級本身之中，這種牽制主要由於心理作用。

就在明治維新，這種特徵亦大見表現。縱當中央集權支配繼續達三百年左右的德川政府顛覆之際，反抗者不過二三無關重要的大名，決不致因此引起國內的大分裂。此事於使其必然的種種局勢之外，亦表示當時的大名及武士，不失日本國民特有之自制心理，與乎與之相伴的聰明。

自制如不附之以聰明，即成爲卑怯或因循。所幸者日本人在重大時期的自制，比較上是與聰明相聯的自制。當朝廷與德川政府陷於對立狀態之際，拿破崙會向德川政府暗示可與以軍事上或財政上之援助，當時在法的德川政府官吏，就向政府進言應拒法國之請。德川政府因不久即將政權奉還朝廷，當然毫不躊躇，拒絕外國危險的援助。這是日本人在重大時期自制與聰明結合的一例。而同樣心理，即在千三百年前的大化革新之際，亦已見之，當時只結果了獨裁政治亦已行之數世的貴族蘇我氏之魁首，就並無任何內亂完成了朝權恢復中央集權確立的大業。

四

如前所述，日本人心理既有好極端極不務實際的一面，同時又有惡極端務實際的一面，雖然前者輒被讚賞爲理想的，後者受非難爲現實的，日本歷史却有沿後者而行的傾向。明治維新之際，因朝廷軍主將西鄉隆盛與德川軍

主將勝安房之會而免於江戶城攻擊戰的有名逸話，就是二者有其武士所有的日本心理——自矜與聰明的結合——之一例。在官軍方面，盛主選武力予德川以打擊，與此相應，德川軍方面亦多反對勝安房的和平獻江戶城與官軍，他們終於困守與官軍作戰。而此反抗之輩，以其有目中無敵之勇氣與一逞——即雖知無充分抵抗力量而抵抗到底，不顧利害的純真之勇——視為有名的江戶兒受世人同情，反之勝安房則受非難，以其雖為純粹江戶兒的武士而缺少江戶兒心理，成為太務實際功利的武士。就連開拓明治時代最為進步的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也顧慮到勝安房過於實際的態度給與日本人另一方面剛情耐心的心理而加以非難。可是勝安房原為徹底的江戶兒武士。他原為不借外人之力最初橫渡太平洋航行美國的西式日本軍艦之艦長。他不懼為無智之勇所驅的德川武士們之百般迫害，雖遭暗殺多次，卒毅然決然，實行自己之所信，交江戶城於官軍。維新以來層見疊出為暗殺犧牲者的政治家及軍人，蓋亦與勝有同一心理者。勝的武人之勇，一點也不少於多數軍人，不過在有其勇氣與聰敏相聯而自矜這一點上，優於其他武士。要之勝是典型武人，同時亦為典型日本人。而日本歷史凡遇重大時期，概沿勝之態度而進行者。

五

可是雖然如此，日本心理中有其欠慎重而輕躁的一面。一般認為這一面與心急無定心這種缺乏忍耐力與持久性相合，而為日本心理之一短處。而且復有認此性格之

缺點，係受日本自然條件影響的所謂環境說見解。日本地勢南北長延，在兩極有寒帶與亞熱帶的氣候之差。中央部為溫帶，氣候亦較溫和，但因地勢關係，中央山脈之東與西，氣候相差不少。且峻嶒山脈貫於極細長地勢之中央，兩側土地成爲向日本海及太平洋急傾斜之勢，平野幾於全無，隨之河川除少數之外，全爲淺淺急流，因多雨量，泛濫時起。在這種使居民氣性焦躁的地理條件之外，再加上火山地震的災害孔多，又受南方氣象影響，大暴風雨之禍頻繁。以上這種自然條件，如何能使日本人有從容不迫的氣質。而這自然條件，就正是使日本人陷於一時的態度較永遠的態度爲容易，雖然敏捷而缺乏厚重的心的重力，使其陷於其他類此的心理傾向的重要原因。日本人之有對外部刺激過度敏感，因而易陷於無自覺的模倣等無決決大國民風的一面，其原因亦可以此看法加以解釋者也。

雖然，如前所述，趨極端傾向，缺持久性傾向這種日本心理之一面，決非完全支配日本人者。這種慌張的心理誠有最能誤國民歷史的危險，但是日本歷史在重大時期未嘗爲這種心理的犧牲。當此時期，反對方面的由忍耐與自制而生的調和心理，多能對躁急排他的心理取勝。

雖爲略帶譬喻的見解，這種調和心理，亦可認爲與日本的自然條件由複雜多歧的各條件之綜合而成，構成一種自然美的那樣事情有關。又有一種將此調和心理視爲一種退讓者，而以爲日本奇酷的自然條件之壓迫，予日本人以默從最惡條件的「認命心理」的見地，但這是不當的見地

。日本人的這種心理，不是簡單的認命心理，而毋寧是像勝安房場合那樣以全局的思慮制局部的焦慮，成爲外觀上有如認命形式的態度。

西洋人所說的東洋「認命心理」，是可見於印度中國俄羅斯等大陸國民的心理傾向。這是在自然、社會形態中常可感到點什麼偉大的威鎮之力的大陸國民心理，非日本人之心理。日本的自然雖亦有暴壓，但其常態究沒有大陸的威壓之感，而是極溫和的自然。而且國家形態亦不如大陸帝國國家那樣龐大駭人，毋寧是家族形態。此點正由京都皇居之建築而象徵之。社會形態亦與此相應，小規模地，簡素地而洗煉過的爲理想，與日本家屋相似。有此國家社會的日本人，不會如大陸人那樣被迫作不可抵抗的認命。因此日本人倒是不易認命的國民。一方面有恬淡之處，他方面有非常想不開的傾向。

即在封建時代，繼豐臣氏之後的德川氏統一之意外容易成功，其故即由於只要一有聯合或單獨對抗德川之意，即不能勝亦可對抗的許多大名們，在太閤死後意外傾向於扶掖德川統一方面。其動機不論何在，以其躁急的目中無敵之勇氣及一逞反抗德川至於最後的大名，究居極少數。這事使後之理想主義歷史家爲之憤慨。但若以善意來解釋當時大名們的態度，則那是與聰明相聯的自制之結果。這雖爲有可視爲功利的之虞之心理，但非「認命之心理」。而此爲德川氏不容不讓的大名們，明治維新之際多爲反德川方面者。歷史家指此爲他們之中有其對於三百年前或三

百年間之忍耐的復仇心理在。這就是日本人有認命心理反對方面的「想不開心理」的一例。

六

表現於日本歷史的日本人心態特徵，自與日本文化各形態的心理特徵共通者。日本人即在其文化產物之上，雖有趨於極端的傾向，亦終落局於中正表現。再則在進步的方面，有其保守的強烈傾向。即在建築上，古代模倣中國建築，造出法隆寺那樣有其中國建築以上之美的效果的寺院，而在同一時代，創出純日本固有建築之完全形態的寢殿造。日本人的教養，亦經過全學中國的悠久年代之後，到十二世紀頃創造出系統內容形式全與中國不同的純日本文學來。在中世武門時代，舉凡哲學文學藝術及其他種種方面，無不接受宋以後的中國文化，但所有一切，幾乎完全改造爲以日本人感覺與心理爲本的形態。故雖說沒有純粹日本本原的文化形式，但此等日本化了的文化形態，在其感覺以至心理之本上，却爲全然有其日本獨得之本者。

西洋人以簡單的、平實的、中和的、自然的、實際的形容詞來要約這個日本文化之本，洵如其言。這是與日本歷史過程中所表現的自制心理相共通者。作爲文化產物之本者，概以節制了強烈感情及原始感覺成爲一種洗煉而表現。不求顯然的花俏之美而求潛在的美，置重點於內在的美而不在于外面的美之傾向，亦可以此解釋之。婦人服裝不用西洋人南洋人那樣外部刺戟強烈的色彩之服，外服概以

體色爲本，內衣用強烈色彩之類，亦爲表示日本人心理特徵之一例。日本人之美的感覺，雖有希臘的典雅之一面，日本人有其需求美於自然的不相稱，求美於自然的不完全之傾向，而不冀希臘的理想均稱美及同爲理想的完全美。前述之岡倉覺三在其另一有名著作「茶之書」上，說日本人這種好不相稱性之美不完全之美的心理，原因由於中世的禪之教養，此亦著者誤於自己所好的見地。求美於不均稱的心理，像禪來到之前早已示於古時代的出雲神社之建築那樣，決不是養成於武士時代的心理。再則「不完全之美」，亦於古代文學的「古事記」「萬葉集」中，在道德意義及形式意義上可以見到。日本古典學開拓者本居宣長，曾指古事記及萬葉集源氏物語等古代文學，不是被中國之人工的「完全道德」所支配。作爲日本的形式美之「不完全美」，主要表現於中世以後發達的「茶道」儀式及建築上，而這與其說是爲禪之教養及禪宗僧侶之生活樣式所支配，毋寧其動機在於與町人社會之發達同時興起作爲對於貴族生活武士生活正相對的田園生活趣味中。而此心理之本，與其說是求人工的完全，毋寧爲求美於自然的不完全，從茶室之建築、庭園、器具起，自儀式的動作以至言語，雖甚形式化而精神上總爲尊崇自然者，亦爲由此心理之本而成的形式故也。

關於從日本的歷史文化而見的日本人心理及性格之特徵，還有不少問題可資討論，但此小文如能於此應題之問題多少有所啓發，則爲作者之幸矣。(十二月二十九日譯)

關於中國電化廠出品



紅輪牌炭化鈣(電石)

常識之一，光及熱之比較

每一磅紅輪牌電石，加水後發生乙炔氣約四立方呎，每立方呎乙炔每小時可發生四十燭光，故每一磅電石可發生一百六十燭光小時，但白禮氏洋蠟燭在無風時僅燃八小時，故以燭光論，一磅紅輪牌電石可抵廿支白禮氏蠟燭，但代價不過洋燭七分之一，又每一立方呎乙炔所生之發熱量大于同量煤氣二倍以上故紅輪牌電石可代實驗室中煤氣之用

營業所

上海北京路八五一號二〇九室
電話 九五八七九



論逢場作戲

班公

(19)

做戲之難，在於不能太瘋，同時又不能太火。近來在報上看見一段記載，說是有兩位青年京伶，一位唱武生一位唱武丑，竟會在台上弄假成真，真的打了起來，見之實在不勝愕然。這種事情以前也是有過的，上海戲劇學校裏有一位老教習的面孔上就會經挨過某武生一刀，到現在還留着一條深深的癢痕。如果唱戲的人在「私底下」本來有仇，那麼在台上的假戲真做無非是挾嫌報復之流的行徑，我們早已聽慣了看慣了各式各樣的卑鄙齷齪，這種花樣實在已經引不起我們的什麼興趣來了。反正是那麼一套——流氓打出手之類，就多打死幾個也對於社會並無什麼妨害。我所發生興趣的倒是——據說那位面上帶癢的老伶工受傷的時候，倒並不是爲的私仇，而是大家拚命「冒上」的結果。企圖是好的，而真刀真槍的火燄一下，這種景象也未始不相當壯觀。刀光劍影之際，觀衆們瘋狂的喝采也想必震驚了整個的劇場罷？於是，台上的名角也就成爲瘋狂了。我想到了梅里美筆下所描寫的西班牙鬥牛場，在那裏，狂熱的觀衆，洋洋得意的武士，如

醉如狂的奔牛……組成了一整片的瘋狂，這瘋狂使我們在今日讀到梅里美的書札的時候都還要心跳，興奮。我看見過那位面帶刀痕的老教師的照片，我似乎從這上面聽到了金鼓喧天的聲音，他們在跌撲着，劈刺着……好一個興奮而刺激的景象！

演戲要不過火是實在不容易的，身在台上，就很難自主了。觀衆們還要喝采！台邊的鑼鼓又打得那麼急遽！想從容一點罷，已經騎虎難下了。他們固然會轟雷一般的叫好，可是他們同樣也會轟雷似的嗆你！已經吃了這口飯，就不得不賣命了。即使你想後退一步都不可能，對方的鋼刀不是已經在對你的面門直劈下來了麼？

沒有正式「下海」之前，演戲可能是一種樂趣。在戲台上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原來的自己了。這是一種新的體驗，新的冒險。唱得好時自己也覺得舒服，唱得不好便馬上走下台去都沒有關係——這才是真正的票友。真正的票友在唱戲的時候，是台下連一個看客都沒有也不要緊的，唱者本來祇是爲

着自己覺得好煩，又不想拿別人的包銀！有的票友也喜歡爭排名，考究戲碼先後，其實這種人早就不配稱作票友了。

票友可以「逢場作戲」。這裏他有很大的愉快。他可以不必太認真，演戲就彷彿是閒來忽有所感，提起筆來畫幾筆疏疏的山水一樣。畫得好可以算是意外的收穫，自己看了當然舒服。即使畫得不好，也大可不必引為奇恥大辱；把他扯了不就完了？你又不靠賣畫度日子！所以票友的欣賞藝術才是純潔的。所謂「純潔」，就是說這當中沒有「錢」的成份在內。

而且，不是說「逢場」才「作戲」麼？場合不對，看客不齊，便很可以丟手不幹。因為沒有拿他人的「錢」，所以他就有自由；譬如說，挑選場子和劇目的自由。他的演戲是主動的，演不演全憑自己高興。他也無庸斤斤考慮於演出的成績。祇有他才可以不計成敗，不理別人的毀譽。他所希望的祇是給自己一笑——這世界本來是非常寂寞的，你沒有法子可以找到一個了解你的看客，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早就這樣說過了。

我很喜歡蒙田(Montaigne)的一句話。他說，「我讀書的時候，所愛讀的祇是那些又有興味而又容易懂的，祇有牠們才能給我心底的愉快。」他這句話說得很實在。讀書，有時竟好像是變得為別人而讀的樣子。有些人對於英語語言學還沒有下過一點工夫就讀「皮屋或而夫」(Beowulf)或者喬叟(Chaucer)，結果所讀到的祇是一個故事。可是他却沾沾自喜，以為讀過了一本了不得的書。法蘭雪斯·培根

(Francis Bacon)說書籍之中，有一種本來祇是爲了裝點門面之用，可是書籍本身又有甚麼罪過呢！

一本書，雖然牠的名氣極大，而如果你覺得內容枯窘，文字艱深的話，那麼非必要時還是不讀的好。牠至多祇能給你知識，不能給你愉快。書是應當爲了自己才讀的，正如理想的演戲是給自己欣賞的一樣。

我常常看見演戲演得太賣力氣的人。他們喜歡直着嗓子喊，或者一下子就打上幾十個旋子。他們每分鐘都在伺候着看客的顏色——尤其是三層樓裏的看客，因為他們高興了便會高聲喊好，而一發脾氣可就會大聲地把你「通」下台來。這種小心翼翼的戲子其實未始不值得我們同情，他們倒底肯認真幹活。是的，他們認真得錙銖必較，也認真得極容易動肝火，於是那位名角的明晃晃的鋼刀就這樣真的向他的對手劈下去了。

即使是值得同情罷，我覺得苦痛。偷懶已經不再可能了。他們一面固然聽見了春雷般的采聲，可是他們的心裏正在着急，也許祇差了一小點，就會給看客們轟下去罷？賣命——這就非賣命不可了！

於是，要登高處爬。要爭牌名大小了，要爭戲碼先後了。要爬高就得擠，擠掉別人，踢掉那隻緊緊跟在自己下面的手。寶塔愈高的地方就愈窄，塔頂上祇有尖尖一點，祇有容自己的地方，不可能讓別人也來湊一湊。爬得高高在上的時候，心就不能不狠絕了——一歇就得摔下來。

他們已經不再是悠然自得的票友了。

票友是最幸福的，可是要保持不下海可真不容易。逢場作戲在最初是一種愉快，可是，漸漸的，似乎在達到某一種場合的時候，你就不能不湊一下熱鬧了。你過份清脫拔俗罷，你就會失掉了你所有的朋友。大家都在酒筵上興高采烈的乾杯，你真能連酒杯都不舉一舉麼？你說你可以根本就不去赴筵，不錯，可是，你未必便逃得成。纔匆匆忙忙離開了這一桌之後，你也許偶然抬頭一看——自己可又參加了另外一桌的盛筵，這世界原是很小的。

你遲早會發現不能絕俗。寫「絕俗樓我輩語」的詩人早就死了，更不幸的是，當你翻過這本薄薄的小書之後，你會忽然覺得那座高樓的屋基原來還是在這懂得五花八門的土地上。

存心去企求不合時宜，結果往往還祇是屈服。「屈服」這兩個字眼看上去雖然可憎，可是在這世界上你是無法成爲一個英雄的，英雄們已經在蒸汽機來臨的時候就消失了。山林也都已閉爲曠場，隱士也不能再有隱避的地方。這世界已經不可能再有「悠然見南山」的詩句了，想想是實在可悲的。

大家都在興高彩烈的唱戲，真刀真鎗，熱鬧非凡。唱戲的也就是看戲的，他們一方面在拉長了嗓子使花腔，一方面便在仔細看同台朋友的臉色，看他們有沒有喝采的意思。他

對我喊好，我也就照式奉還，他不睬我，我就罵他，同時可還要留神身段，當心板眼。這真是一台熱鬧的戲文！

你說，你是要做票友的，你要挑選場子，挑選觀眾。你說，要是不答應你的條件就乾脆不唱罷——可是，當你偶然一回頭，發現了一面鏡子的時候，你驀然驚醒了，原來你早已站在台上了！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你就正如「化身博士」那本書裏的醫生，你想保持你尊嚴的容顏都辦不到了，牠已經自動地慢慢變成了那付醜相！

反正醜也不要緊。你會發現原來根本就不會有過什麼觀眾會來注意你的扮相。圍在你前後左右的祇是同台的戲子，拿着明晃晃的刀槍打來打去。沒有時間給你抗議，也沒有人關心你的憤怒。你無法向你的對手解釋，雖然你的本心明明並不想掛頭牌，拿大銀錢；因爲，他的刀已經在向你當頭砍下來了。你不能不擋一擋。

於是，你的一份戲倒也演得很有聲有色了。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午夜，完稿。

電影出版界的創舉

十大女影星傳

最新出版

讀本書可知現在我國紅得發紫的十大女影星的乳名，真姓名，籍貫，年齡，學歷，經歷，嗜好，體重，身長，戀愛，婚姻，住址，詳細，報道無遺，每冊並附有明星簽名式，自寫感戀文，及各小說家題詩，用西洋白報紙精印，彩色插圖甚多，每冊一百元，各書局報攤均售，外埠讀者函購，向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街靈書報社洽，郵費在內，以示優待。

生的掙扎

何之

連日苦寒，即使偶爾在馬路上走走，也隨時隨地可以發見一兩具凍死的陳尸，灰白的臉，彎曲或直挺着的身體，睜着眼睛，支着牙，那一種生的掙扎的情形似乎直到他或她喘着最後一口氣時還在掙扎。

本來要生，便免不了掙扎。尤其是此時，不掙扎簡直便無法可生。而且不掙扎的生也似乎失却了生的意義，苛刻地說：只是行屍走肉而已。

生的追求，並不是人的單獨慾望，只要是生物，便都具有求生的企念，不過因為我們是人，便更覺得似乎人的求生慾格外顯明吧了。

「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濡的目的，在鮒的本身只不過求生，雖說盡其量也不過是苟延殘喘。但如果說是互助，又不過是人類倫理的看法了。

求生既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當然不能例外。那麼在不能生的環境里求生，雖說盡其量也不過是苟延殘喘，但其出發點是絕對無可訾議的。因而從求生的立場言，所謂作奸犯科，甚而至於比較更大的罪名，在道德上講，這是罪惡，

但在求生上講，則只是一種手段，至於手段的是否合適，則又是另一問題了。「廉得其情，則哀矜而莫善」，這是賢吏的應有態度，因為無論什麼天大的案子，假如你肯細細地分析，則總帶有許多或一部份足以使你發動「哀矜」的成份在當中。

現今一般人所過的生活，痛快地說，是都含有哀矜的成份的。所不同者，是成分有濃厚與淡薄之分，有的人自己很明白，有的人則始終胡里胡塗。所謂心死，該是後一種人的寫照了。

但無論怎樣，他們是在求生呀！他們求生的結果，也許有的是永生，有的是頗有意義的生，也有的只是僅能做到生，甚至有的只是苟延殘喘，但生之慾望沒有在他們身上消滅以前，他們要鬥爭，要掙扎，這是他們的本能。

近來偶然走過一條陋巷，看到二期相當慘淡但並不能普遍博得人們同情的事實：兩個僅有十三四歲的孩子，在狂吼的北風之下，雙雙套在一隻草製的米袋里，緊緊的偎抱着，希望因偎抱而互得增高點體溫來抵抗凜冽的寒風。這正和涸

生的掙扎

生 的 掙 扎

離之離相濡以沫般一樣地可憐，但他們內心還是燃燒着生之慾火的。一對很摩登的男女挽着手正走過那里，看見時，女的輕輕地擰着眉，男的似乎認爲自己相當會幽默地來一句：「好親熱！」

也在同一陋巷里，一個瘦得只剩皮包骨的中年女人，上身穿一件夾衣，下身穿一條單袴，破得已露出半條大腿了，赤着腳，想從睡的破席上爬起來。也許風是太大了，也許已餓得沒有勁，冷是當然的，因而掙扎了很久還是只在抖。好不容易終算抖抖地站起來了，兩條腿似乎已撐不住那瘦削的身體，只拚命地往前挪，挪不上三五步，站不住了，便死抱着適在身旁的電燈柱，茫然地向四下望望，沒有什麼表示。忽的連頭都似乎都抬不起了，便又連跌帶爬的倒在原來的破席上，一聲不響地躺着。一個小伙子好似捧角般一聲大叫：「好！快了！又是一個！白面鬼！」喝罷，兩眼得意地向四週一掃，但得不到什麼反應，只好昂着頭走了！

在今天，這當然只不過是一幕極平常的悲劇，然而從這里面，你可以看出：人這東西，既多麼低能，又多麼殘酷，而又多麼自以爲高明！

兩個窮孩子在衆目睽睽之下所以要緊緊偎抱，是單純的生的要求的本能動作。是兩個男的，或是兩個女的，甚而是一男一女，沒有什麼分別，也沒有什麼問題，因爲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希望因兩個人的偎抱而增加一點暖氣，也是增加一點抵抗嚴寒的力量，這是生的慾望，是生和死的鬥爭。

即使這掙扎是徒然的，當然徒然的還是多數，他們終於在北風下凍死，但他們總算盡了自己可能的力量了，因此，也許要拖延一點時間，才能瞑目。

人們的批評他們是無暇顧及也不必顧及的，雖說同一事件在各人眼光里的反應有許多不同。有的人覺得這是可憐，有的人也以爲這是家常便飯，這是命。而摩登小姐則自以爲高貴，所以覺得噁心，不免擰眉，而頗以能幽默自負的男人，便觸景生情，來一句嘲捧俱備的好親熱的讚語了。

其實那一對並肩同行的男女，女的擰眉何嘗不是假面目，誰敢担保她的內心真不願意有同自己一樣身分的男人也這樣熱烈的緊抱着她，而那男的又何嘗不是正因爲自己還沒有達到緊抱着同行的那女人的地步，那一聲「好親熱」却正是羨慕的口吻？

白面鬼似乎是該死的，所謂死不足惜。不過誰敢保證她一定是白面鬼？是白面鬼便應看着她死嗎？如果不是的話又怎樣？

看當時的情形，即使不是白面鬼也未見得有人立予援救，則一個人到闖定了水門汀的階段時，餓死或凍死，似乎也是應該的，與否白面鬼毫無關係。把白面鬼加在死者身上，似乎是生者的保護色，這樣，也許良心上可以安慰一點，因爲並不是自己見死不救，而是不值一救。而且讓所有的白面鬼都死掉，正有利於國家民族，自己也正盡了幫助國家民族的大力了。

又是這麼一天，又看到了有同樣性質的一件事實：是一條變相小菜場的街，人當然相當擠。一個飢寒交迫的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倒在路上了，上身幾乎全裸着，下身只穿一條破短褲，看樣子已入半死狀態了，但一雙大眼却死釘着不知什麼人放在他嘴巴旁邊的一堆大餅，（真正的一堆，想放的人不少）不時地想把嘴湊上去啃。

來往的人相當多，有的人望一眼，走過去了，有的人好奇地圍在旁邊看，有的人在搖頭嘆息，有的甚至再馬上買一二個大餅疊在原來的大餅堆上。但沒有人拿起大餅送在他口邊，使他可以吃得，也沒有人給他一件衣或一條褲，更沒有人想出什麼急救他的辦法。

這似乎也是件頗值思索的事。

只看一眼便走的人，他本來把這件事看得平淡的很，而且與他自己確實是毫無關係的。好奇地圍起來看的人，也許以為這比被宰的雞鴨之類的掙扎來得有意思，或者想着這半死的傢伙怎樣由半死發展到全死，或者如看玩把戲的人在弄猴子般，看這傢伙能否把他嘴邊的大餅啃上一二口，總之，是全屬於興趣方面的，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惜或同情。搖頭嘆息的人想起來境遇都未必大好的，也許他那天所看到的並不只是躺在那條馬路上的一個，而有「又是一個！」之感也。也許在感覺到人類太低能了，人，只有這樣眼睜睜地看着同類的死亡，沒有同情也沒有憐惜，即使有同情有憐惜，也沒有辦法，也許在「物傷其類」，這一個不幸者的遭遇也可能

地是自己的寫照，自己也總有一天躺在地上給好奇的人圍在當中作欣賞的對象，也許……總之，不是好的。至於馬上再買一二個大餅疊在原來的大餅堆上的人，似乎是相當悲天憫人的，至少他沒有見死不救——救不了是另一問題——多少可以減少一點良心的譴責，雖說這一種相當愚拙的舉動，正和買一串長錠放在路死者的身旁或在他旁邊焚化掉一樣地對於死者毫無所得相同，但人們總喜歡這樣粉飾門面欺騙自己。

然而無論怎樣，除粉飾了生者的漂亮的週遭之外，死者正如被拋棄了的渣滓一樣，他不但完了而且被遺忘了，好似世界上本來並無這個人存在一樣。

也許自己不免有點少見多怪，自己所能做到的雖說至多也不過是在一大堆大餅上再加上一二個大餅，或者也不過只是搖頭歎息，但，這三件自以為不大平凡的故事總在腦海里盤旋，無論怎樣也推不開。

兩個十三四歲的苦孩子相互偎抱以期抵抗北風的侵蝕，可能嗎？即使可能，能可能幾天？犯罪的該受處罰，揮霍無度的該受困苦，不圖上進的該墮落，所謂有如此因有如此果，但這兩個孩子又怎樣呢？他犯過什麼罪作過什麼孽？不知我不知，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而竟胡胡塗塗地自己受罪，還遭受別人的輕視，該向誰說？

即如那個被呼為白面鬼的中年婦人，是真的吸白面嗎？果是真的，她怎樣會吸上白面？自動的或是被動的？自動的

該怎樣，被動的又該怎樣？假如並不吸食白面又該怎樣？吸食白面的該受苦，不吸食白面的似乎該不受或受苦也應該輕一點，但她所受到的痛苦並不很小，這多餘的痛苦是誰給她受的？又該向誰說？

又如那個已呈半死狀態躺在馬路當中的傢伙吧，似乎沒有人批判他是白面鬼了，饑寒是他的致命傷，赤着上身躺在冰冷的馬路上一點也不動，滿堆在嘴巴旁邊的大餅竟無法吃上嘴，假，當然是不會的，但他爲什麼要遭受如此的命運呢？餓死在並不缺乏食物的時候，在製造若干「慈善者」給他焚化一串長錠的機會，又該向誰說？

這問題相當紛亂地在我腦海里此起彼伏，摸不清頭緒也無法解決，但三個顫抖的影子是非常明白地擺在眼前的：一個草製的破米袋里，兩個小生命是相互地緊緊偎抱着，只露出兩個頭，過路人的反應是皺眉，是「好親熱」的殘酷的幽默的材料！一個瘦削如鬼的中年女人，爬起來，跌倒，跌倒，再爬起來，但終於仍舊跌倒，挺臥不動，博得的只是一聲喝采：「好！又是一個！快了！白面鬼！」一個赤露着肉體的半死者，直躺在冰冷的馬路上，所得到的同情是：見如不見，搖頭歎息，一堆大餅，更大的一大堆人。

人的同情！人的力量！

但人的力量有時也相當神妙的。對人，好意的，似乎一點也沒有，小得遠不如一隻螞蟻，但對自己，有時是相當大的。掙扎，掙扎到最後一分鐘，是大的證明。

我要明白他們究竟有多少掙扎的力量，在第二天出來便有意識到發見他們的地方。

走到那條變相的小菜場的馬路，什麼都完了。馬路上盡是菜攤，盡是人，亂哄哄，鬧嚷嚷，那個半死者躺過的地方正伏着一條野狗，搖着尾巴在晒太陽。似乎留在人間的只是一片溫暖。那個半死者死了或是給人救去了？不知道，或者他真是假裝的，騙到了一大堆大餅之後，趁人不防備走了，也不知道，總之，那裏的氣氛是平靜了是真的。

跑到那條陋巷，兩個孩子不見了，僅留着那個草袋，也是靜靜地。這告訴他們還沒有死，他們的掙扎到底也挨過了一夜的嚴寒。嚴寒當然還要源源而來的，他們將不知更需多少次的掙扎，才能渡過寒冬，能否渡過嚴冬還有大問題，但他們掙扎地過了一個冬夜，也就是接近一天春天，他們到目前為止還算沒有白費力。

那個白面鬼總算給我再看見了，端正地坐在草堆當中，沒有死，那喝彩的青年的估計是失敗了。我朝她望望，她發覺了我在注意她，便苦着臉向我望，纏着濃濃的眉，睜着大大的眼，似乎向我求乞，但並沒有出聲。似乎突然的一個感覺在我腦里盤旋，我能替她做點什麼呢？慚愧使我不敢再向她正視，一溜煙的跑了。

然而我到底獲到了一點認識：人，固然是低能的，但有時他的力量也相當神妙的。對人，好意的，似乎一點也沒有，小得遠不如一隻螞蟻，但對自己，有時却相當大的。



史話

文載道

古往今來的斷簡殘片，一鱗半爪，無論是有文字與否，幾乎無一而非「史料」，史料再加以保存和爬梳，才能產生出歷史。這裏的問題就是看我們如何的運用安排？因為這中間正有着許多駁雜龐雜甚至僞託的成份。但在史學者的手法之外，同時還需要態度之公平與客觀——儘可能的客觀。我們雖可不相信春秋曾經孔子的筆削，以及它所內涵的「微言大義」一類說法，卻不能不認它為中國古代一部重大的史料，一個治上古史的人要緊的根據，尤其提到春秋戰國的時候。王安石說春秋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是「流水賬」，他們雖將「尊孔」以來春秋的聲價有些降抑了，然而春秋的史料的價值仍不能忽視。我從前說過，一部幾千年前的春秋，正如一東六十年前的舊申報一樣，對於有所謂歷史辯考據癖的人，同是很好的材料，只是它在過去被士大夫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崇高之感，——即「經」的教訓

作用，却已動搖了。（雖然目前仍舊那樣地迷信的人還是不少）其次，又因近代治學的方法進步，材料也增加豐厚了，益以地下實物的發掘，使史學和科學聯成一片，而有些從古以來所不能解決的懸案或疑竇，也有了研究的餘地，對於春秋那樣簡略的史料，難免更看得平凡了。而提到這一點，即不能不歸功於時代，又如在專制時代，有些稍稍較為桀驁特出的人物及其思想，就很不容易存在和發表。否則就會隨便的加你以「惑世誣民」或「妨害名教」的惡謔，而使你的生命自由都受到剝削。因之有許多的學術思想，在古代未必不有較新異較敏銳的人，但恐怕得罪了統治者的正統，就只好默爾而息。因為中國的統治者只許你「安分守己」，「明哲保身」，而不許你立異懷貳，持論偏激的。——也就他們心目中之「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聖人說過的話，自然連辯解的資格都取消了。這只要

看看明代李卓吾輩的下場就是了。而且縱有因思想問題文化問題而犧牲的人，決不會引起別人的同情或支援，——說不定投井下石，捧住「聖上」的袍角，趁此獻媚阿諛，踢你一脚，真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如清代那件名教罪人案一樣。以此觀之於史學方面也是如此：像錢玄同（以下俱略去尊稱）之改姓「疑古」，顧頡剛說禹（——中國一個了不起的皇帝，而且又是將太陽一寸一寸愛惜的大聖人——是一條虫，及郭沫若所謂生殖器崇拜，一類的立論，不管他說得是否可靠，但在那個時代，就無論如何的無法站腳。——然而且慢，專制時代固然是這樣，就是千萬人的血所換來的民主時代又是怎樣呢？首先，像上舉的這些人的思想學說，又何嘗不是經過衛道志士們的誣毀辱罵，而顧頡剛以禹為虫之說，在純粹史學上的爭辨之外，對於某些道貌岸然的冬烘先生，也表示了不勝其悻悻然的樣子。再舉個實例，當年郭沫若曾在日本「質文」雜誌上，寫過一篇歷史小說，題曰「孟夫子出妻」，內中有涉及到孟先生的性機能之強弱，而從孟子自己說的「養吾浩然之氣」上推斷而來。這篇小說或許有點開玩笑的意味，不過我們知道郭氏是學醫出身的，後又致力於考古之學，在中國史學上很有特色，他並且還能從史書所記載的古人的性格上，斷想他們是胖的或是瘦的？——蓋以醫學與生理學的立場而剖析歷史。總而言之，說明了郭氏的這篇小說自有其事實的根據，絕非惡意的嘲弄諷罵。不料「質文」一寄到北平時，就引起了一位大人先生的大發雷霆，勒令焚售。原因是孟子正是一位亞聖，碰他不得。這也就見得中國

思想界在古今政治壓力之下，所以不能有怎樣卓傑，發達的一個癥結，而為談史學者一段小小的插曲。其他類似的情形，如林語堂編的「子見南子」話劇，在山東公演時的軒然大波，而將演劇的學校校長某君免職等事，尤其數見不鮮，都可說是中國思想界的厄運。

這里所談的雖然是「史學」，但要想史學的進步，繁榮就須對思想界有一種保障，而又跟政治的社會的條件無法分離，又如學者不但需要生命自由之保障，就是在生活上，也應該給他一個安定。這雖然近乎老生常談，可是也有實例可舉：像郭沫若一些考古的（鐘鼎甲骨）名著所以在日本出版者，據說也因日本的印刷精良，而文求堂主人肯比國內的出版者，多出版稅而已。到現在，我們要想搜購關於考古學上較重要的著述，像貞松堂主人及其他的作品，便非向異國訪求不可，也使人覺得非常遺憾。

話說轉來，雖然在某些局部的事實「今」未必如何勝於「古」，但就整個的學術思想的成績而論，畢竟比過去發展而且進步多了。學者的討論研究或發表，縱然有如上述的某些阻遏，到底不比專制時代根本連想都不敢想，說都不敢說，至於反抗呼籲更不必談了。其次，是近代科學技術的昌明，有許多的史學問題，就無須單單乞靈於書本了。像前面說的甲骨文，（鐘鼎）古已有之，可勿曾論）在一百年前的學者，就沒有這福氣可以享受；蓋地不愛寶，而人卻蒙其惠。清代的乾嘉學者在樸學上的功勞固值得重視，可惜那時期還沒有這樣的史料供給他們利用。再次，像周口店的原人遺骨的

出世，在書本子以外，無異使中國的史前文化獲得實物之憑藉佐證了。又如歷年來因地質學的發展，不但在發掘上得到不少便利，而有些古代的傳說，史蹟，也可據而整理與清算，使我們在懷疑冥索之中，有一個確定的答案。這里，可以禹治水一事來作例子：

自顧頡剛對禹的人格事業發生疑惑之後，就隨時設法搜集這方面的證據。他知道丁文江是專攻地質學的，所以寫信給他，希望「能從實地上證明治水之說的虛實」，因為丁氏也是「極不信禹治水之說」的。結果丁氏回信來了：（見古史辨第一冊二〇七葉）其中最主要的是「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迹——江尤其如此」。並且照揚子水道委員會的技師 Palmer 等同赴萬縣時對丁氏所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能有這種能力？」他同時又說了許多地理學上的問題，因和史學有關，故摘錄之：

「揚子江的水患絕對不能如黃河下流的利害，所以你的『南方洪水』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黃河的水患也只能在下游，垣曲縣以上萬不能有洪水，龍門砥柱我都親自到過，並且略有研究。……一出龍門，峽谷變為廣川，河面有二里以上。這也全是有天然的理由的，與禹毫不相干；況且龍門是天然的峽口，用不着人鑿的，也非人工所能爲力的。」

但丁氏雖不信禹之治水，不過「導江」「導河」的導字應該如何講，本來是疑問。禹不能治水，不一定是不能導河

導江的證據，因為導字若是作「溯源」講也未始不可通。」接着，丁氏又證明了禹實是戰國時的書，在辨偽學上的發見也很大。文云：

「禹貢係晚出的書，是沒有疑問的。據我的朋友章演羣考證（石雅末篇）鐵是周末（最早是周的中葉）纔發見的（他的證據很多），而禹貢已經講梁州貢鐵。銅的發明比鐵還遲，而禹貢梁州貢環鐵銀鏤，許慎訓鍊爲鏤。若許氏說的不錯，則禹貢爲戰國之書無疑。」

丁氏以地質學來作證明，正是史學和科學攜手之一端，大概不會錯誤的。由此，可見得一方面雖是時代給予考古學者一種便利，（在從前就無法享受）一方面又可知道要成爲一位純正的史學者，就需要如何細大不捐，博洽旁通了。——這是說，不僅在本位的史學上要勤力的攻讀，此外的語文、地理、民俗、醫學、經濟、數學，……這些智識，也得有個基本的修養。（自然，這對於文藝工作者也是一樣的。）所以，顧頡剛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計劃中」，即有「一單位供辦事及交際，一單位供讀常識書，一單位供研究古史」之希望，而在讀常識書一項中，竟有十七個項目之多：一世界史，二中國史及各種書籍，三各種專史，四數學，五天文學，六年代學，七地理學，八地質學，九生物學，十人類學，十一言語學，十二宗教學，十三社會學，十四政治學，十五法律學，十六經濟學，十七統計學。古話說得好，「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大約能够涉獵了上述的這幾個科目，庶乎可以免除「儒者之恥」了吧。

顧氏的遺張表，在普通的學人未免覺得太濫，事實上恐也無法做到。不過任何一種學問，在本位之外，再儘自己之所接近的兼收並蓄一點，却是實際而緊要的。如讀資本論而逢不通數學的人，就吃虧很大。又如我們之研究古史，如對文字、音韻、民俗、(及古聲韻)地理這幾種學識都不夠，也是很苦的事。其中單論民俗學一種，就與治史極有關聯，而有許多神話、傳說等，往往從民俗學上得到觸類旁通；像鄭西諦氏之寫湯禱捕等，就以古今民俗上的故事來作引證。我在「古今」五六期兩絲篇中也說起，漢高祖的母親與龍交合而生漢高這一件史案，從前的學者原也有表示懷疑的人，但因君權時代，自然不敢放胆的說話，後來章太炎氏在某次演講時，即說起湖北的某件姦殺案：姦夫扮作雷公的模樣，在大雷雨中将本夫擊斃的事來參證，就覺得劉媪的貞操，在中華民國的眼前無諱飾的必要了。然而也惟有被稱為「瘋子」的章大師，才肯拿來比擬！而對於我們實在感到得益非淺，因為這猶如一管鑰匙，開了古今中外某些神話和疑案之門，使我們對於一般陸離紛歧的記載，從門上得到一個透視，而有些外表上莊嚴神聖的人物，也好還給他一個廬山真面目！

本來，中國的歷史有許多都不甚可靠，尤其是正史。記得魯迅曾經寫信給曹聚仁說過：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朝(疑是印錯，或「胡」字?)——道)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寫

烟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着手。」

這確是對中國史學者一個很好的建議。有人說，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史。也有人說，歷史是一座孽鏡台。都可謂言之有理。不過經史雖有不可靠者，但其史料意義仍不可抹煞。如堯典、禹貢，大家知道它們是偽書，且是戰國時人所作，然而加以考辨，恰好當作史家的反證；而給我們看到戰國時的一部分狀態！所以儘管它是假託、改竄、穿鑿、影射都可以，就要看史學者的辨析，考證和剪裁的手段如何？「半溲馬勃，敗鼓之皮，」在醫師的手裏却是療人病症的東西。換言之，我們可以從原來的正中看出負，從負中看出正，而從負負裏面又可答出正來。由它循環起迭，史學者却一視同仁，成爲他們手中絕妙證據。清儒章實齋在「文史通義」中劈頭就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經典也。」這話頗爲一般史學者所服膺，尤其因他在一百多年前所說，更算得通達新穎。推而言之，不但六經皆史(料)，綜括整個的「四部」(梁任公亦有此說)，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甚至如金瓶梅的「誨淫」，水滸的「誨盜」吧，但一則提供了明代上流社會的荒淫糜爛的生活，一則揭穿了貪污豪閥的積壓下官逼民反的實情，使我們對當時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弊端，都有一個透視。又如年來很風行的前人的日記筆記，在文學上的價值之外，如病榻夢痕錄之類，還有其經濟史(料)上的意義。又如李越縯的日記，也是談晚清掌故的人所不可忽視。再如資本論中會談

到清代的王茂蔭和其事迹，這以外國學者尚且留意到的人物，而在中國卻不大有人說起，後來給郭沫若在某一本書中發見了，就乘機考據了一點中國經濟史上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史料，在史學者的筆大似椽之外，還需要心細如髮的精神。昔新會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中有云：「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試舉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賬簿，以常論之，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百家自開店迄今之賬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賬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則其為瓊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觀也。又如各家之族譜家譜，又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苟得其詳贍者百數十種，為比較的研究則最少當能於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壽數，得一稍近真之統計。」可與上述之鄙見參通。我在八·一三滬變之時，曾每天就本埠所出著名的日報，毫不間斷的加以搜集，一有遺漏，即向報社配補，平均每天約有六七份之多（期刊不論），每份以一月為一輯，除申新兩報或在戰事前出版的外，皆始終無闕。又擇報章期刊傳單公文廣告一切不易見到之文字，貼在一冊厚約四五百葉的貼報簿上。（其中如飛機上散下的關外傳單，戰線上的公文等）當時的企圖，一小半為了平素愛收藏的趣味，一大半卻由文獻史料上着想，因為自上海事變以來中國和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社會，工商，民俗，……的活動變遷，豈

不多都包括在這裏面，而且又皆相當生動與翔實。在平日有了這些材料已覺可貴，何況尤值烽火倉皇的大時代下，自然更覺難得了。記得魯迅先生也說過，倘使將某些年中和戰的新聞彙輯攆來，則在異代人看來就不啻如新三朝北盟會編了。而且不是我事後的丑表功，我當時願意在戰事終了時，讓給文化團體或政府機關，俾在輯述國史時得到點參考。因為有了這大堆材料之後，就不應以保存為已足，而必待乎史家的利用剪裁；必先有一個計劃或統系，而遭決非一二私人所能為力。——我以為對於期刊的收羅保藏到底比較容易，即有毀損還有徵補的可能。惟有日報既從一天一天的積貯所得，配合起來，因而也困難了。而當時占有全份日報的人恐也無多，——蓋僅占有一二種著名的日報的人或會普遍，而將滬戰後所出各報章占有十分之八九的，那個可說一聲數一數二了。然而自太平洋的白浪滔天以後，這些陪伴我幾年的日報也終於遭到未有之「浩劫」，在家庭的催迫和自己的惶惑之下只得受盡倉皇辭廟之苦味，而這些報紙也從此有一候門一入深似海」之嘆了！

記得阿英在他的海市集中，曾經以「獲得了不經見的秘籍，有如佔領了整個的世界」相比，並引「錢處山在無可奈何，不得不出賣他的宋版後漢書的時候，是不免於有『如後主失却南唐』的感嘆」之說，則我之所謂倉皇辭廟者也並不怎樣過分吧。

這些說來雖已成陳迹，但至少在我個人，除了重大的損失之外，到現在猶感到十分痛心。（其中尚有香港版之大公

報全份，及蜀中新華日報一疊更不易求。——在當時局促的情態之下，我只想解除這被焚或被毀的厄運，而願意無條件的轉讓給任何人，並且會奔走設法了好多功夫，然而最後終於還是奉獻給烏有先生！其中有一部分即賣給收舊瓶舊紙的攤主，他們看準你焦急之態，還故弄狡獪遲遲不肯答應，而結果就眼看著他們「殺價」而了。我想，要是在今天的話，單是以舊報紙的價格論，也大有可觀了。

自然，在干戈四起之中，即就史料或檔案說，比我更名貴更稀罕的東西，不知道有多少？聽說山西洪洞縣中舊有關於玉堂春的檔案一套，也是談史料或檔案者的好題目。後來山西淪陷，玉堂春的檔案一度很引起大家的關切。目前不曉得究竟怎樣了？我們希望它只要還在人間，則將來終有公開發賞之一日。從前燬燬古物被西歐一般學者攫而他去時，對於我們，固然有國粹易主之悲憤，而非正義與公理所允許。可是退一步說，學術及其產品的地域性比其他的問題似乎還少一些，而較之爲水火虫蝕，以及在浩劫中的焚毀損害來，到底略勝一籌，待到邦交復元或國勢提高之後，未始不能有溝通或還趙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希望一般古玩或書籍商人，多給國家保存一點國粹，不要輕易的將它們「渡海」。一方面，則政府當局對於有許多史料，檔案及重要的文獻，公私的書庫，也應該有個保護的辦法，然後再聘請史學者的整頓編排。像從前故宮檔案不是羅振玉等的奔走折衝，也就落入還魂紙的命運了。而後來由北平研究院整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明清史料，對於研究明清史實的人士，即有極大的裨

益。易言之，私人的能力究竟不敵公家，而大規模的保存運用，尤非公家之力不可。且有些事情，只有限於政府的法令權力所能奏效的，（輿論雖有部分力量，然究限批評呼籲耳）如甘肅燬燬古物之被西人席卷，就涉及整個國家的主權和勢力，如果政府沒有對策，人民自更不濟事。又如民國十九年山東海源閣楊氏藏書被劫後，大公報記者即於翌年五月二十四日著以社評，委其責於國家，題曰「海源閣藏書之最後呼籲：」

「海源閣藏書之最珍本，今尚存世，此爲歷代先後藏書者無限心血累積，所餘之最後的結晶。然逆料楊氏之力，必不能保存永久，甚或散佚在即。……則政府應即日令文化機關，與楊氏相商，務以價值相當之國家公款，整個收買此項書籍，儲之最大最妥之國立圖書館。昭告天下，以守護之。並應剋日下令，嘉獎楊氏，而宣布禁止此後之私售。楊氏倘違此令，應罪楊氏；而倘有欲乘間取利，運動出售於外人者，以賣國論罪。凡寶愛文化之機關，或個人，亦宜同伸輿論，共謀守護之道。苟有串通代售者，應迅速揭發，以阻止其謀。現代中國人，如尚有保存文化之願望與良心，吾信其必如是辦也。」（轉引陳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五四一葉）

上面社評中雖只指海源閣的藏書一節，但對任何重要的史料、檔案、書冊等之聚散，也同樣非由國家負責不可。像西洋的先進國家，就都設有檔案館（或庫），並由專門人才主持，因爲檔案正與歷史學息息相關，而於正史的補益甚

大。不過這也跟着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而發展。中國年來因在各方面的建設上有些成就，故如史料之重視，檔案之鈎纂，圖書之保藏，——凡有關於學術文化之進展的也多少有了點業績，特別是那種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解釋歷史的風氣，更不可與前代同日而語。如民國廿四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十周年紀念印行的「文獻特刊」，其中刊有孟森蔣廷黻姚從吾諸氏對於檔案問題之講稿，及該館整理之報告諸文。姚氏於「檔案館與現代歷史學的關係」中有云：「檔案館對現代歷史學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由研究檔案，而發生了幾種歷史的補助學；而且這些歷史的補助學都是可以幫助歷史家辨別真偽，解答歷史上的疑難問題的。」後復舉出正史中的幾個故事，而由檔案來正其失。（以元典章而正元史）尤足見檔案與史學之重要。

——歷史的用處大家自然知道——至少她告訴讀者我們的祖先是這樣生活過來的。然而單靠一二十部正史也是不夠的，（雖則我們不能完全將它抹煞）最顯然是它既由公家所修，這里面當然有許多顧忌——弄出許多不合理的刪和增。有許多人因之就喜歡野史，野史固然失諸野和誕，但惟其這樣所以有好些正史所不敢，不屑，不肯記載的地方，只看讀者鑒別的眼光。（大約以疑和信各占其半）不過野史和檔案一樣，它只是歷史的胚胎，加以培育與雕飾方顯得生動豐富，如新會梁氏所云：「悉心以察其因果，則一切死資料皆變為活資料矣。」近日讀西京雜記及洛陽伽藍記感覺其中頗有可補史記高祖本紀及北魏書公朱榮傳之失者，借篇幅已足，當待他日再申其說耳。

（十一月十八日夜）

藥効特咳治肺補



咳

素梗桔



倍萬百二有
力咳止痰化之大強

藥房
均售

號九十三路藏西海上

行發廠藥製慈佛

一三六〇九話電

咳嗽多痰，為人生苦事，而久咳傷肺，更覺危險，欲圖根本解決，端在服藥，使其祛痰止咳，痰既不生，咳自能止矣。佛慈桔梗素，係將國產桔梗提取有效成分，配合其他藥品調製而成，有潤肺消痰之功，凡患久咳，痰飲，喘息，咳痰不爽等，宜早服佛慈桔梗素，自然痰去咳止肺潤氣暢。

我之書癖

謝剛主

備書堂藏書目序

雖然是明媚的秋光，不知道西山的楓葉紅了多少？終不能因生性兒好遊水玩山的心理來抑制我讀書的樂趣，和編我這一本敝帚自珍的書目。不但山水之樂抵不住我好書的心懷，縱有無限的情絲，也牽不住我讀書理這樣的興奮，好比粵池秋水，一澄如練，驚起了無數的波瀾，只要一讀書，也會風定波平徊旋的這樣靜止下去。可是不知道辜負了多少的時光，虧了多少人意，誤盡了平生，徒生了白髮，攪鏡自照，不覺自己驚訝的說：老了！但尋覓學問的興味，和建設一件事業的心理，正如少年時代想找一個愛人，那樣的追求著。

我這好書的情懷，正不止於此時，其來已很久了。我還記得十五六歲的時候，隨侍父母，在江蘇碭山衙門裏念書，我和我的弟弟同受業於銅山梁雲孫先生之門。我們的書房是在衙門西偏的跨院裏，三間北房，院子裏種了許多草花，我們輕易不大出門，有一個賣花的老頭常常送一點花來，無非是秋葵，雞冠之屬，到了夏秋之際，滿院子裏開得紅紫燦爛，到也覺得有趣。那時梁先生教我讀公羊傳講授今文家法，有時教我讀史記古文和杜詩。我對於公羊家法，至今還莫名

其妙，到是對於古文杜詩，却很有興趣，我們的功課，每天早晨讀經，下午寫字，讀史，晚上讀古文唐詩，每天總這樣的過去，到了黃昏散學，衙門的後院有一個土台子，我們站在台子上，可以看見衙門外邊一條古道上來往的行人，到了暮色蒼然，寒鴉萬點，我們才回到家中去吃晚飯，吃過晚飯，掌上了油燈，我們又上夜學了。古文詩詞在那裏吟哦的念著，讀到昌黎永叔古文聲調的鏗鏘，淵明子美詩歌，情趣的悠遠，彷彿是萬籟寂然，狗吠深巷。尤其是到了春天的時候，春草池塘蛙鳴兩部，讀罷夜學，夜色深沉，大星如同垂在屋簷上邊，一片融融的春光，真是有杜老：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之概。回想起來，可算是少年最快樂時代。

碭山僻在徐州的西偏，除了出產碭山梨外，什麼都沒有，書籍是更談不到的了。我的父親到南京去，爲我們買了一部波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後來我又寄信到北京都門印書局買了一部吳評古文辭類纂，至今這兩部書還留在行篋中間。那時我母親每月給我一塊錢作零用，我們兄弟積聚起來都買了書，無非是唐詩別裁，古詩源，和而菴說唐詩之流，雖沒有什麼好書，也沒有人來提倡我，但我好書之癖，就基於此。

不久家父在碭山交卸，我們都回到彰德去，我們家住在僻巷裏，好像在鄉村一像，還記得是下雪的天氣，聽說前巷裏有一家人家，有不少的書要賣，那天晚上我踏着雪到那裏去，看見那家藏書到是不少，但是沒有選擇的力量，結果買了殘本的名山勝概記，和古文眉詮回來，心中還高興的不得了。第二年的春天父親同著我到天津上學，考取了南開，英

文算學，都沒有什麼根柢，考試自然落伍，有一天我到商務印書館買到梁任公著清代學術概論，和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我讀著比英文算學，有趣的多了，我就想離開南開去投考北大，您想，普通科學常識，都沒有門徑，怎樣能考取北大，但是踴躍了兩三年，終於考取了清華大學，研究院，專習中國史學，在清華畢業以後，由梁任公師的不棄，招我到天津去教他的子女，飲冰室的藏書，悉悉披覽，真是獲益多了，但是還沒有什麼錢買書。

還是少年的情懷，不知道高低，那時在飲冰室侍席，與我共事的，便是老同學吳其昌，姚名達，梁廷燦諸兄，其昌字子馨，是我頂要好的朋友，好書和好玩的心理，都和我相同，白天在一塊讀書工作，夜間有時候出去看電影，喝老酒，彷彿是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的豪興大發，要出去喝酒，可是囊中奇澀，已經無有錢了，畢竟吳其老的辦法好，他拉着我到法租界去，順便當舖裏去當了一件馬褂，一同到郵酒香去喝老酒，高談闊論，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來，倒頭便睡，回想起來，真算一件豪舉。最近的不久，聽說其老在內地故去了，那能不痛感黃墟，使我腹痛，但是子馨若在的話，看見我這樣的墮落，一定要罵我太不掙氣了。

我之書癖

未幾由飲冰室侍席，到南開去教書，又由南開到北平圖書館服務，前後不覺十年，看了不少的奇書，認識了不少的朋友，學問雖然沒有長進，但架上的書，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亂七八糟，不下有數千冊。這時煙雲突起，搗鼓頻驚，飄泊的人生，如同大海中一葉扁舟，不知道飄到那裏去，可是在飄流的人生當中，可以看見桂林的山水，大庾嶺的梅花，

和鼎湖的瀑布，到了倦遊歸來，閉戶家居，真是意致索然，有一位老前輩，憐我的貧寒，介紹我到一家店裏，充當一名寫字的先生，真是像施北研先生，吉貝自甘，在士大夫口裏更是題不到話下了。有時下班以後，便跑到琉璃廠書舖裏閒坐，吃一盃茶，與書舖裏小夥計，閒談一回。好在有些老闆們，在圖書館裏都認識的，雖然不買甚麼書，却也不很討厭我。偶然遇到我所心愛的書，買了回來，便挾著書，慢慢的走着，走過了楊梅竹斜街便到了煤市街，那時天色黃昏，街上的電燈已經明亮了，泰豐樓門前車水馬龍，煞是熱鬧，如側帽餘談所說：最是鶯花撩亂後，如松館裏上燈初。舊京的風物，彷彿還保存一點舊觀，我便檢一家小的飯館，隨便吃一點飯，或者喝幾盃老酒，便挾著書，擠上電車，回到家去，把買來的書，在燈下細心的翻閱，偶然發現書上有一塊名人的圖章；或者名人的手筆，便欣然自慰，以為其樂在斯矣。我這樣的好書，正如我喜歡喝老酒，看女人，聽故事一樣，我買的書，實在意之所至，隨便買來，雜亂無章，實無足觀，彷彿以前錢疑古先生，他每好獨遊琉璃廠，人們替他起了一個徽號，叫着琉璃廠巡閱使，他買的書，往往不願叫人家看見，我買的書，雖然喜歡給人家看，恐怕行家看了，一定在旁邊要冷笑，但我自己還不覺得。以為書籍是供我自己的雜讀，人們的批評，我一點也不去管他。但我好書和讀書的興趣，有時也會轉變，在我最初的時候，我最喜歡讀古文詩詞，我最喜愛的書便是康刻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張惠言詞選，每當燈闌火熄的時候，讀一讀昌黎的文，杜陵的詩，淮海的詞；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便以為我置身在

古道斜陽的渡頭，正如吳質甫先生所說：古文斯天下之最高哲學也。既至後來讀了陳援菴，陳寅恪師的考古證史的文字，和孟純孫的心史叢刊，便引起我的歷史癖，我常想把歷史上人們所不注意的事實，和社會風俗，假定許多問題，史事的，如宋代吃菜事魔考，明代鄉紳的專橫，清代張積中黃巖獄案，以史事爲中心的題目，作幾篇精心撰作，所以尋找這一類野史，筆記，久而久之，已收到二三百種，雖然有這些種筆記書，但是荒廢如我，還是沒有開始整理我所存的史料，故我所作的題目，老是未能動筆，可是偶爾翻閱我所存的筆記，百家雜存，我也深自可慰。到了最近，興致益發闌珊，無聊的時候，讀唐宋人的詩詞，由欣賞古人的佳句，便聯想到版本的欣賞，和名人的手澤；但是佳槧名鈔，豈是我輩所能望其項背，縱然有點零圭斷羽，也談不到收藏，總括起來，近二十年所收的書，除了史部最佔多數，其次便是筆記和詩詞集部。說起數目來，已不下兩千餘種。

以我獲書的經驗最所痛心的事，便是看見喜好的書，沒有力量去買；還有既然買到手，因爲易米的緣故，又把他讓出去。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豈獨買書而然。時到如今，生活又那麼樣的高，寒家本無長物，只存留下幾本破書，可是飢寒所驅，也最容易流落出去。回想起來，我所喜愛的書，眼看無可以到手，畢竟因爲力量不夠，而祇好放出去的，如留青日札，那時索價四百元，實不算貴，可是因爲當時無款，祇好爲別人買了去。趙紹祖古墨齋叢書，因爲索價太昂，也未能買進。至於寒齋所存的書，那時等着要買米，而痛心割愛的，如元明善本叢書十種和續古逸叢書，竟以數百元的代

價，把他賣出去了。其他如孔尚任的東塘集，陳夢雷的松鶴山房集，楊守敬批校的經籍訪古志，于敏中論四庫手札，沈懋再三，事非得已，終於讓給了別人，蓋物各有主，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享，也是惜無可惜的。自從事變以來，朋友親戚，離散了正不知多少，家室蕩然，何況這幾本身外之物的破書。更談不到的了。而我尙能伏處舊京，在這裏偷暇讀書，幸喜家父尙健，一家八口，聚集在一塊，粗茶淡飯，得以溫飽，下班回來，尙有這幾本破書，得以摩挲，這幾年來雖然沒有加多，也還不至於過於減少，這不能不算一件幸事。

深愧我才減明誠，室非清照，所藏的圖籍更難於倫比。但是經過了許多變亂，這幾本斷爛的書籍還沒有短少。堆積在屋內書架上到了夜來風定，秋色正濃，一盞青燈，兩三盆秋菊，在那裏整理叢殘，老妻爲我煮了一杯苦茗，坐備書室中，替我搬運舊書，編我這一本賬簿式的目錄，隨便翻到那一本書，就可以看見那一本是梁任公師所贈，有任公師的手蹟；那一部書是我從濟南，或上海所購來的圖書；那一類是我研究那一個問題，所輯存的書籍，雖然是斷簡殘編，都是我的心力所在，回憶往事，如在目前；研究學問，隨手可取，如遇故人，如逢知友。明天是否有無柴米姑且不去管，今天先可浮一大白一澆胸中的塊壘。因此想來，有錢的人，未必有暇讀書，就是要讀書了，一朝到市上去，買上五車回來，既非目驗，又不知其中的甘苦，縱然有千元十駕，如同路人，又安足貴乎！此余所以抱殘守缺，寒可以當衣，飢可以當食也。甲申重陽，安陽謝剛主記於舊京之備書堂。

河邊

蘇 青

靜 靜的河水，小心地浮着浣錦橋倒影，動也不敢動彈，生怕蕩漾間會攪亂這三個端正的字。我家的田莊船懶洋洋地泊在橋邊，船身已經很破舊了，正像老而乏力的毛伙一樣，喘着氣露在牆下晒太陽。我難得瞧見他早晨梳好辮子，直垂到背上，而不挽起髮來，接着便是祖母拿出一套半舊的元色直貢呢襖袴，鄭重地遞給他，一面叮嚀他說：「千萬別再丟了呀，晚上轉來還給我——下次有事再給你穿！」他囁嚅幾聲，歡喜地接過襖袴去，祇是祖母更不放心了，想再說得厲害些，却又怕沒有用，結果還是聽天由命地嘆一口氣。

毛伙吃飽了飯，拿條破爛的藍土布圍裙向腰際束緊，於是祖母又着急起來了：「毛伙，這成什麼樣子呀？今天又不去挑穀，要這圍裙幹嗎？」但是毛伙不耐煩地回答：「穿着得勁些！」祖母聽了也沒法反對，祇向他說是船到了趕快脫去它罷，千萬別穿着到那面喪事人家去，因為祖父是他們請去點主的大賓，毛伙今天做跟班也得像樣些；話未說完，他早已挾起一支櫂，手拎着着帽開步走了，渾身顯得怪有勁，今天中午有酒有肉够他吃哩，還來理你幹嗎？於是祖母祇好恨恨在背後罵他一聲：「這饞嘴的老傢伙！」

過 一會兒，祖父也裝束停當了。黑緞靴子，白布襪（我祖父是從來不穿絲襪紗襪或羊毛襪的），身上穿一件古銅色寧綢袍子，上面的馬褂却很摩登，是元色真華絲葛做的，料子乃五姑母送來，說較杭緞溫軟，穿着比較適意。但後來我祖父却有些嫌它單薄了，於是再在它裏面穿上件玄色直貢呢背心，雖說不成款。好在誰也不會瞧見，因為我的祖父一向總很拘禮，即使進了屋子人家再三請他寬馬褂，他也決意不肯答應。

一切都停當了，祖母忽然慌張地問：「要束腰帶吧？」意思恐怕他着冷。但是祖父深思了半晌祇搖頭說：「不用了。」像有些怕麻煩。祖母不敢再問，祇把一根色潤微紅的竹拐杖交給了他，又叫我拿着他的白銅水煙管跟去。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祖父的水煙管，口中喃喃着想說句什麼話，却又覺得不好意思向他老人家開口。祖父的神色很和藹，時時仰面向天空微笑，天空高高的，幾縷白雲像遊絲般在飄，太陽光淡淡散下來，田中的穀子呈金黃色，稻桿顯得有些枯焦乏力，像疲勞過甚的懷孕婦人，憔悴地，但却帶着一種愉快，使人能够相信她

還支持得住，而不至於替她過於擔憂。但是感慨也不能絕對沒有，「前些時還是綠油油的一片呢！」祖父緩緩地開口了，似欣喜，又似惋惜，我莫名其妙地跟在後面，心中祇想找到毛伙，問問他，總該有些把握吧。

毛

伙坐在橋欄上，嘴啣根短旱烟管，正在獨個子悠然出神哩。瞧見我同祖父過來了，便把烟管向懷中一塞，原來是不會點火的。「毛伙！」我祖父到河邊站定了，一手拿起竹杖指著這隻田莊船。竹杖是我家山上斫下來的，粗細很調勻，根頭節較密，略帶些彎曲形，天然的就像根拐杖樣子。我祖父很珍愛它，不時用手撫摩着，久而久之便紅潤光滑了，他與它常不相離，走時手持着，坐臥下來則讓它歇息在旁邊。

却說那時我祖父喚一聲後，毛伙便再也不敢逗留，匆匆跑到岸邊，蹣跚的向船上跨去。「當心！」我不由主地跟着祖父齊聲喊出來，但已來不及，船身亂擺滾轉，連靜靜的河水也不得不連續皺眉，終於攪壞了浣錦橋倒影，那橋門上端正的字是更不必說，瞧不清楚了。

直

等到毛伙持棹在船梢站穩了，一面還伸出另一隻手來攙扶我祖父時，祖父且不舉步，再仔細審察了一番，然後回頭關照我別動，這才自己小心地踏進船艙去。我的心裏很難過，因為不能隨了他們到喪事人家去，惟一的希望剛才欲語還休的，便是希望他們能替我帶些水菓花生等回來。「毛伙，」我常聽見祖母在動身時悄悄叮囑他，一面遞給他一塊白土布手巾：「把先生正筵上吃剩的水菓花生等包了拿回來，阿青在等着你哩！」於是毛伙

聽了兩聲，我很疑心他沒有聽懂，接着也再說一遍，可是給祖母搖手止住了，恐怕讓祖父在裏面聽了去。——祖父是不論親疎遠近，婚喪嫁娶一律都祇送四角錢的，叫祖母拿張紅紙包好了，送出去就算，決不要人家回禮，而且可能範圍內，也不肯輕易趕去吃喜酒或是齋飯。然而祖母却不然了，她恨不得把我們這些孫子孫女全帶去才好，又恨不得把所有吃剩的東西全帶了回來，可是祖父絕不許她這麼做，因此她祇好悄悄地關照毛伙了。

毛伙別的都笨，然而在吃的上頭倒決不能算笨。看，他已經小心地把白布揣進懷裏去了，預備給我們帶回來大的一包——水菓花生與一切意想不到的好東西。——然而今天我似乎沒有聽見祖母囑咐他，也沒有聽見他把什麼白布或別種手巾之類揣進懷裏去。這可怎麼辦呢？問又問不得……我祇得快快地把白銅水煙管遞給了祖父。

我

記得很清楚，我這一天回家後是如何的默默祇坐在竈頭間，祖母問我要喫粳吃嗎也不理，鄰家的月仙姑喊我同去捉炸蟻也不理，最後她們只得斷定我是病了，由祖母半哄半強迫的把我推進破窩裏，一面剝胡桃與杏仁給我吃，一面絮絮講毛伙的故事：

「這傢伙真是種好人，」祖母輕輕嘆息着說：「就是沒分寸。上次我叫他送年禮到你的外婆家去，你的外婆把

酒給他喝多了，回來半途上他便醉倒在涼亭裏。後來瞧見一個老乞丐沒衣穿，他便仗着醉時身熱，把你祖父才送他不久的一件絲棉襖子送給老乞丐了，還把你外婆給他的力錢也送掉，這傻子回到家裏便凍得發抖，一言不發的往竈洞裏一鑽，才真把我笑死氣死咧。——從此我便再不肯送給他襖褲而祇說是借給他了。

毛伙真是個奇怪的人！

他

的家世是誰也不明白的，他自己也絕不會提起過，好在人們也沒有研究它的必要。他的出現在三十餘年前，那時我的祖父新中了舉人，家裏正感到傭人不够，於是就由一個擄柴船的老大介紹，把他帶到了我家。「他的身體很結實，」我祖母說：「祇是看去像隻沒嘴的葫蘆。我有些嫌他笨，可是你祖父說，做長工祇要有力氣，人還是老實些好。」

他的不會說話，真是出乎人意外的，有一次我的外婆病了，母親差他去探病，他跑到外婆家裏便自一屁股在階石上坐定，摸出根旱烟管來啣上大半天。我外婆忍不住了，親自扶出到階前來問他，少奶奶可有什麼說的。他苦思半晌後吃吃答道：「沒……沒有。」我外婆笑着說：「難道連問我的病可好一些都沒有說嗎？」他這才恍然大悟，不禁開眼笑的囁嚅應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句話，是有這麼一句話——惹得外婆家的人都笑了。」

而

且人家笑話他也不止這一次，據說在辛亥革命那年，城中的軍警人等正在忙着替頑固老百姓剪辮子，毛伙不留心時事，自然不知道那些，人們也沒有巴巴的跑來告訴他。有一次我祖父差他上城送信去了，在城門口碰到一羣人硬要替他剪辮，他立刻把臉色漲紅得像猪肝似的，一面心中火冒想：「連辮子都留不住了，還要命幹嗎？」於是掙脫身子奮力向河心一跳，給救起來時已口吐白沫，恰巧那羣人又是誓不達到目的不休的，在他水淋淋的時候仍舊替他剪掉，於是他傷了心，立誓終身不上城去，回到鄉下他再蓄長了髮。

於是有人問他：「你也想忠於皇帝嗎？」他却莫明其妙的連連搖頭道：「皇帝我不認識他。」「那末爲什麼一定要留辮子呢？」「這個，」他開始藐視那問話的人了，連留辮子的好處也不曉得，「我不要戴著帽的嗎？沒有辮子盤繞在頭頂，帽子可能戴得牢靠？」原來爲了這，他才拚性命想保留辮子，人們都笑他的蠢，他也絕不管。

我

瞧見他總是赤膊戴著這頂箬帽，不是挑沉重的穀担，便是在春米，或做田園的粗活。他時時喘着氣，但不大肯休息，有時我祖母瞧着不忍，對他說：「毛伙你歇歇吧，拚什麼老命？」他聽了不但不感激，反而像受了侮辱似的不禁驕怒道：「誰說我沒有力氣？我雖老却一樣的能够做活，這般小夥子比得上我嗎？」祖母沒奈何祇得嘆口氣說：「不識抬舉的蠢牛，」一面使眼色叫我告訴祖父去。因爲祖父出來了，他便不敢不服老，祇得囁囁着

嘴坐下來休息了。

不戴著帽的時候，他把辮子繞一個髻，這樣做起事來顯得利落一些。我很怕見他的臉孔，有時候他挑着穀子進倉去了，我正在倉中玩呢，他便連聲怒喝：「還不快滾出去！滾！」氣得我連連頓足罵：「老東西不要你講話！」但也不敢不讓開，否則給他撞倒了可不是玩的。「快出去！」他把穀倒在地上又回過頭來驅逐我了，我恨恨地祇得走出穀倉，但也不甘就下去，祇在門口張望，天報應，他在咳嗽呢，咳得很重而且是連聲的，額上青筋暴漲，像是喉頭很難過，不禁伸進兩三隻手指去捏，嘔出來的都是鮮血，天哪！他似乎也嚇着了，連忙用穿草鞋的脚一陣亂擦，手指上的血順便抹在倉壁上，橫塗豎擦都是，驀回頭瞧見我還在張望，便又喘着叮囑我說：「別去告訴祖父呀，我要做活，他們知道了不答應呢。」

這

件事我會猶豫了好久，有一天總於悄悄地告訴祖母了；祖母又告訴祖父，從此祖父就不許他再做太吃力的事了。白天閒着毛伙便祇好喘着氣晒太陽。有時候我輕輕地溜到他旁邊，帶着怯怯的眼光望着他，意在求他饒恕。他的臉色是陰沉的，見了我喃喃向我訴說過去：「莫道我沒有氣力，祇要晚上睡的是硬木板，一覺醒來，我就可挑着穀子飛奔上樓呢……」他的睡處在便桶間樓上，一扇門板橫擱着。硬是不用說，但是毛伙却覺得舒服，晚上胡亂把圍裙除下就鑽進去，不脫衣也不用點燈，躺下去便呼呼睡熟了。他不喜歡睡棕榻床，因此他從不回家去，雖然他也有一個妻。

他的妻子要錢用了便跑到我家來，向他討不着，就祇好對我的祖父訴說。她是一個矮小的婦人，生得也不甚難看，可惜眼臉有些紅爛。據我家的老孀子悄悄地告訴我，她是有姘頭的，也會養過一個孩子，當然以前毛伙從不會回家去過，也不知孩子是怎樣來的，但是她既然生出來了，毛伙瞧着也喜歡，破例在月子裏常回家去。可惜不久那孩子死了，他的妻子常常痛哭，因此眼臉便做了毛病，姘頭終於不要她了，她便常來我家找毛伙纏擾——我的祖母自始就常勸令毛伙回家去宿，但是毛伙堅持不肯讓女人淘壞了身子，他要做法！

做

活自然是爲賺錢囉！然而他自己又不會花。每到年底我的祖父總提醒他：毛伙，你也賺些錢啦，要買些什麼吧？但是他總歸搖頭說想不出。祇是有人向他借，許出重利，他就覺得很有意思，一一把錢給了，從此便不會討回來過。因爲人家都知道他的弱點，他來討時祇要把面孔一板說：「這不是要我的命嗎？錢是沒有，你要就拿這條命去！」於是他便怔住了，趕緊安慰人家，有時候還要再多借給他些，說明以後一齊還。也有人比較心軟一些，不忍過於欺弄他，便叫孩子打幾斤黃酒來，一包長生果，勸毛伙慢慢剝着吃，喝，他便覺得過意不去了，不惟不開口討錢，有時還自恨力薄不能再多借些給他哩。

吃喝是毛伙最大的快樂，大杯的酒，大塊的肉，他似乎此身已飄飄然了。祖父替人家點主去，揖讓進退，他一些也瞧不見，因為他正在大吃大喝個個暢快哩。飲够了酒，他祇自回到船上呼呼睡去，人家送給他四隻橘子解渴，他也不理會，一把揣在懷裏就忘了。直到祖父給他們吹吹打打的送着下船時，他這才睜開眼來一手抓橘子，身子站着搖搖巍巍的，祖父沒奈何，上了船祇好自己用手杖幫着他往岸推，使船漂到河中央去，毛伙的身子搖搖欲墮，祖父低聲喚他着意拿定櫓子，別把它一失手掉在河心了。

這

一天直到黃昏還不見祖父回來，祖母急得坐立不安，三番四次想叫我到河邊去望，又恐怕我病着，給風吹壞了可不是玩的。至於我呢，睡在床上也覺得不安，幾次想啓齒問祖母可有把白布巾交毛伙帶去，就恐怕失望的成份居多，還是自己去瞧瞧吧。

「我要到河邊去！」我掙扎着起來向祖母說，然而祖母慌了：「你在說夢話吧？」

「不，我要到河邊去！」

祖

母看看拗不過我，就說要去須由她陪着我出去，我駭異了。她是除歸寧外向來難得出大門的，這次想是等得急了，恐怕我祖父有什麼意外，因此不惜到外面去拋頭露面了吧。但是這也不管她，我們還是再多穿件衣服，祖孫兩人手攜手兒出去了。

天空漸漸暗起來，遠處的樹葉模糊了，漸漸連枝兒也看不清楚，樹幹兒像一條條黑影。河水也是靜靜的，顯得更深更黑，使得人害怕。「莫不是他們……？」祖母戰戰兢兢着說，我也不禁心虛起來。河水沒有動靜，自然不會有什麼船撐過橋來，我呆呆地瞧着它，眼睛漸漸睜大，連瞬也不敢瞬，祇盼望着它忽然會一皺眉，那是喜兆，祖父同毛伙回來了。

回

「來了！」祖母忽然拍着我肩膀說，我不能相信，緩緩的抬起頭來，可不是，祇見橋那邊祖父吃力地扶着毛伙走上來，我不禁歡呼一聲直奔迎過去，毛伙把身子一幌就坐在橋欄上了，橘子，隻隻從懷中跌撞出來，我大喜過望……

原

來他醉了，連船也撐不動，祖父祇得費力地幫着他。直至進了這條河口，眼看着他連櫓也撐不動了，祖父不會撐船，只好棄舟登岸，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回家來。現在，謝謝天，好容易到了浣錦橋上了！這時祖母更管不得避嫌，搶步上前去幫着祖父攙扶他重新站起來，於是他們三個人在前頭，我牢牢捧着橘子跟在後，吃力地却幸而帶着欣慰，一步步離開了這河邊。

政

情

秘

聞

錄

3

洛奮

四行孤軍與謝晉元

「八一三」上海之役，「四行孤軍」及其率領者謝晉元，是名震一時的。但在三年之後，謝氏竟爲他的部下所刺死，這事件一般人都覺得是謎一樣的悲劇。

四行孤軍撤入租界的當時，對外號稱八百人，實際上祇餘五百餘人，長官除謝以團副資格代理團長職務外，下面尚有連長三人及排長若干人。由于當時租界的特殊環境，這一羣解除了武裝的兵士們，被安置在膠州路的一個集中營裏，在當時工部局的監督下，派一大隊白俄武裝警察作爲他們的護守者。

從槍炮煙彈中，戰鬥底緊張生活裏退下來的這一羣，他們有精壯的體力，和發洩未盡的感情，一旦突然被他們認爲是一種冷酷的環境所拘束，而失去了自由的時候，他們的心理和情緒，多少是些反了常的。他們覺得活力無處發洩，于是很自然的，他們常常鬧事，最初的對象是白俄警察，因爲白俄警察是他們的約束者，同時因爲言語不通，習慣不一樣，他們之間便常常展開戰鬥的場面，有幾次，幾乎釀成大

變。

謝以團長的地位，是這一羣的領導者，他一方面爲了維持這一集團的紀律，同時亦得爭取外方對這一集團的尊敬，站在團長的地位，他必得對不守軍紀的部下施行壓力，站在另一個立場，他得爲他的部下謀取保障，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地位。當他需要對部下教訓的時候，但是他已經沒有實際的力量，祇有一架木製的軍棍。對外有所抗爭的時候，人們雖給他一種道義上的崇敬，但他沒有法律的地位，他們一羣是白俄監視下的「俘虜」。

謝爲了盡他能盡的本職，他會努力過，他會用精神訓練的方式，來鍛鍊部下的意志，用體操拳術來鍛鍊部下的體魄，更發動各項運動比賽，以疏散兵士們無處發洩的情感，但事實上要管理一羣沒有了武裝的兵士，比率領一支武裝的軍隊更困難的，在變了態的軍人生活中，謝晉元終于不能用精神教導的方法，使這一羣兵士完全馴靜于絕對紀律的生活裏。于是，謝在個人感情衝動時，時常對部下怒罵，或予以棍棒的體刑，次數多了，也許偶然有過份之處，于是久而久之兵士們壓抑着的一股不平情緒，由對白俄警士而轉向他們

的長官。謝氏是具有爆烈性格的青年軍人，他覺得在這樣艱難的境遇中，共着患難的部下，都不能體諒他的心境，而常常不服他的命令的時候，他對部下是變得更爆烈了。然而，部下們在長官的感情爆烈之下，決不會因之而增加一絲了解的，相反的，彼此情感繼續不正常地發展下去，悲劇終於發生了。

一個有陽光的早晨，謝率領着他的部下，剛完畢早操，操場上突然起了騷動，一小隊士兵，突然取出預藏的土式武器——鐵棍和小刀，開展了一場猛烈的突擊，突擊的主要對象便是這位謝團長，因為事情發生得太意外，他還沒有充分時間問明白紛擾的原因，他的頭部便首先着了鐵棍的重擊，一下子，他便躺下去了，他身上又着了好幾刀。以後，暴動的士兵繼續狂瘋般舞着刀棍，和一部份企圖救護謝氏的兵士展開了混戰，直到大隊武裝軍警到場，才把暴動的場面鎮壓下去。檢點結果，雙方都有死傷，謝氏終于因傷在要害，不治而逝。主要的幾個凶犯，當場就逮，最後是判處了死刑。

在這事件未發生前約半年餘光景，當時筆者所服務的一家報社中，曾抄到好幾封謝氏部下寄發的匿名信，告發供養他們的團體有尅扣口糧，舞弊等情，并對謝氏亦提出許多不滿之點，特別對於謝的無理鞭撻部下，表示憤懣。筆者為探詢此事真相，曾兩度赴新開路的警察醫院，訪問謝氏，因為謝氏其時被特許由集中營遷到警察醫院中作短期休養。第一次的談話，是在他的病室裏，第二次是在醫院旁邊的草場上。

謝是黃埔軍校出身，軍人的氣概並不濃厚，倒頗有書生的風度。他喜歡運動，喜歡騎在馬上叫人拍照，也能做詩作文，而且寫得相當挺秀的楷書。他的理想前程，也許是希望完成一個儒將，這是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先例的，文武雙全的儒將。謝氏的性格雖烈，但給初見面的人底印象，彷彿他舉止很沉靜，說話很慢，發音很輕。一口廣西的土音，如果不要把精神完全集中了，很難聽清他的話。他講話時感情彷彿很容易衝動，有時偶然使人發現他有抑鬱性的自言自語，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情緒上的壓抑，顯然，他的精神是若干反了常的。他看見人或是對人談話，常常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過慮。所以在半年後，這一幕兵士叛殺長官的慘變事件發生的當時，筆者曾從心理學的見地，找出一些原因來，由謝本人同樣可以推測到他部下的心理狀態。這一件警心動魄的「公開暗殺」案，除了把人類性格上的反常心理去解釋外，似乎再也求不到更妥切的理由了。

兩粵烽煙記

陳濟棠這人物，曾主粵七年，風雲際會，號稱「天南王」，但經民國廿三年兩粵事變一役之後，陳在西南的勢力，即告雲消煙散。事前聲勢之盛，事後失敗之速，當時一般人都感覺是意外。當時廿二年十二月間變發動，兩粵事件尚在醞釀時期，筆者曾奉社命由滬過粵，採訪新聞，與當時廣東各方負責者接觸所獲，深知陳伯南本身實力未盛，而野心太大，雖然懂得一些政治手腕，但處處顯出是新軍閥型，殘

留的封建思想又頗濃厚，覺得他的終歸失敗，乃是必然的。陳濟棠是廣東北海人，講起話來總是帶一些舌音。少時所受的教育極少，所以一切言行，不免帶些粗魯色彩。個子很矮小，兩頰顴骨很高，完全是個廣東人的面型。行伍出身，到民國十五年開始北伐時，他已昇到師長階級，與張發奎陳銘樞同隸于李濟琛部下，但當時他並不被重視，所以當北伐軍出發時，張發奎陳銘樞兩師奉調前線，他落後擔當廣東的留守之職。以後北伐軍進展，粵軍實力損失頗巨，出征的張陳等，亦隨軍事進展而在其他方面有了發展，保存實力留守後方的陳伯南，反因此而奠定了他做七年「天南王」的基礎。

兩粵事變的發動，一半由于陳伯南的野心蠢動，一半則是受了廣西李白的利用。因為當時廣西派的反蔣運動已達高潮，但桂方自知實力太薄，尤其是軍火和財政方面沒有把握，桂方鑒于閩變失敗的教訓，覺得要發動事變，非把粵陳拖下水不可。于是，竭力進行粵桂聯絡工作，最初時期，陳伯南還下不了決心，以後鄒魯和陳維周先後的被邀到廣西去視察民團，鄒陳等回來，去陳面前對廣西民團的力量和「三民主義」的理論，大加稱讚，這時，桂李爲了加強陳的信心，就親自由桂赴粵，長期駐粵，以表示協力共心，於是，陳的野心，加上桂方和粵方鄒魯等文治派鼓動，終於下了倒蔣的決心。他們以爲以粵省的財力，加上桂省的人力，再加上當時盤居于香港妙高台上的胡展堂氏，可以作爲他們政治號召的幌子，成事是有把握的。不過拉攏胡的問題，據說其間會有相當曲折，本來兩粵倒蔣運動的最高政治領袖，預備

以蕭佛成出面，但蕭佛成是愛唱高調而並無實際官的人，陳濟棠對他並不十分感到興趣，所以最後決定拾胡展堂氏，但胡向陳所提的主張很苛刻，胡有胡自己的主張不肯完全做他們的工具。因此談判並沒有達到圓滿的程度。以後，胡氏突然以中風病逝，事後有種種傳說，謂胡之死爲粵方下毒所致，但這也僅僅是傳說而已。

當兩粵事變發動時期，陳濟棠所屬第一集團軍部下共有三軍，時第一軍軍長爲余漢謀，第二軍軍長爲香翰屏，第三軍軍長爲李揚敬。但陳對這三個軍長，全不深切信任，余漢謀的軍隊雖然駐在粵贛邊境，但到緊要關頭，他就把余漢謀調到廣東總司令部駐辦公，雖然名義上是長駐辦公，但實際上無形的監視。至于香翰屏，則因廣東省會警察局局長缺，便調他來繼任，名爲優遇，實際則是削奪其軍權。第二軍軍長職，由張達代理。第三軍軍長李揚敬，是三人中他比較信任的一個，但還是不能例外，命他長駐香港，專任買辦軍火的任務。

軍事行動開始，一面計劃向湖南進軍，編制是粵軍一師，桂軍也一師，互相夾雜，表面上平均負責，實際上是相互監視。一方面在廣州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命廣東旅長以上軍人，全體參加，李宗仁亦列席資格參加旁聽。在這次軍事會議中，陳濟棠完全以強硬的獨裁姿態出現。會議進行時，四週由憲兵出動戒嚴，參加會議的軍官，一律禁止攜槍，陳濟棠自己則帶了兩根手槍，上了座擺在會議桌上。意思就是說，誰反對出兵，就以手槍對付。不料會議進行之

中，師長張瑞貴出而反對，他站起來說：「在我們的實力沒有充分準備之前，貿然倒蔣，我是首先反對的。」陳濟棠當時就大怒，預備以槍相向，但張瑞貴是個硬漢，仍毫不畏怯地說：「……你打殺我，也是這麼樣主張，我是爲整個廣東前途着想。」張瑞貴的勇氣，也使陳濟棠奈何他不得，同時李宗仁余漢謀等羣起勸解，總算把混亂的會場平定下來。但會議就此無結果而散。原定的計劃，預備次日再繼續舉行，但當天晚上，張瑞貴並沒有回到官舍，不別而行，悄然回到自己的駐防地去了。去時僅留下了給陳的一個簽呈，因張是余漢謀的部下，照例由余漢謀轉呈。余將該簽呈轉呈陳後，同時表示此次事件，是張的老脾氣，如果由他前去訓斥解說一番，問題就沒有了。當時陳濟棠以爲余言之有理，就命余銜命前往。不料余一到防區，等于是「放虎歸山」，他馬上宣佈獨立，並且由防地直飛南京，陳濟棠得到情報，看形勢不對，預備先動員其他的軍隊去包圍第一軍，而駐在廣州附近的海空軍幹部，均早已秘密受了南京方面的運動，乘機叛變，在湖南前綫的部隊，一時又不容易調回來，於是，陳雖欲掙扎而不可得，祇得宣告下野，由香港總督援助，由粵搭英艦秘密逃港，由港出國。

關於陳私生活的種種傳說是非常多的，陳夫人莫秀英出身是妓女，而陳則是個「怕老婆」，陳濟棠的哥哥陳維潤是相面出身，一味迷信，陳的失敗，主要是受陳維潤的煽動，這又是一種傳說。還有一種傳說是關於陳濟棠的皇帝夢的，據說：陳爲了想做皇帝，曾把花縣洪秀全的祖坟掘起，並燒熟

了十石糯米飯，倒入坟穴裏去，趁着熱氣未消，便把陳自己祖父的棺材埋了下去。但結果，皇帝沒有做成，竟把台都坍了。

具有殘餘的封建思想的軍人，在幸運的機遇中起家，但他的底層畢竟是空虛的，遇到比較進步的權謀者，他的聲勢便像一陣風似的過去了，這是必然的命運。過去的湖南何健，山東韓復榘，都是如此。陳濟棠雖然已進步到知道向國外買飛機來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但在手法上畢竟還差了一籌。

記宋子文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近代中國政治上兩個理財名家，在蔣氏執政期內，担任財政部長一職的，非宋即孔，非孔即宋。但這兩個人具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作風。假如說孔祥熙是庸俗的，零亂的，拖泥帶水的，那末宋的性格比較是瀟灑的，清快的，乾脆的。他們所給予新聞記者的印象便是如此。

雖然同樣是留美學生，同樣是學經濟的，但孔是山西士財主家庭出身，他的意識還滿染着守舊的，封建的色彩，所以他的形爲表面處處顯得不明朗，官僚習氣非常濃厚。他的屬下，自次長秘書以至警衛門房，亦都帶上了這種習氣。即以孔公館裏的僕役而論，人數非常多，紀律和秩序則一些也不行，門口和園子裏，老是擠滿着黑壓壓的人，同樣，孔的私生活，也處理得很失敗。

宋則不同，宋孔在上海的住宅，相離不遠。孔公館在西

愛威斯路的中段，宋公館在西愛威斯路西端，那齊路轉角。宋的住宅門口，並不像孔宅那樣，老是站滿着混身武裝的包紮之類，而是顯得很清靜的，新聞記者上門去的時候，神經可以不十分緊張。宋公館裏的秩序，亦顯得井井有條，這是由于女主人的緣故。據說，宋的夫人張樂怡女士，不是像孔夫人宋蕙齡女士那樣好干涉丈夫，而是一個近乎賢妻良母型的婦人，她對處理家務很有興趣，而且很檢樸，每天晚上，看到室裏多開了電燈也會親自起來關火門的。在宋公館裏當差的下人，除掉合理的待遇之外，很少有外快，而孔公館裏則不同，孔手下的保鏢，至少每人有一枝頭號的派克自來筆，下班的時候都是西裝畢挺。

在民國廿四五年以前，宋子文對待新聞記者的態度是比較冷酷的，不大接見新聞記者，幾乎看不起中國新聞記者，但是對於外國記者，尤其是美國籍的記者則特別予以優待，這大概受了美國教育的影響。這和蔣氏受宋美齡女士影響，不肯輕易接見中國記者，而外國記者反而容易有看見的機會一樣。不過自廿五年以後，宋在上海有了定期和中國新聞記者見面的機會，大約每隔兩星期左右有一次，地點不是在西愛威斯路私邸，便是在江西路中國銀行。

新聞記者訪問宋，和訪問孔的方式，完全不同。和孔談話，不是在汽車旁邊，便是在大門口，或者在走廊上，很少有從容談話的機會。而和宋約見則事前必須有約定，約定了時間，他必定準時出席，方式是非常紳士的，不像見孔時，必須像貓捉鼠般的活動。宋個別接見記者是絕少的，要見便是約了一大羣，在會客廳裏，總是排滿了椅子，一端的

正中，放了一張特別的靠背椅，宋便坐在那隻椅子上發言，情形彷彿學校裏上課。

宋發表談話時，首先必由記者發問，問一個問題，他回答一個問題。語句很乾脆明朗，扼要而簡潔，遇到不能發表的事，便會回答不能發表，決不加以囁嚅的說明。問題發完了，再由他自己補充。補充完了，問記者是否還有別的話，如果沒有，他便立起來就走，決不拖泥帶水。因為他發言清爽明瞭，條理分明，他說的話，也都負責任，不像孔那樣，發生了問題，便向新聞記者頭上一推。所以，當時記者們對於宋的作風是很歡迎的。在記者的經驗中，記錄要人談話稿，除汪精衛先生的談話外，便要算宋的談話最易記了。汪先生的談話祇要完全根據他的發言記錄下來，便是一篇很好的新聞稿。宋的談話則以簡單爽朗為特色。

顧翊羣的崛起

顧翊羣氏，民國二十三年間在上海中孚銀行當副經理時代，原名是顧季高。當時正值外匯問題很嚴重的時期，顧是留美學經濟的，對於外匯有相當研究。當時記者為了對外匯問題想獲得一些新聞資料，會由某銀行家介紹去訪問顧氏。顧氏年事頗輕，當時不過三十歲左右，瘦削的臉型，一口淮安土音。但說話聲調很有力，解剖當時外匯趨勢頭頭是道，而且發表了許多獨特的見解。這種見解，彷彿是一個財政部長地位的口吻。所以，筆者當時的印象很深刻。覺得這個人物，不是個單純的銀行家，而是帶着很濃厚的政治意味的人物。然而，當時他僅是個小銀行裏的副理。

果然在很短時間內，顧氏便接上了政治的關係，而且一帆順風地由財部參事而財政廳長，而財政部次長，很幸運地在宦海中跳躍起來。明瞭了顧氏性格的人，便會覺得這決不是偶然的。

顧由銀行界轉入政治圈子，中間曾一度參加過CC集團，不過CC的主要地盤是文化、教育、和黨，銀行家的顧在CC圈子裏並不被重視，所以亦無發展的機會。以後，即由CC過渡到宋孔之門，最初担任財政部參事，繼由財部派到美國去考察經濟，于任務完畢後返國，向財政當局提出了一份具體而微，頗有獨到之見的考察報告，得到了財孔的賞識。適巧那個時候，廣東陳濟棠倒蔣運動失敗下台，余漢謀代陳而執粵省政權，中央人員紛紛南下，而陳濟棠手下的舊有粵系要人，均成驚弓之鳥，紛紛辭職他去，廣東省銀行行長沈載和亦隨陳而去，財部便派顧去接充廣東省銀行行長的職務，而展開了顧的政治前途。

在當時廣東官辦銀行中，祇有廣東省銀行與廣州市立銀行，是直屬於陳濟棠系統下，並且因為幣制的不同，廣東是行使毫洋的，在陳濟棠未下台之前，南京方面很難打進廣東之門，這次乘陳濟棠下台，南京對於這方面的爭取，當然是很重視的。所以顧出任了省銀行行長之後，即大事改組，廢除了過去一般官僚金融機關的作風，從商業化上力事改進。一直到事變以後，廣州陷落，廣東省政府搬到了韶關，顧翊羣便帶領了全體職員，倉皇出走，從廣州到廣州灣，再從廣州灣到韶關，找到了離韶約十里左右的馬場爲行址，纔把動搖

中的事業，和個人地位穩定了下來。

當顧翊羣到廣東時，廣東政局的變動是相當劇烈的。他初去的時候，是宋子良當財政廳長的時代，因同是孔系，所以關係相當好，以後宋子良給余漢謀換掉了，黃慕松也猝然死去，廣州陷落，吳鐵城去職，繼任粵主席的是李漢魂，但顧具有一套圓滑的手腕，他在廣東政局不斷的變動中，最後他終於兼任了粵省的財政廳長。據說，顧很能信任他的屬員，相信了一個人，便信到底。他自己亦能做到秉公廉潔，處事頗能做到溫存厚道，私生活也非常檢束。在他主持下的財政廳與省銀行，每天的工作是日以繼夜的，他的口號是：「一人要做兩人事，一日要做兩日事。」但對於部下的生活，還相當的顧到。此外，顧對於金融情報非常重視，對於各分支行處負責人的業務報告，也很認真的聽取，研究，與改進。但對於人事上的小節，却抱寬容態度。

顧的粵財政廳長直到民國二十九年春天才卸去。據說，這裏面有這樣的一段內幕。民國二十八年廣東省銀行的業務，可以說是登峯造極的一年，買賣外匯上的牟利，頗有可觀，此外還有運輸事業上的盈餘，所以在民國廿八年度總決算下來，除了一切開支之外，盈餘達一千四百餘萬元。其中分給李漢魂的僅數十萬元，余漢謀所得的亦不多，於是引起了廣東派的嫉視，而不得不提出辭呈。但不久他又繼葉琢堂出任中國農民銀行行長，以後更繼郭秉文出任了「財政部」次長。總之，顧是個有才幹的人物，他懂得運用時機，也能夠實際的幹去。（採訪雜錄之三）



燈前小語

譚惟翰

紀念

市上到處飄着國旗，紀念國父的誕辰，而我記起母親的誕辰也正是今天，於是我也替她扯起了一幅小小的紀念的旗幟，搖曳在我寂寞的心田中。

母親去世整整有七年了。她是一個極平凡的人，無論她的生死於旁人都毫無影響；然而在我記憶中的她，却比任何人都偉大！因此，爲了探視她的靈柩，去年夏天我特地乘火車到了鄉下。

一個忠厚的鄉下佬，還認識我這個從遠道而來的陌生人，因爲七年前，當我母親還活着的時候，曾向他手裏買過枕頭西瓜的。七年了！「先生，你還是這個樣。我，我可以從前老得多了！」他仰着蒼白的頭嘆噓了一聲。我默默的，說不出什麼話，祇覺得自己也不是七年前的自己了！

多虧他的指引，在一家香燭店內我買到了一盒摺成的錫

錠和一副香燭。我把找來的零錢給了他。起初他是堅持不肯受，臉皮漲得通紅，皺紋擠成了古怪的花，但最後他仍然把錢鈔收進了衣襟裏，口口聲聲向我道着謝意。

我雇了一輛洋車。車在曠野中馳奔，難得看見一匹牛或一個人。要有，全是衰弱枯瘦的，顯得怪寒愴，恰和遠處白牆上塗寫的藍色的驚人的標語作了個強烈的對照！

經過了一座叫做「三茅宮」的小寺，我知道離目的地已很近了，便令車夫放下了車桿。

我拎着香燭，踏着曲折的小徑，走了二十幾步，就看見了「××會館」的泥字橫在前面的門楣上。我高興極了，彷彿以前在中學校裏放假歸來快要見到母親時所懷有的那副快樂的心境，我一直走進了會館的大門。

門裏沒有人！可是我毫無恐怖心，雖然我明知道裏面所躺的都是些陳腐的屍身。我不回頭，逕朝裏走，居然給我找到了停柩的所

在；祇是一扇圓頂的木樁門擋在眼前，門上扣了鎖，我沒法走到裏面。

心中有些憂急，猶豫了一會兒，祇得退出大門。車夫知道了這事情，也爲我煩惱。正在這時，有三五個十歲以下的村童，赤着身，圍在我四周觀望，一個個透着好奇的目光。

過後，一個較大的孩童告訴我，管門人就住在附近，他願意領我去找他。

我覺得還有一線希望，便隨着孩子走，囑咐車夫在大門口等候。

管門人是近處的一個農民兼差的，他住在一間茅舍裏，我走進去，黑暗中不見人，祇有鼾聲。我沒有禮貌的將他從牀上喚醒，說明了來意。他不慌不忙的披上了綴着補釘的布褂，在牀頭摸出了一串長鑰匙，陪我會館裏去。

柵門上的鎖已經生了鏽，——它也漸漸衰老了。好容易它才伸開身體，管門人取下鎖，把門一推，「吱」的一聲，叫得我有幾心心跳。

進了走廊，走廊兩旁都是平房。一邊屬於男殯，一邊屬於女殯。長的板門將它們閉得緊緊的。我指着女殯那邊的第一間屋子，說：「是這兒！」管門人點點頭，用力的拉開了門，又是「吱」的一聲尖叫，接着有蛛網往下飄落。

眼前是一排深黑的和紫紅的棺木，棺蓋上都堆積着厚厚的塵土，……不錯，七年了！

七年中，不見陽光，不見足跡，一切都是枯寂的，平靜的，空氣成了結晶體。即使一粒灰塵下降似乎也該可以聽出

它的嘆息。……

然而這樣的設想是錯了，天知道，砲火賜給了她們的靈魂多少驚擾！

——這是連鬼神都不能安心的世界啊！

我憑着記憶，尋覓母親的棺木，想來她一定睡得很好：死亡治愈了她嚴重的心臟病，她不會再患失眠的毛病了！我曲着身，伸出手指在棺頭依次摸索，終於給我發現了我所要尋的。我用手拭去塵灰，塵灰一層層落在石磚上，而有一串串說不盡的哀愁落在我的心坎上。我渾身發熱，額角不停的流着汗。我聽見蚊蟲在我身旁嘶鳴，（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我定會發現母親執着蒲扇不斷的爲我驅蚊的。）但此刻我不想趕走它們，爲的是它們從刺痛中帶給了我許多香甜的追念！

手仍在棺頭上移，和母親的頭髮僅隔着薄薄的一層木板，——要沒有這木板該多好！忽然間，我在棺頭的左下角隱約見有我自己的名字，是用朱漆寫的仿宋體。記得母親曾經於無意中第一次發現我的名字刊在雜誌上，她是既驚且喜的，如今我看見自己的名字留在這棺木上，且冠着「孝男」兩個動聽的字眼，我却是說不出的慚愧與悲傷了。

燃好香燭，伏在一個矮木凳上，叩了頭；我不敢講這是迷信，祇感到這做還嫌不夠！

似有不少的話想對母親說。我知道說了，她是再也不能聽見的；可是，縱使她能聽見，我也不能用語言表達我當時的心意。我依舊無言。

村童相幫我分散了錫箔，一個一個的投到鐵鍋裏去，我畫一根火柴，把它們燃化了。

我怔在一旁，見鍋裏的火光消隱，最後剩下了一團灰燼。遠遠的跑來就爲了做這麼一件事，你不會笑我太無聊麼？

然而，我不得不走了。我豈能一輩子守在母親身旁，別人又豈能一輩子守着我？

於是管門人從我手裏接去他應得的酬賞，他隨即關上門，門上又加了鎖了。……

大門口，樹蔭下，車夫在腳踏板上睡着中覺。——累了的人是該休息的，索性讓他躺一會兒吧。但，管門人代我叫醒了他，我便重行坐上了車。村童跟在我車後跑，嬉笑着，我對他們揮着手。猛的，我聽見有個婦人遠遠的在呼喚：「××，家來啊！別再撒野了！」

「別再撒野了！」這是我兒時，母親時常警戒我的話，如今我又把這話用來叮囑我的孩子了。

油 畫

我在燈下閱讀，偶一抬頭，便看見一位白髮的老者含着深思的倚在壁角，那是我作的一幅油畫像，年份上註明：一九三〇——距今也有十四個年頭了。

畫上的老人是印度的大詩人太戈爾先生。他的偉大的作品是足以驚撼全世界的，我愛他高超的思想，瑩潔的情緒；

樸實而新鮮的語句確使我受過深深的感動。

我因而決意爲他造一幀像。

可惜我不會見過他本人，我所依據的是他的一幅小影，那影中人的神采已够逼真，於是我覺得非常興奮。

我不能忘懷當時我替他作畫的情境與我尚未失去的少年的天真。記得我家的對面是個木匠店，店主和我很熟識，我向他討了一塊四分厚的長方板來替代畫布，在一個暑天的下午我便用木炭勾好了稿樣了。

不料那時候，女傭已在浴盆裏爲我放了熱水，在催我去洗澡。我就拎着畫箱和畫稿走進了一個小房間。伸起三腳架，擱上了畫板，然後我脫去了衫褲，預備跳到浴盆裏去，突然覺得水太燙，又縮回了脚。我的精神一心灌注在這張畫上，不知不覺的，我拿起了調色板，畫筆，開始作我的畫了。

我望着太戈爾生出眼睛，生出鼻頭，生出嘴，嘴上掛着白白的鬚鬚，我又望着他額上添起皺紋，頭上披起銀髮，一直到他整整齊齊的穿上了衣衫……

約摸費了兩小時，一幅油畫完成了。太戈爾纏着眉，他是否私心裏在怪我這個裸體的孩子在對他不尊敬呢。

可是，盆裏的水早已涼，我幾乎在水裏僅僅滾了個身，便站了起來；我的兩眼沒有一分鐘離開這張畫，我感到我的工作還沒了。

穿好乾淨的衣服，我重行又來作畫，把我所看出的缺點統統加以修正。嗣後，我又在畫的周圍用色彩塗成了一個畫

櫃，遠遠的看上去，就像這張畫是裝置在凸出的古式的木櫃裏一樣；其實畫和畫框都是屬於同一個平面的木板。我在它背後旋進了兩只圖釘，穿上紅繩，祇要等它稍乾，便可以懸在壁上。

我在室內待得太久，家裏人不知出了什麼亂子，急急的叩我的門。當我捧出一張畫來給他們看的時候，大家都笑了。……

這幅油畫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它隨在我的身側經過了不少地方，閱盡了不少世故，在兵荒馬亂之中，我遺失了許多值得紀念的東西，幸喜它還健在。

如今它又掛在壁上，我稍一安閒，總得凝神對它看。它的神采依然如故，而我已幾乎有了老年之感了。從此，我不會再有少年時那副優劣，叫我帶着當年同樣的心境爲太戈爾或者別人去作第二幅畫像已不可能；倒是我覺得，在一閃眼之間，太戈爾臉上深慮的神情和他頭上散長的白髮搬到我身上來却是很可能的……

呀！一不留神，我又說了感傷的話了，真不應該。

胡桃

前 小 語

友人贈我一包胡桃，我分給孩子每人三個。孩子捨不得吃，當作彈子玩；可是，到了晚上，他們還是一個個把胡桃遞給我，要我代他們敲開。於是，我找到了一把銅尺，在燈前，靠着桌沿，輕敲着胡桃。恰巧鄰母衝着花白的頭髮也鞠

在燈下作針線，靜靜的小室中祇聽見敲胡桃的聲音。篤篤篤！篤篤篤……厚殼終於給敲碎了，黃色有油潤的果肉跳在桌上，孩子們伸手來搶。不知怎的，在這一瞬間，我却被勾起了無限的心思，便向孩子說着胡桃的故事：

「從前祖母會用胡桃肉裝成小獅子的……」我指着壁上掛的母親的遺像說。

「做獅子？」孩子好奇地問，「你會不會做獅子呀？爸爸！」

我說我不會。

「胡桃怎麼好做獅子呢？」

孩子又追問。

這時我的嬌母抬起了頭，手還在抽着棉線：

「做獅子，多費事啊！……要用一個整胡桃做頭，四個小瓣做腳，再拿胡桃肉用細銅絲穿連起來作身體，肩上還得披上紅綠絲線編成的花皮……」

「那不是很好看嗎？」

「好看極了！可是整胡桃肉實在不易得。往往桌上擺滿了胡桃殼，却還找不出一個完整的胡桃肉來……噢！」她老人家嘆了一口氣，又對孩子說，「……你們若是早十幾年出世的話，胡桃可真吃不了啊！」

「那些獅子做了有什麼用啦？」

「噢，你們不知道吧？那是討新娘子過禮用的。——過禮不懂？過禮就是拿禮物送到新娘子家裏去，一抬盒一抬盒值錢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什麼都有。那一對

燈 前 小 語

可愛的獅子便是放在捧盒裏一道送去的……」

「爲什麼要送去呢？留着玩多好！」

「說到玩，好玩的東西可多着哪！有用五彩絨線繞的蓮子，桂圓，古銅錢；再有蛋殼做成的花鼓，小巧精緻，多少年我們沒見過這些小玩意了。」

孩子一邊吃胡桃，愈聽愈出神。

「從前的姑娘出嫁，或是兒子娶媳婦，實在熱鬧。親戚朋友家家戶戶要分送喜餅，大的有面盆那麼大，都是五仁芝麻心的……你們要早十幾年出世就好了！新娘子陪嫁的朱漆馬桶裏裝的儘是胡桃，荔枝，瓜子，雞蛋，白果，花生，炒米……染上了紅紅綠綠的顏色，任你挑選，任你去吃，可是那時候的一般小孩吃得都不要再吃了。」

「我覺得還是從前的生活有趣。」妻在一旁插嘴。

「怎麼不是？」酒比現在的要香些，糖比現在的要甜些；邊炮似乎也比現在的要響些！」

「惟翰，你記得你小時節，家裏過年放的爆竹麼？」

「記得。大紅紙包的。有方桌這麼長，一二尺闊，三四寸高，裏面有一個竹筒。竹筒穿在竹竿上，燃上火，劈拍劈拍的要響一個多鐘頭哩。」

「四周的叫化子一聽見爆竹聲都會趕來，開發！開發！開發！過一次年開發可不少呀！」

「我記得年禮買得真多。」

「可不是！自家買的也有，別人家送的也有，泡滿了幾

大缸；吃膩了，甯可看它發霉！……唉，從前的東西總像吃不完似的，衣服也像穿不破似的，不比現在……」

「您過年常穿繡花紅裙，現在想起來——」

「你說很可笑不是？可是我倒挺愛那個裝扮。我那時穿的是百褶繡花裙，你母親穿的是前後有飄帶的宮裙，帶飄上還掛着一些小銀鈴呢！」

「媽，你那件狐皮襖真出風頭！」

「你說那一件？」

「我同您一道乘包車去買的，店家的招牌叫悅新昌。」

「你還沒有忘記。」

「我站在櫃台前，見你拿出二十八塊大洋來買一件衣料，偷偷地在一旁伸舌頭咧。」

「你說說看；那件衣料是什麼顏色？」

「翠藍的緞面，繡着團花，團花上是一隻隻仙鶴；紅眼，紅嘴。……」

「一點都不錯。」媽不住的點頭，臉上露着笑，眼角却凝着一粒亮晶晶的淚水了，「我那件衣服是叫我縫到家中來裁的，我怕他拼不來花！」

「從前的服裝真像做戲的一樣。」

「我熱天穿的一套衣服才有意思呢。粉紅的玻璃紗的，裏面亮着一塊金鎖片，富貴榮華四個字都看得見，寬大的袖口縫着闊花邊，手臂上套着金鐲頭，鐲頭上還有一排小鈴，打起牌來，丁當！丁當！……」

孩子們都給她老人家的姿勢和語言逗得發笑了。稍停，我又說：

「我們家裏往常總有客人來，客堂裏掛的字畫我彷彿還記得。原先掛的是墨畫，後來却變了四幅彩色的山水，而且每一幅上還有不同式樣的馬呢。」

「是我做三十歲的那年，你叔父特地換的……」說到這兒，孀母不再說下去了。她微嘆了一聲，垂下了腦袋。

孩子們還在吃胡桃，胡桃祇贖着一兩個了。

「給一個太太嚐嚐！」我對孩子說。

「不，不，」孀母忙拒絕孩子送上來的胡桃，「你們留着吃吧！可憐，現在百樣都貴，你爸爸也難得買……」

接着，孀母放下活計，問我什麼時候了。我告訴了她。她慌着站起身，要回去，說：

「你叔父病在牀上，整天沒吃東西，……兩個小的也不知吃了沒有，我得回去看一看……」

一邊說，她一邊走下了樓梯。

「那麼，您明天再來吧！」

「我是要來的。」她回過頭說，「你這兒的燈光亮些，我看得見做活。這件舊袍子我要趕快改好它——天冷了！」

她又繼續移動她那不穩定的脚步，跟着是連串的咳嗽聲，望見她蒼老的背影，我覺得剛才由胡桃所引起的一些零亂的話語，簡直有點近乎夢囈了。



霜花紅
霜冷 霜香

• 品妙蘆潤 •

跳躍的煙灰及其它

法國裘耳·合勒挪爾著
文 之 譯

青布的雨傘

他們，一離開走路，立刻就穿到草原，想跑到茂盛的樹林那面去。但是，那樹林因為過於遙遠，總是走不到。坡里和披愛耳，已經再也走不動了。戀情沖上了頭腦，在草原的正中，向枯乾的草和晒得萎褪的花中，倒下了身子。坡里張開的雨傘底陰處，二個人把身子倒了下去。

路上沒有人影，青布的雨傘不動。但是，有一個誰走了過來。

坡里突然用手指轉動傘柄，那當兒披愛耳却什麼都不做。雨傘像風車似地，靜靜的，柄是橫着的，祇有傘骨的四周在嘈嘈的迴轉。那轉動，多少有些像在威脅對方，對那以為不知道是什麼一會事而睜着眼睛的旅行者底脚步，互相吻合，他慢時也跟着慢，他走快時也跟着轉快。

傘底匿住二個戀人，保護着，用那透射下來的影子覆住

二個人。這是說，太陽底白色的針，到處打着孔穴。過了一會，停止了。

旅行者，雖然一時吃了一驚，但安定了以後重又急忙趕路。因為像燃燒似的灼熱，不知不覺彎下腰來，這時，絞在一起的四條脚，從傘下伸了出來。

狗的散步

每到星期日，吃完了中飯，巴爾裘總對他底妻子說：「啊，去兜一團去罷。你帶了孩子們，什麼地方去都行。我呢，我帶了狗去散步。」

「不過，」妻子說：「無論怎樣，還是大家一起去吧。」

「狗是要胡跳亂跑的呀。」——巴爾裘回答：「你們不見得跟得上我們。好罷，好好的去玩一下罷。呵，披拉姆！」



披拉姆，像高興到外面去吸收空氣似地，在石地上跳躍，巴爾曼就說：

「噯！呵，呵，這樣會喘氣的啊。時間有的是呢。」他首先走進路角的旅舍兼咖啡店裏。然後，把披拉姆緊的縛在桌腳上。這樣，他自己在一個老友的前面，坐定了一個位置。他是爲了要賭個勝負，而在這裏等候他的到來。主人在打着撲克牌的時候，披拉姆靜靜的蹲着，涎着腳爪。人們在牠前面經過，將要踏到牠腳時，就縮了回來。也咬殺蠅虻，也打噴嚏。然後，對誰也不怨恨地，毫不關心的睡了過去。

時間過去了。快要打傍晚的七點鐘了。巴爾曼被暑熱所浮動似地，抬起頭來看看鐘點。他底妻子和孩子們，該已經早就回家了罷。一定已經準備好了晚飯，是不會錯的。

「再打二次。」——他說。

那打完了以後：

「決戰罷，然後回家去。」

那打完了以後：

「總決戰，然後停止！」

然後，彎下腰來，在開始以前，用手指抹了一下汗水，他又說了：「啊，快一點，這一次完了就不再玩啦。」

這一次是終結了。巴爾曼把披拉姆解了下來。於是，爲了要想出一點汗，而一直連奔帶跳地回到家裏去。那就是：帶了狗去散步的回來了。

姊妹敵

她們毫不慌急地，一口一口的喝着放了牛奶的咖啡。這時瑪莉對安瓏愛特說：

「你可不會循規蹈矩的嗎？」

安瓏愛特，生了氣，低下頭去。這樣，頸立刻變成了三重。她是這樣的肥胖。

低下頭去時，看到衣服上有了污點。老是

回答不出來。在桌上放下了空杯子，暫時的，眺望庭園裏的

樹木，是在眺望凋落的先兆。

「說罷，你多麼刁啊。」——過了一會她說：「在你，是不會有這種粗相的。就是滴下了咖啡罐，也完全的，會滴到身邊的地板上去的。」

「你就明白的說我的胸膛很平坦，又怎樣呢？」

「並不是這樣說，瑪莉，不過我是說：你的胸膛不會像我這樣的果實。我這樣想。」

安瓏愛特，不能不證明這個。

「瑪莉，那末，我們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正想要在這樣說時，二個人就臂和臂相碰，緊靠着並立起來。二個人都屏住了氣。於是，用斜眼，張望着那一個人的胸脯凸得更

高。

「服輸了嗎？」安瓏愛特說。

「第一，你穿的是高跟皮鞋。」瑪莉說：「對了，想到

了好法子。拿了茶杯，到這邊來吧。」

安瓏愛特依了她的話，跟在瑪莉的後面。她們走進庭



室，門上了房門。

可以聽到的衣服悉索的響聲，鈕扣飛爆的聲音，紐帶相擦的聲音。在很長的時間裏，她們並沒有笑，而在賊賊的謔話。過了一會，有很清楚的聲音：

「這樣嗎，我的，滿得剛到邊兒上呢。」——瑪莉說。

「那麼，我的，連放也放不進去。茶杯會漲破的啊。」門鎖的孔，使人想到有陽光照着，爽快的露出了白色的穎子，一對姊妹敵，誰也不忌憚誰，在用放過牛奶的咖啡杯，測量乳房有多麼大。

蛇

子午線底四分之一的千萬分之一。

蚯蚓

這兒還有一條伸着身子的傢伙。而這傢伙像放了雞蛋的很好吃的面包似地伸長着。

梭子魚

在柳影下呆呆不動。這是隱藏在老年惡漢身邊的匕首。

白頭翁

田園鄉長老爺。

烏鴉

一

田園上的抑音符 (Agent grave)。

二

——呱？呱？呱？（意爲「什麼？」原文爲「Ouci」與呱音同。）

——沒有什麼。

三

烏鴉在青空中毫不留痕地飛了過去。突然，打頭的一隻放緩了翅膀，畫了一個大圈。其他的跟着牠。看來好像是在途中很是無聊，而開始了舞蹈。於是像女人袴褶似地以擴展着的翅膀互相招呼。

……有一隻烏鴉突然地對另一隻訴說了不幸。我拿起了鎗，把這烏鴉打死了。的確是牠。

雌鷄

打開了門，就齊了脚，她從鷄埕裏飛了出來。是普通的雌鷄，有着豐潤的羽毛。但決不會產生金蛋。

被光眩花了眼，以不正確的步法二二三步的走向中庭去。在眼裏看到很多的灰堆。每天早晨把這散是慣常了的。她在這地方蹲縮，浸埋，猛烈的震動翅膀，抖去夜來的蛋。



然後到最近因為驟雨而滿了的水鉢裏去喝。

她所喝的僅是水。一伸一伸的啄着水。拉長頸項，在鉢邊上取了重心站立起來。然後，她去採找被撒散開來的餌。

鮮美的嫩草是牠的，有虫兒，也有丟棄的穀粒。

她啄弄着，隨便怎樣啄弄也不疲倦。

有時候，雖然也會停止。

把紅帽放在正中，睜亮了眼珠，運動起便利的胃囊，她或左或右地傾聽。

於是知道了沒有什麼新奇的事情時，重又開始採找餌食。

正像腳上帶了水滴似地，她高高的提起了腳。盡量伸直了腳趾，於是注意的，毫無聲音的把這腳放了下去。

雌鷄在赤脚地行走。

寶石

弗蘭西奴在散步。一點也不想什麼。這時，突然的，她底右腳拒絕了追過左腳。

因此她就像被種了起來似地，植下了很深的根似地，在店舖的飾窗之前不動了。

她並不是爲了要借玻璃照照姿態，或者是，爲了要掠直她底頭髮而立定的。她底眼睛注視到了一顆寶石。她執拗深切的，凝視住這顆寶石。因此，假使那寶石有翅膀的話，一定

會獨自地，像被蛇所凝視住的蛙似地，這如果是指環，就會向着弗蘭西奴底手指上，如果是衣襟別針，就會向着她的胸前衣上，還有，這如果是耳環，就會向着她底耳垂上，姿

態的飛了過來的吧？

爲了要更清楚的看清這個，她把眼睛成了一條縫而眺望。還有，這也好像在眼臉下掛起來似地，她，把眼睛完全閉緊。看來她好像已經睡了過去。

然而，從飾窗玻璃的後面，在店裏面伸出來了一隻手。在袖口中露出來的這手

，是雪白的，柔美的手。這手是使人想到是伸向小巧玲瓏的鳥籠裏去的手。這手是純熟的。既不會被金鋼石的火焰所灼傷，也不會使在打着盹各式寶石覺醒那樣地，穿了過來。於是，對着胸中激蕩而呆呆凝視着的弗蘭西奴，好像說了一聲：要對你所喜歡的這東西失敬了呢，而悠閒自在的用手指把這顆寶石抓了進去。



小說雜誌

各級 趣味 色色 俱備 著名 期刊 應有 盡有

抑低自己

應得利潤

減輕讀者

正當負擔

首創薄利多賣 歡迎比較 保證滿意

卅四年 偉大 新貢獻 預購券 博覽者 經濟新途

上海正陽路(同孚路)中大里 薄利聞名 方中書店 信譽可靠

目錄 承索 附郵 即寄 電話 購書 請撥 三五八 四號 不取 送力



祝 壽

丁諦作
季淮圖

李校長今天講的題目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特徵和民族性。

李校長是革命的老前輩，參加過孫總理的同盟會。他人格清高，不熱中於名利；做過了一任官以後，就辭了職來辦這一個中學，已有二十外年的歷史了。他每次演講總歡喜攻擊北洋時期的軍閥；在說得慷慨激昂的時候，他的瘦瘦方方的戴一副金絲眼鏡的臉會得拉長起來，下頰好像也拉下了一二寸；細弱的聲音也變高了。

看見了他這副怪形，台下的同學總要好笑。

「今天又是講這一套！」特別感到興趣的是高三班的張克忠。他歡喜研究歷史，他也很同情李校長的話：「民國以來的一部歷史就完全是軍閥分贓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軍閥打架的一部歷史。一直到北伐革命後才有牠的意義，也庶幾可以說得上一聲民國。」所以他對父親的以前會做過軍閥政府時代官僚的幾個朋友，他是一向瞧不起的。

「算什麼！爛羊侯，關內侯。爛羊尉，騎都尉。你們是比漢朝的官還不如的。憑什麼資格，學問，辦事能力，一項

都沒有就做起官來。只要你們的私親戚黨做了官，你們有了靠山，就都攀龍附鳳了。下了台好多年還稱什麼廳長部長次長的！那種廳長！部長！次長！誰承認你們！只有你們自己承認自己！你們互相的承認！」

在他的父親招待那些朋友到他家裏聚餐或是吟詩，雅集的時候，他總是偷偷的躲開。

「年紀這末大了，不能再是這樣的怕羞喇！」今天，他父親追出門來喊住他，他說，今天有位秦廳長來看他家家藏的古畫。他又說這些大人物總應該見見的，多接見大人物可以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上學習到好多風度。

「什麼廳長！」張克忠叫起來，不屑地。

「張××時代的財政廳長！」理直氣壯的。

「不錯，軍閥政府的。希什麼奇！而且早下台了。」

「你這是什麼話！」父親的聲音抖起來：「他是一個廳長喇！廳長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也是我們家鄉的第一個大紳士。」

看張克忠還是走，那個走路有點跛的老人伸出手來拖住

他。他叫着說：

「你怎麼老是怕見大人物！……你一點不大方！」

「不是不大方。」張克忠跑開一丈遠，掉過臉來做個滑稽的冷笑：「今天我們學校有人演講。講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特徵。」

「講中國近代政治史？……」他父親又趕前一步，睜大了眼睛：「與其聽演講，還不如聽秦伯伯說點近代中國的政

治。他挺清楚。」

「我不！」

張克忠一溜烟走了。儘管那個固執的老年人向他招手。他一溜便溜到禮堂上來。現在，他坐在禮堂的第八排上。

聽李校長說過了，他很感動，回到了教室裏他還不走，他和幾個同學談起李校長學識的淵深來。他們一致公認李校長是一個人格清高的人，同時他是一個治近百年政治史傑出的人物。他在其一個有名雜誌上發表過的一篇「中國軍閥在近二十年政治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是他極其佩服的。他說中國軍閥是中國政治上的罪人，內政的不統一，軍事的不統一，經濟的破壞和民族道德的淪亡，可以說都是軍閥所促成。軍閥政府的官僚實際也就是軍閥的爪牙，他們的罪惡是不下於軍閥的。

祝

天暗下來。教堂裏的人漸漸走開了。只剩下三五個人影子。窗外面一棵梧桐樹被風吹動，掉下幾片黃葉來。

沿着口字樓往北，教職員的宿舍。一扇窗裏早已透出燈光來。並且還有人吟誦文章的聲音。

壽

「又是壽老先生唸書了。」張克忠指指那扇窗，他想起那個脾氣古怪的老頭兒國文教員前清的拔貢壽老先生來。

「不是唸書。這兩天忙著做一篇壽序呢。我前天看他去做就做起的。」以國文擅長，在班上有「老夫子」渾名的周

一清說。

「給誰做的壽序？」張克忠奇怪：「壽老先生是輕易不肯給人動筆做壽序的。」

「我們校長請他。」

「是給那一位做呢？」張克忠好奇地。

「聽說是我們的一位校董。姓秦的。」

「那秦——」

下面話還沒有說出，李校長早已從樓梯口那邊走過來了。他望見張克忠和周地：

「還沒有走？」

「我們剛才聽過了您演講，正討論着中國近幾十年政治上軍閥的問題，感覺得很有興趣。」

李校長點點頭，談了幾句，張克忠和幾個同學正要下樓梯，忽然被李校長叫住了。李校長對張克忠說：

「我有一件事，你可以早點預備起來。」

「什麼事請李先生說好了。」張克忠必恭必敬地。

「下星期秦校董秦碩公先生要過七十大慶，我們校刊上預備登點慶祝他的文字。最好是來個特輯。……這件事就你來籌備好了。……材料我可以來供給，你明天到我地方來拿去他的一篇傳略。」

「秦碩公？……秦先生？」張克忠想起他父親的朋友來，今天還到他家裏來，他一定不肯同他們見面的那個秦碩公。他楞住了，睜大一雙眼睛，看定在對方的臉上……對方的這個瘦瘦方方的，公正的臉上……這個一向反對軍閥政府時代的官僚的歷史家的臉上。「秦碩公不是做過財政廳長的麼？……在張××時代做過官的麼？」

「是的，」校長却肯定的，斬釘截鐵的。

「校長！」張克忠的氣很急，顯然是話很多，甚至於帶點喘，他勉強鎮壓地，慢慢地說出來：「李先生不是一向反對軍閥和軍閥政府的政客麼？……」

「是的。站在政治史的立場討論，這些人自然是民族的害蟲。」

「但是，」張克忠的聲調有點不自然：「秦碩公是不是屬於那一種人呢？……他也可以算是軍閥的爪牙吧？我想。……李先生為什麼還叫我們做文章頌揚他呢？這是我不知道的。」

「你自然不懂。」李校長苦笑了起來，尷尬地，連連的搖頭：「你是不懂。你不明瞭處世的道理。……處世決不是簡單的。」頓了一頓才緩緩的吐出一句話來：「他是我們的校董。」

張克忠始終還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李校長已經向他揮揮手，說是將要再細細同他說。他只有默默的走下樓。

在路上他對周一清發了一陣牢騷。他們一路走一路說。他說人格清高總是假的，議論終歸是議論，行動終歸是行

動，儘管紙上說的高尚，見了有錢的人還是要卑躬屈節。

「也還不單是有錢。還要有勢。」周一清始終是個官迷：「一個人總要做官。那怕是軍閥時代的財政廳長，也一樣有人恭維。」

「這種廳長等於看家狗！什麼稀罕！幫軍閥咬老百姓。」張克忠憤憤地。

「可是連我們清高的校長也得奉承他喇！你看秦碩公的弟弟秦德沛，和我們校長是同學，他沒有做官，編了一生的書，教了一生的館，學問的名是有，但我們校長恭維他麼？他今年也是整生日，聽說是過六十歲，可是一個鬼也記不得他。」周一清歎了一口氣，結束他又說：「所以我說將來還是不能不做官。做的時候有人恭維你，下了台也照樣有人惦記你，說你以前是個怎樣怎樣的官。」

看周一清得意忘形的優相，張克忠望他臉孔狠起來，眼睛睜得圓圓的：「你還是這種無聊的思想。」

回家以後，秦碩公早已走了，他父親正坐在書齋裏，埋着頭不知寫些什麼東西。走近一望是在開一張支票，數目寫着五萬元。

「這是開給誰的？」隨便的問了一句。

「秦碩老七十大慶喇！送他的壽儀。」他父親躺到搖椅上，伸一個懶腰，搖搖手，叫他過來：「你叫你兄弟來，我給他壽書。」

「送這麼大的禮份！」張克忠看看支票有點不大爲然，

他想起前天他們學校裏化學教員死去同學會向家長募的賻儀，他不過捐了一百塊，還要嫌多。他站住了只是不出去。

「你不懂。秦碩老是我們家鄉的大紳士，自然是和普通

人不能比的。」

「大紳士！」憤憤地噘起嘴：「大紳士究竟對家鄉有什麼貢獻？」

「你說什麼？」他父親沒會聽清楚，追問他，只是搖搖頭，滿心不快活地，心裏想：「還說什麼呢？告訴你你也不會懂。」

他把兄弟克明喚來了。父親跟他講起「讀史論略」來，講到東漢的士節，他父親又來了一陣補充。他給克明講了幾個故事，廉潔的官吏的故事，楊震的四知和張綱的埋輪，他說，這班古人都是值得模倣的。他們既有富貴與我如浮雲的精神，他們是不取非義之財的，他們是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他們都是讓天地之神明，不敢暗室不忘良知的，最後他又發一大陣牢騷，說什麼今不如古，現代的政治是完全比不上古人的分毫的，他不願意在這裏面插足，而且，簡直是連報紙也不願意看。他簡直就要做巢父許由，聽到人談到這一種話他也要把耳朵用水洗洗。

祝

「巢父許由，聽得麼？……全是上古的隱士。」站起來，舉起一隻手，抖抖的，在空中指指。

張克忠在旁邊聽見他這套議論，露着懷疑的態度。他始終不明瞭他父親否定的那班人是不是指軍閥政府時代的官僚。果然是，他又爲什麼要欽佩秦碩老揄揚秦碩老？

好在這些議論他都是可以不聽的。他想起今天許正成約他到他家裏玩。他哥哥許立達說在今天回來，他可以聽他哥哥說點近來青年運動發展的事。

許立達是會見了。一個英姿颯爽的中年人，談鋒很健，張克忠聽他的談話，很佩服他的口才和思想的細密。

「我哥哥確是一個青年運動的前輩，他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參加過那時的青年運動了。現在他在教育部担任的也還是指導青年的事。他有個『三不主義』，第一個就是對舊時代惡勢力不妥協。」

「對，對，惡勢力是不能妥協的。」張克忠興奮的：「我們要新時代的誕生，就得先把舊時代的敗類掃蕩。」

「是的，是的，……」許立達吞吞吐吐地：「但是……但是……」

「哥哥，你這次回來就是爲了宣傳拒毒運動的事嗎？」許正成過度的歡喜，不會聽到許立達的下文就岔上來說。

「不單是爲這事。還爲了祝壽。」許立達說。

「誰？」

「秦碩公先生。七十歲。」

「秦碩公？」張克忠楞住了：「你也認識他。」

「他是大民銀行的董事長。我最近爲了籌備一個慈幼工廠招股的事，他幫了我很多的忙。」許立達站起來，來來回回的走着，心裏盤旋着什麼事。

「他不是有嗜好嗎？」張克忠說，慢吞吞的，偷偷的看看許立達的臉色。「他吃——」

祝

壽

許立達掉頭來含着深意的，微笑地說：「是的。這個我也曉得。但是爲了事業上他對我們可以幫助，說句老實話，我們還得要仰求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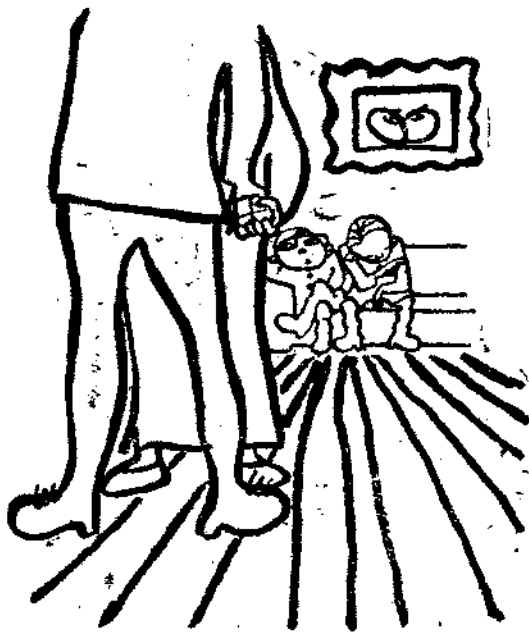
說過了這話，尷尬的樣子，笑了一笑，似乎肚皮裏也有說不出的痛苦，他頹喪地坐了下來，抽起一枝烟捲，微閉着眼：

「世界上就是這麼一回事……對待這些社會上有地位的人是不容許你不另眼相看的。乾脆說，一個普通的墮落的人我們可以責備他，但是一個有地位的人我們就不得不容許他。沒有法子！在道德一方面他是一個被人唾棄者，然而在社會地位方面他却是一個權威者。你要辦一個什麼事業，就不能不向他們低頭。社會地位的優勝是更勝過於道德的優勝。」

張克忠聽許立達這樣說着，不能全部的明瞭，他祇是呆呆的望着對方面的這個沉毅而也是機智的臉，腦筋裏不禁幻想起許多副人臉來，他們說的與行的未必相符，而他們所行的可以說完全是爲抨擊的社會所同化。

「社會地位的優勝更勝過於道德的優勝！」這是一句警語。

他相信呢？還是不？……然而老師們在人生哲學課上國



文課上偏偏又講過什麼精神不朽。

精神不朽在死後也許是不朽吧。生前果然能取得社會地位嗎？……

趁許正成和許立達兩個人談話的時候，他有一個時辰幻想了下，靜靜地對着燈光。燈光淡淡的照在牆上，牆上有人人的影子，影子是虛無縹緲的，窗外的一陣陣風過來，好像燈光也變黯了……他漸漸的忘記燈，祇記着黑夜的風，很有寒涼的意味。他忘記了人在房間裏。

這是門外一個客人來打破了他的幻夢。那人也許是許立達的熟朋友。他是送一個小紙包來的。

「這裏是上好的貨色。秦碩老吃了包會滿意。」

許立達接了紙包就要收起來，不肯打開看。那人却一定要他看一看，說是新貨。他被逼着沒有法只有打了開來。

就在這一秒鐘間，張克忠看清了那包裏是黑烏烏的一塊，像泥土。

給秦碩老的？……誰送給秦碩老的？……他真不懂。他自然也不好亂問。

那個人談了幾句後匆匆走開了。許立達的態度比以前更促促不安。張克忠也不再坐。他走出來的時候偷偷的問許正成：

「那人送什麼東西來？」

「你還看不出嗎？秦碩公心愛的東西。」許正成笑得打

哈哈。

「這是……呵！」張克忠點頭。「我曉得了。」

「我哥買來送給秦碩公七十大壽的。」

「你哥哥不是挺討厭吃這東西嗎？他還常常做拒毒的文章，我也在報紙上看見過許多。他常引用林則徐的話：『十年以後，豈惟無可用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怎麼他拿這種東西做禮品呢？」張克忠大大不解。

「是因為秦老頭兒特別歡喜這東西喇！送禮要揀人心愛的送。我哥哥辦工廠需要他的幫助。所以他為這次禮物費了不少心機。他認為這個禮物是最好的。」

「這個禮物？……這個禮物！……」

一路走，一路的想着。……張克忠數着自己的脚步，沉寂的，印在石街上的腳踏聲，他想起一天的遭遇，各方面忙碌都可以說是為祝壽。這個社會的權威者竟是有這般有勢力！他可以叫許多反對他的人低頭。他在道德上是沒有地位的，他在青年界中是沒有地位的，他在學術上是沒有地位的，然而他可以叫自比於聖賢君子的道學先生恭維他，叫青年運動領導者借重他，叫國學大家的「桐城正宗」做文章阿諛他。他的權威究竟是什麼？他僅不過是做了財政廳長！做過軍閥時代的財政廳長！

祝

「一個人要做官！」周一清的話又在他耳邊響起來。但這并不足以使他崇拜，激起他來的還是反感。

李校長叫他在校刊上編的一個特輯他始終沒有編。一個星期過去了。李校長催了幾次。到最後，他索興拒絕了。他說：

「請李先生還是叫別人編吧。」

因為時間急促，李校長在仔細的考慮下，立刻找了一個代替人，那是周一清。

周一清不像張克忠，接到了這個差使，立刻動起手來。分頭請能文的同學動手，做壽言的做壽言，做壽詩的做壽詩，做祝詞的做祝詞，一方面還怕篇幅不夠，又親自做了許多篇，化成許多名字。這樣一來內容便更充實了。同時他還為了這個特輯的接洽和訪問，到秦碩公的家裏去過幾次，吃了幾頓飯。他說秦老先生很看得起他。他時常在同學面前談起秦家排場的奢豪，同學都很羨慕。

「你可以和秦先生唱和唱和啦！秦先生也歡喜詩。」有人提起這件事，周一清更眉飛色舞，他說：

「怎麼不呢？這期校刊的特輯上就有我們的唱和的詩。」果然不錯。校刊在不多日後出版了。上面登有兩首七律：一首是原唱「呈秦校董碩丈七律一首」，一首是秦碩公的和作。

這兩首詩登出無疑的增高了周一清在校的地位。個個同學都對他尊敬了。輕視周一清的理化教員也不再常常因他做不出習題而翻白眼了。原來就賞識他的國文教師魏老先生在今天還特地把他叫上講台，說：

「我給秦碩老做的這一篇壽序你拿去看去。只有你能

「祝
懂得。」

一個紙捲兒遞到周一清的手上，他高高興興的拿到坐位上，頭搖起來，低低的誦讀。魏老先生索性不讀書，眼睛望着他，眯眯的笑着：

「如何？如何？」

「秦漢之文。超乎唐宋矣！……秦漢之文，超乎唐宋矣。」還是搖頭擺尾的。

張克忠看見這情形暗暗的好笑，他討厭地把頭讓開去，却看到教室窗外有個人影子。一會兒有人叫道：「周一清！周一清！」

是李校長。

周一清站起來走到門口。李校長向魏老先生招招手，囁咕了幾句。周一清便跟他出去了。

魏老先生便又報告給班上的同學，露着讚美的語氣，說秦碩老把周一清招去了，今天有人宴秦碩老，秦碩老點定了叫周一清作陪。一個人不能沒有學問啊！能得到秦碩老垂青，是如何光榮的事！

「秦碩公又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這時從人叢中站起來，是有「蠻牛」諱名的毛恆。張克忠聽了這話倒很贊成。他想：「爲什麼一得秦碩公垂青就光榮呢？」

「他是德隆望重的人啊！你懂什麼？」魏老先生臉板下來。眼睛從眼鏡上端擠出狠狠的光。

「秦碩公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蠻牛披了披嘴，還是不服氣。

「他是前輩紳士！他做過財政廳長。」魏老先生就差跟他打架了。聲音咆哮起來。

秦碩公做過財政廳長確是爲耿介的魏老先生敬佩的。下課後張克忠問他這次爲什麼破例肯動筆的時候，他果然又申明他的理由：

「代普通人做一篇壽序有什麼意思呢？我是不願意輕易浪費筆墨的。一定要那個人可以傳，我才代他傳。……秦先生是以前……民國十……十×年做過財政廳長的喇！……前輩紳士！……豈一般普通人可比？」

是做過財政廳長的！……財政廳長！……這便是一班人對他尊敬的理由嗎？

社會的權威者原來就是這樣造成！
懷着沉重的心走回家裏。他一路想着這一個疑團，始終不解的疑團。他開始對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憤恨。

秦碩公生日的那一天，他父親叫他去，始終不肯去。

他父親急得只是跳脚：「秦伯伯挺歡喜你。他時常在我面前誇你好。這次你無論如何總要去。」

「我今天學校裏有事。」

一個一定要去，一個一定不肯。正爭執的時候，門外汽車喇叭響，他父親的朋友通惠公司經理吳亦文進來了。

「郁哉！」他叫張克忠的父親，慌慌忙忙的：「秦碩老的生日不是今天喇。他一定要親壽，我打聽了一陣總打聽不出他的確期來。」

「不是今天！」張郁哉冷了半截身體，望望那坐在一邊

鬧彗的張克忠：「我還在要帶我的小兒去祝壽。怎麼不是今天呢？」

「誰告訴你今天？根本就是衆說紛紛。」
坐定了一會兒，張郁說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問道：

「你送碩老是什麼禮？」

「我很懊悔！」吳亦文微微的歎口氣：「趙伯老，王申老，劉子佳，鄭吉星……我們都是一個辦法，一個人捐了二萬塊錢到大公善堂做慈善，把收條送給碩老。因為我們怕他不收現款，所以代他造福。」

「後來，碩老怕不同意……」張郁說含進來冷冷的微笑。

「可是，這爲他造福也是碩老的原意呀！……後來確又改變了……碩老覺得這捐款捐的也太多，人家破了鈔，而他反得不到實用。所以他就示意給人。原來，今年他打算砌一幢房子，就借這一個機會，用禮金來做建築費。砌起來做第一……第四位……新姨太太的金屋……哈哈……金屋……所以後來又有許多人是送的現款。他居然也收了……哈哈……收了……也有人送他的……哈哈，他的「糧食」的。也好得很。他對於這個很歡迎……哈哈……」

「我就是送的現鈔。因爲我已經聽到了他改收現款的消息。所以索性也不替他捐慈善了。」

「好得很。好得很。哈哈！」吳亦文笑起來，胖臉上的嘴拉得特別大。

「我看，我們今天還是去看看。也許是今天。」
張郁說主張他們不妨到秦公館去一次。

「就坐我的汽車去好了。」

「一道走。」張郁說還是忘記不了他的克忠。因爲他心底就存著一個鬼胎：他要給克忠談秦碩公的小女兒玫芳的婚事。秦碩公的確是很歡喜他。

「去就去好了。」吳亦文也這樣拉克思，克忠不好拒絕，只有勉強地坐上車。

他們在下車的時候，看見一個挑酒席担子的人進了秦公館的門。他們益發相信今天是壽辰了。

第一個是吳亦文開路。張郁說，克忠父子跟在後邊。一直走到內室，看不見人。

「我說不是今天。」吳亦文眼睛東張西望。一個僕人走出來了，他回說人都在隔壁的宅裏。

「那是二先生，秦碩老的兄弟秦德沛住的。」張郁說聽得，遲疑了一下，但是他們也都走了進去了。

客堂上點了一對紅燭，而且還佈置了一個簡單的壽堂。秦碩公的幾位姨太太都坐在那邊。

「諸位——」秦德沛看見他們進來，奇怪地。心裏想：「怎麼他們今天也跑來？」

「二先生六十歲怎麼你們也曉得？」一向嘴快的三姨太太嚷着笑着。

「是的，是的，我們是來祝壽的……」張郁說只有將錯就錯的說，走上前耍鞠躬，被攔住了。吳亦文站在旁邊。他還不認識這位主人。還是張郁說給他介紹了一遍。他心裏直是詛咒：「我爲什麼冒冒失失的進來？」

「我的壽辰是沒有一個朋友曉得的。今天祇不過是家兄要熱鬧一下。家庭團聚一番。外面是絲毫沒有驚動的。」秦德沛忙着拿茶拿煙。他也很代這兩位客人難受。

「是的。是的。」張郁哉應應的樣子，好半天才說：「碩老呢？」

「他監工去了。」秦德沛笑着，餘意深長的：「這幾天他對這新屋子很熱心。」

「究竟他的壽辰確期是那天？」張郁哉問，急切地。

「恕我不能說出。家兄關照守秘密的。」秦德沛抱歉地

一個姨姨進來了。匆匆忙忙的問：

「新禮簿還有？……四本倒又用完了。……前面宅子裏又來了一堆送禮的人。何先生要禮簿記賬。」

秦德沛拿出一本紅禮簿來交給姨姨。

張克忠跟張郁哉，吳亦文，走了出來。

門前，來了一批送禮的人。

在門口站了一會，計議着。

「我們這時是不是還找碩老呢？」張郁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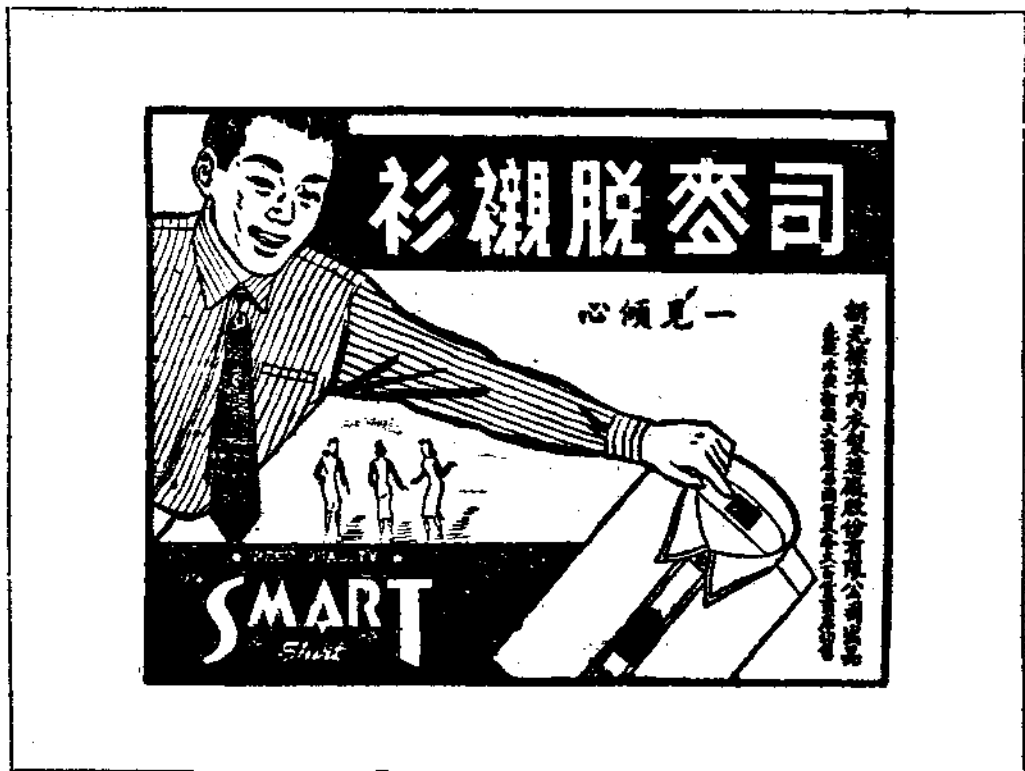
「他監工去了。」吳亦文說。

「也好，不用去了。」

「橫豎我們的禮都已經送過。」

不用去！張克忠自然更歡迎。

卅三年十一月廿三客滬作



說鬼

白文

米從兩萬多起，忽然大漲起來，差不多一天漲一萬，最高時竟達六七萬，這兩天雖然回了一點，但是算起來還是一倍有餘。故此走到任何地方，都是一片浩嘆之聲，就連平日那些生活比較安定的，現在也都担起心事來。在這種時勢下還要寫這種東西，而且所下的又是這麼一個題目，未免有些不識時務。然而雖屬矛盾，倒是挺自然的，蓋越值亂世，大家越是憧憬着平靜，到了平靜之時，却又反去追求刺激了。戰前打仗的影片是挺賣座的，可是現在最應時的還是什麼流線型喜劇，或者是家庭大悲劇，讓人笑，笑得透不過氣來，哭，哭得手帕上絞得出眼淚，固然談不上什麼藝術欣賞，但「家無隔日之糧」倒可暫時忘掉了。

托天之福，因為最近稍為賺了一點錢，在我們休息的地方，居然還裝了一個火爐，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家總不回去吃飯，因此便在爐子上面，燉着一鍋牛肉或羊肉，當湯汁燒得冒了泡以後，真是香達十里，爐子的四周，便自然而然地圍起一大團饑涎欲滴的人來。但鍋子是有人管理的，不發命令誰也不許先吃，所以各人所能活動的範圍，也不過就是向火而已，閒着沒有事情幹，於是就聊天，所聊的大抵很「低級」，非為藝術，無關國政，不是吃喝，就是三寸怪人乾之類，然而有趣倒是相當有趣，樂此不疲的實大有人在：就如這幾日大家競相說鬼，弄得散場之後，誰也不敢獨自回家，必須結好同伴才肯出門，我想各人腦中鬼的印象，一

定是很深刻的。

說鬼的開始，是因為稱贊一篇小說，講的人技巧相當好，就把大家的興趣全引起來了。小說的內容很曲折，大意是說一列火車必須經過一個恐怖的山谷，在雨天的晚上——恐怖片總少不了雨天的晚上——有兩個強盜利用乘客疑神疑鬼的心理，搶去了很多的錢財。故事的開始自然是把那個山谷渲染一番，形容得令人汗毛凜凜地，高潮時則又故作驚人之筆，說是很高的岩石要崩下了，山谷裏那些曾經在這兒戰死的幽靈要出現了，以及一個專作不幸預言的紅鬍子要施魔法了，他的笑聲就是死的信號……於是聽故事的便覺得講的人就是那個紅鬍子，因為他臉上的表情如此逼真，彷彿真帶着陰險，神秘和兇惡一般，結尾是幽默而輕巧的，只說了一句車上的乘客丟了金鋼鑽和種種飾物，一天陰霾，乃豁然開朗，在幾聲欣慰的笑聲中，各人將方才可怖的心情一掃而光。

說鬼需要相當的技巧，如果技巧不好，則平淡乏味。比如我在上面所講的

一段，人家聽了就不會有半分緊張，那是因為我沒有說故事的天才。一個有才的講鬼者，能通宵不寐，有聲有色地說得你越聽越害怕，越害怕越要聽。而一件真正可怕的事情，也決不是什麼紅眉毛綠眼睛，那只能嚇嚇小孩子，倒是越近人情，越覺可怕。有位朋友講過一個鬼故事，說是一個喝醉了的人走夜路，看見路旁有一女子在面壁哭泣，看她身材苗條，還拖了一個大辮子，似乎很是美麗，不禁起了淫心，「色胆如天，向之挑逗。」不料這女子竟半句話也不答理，醉酒者心中一氣，便用力將她的身體扳過來一看——講到這兒說故事的人，實一個關子，停下來讓大家猜，那「面」是什麼樣子？於是各人儘量往「可怕」處想，有的說是青面獠牙，有的說是舌長三寸，有的說是高低不平，有的說是斜眉豎眼，然而都不可怕，真的鬼形比這可怖得多：和後腦勺子土一樣，前面什麼也沒有，還是梳了一條大辮子。

鬼之爲物，在中國人說起來，似乎是一陣空氣似的東西，有時則又只不過是一個面部慘白的人而已，並且還可以觸知，據說是冷冰冰的，故我們把別人冰冷的手，也稱之爲「鬼手」。在鬼來的時候，並有一陣冷氣般的陰風，人如果被這種陰風吹了，不生一場大病也得頭疼三天，弄不好還會變歪鼻斜嘴或者犯神經病。外國人則一般地以爲鬼是無形的，必須憑藉了別人才會出現，也許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常有什麼「靈魂學會」，不過在請神中，也有以白蠟向空中澆出一個華盛頓的手來的事情，反正鬼這樣東西最好辦，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就如羅雨峯畫「鬼趣圖」，並不需要標準或憑據的。

以性格論，外國鬼也均與中國鬼不同。外國鬼除了復仇之外，是不大傷害別人的。而中國鬼就比較陰險惡毒，專幹損人利己的事情，尤其是自殺後的靈魂，必須「求代」。子是一個人若不小心，或自誇自大，住到了凶宅裏去，那麼就有被迫上吊，成爲「替身」的可能，因爲吊死鬼和無頭的自刎鬼，沒有人替代，是投不了生的。同時，即使一個善終的好人，在死後也會變得強鬼，講道，蠻不講理，——蓋其身僅有三個和善的魂，却有七個奸刁的魄也。故無論何人死了，「回煞之期」，全家人都要遠避，因爲「煞不認親」，即使你是他爸爸，他要弄死你還是毫無挽回餘地的。但鬼並不個個可惡，筆記小說中真多的就是風流女鬼，在窮書生家徒四壁，眼看就要上街討飯做叫化的時候，不但忽然「窗外有一紅衣女子」來「夜奔」他，並且還常常帶了許多財來救濟他，「生以此小富。」若是運氣好點的，則不妨與之唱和一番，或者對談八股，討論經書，「生藝事大進」，如果這個生懶一點，則以婦道來督促，「生每怠，則含淚欲哭，及生勤，則轉顏爲笑，一真可謂曲盡人意，到後來自然是名登金榜，位列三台，而這位鬼妻也就借尸還魂，做了真正的官太太——這簡直就是一個窮秀才夢想的愛人了，那兒還有一分鬼氣？

女鬼之外自然最好就是有一個鬼友了。因爲鬼知過去未來，一生休咎，故

對你總是有益無害。你沒錢用了，鬼「指牀下云，此處有五百金，次日發之，果得藏銀，」何等快樂？運氣不好，命犯天宮，鬼又會告訴你：「勿近河水」或「易室而居」，結果河裏淹死的，屋裏燒死的，都不是你，而是和鬼沒有交情的別人，又是何等欣慰？妻子長得不好看，自有鬼來為她換上一顆嬌首；腦子長得太笨，他又會為你順理一下心腸，（見聊齋「陸判官」）使你應試起來，功名到手，這又是何等便利？而且，你若氣悶無聊，他還會陪你飲酒賦詩哩，且看一首鬼做的詩：

灤江風月冷凄凄，
瘦草零花化作泥，
千里雲山飛不到，
夢魂昨夜竹橋西。

真可謂鬼氣十足，尤其是第二句，深得「鬼」的妙緻，比起李賀的「鬼才詩」，實在不分高下。

而且鬼能「御風而行」，這是醉心

黃老之術者日夜在企求着的，鬼能「長生不老」雖貴如秦始皇也只好望洋興嘆。和誰打過了架，可以在一個雞蛋上寫上他的生辰八字，「以法魔之」，叫鬼去替你報仇。大官遇着了無頭案，捕快挨打，偵探無靈，就只好遊地府一番，叫鬼來替他破案。嗚呼，人而有求于鬼者，又何其多乎？

然而人對於鬼還是罵的時候多——這就足見人的陽氣盛，比鬼厲害。比如說，明明是人們自己做人太刻薄，不重情義，權奸巧詐，可是偏偏要說是：「人情鬼域」。明明是人們自己在造謠生事，攻訐誹謗，却又偏偏要稱之為「鬼話」。窮是自己不爭氣，或運氣不好，與鬼何干，要罵他為「窮鬼」？「醉鬼」，「色鬼」，「餓鬼」，「小氣鬼」，「冒失鬼」，「短命鬼」說的都是人，又何必強人以爲鬼？我看見街上的人罵小廝三爲「小赤老」，真要替鬼抱不平了：「彼雖爲鬼，固無害於人也！」

話又說回來了，自古以來，借鬼來管束別人的可也真不少，科舉即是一例。據老一輩的人說，科場在「封號」以後，照例是要巡場一番，高呼「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弄得鬼氣森森，嚇死或發瘋的人不在少數。君對於臣，臣對於民，以一夢而定讞的，那個直數不勝數了，但這果真是鬼的意見嗎？

扯了半天，且讓我們再回頭來談談「說鬼」。「說鬼」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真可謂雅俗共賞，老幼咸宜。談鬼的時間最好是冬夏之夜，蓋一則是冷的難受，一則是熱的發昏，反正睡不着，不如坐談以避且爲妙。夏天越涼于庭院裏，看螢火蟲在半空中飛，聽紡織娘在牆角裏叫，於是祖母碰了磕烟袋，爲你講一個殭屍出現的故事，儘管這故事你已聽過了多少次，聽得油而生厭了，可是你還是免不了把腳縮到竹椅上，惟恐有一隻涼冰冰的手來摸它。冬夜圍爐而坐，半空兒一包，燒酒一瓶，一邊喝一邊說鬼，這時外面雪積盈尺，狂風怒號，似乎只有你這間溫暖的小屋子，才是最安全最舒適的所在。你越說

說 鬼

越怕了，賴在這兒不肯回房睡覺，直到大家都疲倦得說不出話，才戀戀不捨地解衣而寢，關燈之後，嚇得把頭蒙在被窩裏，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這才真叫生活的趣味。

記得是蘇東坡不知道還是別人，曾把「竈頭鬼語」列為幾大雅事之一。這自然是有點兒戲作，但細想起來，倒也不無道理。本來，一個人秉燭夜讀，寂寞得要聽鬼的談話，是自有其靈魂深處的悲哀的。我個人特別愛好一個故事：在一宅空了很久的大屋子中，灰堆方磚，風破窗紙，在一扇小門底下空曠的地方，隱隱地露出一雙朝靴，移時又沒有了，這不知是你的眼花，還是確有所見，可是這裏面總像存在着一個不可說的故事。不過，我究竟不是蘇東坡，其實俗氣得很，故雖云「愛好」，心裏是挺害怕的，為此我不敢住在無錫的外祖母家中，她有一所很大很幽靜的房子。在世界許多名著之中，鬼也佔了一個不小的地位，「浮士德」中的梅非斯特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不過這個鬼哲學氣味十足，如果到了中國，恐怕要得「

儒鬼」的雅號了。「哈姆雷特」中的鬼出現，據說是爲了增強哈姆雷特報仇的心，使他更爲矛盾的，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鬼，恐怕劇情也不易展開。果戈里是寫鬼的好手，你看他的「五月的夜」，覺得鬼真是可愛，那些水鬼在河邊跳舞，手拉着手，水晶似地，不就像看一場舞劇嗎？「外套」中的鬼是既可愛又令人同情的，那個小小的十四等文官（叫阿卡基·阿卡基維契罷，我想是。）在剝了權威者的大衣後，搖着一雙大拳頭走了，他至死念念不忘他的新外套，那餓了肚子省下錢來買的新外套。

巴蕾（「荒島英雄」的原作者）有一個劇本，叫做「瑪麗·羅斯」，也是描寫鬼的。這齣戲氣氛之好，我以爲任何神祕劇本無出其右。尤其是瑪麗·羅斯失踪了二十五年回來，鬱鬱而死，變成了真的鬼之後，其性格簡直天真得可愛，而當那島上神祕的呼聲，再叫她回去的時候，你真會疑心這地球上，確會有那麼一個人間以外的世界。

最後，我要聲辯一下，寫這篇東

西，並非意在提倡迷信。世界上究竟有鬼沒有，那是科學家的事。無論如何，即使是想像的，鬼的存在，也還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而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原是不大罪過的。若云：鬼無事實根據，則我本就没有在說「世界上一定有鬼」。作爲一種象徵也好，作爲一種人的鏡子也好，多看看總是不錯的——話雖如此，信是信，怕是怕，時已午夜，還是早點蒙被而睡罷！

青年良伴
知識寶鑑

鍛 鍊
月 刊

新 年 號 出 版

不完篇記

君 匡

歲暮

「感想」的幻滅

淚之深淵

愛憎與沉溺

無感覺的

人生二十五！

三十三年九月

歲暮

從旅館里訪問了友人回來，屋子裏生着柴樹的火，屋外面是冰凍漆黑的寒夜。

在書桌上，攤滿了一些新出的書報印刷品，一本封面上，說什麼「頃刻之間，隨即天明」，而冷癱了腳底的寒氣，於我祇是陰森的冬夜罷了。又有學生的來信，「感戰後青年，一半趨於浮蕩，一半淪於悲觀，長此以往，國家民族堪虞……」於是，他要集結朋友，創辦刊物。還有什麼公論、公報之類，也來不及過細去看。總之，好像許多人，都張着急情的臉嘴，搶着要說話，而沒有大聲的說出來似的。也正如爐子上的水壺，壺嘴里冒出白氣騰騰，

開了的水在滾着。

因為米價漲到六萬以上，數百人的吃飯問題，無法解決，不得不去一次上海。在回來的車上，照例看到單幫流民圖，擠着，流着，心想如果自己還是報館編輯的話，又將要加上「急景凋年」的標題了。

這真是誰家都有一筆賬的時候。

歲暮了。就說自己，倒是過了閑適的，而又沉苦的一年。雖然儘量的要在「涵養」二字上下功夫，對於耳濡目染，身歷其境的一切，總竭力地抱着知道了，不說了的態度，持着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見解，懷着努力去做的，總會好起來的希望。但是，偶然有了一個吃酒的機會，竟會不自覺的荒唐瀟灑，醉得難以自信。剝下了偽裝紳士的臉貌，終於「失態」。也無非是智慮不澄，心中有事罷了。

失禮了，使人見笑，如昨日之逝，忘記了它。禁飲三月以自懲，力拔抑鬱之沉淪，繼續習定，都算得悔悟的表示。可是，打開抽屜一看，竟有這麼多寫未完篇的文稿，都是沒有醉的時候寫的。這就不能算是酒話了。總之，大家都有一肚子話沒有說出來，我也不例外。無怪乎紙價那麼貴，出版物還是這麼多。

反覆的想過了，祇配做事務的人，不寫文章也罷，省得被罵無聊。繼續習定，仍是要着。這些沒有完篇的文字，本可擲到爐中燒去，爽性讓它印了出來，當是忘年，當是開春停筆大吉亦可。

『感想』的幻滅

第一沒有完篇的，祇寫了個目錄與起頭。當時似乎是要做大文章似的。目錄如下：

一、從某某地區來的感想——十年的教訓——讀了一本書——光明的前途，貴在得人——時代需要你——做個能「肩負」的人。

二、做人，認識自己——思維——個體，羣，社會，國家——世界人類——中國的特質——完全的理解！在這張紙的旁邊，還有些小字：貪婪，卑賤，熱烈，謙和，淡泊，秦漢時代的縱橫術，政略學，權謀。(三國

志)——問學，太平天國，石達開的詩，……大概是寫的內容，摘記備忘的意思。

接着第二個目錄：

- 一、「感想」的幻滅
- 二、做人，做事，羣
- 三、奴與主
- 四、寶貴的教訓
- 五、權謀的價值
- 六、唐·吉訶德之悲嘆
- 七、文化沒有了

這是有一個起頭的，末了兩行寫道：問題很多。社會，不是筆底的文章。「感想」既然都幻滅了，當然文章也沒有了。

淚之深淵

四月十五日(日文)大陸新報，登載了一篇記事，題為：「重慶，轉落於無笑的淚之深淵！」當時看完以後，立刻提起筆來，一口氣的往下寫：

中世紀的時候，中國把茶葉、絲綢與陶瓷輸出到歐洲，西方人知道了東方文明。一面到中國來發掘古董，和宣教；一面也把洋藥(鴉片)，和洋砲帶到了中國。堅甲利兵，載「歐風美雨」以俱來，西洋人對於東方的迷戀，也與日俱進。這幅員廣大，山川秀麗，純樸無智的衆生，在岷岷的狀態中生活着，對於西方人，正是器用古典而「味」無窮的中國菜。他們吃得有味，并且還要貪婪的享用下去。就是到現在，他們還不肯放鬆，還要吃中國人自己已

剩到無可再剩的這一點點，——中國精神沒落期的一點點，來供他們的悅目悅耳的受用。舉例來說，×××女史到美國去要求援助，巡行各大都市，作訴苦的演說。美國報紙，不發表她的演說詞稿，却大大的誇獎她美麗的中國衣着，和流暢的英語。而第二個好例子：爲了賺得美國政治家，和新聞記者們的「笑」，林語堂先生描寫了重慶人物心境的苦悶，加以幽默諷刺，出版了「淚與笑之間」的好文章。博得了拍手哈哈。似此等情形，並不是傳奇的馬哥李羅到中國的元朝來做了官，而是茶葉、絲綢和陶器已換了另一種東西了。

淚與笑之間！——通觀了中國人的過去和現在，誰不謂然？然而這又豈僅是拊掌就算數了的嗎。那麼多的生命或生靈，傍徨在「淚與笑」之間，日本報紙爲了分析最近時局發展的真相，加上一個標題：「重慶，轉落於無笑的淚之深淵！」却真正的令人讀之愴然！看不論遠近，又豈止重慶而已？

亂世用重典。爲了制裁戰時的貪污官吏，重慶和南京，都有了判死刑的事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這是淚。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仍然是聽到笑聲的：雖不管那是哈哈的爆笑，還是輕笑，冷笑。這究竟是什麼世界呢？戰時的生活，祇有叫我們否定現在一切的存在，才能够爭取將來的光明。我們自身得不着，就留給我們的子孫去得。而我們自身，根本沒有苟且偷安的份兒。我們看見許多人，他滿臉作古振今，一身裝腔做勢，不知他是在做什麼，說什麼，而總是在那里做，在那里說。不知他是否心里在哭，而臉上在笑？一股勁兒的自鳴得意，儀態萬千，不勝矜持之慨，終於哭笑不得。倘如問他：你幹什麼？要什麼？又爲了什麼？一路的問了下來，真是無話可答。

許多有識之士，常談論到這個、那個，我說：「沒有法子！」實在，這老早就就是中國人的口頭禪。中國人有法子也是沒有法子，沒有法子也真是沒有法子。亦如面子問題一樣，要面子，倒真的失去了面子，已經丟了面子，還說「這是面子問題吧」。面子真的在不在呢？果真是一簣莫展，沒有法子了嗎？

如談政治革新，多久以來，其空氣甚爲塵上。氣急的人，道畔催詢，爲什麼還不革新呢？到什麼時候才能革新呢？也正如受到戰爭的壓迫，個人無拘束的自由生活，不得受限制，水不可多用，晚上漆黑，食糧用品要緊時候配給，於是要求和平，逢人便問，全面和平什麼時候才能來到呀？並不性急的人，則其生活樣式，另有一套，依舊四處探聽謠言，做股票投機，悄悄的囤積金條，在公衆的面前，是溫文爾雅，禮讓有方的紳士，擺起臉蛋兒，對時局表示關懷。私底下却打算了這邊，也操縱了那頭，他「個人」是永恆的，他就祇有這對於他「自己」的信仰。他

主義就是「自私」。

其實，革新也者，豈可片言隻字，一語破的？能够革新，全面和平也能够來。早點革新，全面和平可以來得快些。今天的問題，已不是中日戰爭，是中國能不能在戰爭的洗禮中，新生起來？不是日本能不能打败英美，而是日本把英美驅逐於東亞天地之後，中國有沒有資格和能力，協同日本來建設「大東亞」？東西諸民族都解放了，中國是做個爭取解放者，還是做個聽候裁判的被解放者？美國勝了呢，美國給中國「民主」嗎？拴上鼻子以後如何？還是讓流寇殺人放火，聽受紅色的蹂躪呢？對於人，且看他是否可以不哭也不笑的活下去。

外交老先輩某氏，現在在野，有一次答復別人問他「如何救中國？」他說：「辦學校與醫院。」不要輕視這又是老生常談，換句話說，從頭來過，我們還缺在無笑的淚之深淵。……下面，沒有完篇。

愛着與沉落

約在半年以前，爲了報紙編輯事務問題，我聯想到編輯有如藝園。一花一木，灌溉培植，巧使匠心，積累辛勞，鮮容易才能得到「美」的成就，和「完成」的快慰。這其間，要忍耐多少次失敗的經驗，而能不懊喪，不灰心，默默的做去，乃有所謂成就與完成。通觀人類的的生活，也許所謂成就與完成，永遠是一個失敗的過程，也說不定。對於「文化」的解釋，亦當作如是觀：有人說，文化是人類生活永遠不斷的創造，文化並不僅止步於文化品的製成。對文化如此，推廣言之，對於「政治」與「社會」，亦何嘗不可作如是觀。因此，我對於藝園發生了極大的興味。在澆水、施肥、除蟲、培壤等的工作上，於趣味三昧之中，每耽溺於藝園的哲理。也許要被詬笑爲「玩物喪志」。

日本司法界前輩能勢萬（思軒）先生，有四十年的盆栽生涯。他出版過一本盆栽隨筆，題爲「樹石」。敘述盆栽美與日本的性格，更有許多啓示。關於盆栽美與日本的性格，他說：有生活落於清虛的人，在下雪的日子，不能够焚薪避寒，但他培育着些小的生命（盆栽），以取心之溫暖。有着靜穆的心的歡悅。但是，就在降雪的夜里，爲了一個凍餒的旅人，他却不惜把他朝朝暮暮所愛玩的盆栽，當着薪柴燒了。——犧牲了自己的愛着，以換取旅人之

溫暖。這也許是小說的題材。但由此所表現的盆栽的精神，是清楚，寬容，有時則峻嚴，倒完全是倫理的。如果這樣的生活的「樸拳」，就是日本民族的性格，那末也可以說是東洋的情操（道德）的極致了。在沉默的自我的愛着之中，潛藏着熾烈的同情心，而且能够理智的，在最適切的時機，犧牲愛着，表露同情，以求更高遠、更廣大的發揮。這種精神，是根源於熱情與積極的。這種事例，在中國人的生活史里，也同樣多得不勝枚舉。

在新中國報上讀到余致中先生的「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及其他」一文，又在申報上讀到「大學教育的當前問題」一文。讀了這兩篇文章，真是感想很多。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嚴重的戰亂時代，中國人的「人性」，好像在向下沉！中國人在今天此時，沒有澈底的反省，沒有興奮的自覺，沒有自重，自愛，自強！在向下沉，沉，沉……沉落下去。

無感覺的

照一種說法，「大部份中國人缺少國家觀念」，令人深具同感。這幾年和平區域內，接觸所及，看到許多人的言行，和他們的心理狀態，真是感到民族命運的可悲。爲政的人，他說他在「待罪」，他說：「環境如此。」「沒有辦法。」「如何是好？」或者，現實的環境，迫得他不能說話，不敢說話，祇有氣惱，搖頭而「無話」可說。他便說「混」，或者說「熬」。混是等着過下去，熬則亦云待罪也。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大家把個人的切身利害，看大了一百倍，把國家的（全體國民的）利害看小了一萬倍。於是乎你擠來，我擠去。甲乃某派，乙是親信，丙爲異己。或者某也有野心，某也背景關係不同。這人不可得罪。敬遠之，那人無所謂，踹他一脚，購之兼弱攻昧。在位的不安於位，已在位的要往上擠，未在位的却「活動，活動」，「疏通，疏通」。全是把自已，自己的利害放在中心，前頭，把事情放在次要，後面。政治和政務，分不清楚，行政事務當作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付之於「衙門的手段」。一件正常公事，在第一科里，擱上三天，等你來疏通。在第二科逗留二日，等你來諒解。到秘書室爽性給你留中了，等你請客，否則送禮也行。再不是造作是非，使主管人黑白不辨，腦脹頭昏。一件不必要報

請核銷的工程，再三叮囑這是預算以外，多做的一點事，做好它。但是事務先生，偏偏要去強索回扣，弄得個偷工減料，還借此反噬別人一口。諸如此類，自信，共信，都失掉了。說是青年有為，應選拔青年，組訓青年；結果青年比老年還要無信，無義。青年生活放浪，拆起爛污來，比老年還可怕。說是文士是忠厚人，結果道江名士，鑽頭鑽腦，八面張羅，什麼沒有，還說是「不修邊幅」。這樣就感到，找事做的多得怕人，真做事的沒有人。求差使的時候，跪在你面前，給他位置以後，請他「辦公」了，你就得向他跪下。一面口稱俸給薄，生活難，一面拚命鑽黑市。求官者如求吃河豚，居官者如居蝸牛角上。這就是政治社會的實情。沒有公德心，沒有責任感，何況是「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於是就感到：眼前沒有人，到處迫切需要人。連自己也就不是「人」了。

爲什麼？政治，不是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政治可以不講求「政治的人格」了。行政不是「奉行國家功令」，行政也不必講求什麼「行政的行爲」了。爲什麼？因爲「似乎祇有個人主義，同鄉主義再加上謀利主義，並未見更進一步的發展。」（林俊夫氏所云）。因爲「不知道國家，更不知現階段的國家之意義何在。」（周幼海氏所云）。

這當怎樣解釋的好呢？讀歷史的人，可以根據歷史的史實，先哲的教訓，來否定這種說法。但另也可以根據歷史來看：不說往古，祇說近代。中國的近代史，是西洋帝國主義對華的迫害史。英美人在通商關係上，來了經濟侵略，產生了買辦階級及其代理人的統治者，精神上舶來了個人主義，謀利主義，形成了個人，家族，社會，國家的相互聯繫關係的倒置現象，把中國人變作爲一盤散沙。有自己，有一身，一家，但沒有社會。即令有社會性的幫會主義，和封建性的鄉黨主義，但也沒有國家。這兩、三百年來的近代史，伴隨外來的侵害，內部同時發酵，潰爛，潰爛而進步的表現，即是民族革命到國民革命。但是「革命」中途變了質，事變前的南京政府成了英美的追隨與附庸，今日的重慶更做了美國的俘虜。中國的青年，對於這樣的「革命」，發生了懷疑，於是要求「再革命」，於是中國來了「共產」。青年基於民族的自覺，以爲「再革命」總是「進步」的；於是中國民族內部的腐敗更擴大了。結果，共產黨所加於中國的，更是不愛民族，不要國家！（祇有蘇俄才是他們的「祖國」！）參加到共產黨去的青年，也許都是優秀的民族分子，但這是因爲沒有其他的通路給他們走的緣故。中國國家社會的基本性質，並無「階級鬥爭」，「土地革命」發生的可能，但爲炫迷的「理論」所誘惑，結果殺害了民族的生機，埋葬了固有文化的傳

統。得此內外因果，影響到中國人的心術大變，中國人並不真正「愛國」。中國人祇愛他自己。因此，大多數中國人都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手段，大都是卑鄙殘酷的。以人種的素質來說，中國人在歷史上：是有正義，有正氣的民族。中國人是最愛國家的。但是在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以來，外來的西洋帝國主義的迫害，內發的共產黨流毒之潰爛，中國人失掉了國家組織的觀念，根本沒有建立起現代社會生活的秩序。因為「太富於韌性的關係」，變成了「無感覺」狀態。因為「過分沉着堅忍的關係」，就個個都是「蚩蚩之氓」了。

人生三十五！

雖然說了這麼多的令人不快的話。難道說中國就此「完了」嗎？一個立國五千年，人口五萬萬的民族，就此在戰爭的炮火中消滅了嗎？這當然是自然與物理現象所不可能的。然則，是要活下去的！「活」的問題來了，就在「如何的活」下去？

於是來了「教育問題」。

國民到了七歲，要受基本的國民教育。——這是日本國家憲法上所規定的國民三大義務之一。明治維新七十年，日本國民教育普及了，日本變成了世界的列強之一。現在要活下去，要中國人都「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要中國人「都知道現階段的國家之意義何在」，當然，根本上還是要從「教育」着手的。不錯，在多久以前，這早就就是人云亦云的事了，何待乎今日始再言之。但是，事實還是要言的。請看上海報紙的「助學」運動，請看「大學教育的當前問題」，請看學校教師們的生活，請看各人自己的子弟，請看今日在學學生的程度，……我們知道強身強種，強智強國，這都是教育的任務。但是今日的教育，從何做得起來？學校的校舍是敗毀的，教室的門窗是不全的，課桌椅、黑板也是不全的，儀器圖書是沒有的，老師們衣履不全，飢病無告，講義發不出來，全月的辦公費，給學生供給飲水都不夠，遑論「辦公」了，做校長的人稍微收了一點雜費，就得急急窘窘的移挪一點現款來做「團貨」，做先生的人擔着拉學生課外「補習」，或者索性棄此不幹，去做檢問員，跑單幫了。教師們紛紛改行轉業，失學

的青年天天在增加起來，種種誰的眼睛都可看見的情形，是費舍爲墟！

即使有的地方教育情形，並不完全這樣可憐；或是在可憐的境遇中，也稍稍有些聊勝於無的設施。但是實質如何？如果勸他們教工人員把教育工作當作良心事業，以殉道的精神，爲國家民族的命脈與生機，做神聖的犧牲；但是誰聽得進？當你是癡人廢話。教育行政機關，同樣也是官場，官場中積習難返，流行性感胃症，簡直成了癩疾。教育界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樣清高純潔，小而浮收學什費，大而結黨組派，抓青年，賣情報，把政治的陰私，發展到學府之內，以學生爲什麼，來擴充做官的聲勢。學生還要麼……。

大東亞戰爭以後，日本青年，提出了一個「人生二十五」的口號。把中國古來「人生七十」的話，大大的打了折扣。就是說，他們日本的青年，當此國家空前危難的時候，把自己的生命，奉獻於國家，祇要活到「二十五」！他們在戰時，無不在優良的民族傳統的指示之下，趕快修畢高等學校或中等學校的教育，然後投入陸軍學校，海軍學校，戰軍學校，潛水艦學校，飛行學校去，再受一定期的軍事專門教育，然後正式被編入爲戰士。以自己的生命奉獻於國家，奉獻於他們國家之神主。他們戰鬥的最高原則，以立脚於精銳的科學技術，而「遇敵必殺」，而自我則於無論任何時地，都決志「玉碎」。爲了國家的理想，他們祇要活到二十五歲就夠了！他們自有其高遠的幸福的滿足。

他們何以能够做到這地步呢？——永恆而優良的民族傳統，使他們把自己的靈魂，血液和肉體，和生育他們的土地，都黏着爲一片，而他們個人的生命，祇是這黏着的渾然而堅固的大個體之內的「一成分」。他們自在母親的胎內，就受着這樣體得的教育與鍛煉。於是自出生起，到二十五歲爲止，他們生命過程中每一秒的時間，都不是白費的。在小學的時候，他們被教成爲一起碼的國民，在中學的時候，學術兩科同時被教，每個人都可以成爲標準的國家的後繼者；到了專門高等程度和大學的時代，已經是繼往開來的國家社會的中堅基幹了。如今爲戰爭的迫切需要，他們在猛練訓中，個個都是前線或後方的戰鬥員，並且都能如期而有效果的完成各個所負的任務。一種國家與民族的自然的偉力，使他們個個都是熾熱的，能動的力。而至源源不盡。大學的文科，都一時的停止了，科學技能的精進，提高而且擴大了。到軍需作場，到生產機構，到農村，到街頭，到兵營，到海洋，學習，訓練與實踐，是絕對一致的。到內原訓練場受訓的大學生，必須要親手去洗淨糞桶的底。而坐禪的修練，更將其對於現

實人生的體認，推至廣大無邊。根據留學生回來說，許多在學的學生，午前四時半起床，先做完兩小時學寮內的「勤勞奉仕」，再趕往學校。經常在教室受課的時候，有緊急集合，列隊去開馬路，拆房子，到夜里從未有於午後十一時以前就寢的：因為老教授們速度的講義，把平時預定三年修畢的課程，要開快車於一年半之內修了。於是每個學生都不得不事先預備，（不是事後溫習，）夜間不得不忍受極度的疲憊以自修。談到營養，學生食米配給，每人每天二合半；（日本的升斗大於中國的約一倍，故合中國的約五合；）有時是各種雜糧。總之，是吃不夠飽的。再看中國的情形，……不能一味的滅自己的威風。……（原來下面還有很多，且止於此罷了。）

三十三年九月

歷史永遠是不會完篇的。這些雜感，雜記綴起的文字，是否稱得「文章」呢？歷史也永遠沒有結論的，而結論尤非文字所可做得出。

爲着糊塗的泥醉，既有省悟。但爲什麼要瀾飲呢，這裏錄一首詩：

三十三年九月

被羞慚所侮了！
 凝視赤子們的瞳睛。
 萬斤重載，担在肩頭：
 徬徨的，還得要收拾
 失了教養的靈魂。

秋分，心近中年的節序，
百事哀傷的淚酒呀！
泣啼隨落葉無聲。
簇集毒矢，投來創痛
是一人的，是一人的
潛潛，淡淡
無光淒闊的幽園。

被羞慚所侮了！
詩人無告，
沉默走去，
容忍也是一人的。
愛，生活，置於俎上，
大地的孤憂，九月秋分。

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話說不出來的時候，醉眼矇矓，模糊形骸，也就了却了最放浪與最正經的心事了。酒，是精神的鄉土，醉就醉了，醒來的時候，以為這祇有留下難堪，則禁飲是好的。總之，還是由於一種自私的感情。像這樣發表不完篇的文章，現譯矛盾與無聊，與禁飲同誓，作為禁筆之記，度過這殘冬的一夜，不完篇的，當是完篇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粟



母與子



風雨鶴鳴



泥塑白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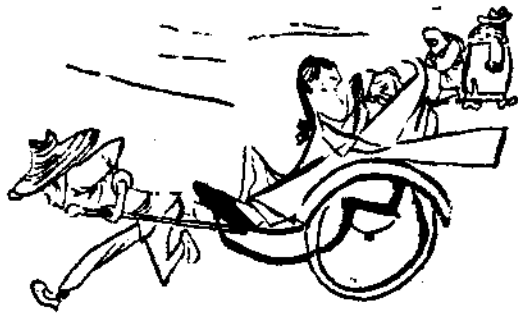


湖畔之雪

盧施福影展

貧與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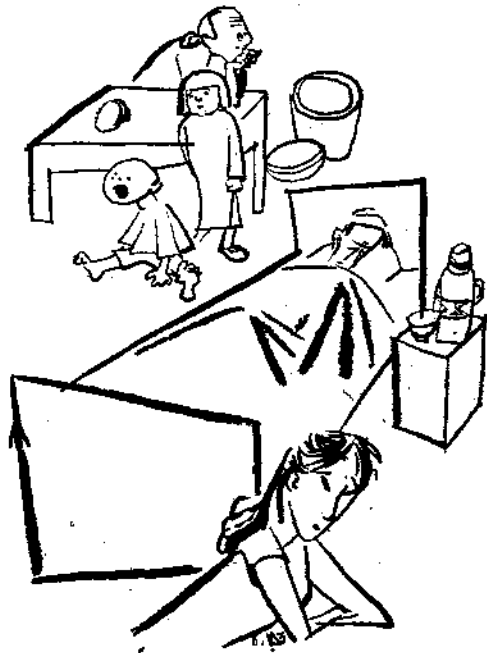
江棟良作



1. 嚴寒天氣，出門求醫。



2. 一匙藥水，價值千金，貧上加病，一病更貧。



3. 一個文人生了病，老母愁柴，妻子憂米，大孩子哭，小孩子啼。



4. 大病初愈，為生計所迫，勉強握筆，重量之大，有如竹杆。



草 案

德國菲力克斯·馬捷克作



暴發戶的生活

蔡西冷作

盧施福談攝影

本刊專訪



提到上海的攝影家，中國的攝影家，盧施福先生是不會被忘記的一個，也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是中國著名攝影團體「黑白社」的發起人之一，從戰前起一直到現在，他的作品是被任何一個著名的刊物所珍視而爭相發表的。你想：一個有三十年攝影經驗的藝術家，他的作品自然是不平凡的，也自然有它的特色！

可是盧先生不是一個職業的攝影家，他

是業餘的，攝影是他的愛好，是他生活的寄託，也是他藝術活動的「自己的園地」！我再告訴你：他是一個業餘的攝影家，却是一個職業的醫生。我們簡直可以說：上海的著名的攝影家，大都是業餘的，也許祇有業餘的，才是真正的攝影家，如果你承認攝影也是藝術之一種的話。

爲了盧先生要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在大觀園舉行一星期的展覽，記者特別到他的寓所去作了一次訪問，聽了他對於攝影藝術的許多意見。

當記者走進他診所樓上的書齋時，祇見他靜靜地一個人在一張黃山照片上著着油彩。因爲是熟人，所以不用寒暄，等到記者坐下來，盧先生便把這次預備展覽的作品，一一地放在記者面前叫我參觀。其中大多數是着了油彩的，祇有很小的一部分是黑白的，或是棕色的，題材是多方面的，風景佔最多數，人物也有，靜物却祇有一張。在人物

中，那張「空門遺恨」是記者所最愛好的，那個老僧的表情是肅穆的，似乎在深深地思索着，回憶着，畫面的著色也能充分表現出僧院空靈靜謐的氣氛。風景攝影的取材可說非常廣，黃山、富春江、天台山、西湖、瘦西湖、金焦、都一一收入鏡底。畫面上除了充分表現光影的美以外，章法結構都臻上乘，取景的美也可以表現盧氏在攝影藝術上造詣的不凡。畫面所表現的是自然美的最美麗的刹那，與最美的場合，要做到這兩點，是需要高超的藝術手腳的。

盧先生這次展覽的，大都是油彩作品，所謂油彩便是一種專門用以塗在照片上的顏色，這是一種透明的顏色，由各大照相機製造廠特製，這是一種透明的顏色，着在照相紙上，不但沒有凸起的感覺，還可以看出紙面上原有的紋理，因此這種顏色是逼真的，是近於天然色的。

談到油彩的照相，盧先生說：這種着色的方法在外國很普遍，但在中國採用的似乎還不

施福

大多，一般人還是傳統地抱着「攝影的美便是黑與白的美」那種見解，其實攝影藝術是在進步中的，從黑白的美走到天然色的美，是必然的，因此照片的着色是攝影藝術上更進一步的成就。他又告訴我，郎靜山先生是一向主張不着色的，而應以黑白來表現畫面的美，但是郎先生最近在一「蜀漢」舉行的一次展覽會裏，就有不少幅是着色的，郎先生也改變了他素來的主張了。不過郎先生的是水彩着色，而盧先生的是油彩着色，而且盧先生從事油彩着色已歷有年數了。

從照片的着色，我們又談到天然色攝影問題。記者說：大約在一年多以前，在報上看到某國已發明天然色攝影的新聞，不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盧先生便解釋說：天然色攝影在十年前美國已經發明了，不過起初是在一張底片上連拍三次，便是在底片上以三種原色相配成影，所以攝影時的對象是不能移動的，後來進步了，不必拍三次，鏡箱裏就有三張原色的底片，祇拍一次便成功了。不過這兩種方法都不過在底片上保持原色，不能保持在照片上，在照片上要保持原色，便需根據底片加以着色。因此他又說：既然在照片上要保持原色仍需經過着色手續，那末何不直接用油彩來着色呢？而且自己着色，還有創意的意義，不僅是依樣葫蘆的複製而已。

關於油彩着色的過程，那是很複雜的。先拿照片來漂白，然後顯上適當的單色，然後再以這單色為底子，加上油彩，所以是非常費時的。記者接着又問：所着的是否根據攝影時所留下的實物色彩的印象？盧先生說：是的，都是根據自己的印象着色，但有時為了加強畫面的美的緣故，也有不完全根據印象，而加以取捨的。例如那張「空門遺恨」中的和尚，他腰間所束的帶原來並不是黃色的，可是在着色時，為了表現梵宇的那種特有的氣氛，便將它着成黃色的了。

於是話題又說到「表現真」的方面。盧先生的意見是：攝影是一種表現「真」的藝術，因此與繪畫不同，一幅攝影的畫面上應該是一「真」的，所表現的也應該是「真」的美。所以盧先生的意見是非必要時，決不採取增減畫面的「真」的「集錦攝影法」。他又指出在「空門遺恨」那一幅攝影中，寺門上的幾個粗大的鐵釘子是必要的，因為可以加強寺院裏的莊嚴肅穆的氣氛，如果攝影時找不到這樣的釘子，那末也許可以用「集錦法」加上去，但最好是在攝影時就找到這樣的實物，直接攝入。例如這一幅畫面上的釘子便是原來有的，而在攝影時早已改慮過，必需攝入的了。

盧先生又說，初學最好用簡單一點的鏡箱，否則有顧此失彼的毛病，又宜用反光鏡箱，可以明瞭畫面的章法。一個攝影者應該不斷的學習，學習是不能間斷的，間斷了就不能進步，所以攝影者的成就不能單以其從事攝影的年數來判斷，而必需以他的工作和進步來判斷。

據盧先生說：約在十年前，露光表發明以後，攝影上已經發生了一次革命，因為應用露光表，可使攝影者根據該表決定光度，這使初學攝影者便利不少。但聽說柯達公司在戰前已發明過一種照相機，祇要對準焦點後，便可以對準光度和快慢，不過尚未發賣，所以上海不曾見過。如果將來發行了，那末任何一個人可以攝得很好的照片了，無需乎什麼經驗。因此這又是攝影藝術上的一大革命。

這次展覽，除了盧先生的作品以外，還有何章先生的出品，何先生是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所攝亦以各地風景為多，這次與盧氏聯合展覽，是上海愛好攝影藝術者大好的觀賞機會！（本文附圖係將光和作盧施福運寫像）



特戈爾治下的法國

曹振國編譯

特戈爾風塵僕僕

去年夏天反軸心軍在西綫發動攻勢，從法國西部海岸諾曼第一帶強行登陸，直向巴黎推進。德軍始終運用解脫戰略，縮短陣綫，向東北撤退。至八月二十四日，英美聯軍已抵達巴黎外郊，用鉗形攻勢企圖包圍巴黎，同時利用其宣傳使城中的法國人民先行叛變，因此德軍不戰而退。至九月十九日戰綫已移至德法邊境，法國也算恢復了原有的疆域。

這時候親軸心的維希政府也就遷入德境；接踵而在法國登台的是特戈爾政權。

特戈爾所組織的是一法國臨時政府，他在登陸戰剛發動後數天的七月二

十六日就設立了特別法庭，專門審判「通敵」的法國人，每佔領一處城市，立即將原有的官長槍決，將「通敵者」的財產沒收。

特戈爾政權最初為英國承認，十月十九日倫敦方面公佈英國政府正式承認。不久美國也予以正式承認，此後一一追認的有蘇聯、重慶等。至十一月一日，中立國西班牙和瑞士也加以承認。十一月十日羅馬教廷梵蒂岡也正式公認。因此特戈爾政權獲得了相當的國際地位。

同時十一月三日，美國自動放棄法國的賠款十四萬萬元，紐約方面還聲明這賠款可由特戈爾政權自由運用，以後，美法兩國當有商業上的交換互惠。

十一月十日特戈爾向英相邱吉爾提出三大條件：

1. 立即許可法國參與歐洲諸議會，以與英、美、蘇同等地位為原則。

2. 英美大量供給軍火，使法軍配備完整。

3. 法國參與攻德之軍事行動。

邱吉爾的答復是他親自在次日抵達巴黎，隨行的有艾登、邱吉爾夫人及其公子，和外交部秘書加獨根公爵。談判的結果是英法間有了密切的諒解。

至於對蘇方面，在十二月二日特戈爾親自乘了專車，從史太林格勒抵達莫斯科，同行者十餘人，如外交部長喬治·皮杜，軍部之喬恩上將，內閣總長巴爾夫斯基等。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親自恭迎，當夜特戈爾就晉謁史太林，作第一次的會晤。

次日中午史太林公宴特戈爾和皮杜，列席者均爲蘇聯要員。

到十二月七日史特再度會晤，同時出席的有莫洛托夫，蘇駐法大使鮑格莫洛夫，法駐蘇大使加路。當日莫斯科無線電台公佈了蘇法條約，以增「兩國的安全和友好關係」。根據英國「每日郵報」消息，該條約共八項，以協力對德作戰，不得單獨媾和，攻守同盟，經濟獨立，歐洲和平等爲要點。有效期二十年，並可經雙方同意而延長之。

十二月八日特戈爾離開莫斯科到東普魯士前線。不久，蘇聯派軍事團到法國去參觀。

總之，特戈爾利用英美和蘇聯的微妙關係而提高了本國的國際地位。原來美國鄧巴頓橡樹會議的戰後計劃中祇有「四個構成分子」：美、英、蘇、中，現在可加上了「一個法蘭西」！

清算舊賬——死刑

特戈爾治下最驚人的政績是：清算

舊賬！

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就將維希政府中的若干要員，缺席判決死刑。第一日進駐巴黎時，立刻槍決者一千餘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曾設立一特別的軍事法庭，專門處理所謂叛國之輩，至十月二十三日方正式遷駐巴黎。到十一月七日，法國司法部長特芒東決定另外再設三個特別法庭，也是專門管「叛逆案件」的。由此就可以知道其規模之大。現在以時日先後爲序，將審問而獲罪的若干著名人物記錄如下：

十月二十日，四人處死。其一爲名作家榮克·普雷伏斯脫，前「巴黎日報」主編，其罪名是「曾爲敵人寫宣傳文章」。另外三人均是「通敵罪」。

十月二十日，審問電影明星沙崖·奇脫利，檢舉他「通敵」者甚夥，而他完全否認，並且他說德國人請他拍電影，他也回絕了。

十月二十二日，勒盧克海軍大將被捕，另有一巴黎附近之工廠經理亦被檢舉，捕獲後該廠工人立即罷工，要求寬赦。

十月二十四日，最近受審者有一千四百五十件案子。

十月二十五日，巴黎名記者喬治·沙雷因被稱與「敵」合作而處死。——後來他數度上訴，都不會受理。

十月二十六日，航空部長查利·梯隆命令逮捕著名航空家五人，其一爲台脫洛雅，他們曾在德人統領之下組織航空運輸工作。

十月二十八日，倫敦方面探悉，法國最著名汽車製造家路易·雷諾已於二十四日逝世，享年六十三歲。去年九月中已被法國官方捕獲，因被稱與「敵」合作而處死，但未及執行已在獄中病故。

十月三十日，「晨報」編輯史丹芬·洛才耐，今年七十二歲，在該報工作達四十餘載，最近因爲他與德人從事文化工作，判徒刑二十年，全部財產沒收。他曾經說：「我永久不信任英國的外交」，「這次戰事應由美國負責」等語。他還寫過一篇「不要相信英吉利」。十一月二日，沒收員當上將之全部財產，其屋宇已改爲貧兒院。

十一月二日，馬賽法庭在上月中判死罪者十七人，判苦役者十人。

十一月三日，唐慈上將被捕。

十一月六日，賓樂上將被判苦役五年，他的兒子才十九歲，因株連而被逮，賓樂當庭苦求：「你們可以判我的罪而要放掉我的兒子，他還是個孩子呢！」

十一月十日，法國總會主席被控，傳票送到時，他的僕人說：「主人已於昨夜出走。」

十一月十五日，前馬賽市長處死。

十一月十八日，巴黎伯爵被捕。名

詩人保羅·伐勒利處死。

十一月二十二日，「巴黎晨報」主編

被捕。

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國航空公司董

事長被捕。

十二月二日，前「北方回聲報」主編

被判無期徒刑。

十二月十二日，前巴黎警局總監處

死。

十二月十五日，「北方回聲報」編輯

被判無期徒刑。「里昂公民」及「小尼高斯

」主編處死後上訴駁回。駐維希哈瓦斯社長被逮。

至於維希政府的官員已有六十八人判決死罪，其中十二人，如貝當、賴伐爾等算是缺席死刑。還有二十六人尚流亡在外，至今未曾捕獲。

到十二月十七日為止，重大的「叛國案」共計一千二百二十五件，判死刑者一百五十六名，移入普通法庭者九十七件，移至軍事法庭者八十四件。驅逐出境者二十人，緩刑者二十七人，還有二百六十七人未定罪。

英美人也逃不了

特戈爾政權之下，不要說法國人不能卸罪，就是幫助過德國的英美人也逃不了。

最著名的美國人是卡萊爾(Dr. Alexis Carrel)，他本來是法國人，戰前爲了研究上之便利就改入美國籍。他曾和林白上校一同將雞心單獨放在體外生活至十餘年，他得過諾貝爾獎金，所著「未知之人」暢銷全球。戰後貝當請求他加入維希公立研究院，主持人性之研

究，結果於去年十月八日被捕，到十一月四日病故於獄中，這不但死了一個當代最前進的科學家，還是近世紀思想界中殞落了一顆巨星。

其次英國著名幽默作家華特胡斯(Wodehouse)因爲戰事之初暫居於法境，一九四〇年不及退出，被德軍捕入集中營。至一九四一年德方廣播會請求他作非政治的廣播，他不曾反對，故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國下令逮捕，連他的妻子也一同捉去。到次日下午經英國外交部交涉，在某種條件之下，方始將他的妻子先放出來，當日夜間華特胡斯也恢復了自由。

法國人的戰後生活

戰後的法國政府先使全國軍事化，鑛產、航空、金屬等都歸國有，火車盡量供軍事上應用，英美的軍隊也可以使用。民間的交通日漸改進，巴黎瑞士之間每日有二輛火車一來一去。

巴黎城中汽油嚴重配給，民間大都坐木炭汽車。至於地下火車決定在一九四五年一月行駛。交通部正計劃全國火

車的電氣化。

巴黎的食糧也是配給制，每人每月可得牛油一百五十克。至於牛肉，市場可以公開買賣，一月中全巴黎有牛肉六千餘噸。

法國戰後的無線電從十月二十四日正式廣播，以前都是英美供給的，現在每天還是有二次英美的節目。

全國的電話電報也在十月二十四日恢復，但以儘量供給官方應用爲原則。

爲了便利人民起見，里昂市上有一種「電報郵政汽車」，車分二間，蓋是一種流動性的電報局和郵政局。

巴黎方面從十一月起電量的限制寬放，民間可以多得到一些光明。而且空襲很少，所以各通衢間的路燈開始放光。

巴黎禁止出版而且永久不許再用其名的報紙計八份：巴黎晨報、小日報、工報、巴黎夜報、日報、格林谷報、英脫期西報。而最近在十二月十八日出版了一份「世界報」，其前身是「時報」。

巴黎曾經一度缺煤，十一月二日巴黎電台宣佈年內無煤可燒，但到了十一

月二十日就有一批煤運到，官方屋宇都能生火爐過冬了。十二月八日又有大批運到，並且以後的法國煤產量還可以增加。

戲劇界方面一向十分沈寂，自十一月二十日却開始了冬季攻勢。法國喜劇院上演 François Mauriac 的 *Asino dee*，由 Jean Martinelli 主演。法國劇場的戲目計開：Edmond, see 的「青年之友」，「凡爾賽的即興詩」，莫利哀的「想像的病」，「緞鞋」及「呂勃拉斯」。巴黎的國立歌劇院上演「鮑立司·各杜諾夫」，十二月初紀念伏爾泰二百五十週誕辰紀念，上演他的 *Zaïre*。

比加勒劇場 (Piscine) 於十二月中旬上演「藍寶石」。同時巴黎的 A. B. C. 音樂廳也開始演奏，這還是四年來的第一次哩。

去年一九四四冬天的戲劇季中成績最好的是 Armand Salacrou 的「冷佛爾的未婚妻」，該劇作者說：「這是喜劇的悲劇，這和我其他的作品一般，在悲劇高潮的時候要使觀眾大笑。」

巴黎的蒙脫卡羅還開了一次攝影展

覽會，由專家品評名次而給獎。

電影界暫時陷於停頓狀態，但在十月十日法國科學家史利埃 (Jean Seliar) 公佈了立體五彩電影的改良方法，據說比美國的立體影片好上十倍。

此外足以一述的是十一月二日特戈爾被刺未中，四日巴黎郊外軍火車爆炸，十一日國立科學院改選，二十三日曾經在一年前謀殺五個少婦而用潛濕水毀屍滅跡的兇手處死。

十二月中，五日塞納河水高漲，沖入巴黎市區，損壞若干民房。六日，國會中討論「言論自由」。十四日法國勳員令下，十五日，法國女人要求參政。二十日，政府方面情報部宣稱，自從歐戰以來，法國一共損失房屋六十萬座，橋樑二千三百座，鐵道三千公里。已修理而重用者橋樑一千二百五十座，鐵道二千公里。全法國損毀火車三分之二，汽車三十五萬輛。至於死亡的人數還不會列在這筆帳中。

戰事還不會結束，在不久的將來，不知道又要添上幾許數字呢？！



一根火柴 (上)

章羽作
江棟良圖

二樓屠先生常說「過一天說一天」，表明他對無論什麼事都很淡泊。其實他倒也是相當熱中名利的人。屠先生才剛三十六歲，有點野心也不為過，可是他一直很謙虛，極力掩飾他想發筆小財，然後開個小舖子的企望。本來屠先生的負擔也够重。在這邊是大太太帶着四個孩子，兩男兩女，住的雖是二樓一層，可是只有兩間房可用，因為澡房不能住人，亭子間又讓給了娘姨，簡直連屠先生自己都沒地方坐坐，更不用說招待客人。屠太太是自從生了第一個男孩子以後就不再打扮了。後來每多生一個孩子屠太太就更不整潔一點，到現在屋子已被小孩衣服、報紙、玩具、尿布、課本、鉛筆和很多簡直說不出是什麼東西的東西，所佔據，以致屠先生早上起來找不到乾潔襪子，沒有燙平的襯衫，連前一天晚上脫下來的眼鏡都遍覓不得，還是最小的「乖孩子」從澡盆裏提了出來。

「這樣的家！」屠先生在心裏這樣啾啾着。他爲了維護夫婦間的感情，常把怨氣悶在心裏。雖然也有把涼開水瓶子

從樓窗拋到花園裏的時候，可是對太太總是不出怨言的時候多。太太倒也是不大說話的人，不過說起話來往往說到自己能幹。既然太太自己認爲能幹，屠先生也就只好承認她能幹了。不承認又怎麼樣呢？連德國的流星炸彈是怎麼回事都可以解釋給孩子們聽的太太，還有什麼不能幹的嗎？至於說家裏不成樣，那，照太太的說法，是因為孩子太多，收拾還沒有清楚，就又攪得亂七八糟了。若是說到孩子，太太說得更好，只能怪屠先生，她不能負責，連一半責任都不能担負。因此，不便招待客人也是活該。有一次屠先生頂了一句話說：「家裏既是這樣，我只好在大東開個房間來應酬了。」這話剛出口，太太就接了下去：「只要有錢！」既乾且脆。噫得屠先生再也說不出什麼話，只好沉默。

提到錢，真傷心。屠先生一直在想錢，可是總沒有。去年冬天屠先生戒烟，把聽頭炮台前門路駝牌統統出手，變了兩萬多塊錢。進了一千股「大輪」，那時候三十一塊五。又從朋友老丁那兒借了一萬元，假說是過年還賬用。實在是想

小量做點股票，過了年看紅盤。利息期限都沒說，好在萬兒八千在老丁也不在乎。原想年過了，股票一漲，賺個對成，還錢時好好算點利。誰想過了年一天不如一天，「大輪」跌到十三元五。這已經够倒楣的了，更沒想到屠先生在新年應酬時把香煙又吸上了。還想吸五塊八毛錢老法幣的駱駝牌那算作夢。只好湊合着吸「紅人」罷，又偏偏連洋火都漲到三十塊一小盒。倒是買過一個打火機，就是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太太對這事的解釋最合理：「這屋子裏的東西要找是不着的，得『碰』，那天『碰』上就有了。」

屠先生什麼都不說了，「過一天說一天罷！」例如今天早上他剛一醒，太太就告訴他大米一萬三了。蓋聞一日之計在於晨，實在不可在先生剛一睜眼時就告訴他大米漲價的消息。這結果使屠先生兩眼凝視天花板，一語不發，直挺挺像死了一樣，躺在床上足夠一刻鐘。他一向不出惡聲，此刻忍不住在心裏狠狠咒罵：「他媽的！」「他媽的！」不止。

太太有什麼不對嗎？沒有。她只在陳述市面盡人皆知的事實，不加渲染，不附批評，尤為最忠實的「史筆」，難道有什麼不對？若說早上見面就談大米是不對，也不成理由，行情總要隨時報告，隨時聽取。說不定屠先生早醒五分鐘時大米剛賣九千五。而且說不定他再躺下去五分鐘就到兩萬。說到孩子，作父親的實在沒法不想到他們，個個營養不足，吃零食而不正經吃飯。下學期學費穩漲無疑。娘姨辭退也省不了多少。再說娘姨走了，誰去買菜？太太去？那好，買菜回來家裏還不被一只洋蠟燭燒個精光。不行不行，不用

想了。自己呆的工廠，老早不開工了，聽說今年上半年的紅利不再分給職員，又少一筆收入，每月八千元，顧了這邊顧不了那邊，够幹什麼的。要不然就只好跑單幫，偏偏火車票又漲價。屠先生想來想去，還是沒頭緒。心裏像炸油條似的又熱又焦又漲。於是一躍而起，心裏大罵：「他媽的！」但起來以後，光着腳站在地板上等着太太找襪子的時候却心平氣和的說：

「過一天說一天罷！」

太太的確能够幹，前後共找出六雙襪子，都沒洗。還有兩只花樣不同的洗倒是洗了，只是無論如何也湊不成一雙。太太說：「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要買花襪子，你看是不是？這兩只顏色完全一樣，就是一只有方格子一只有直條，配不到一起了。要買頂好還是買平針織的，不要花紋，男人要那麼漂亮幹嗎？再說穿西裝有長褲子蓋着，根本看不出襪子，要花紋有什麼用？還有那些絲的，穿一次就壞，又不是純絲，反而顯得寒酸了。你脫下來時東撿一只西撿一只要不就往枕頭底下塞，誰能總跟着你撿襪子，找不着，就發脾氣。」

「拍！」的一聲響，話頭被打斷了，屋子裏的人全都爲之一震。

原來是三少爺把稀飯碗翻到地板上了。

大小爺說：「吃飯從來不老老實實地，也不用手扶住碗，總說聽不聽。」

二小姐接着說：「就會搶菜，看看你的粥一點也沒喝，全翻在地板上了，看天打雷劈你。」

屠太太高聲喝兩個小孩子，第四個小姐却哭了。哭得很傷心，很委屈。媽媽抱起第四個拉開第三個，找出的襪子隨手都擺在飯桌上了。

屠先生是作父親的，對孩子就得容忍。雖然忍了之後心裏的火氣更旺，但還是不發作的好。若稍一放縱，自己的情感就非把打翻碗的老三從窗口扔出去不可。那多殘酷！所以還是自己找雙新襪子罷。便打開大鐵箱，看看自己的存貨也不多了。襪子只剩了兩雙。不由嘆了一口氣，心裏說：「天曉得，兩打襪子糊裏糊塗地就穿完了。」又很快地想到以後再買東西還是放在那邊罷。所謂「那邊」也已經三年了，那時自己正走紅運，作什麼生意都能賺錢。太太正懷着第三個孩子，家裏弄得天翻地覆，屠先生在家裏毫無興趣，同時爲談生意在家裏也不方便，所以每天在外面逛來進去。又和廠裏同事老趙混得很熟，趙君是個「小開」之流，手頭闊綽，花起錢來使人眼暈。他在廠裏除屠先生之外並無第二個朋友。兩位浪子班頭湊到一起，每天晚上電燈一亮便都在家裏坐立不安，勢非到外邊走走不可。結果老趙一度在某紅舞女同居，兩年不到又散了。屠先生則被一小咖啡店之店員名小阿媛者纏住不放，沒辦法逃避，只得想主意安頓。頂了公寓房子，置傢俱，費去三年前的五萬多塊錢。這一來，自己平日在別人身上刮下來的些少好數，涓滴不遺，盡皆報効。而且阿媛還立同居字據，載明日後屠先生若不要她就給她贖養費。數目以萬元爲單位，離異時她幾歲就賠幾萬。且日後每生一小孩子，便要加一倍計算。例如同居的那年阿媛十

八歲，若當年離異，就得賠十八萬。若在今年就得賠二十一萬了，再若生了小孩就需四十二萬。這樣阿媛越老，越不敢不要她，孩子越多，越賠不起贖養。屠先生那時興緻正高，以爲算不了什麼，也就答應了。沒想到，多立一份家，多一筆經常開支，反比「開辦費」難籌措。屠先生又不敢常去小公館，一去阿媛就要錢。好的是太太只知道自己常常不回家，不過從來沒想到自己會藏個人在外面。也許太太早有所聞，只是礙於情面，不便戳穿。也許始終蒙在鼓裏。自己若說常不回家也是冤枉，一星期頂多三天。一連兩三個月不回家的丈夫有的是，難道個個有小公館？再說就算有個小公館也不是什麼掉腦袋的罪名。幸而屠太太沒吵，要是吵起來的話，屠先生也有這些話答對。

「還是那邊清靜點，不會脫了襪子找不着。不過，倒聽的是，那邊的阿媛也有了三個月的孕了。今年舊年底的月子，反正是麻煩。」一邊想，一邊把新襪子穿上了。

大少爺的算術課本找不到了，急得直要哭。太太一聲不響也不管找，又給三少爺把洋蠟點了起來。四小姐玩火柴盒，把一根根的火柴在蠟燭上燃着玩。太太這時下樓去備娘姨給先生熱牛奶去了。二小姐用鉛筆刀割破了手指也沒人給找點布包一包。這一陣，哭笑喊跳，亂成一團，屠先生始終不作聲，他成了一只打足了氣的車胎，再有一點刺激就會爆炸。他真想大吼一聲，氣絕身死，落得痛快。可惜的是怎麼也吼不出來，唯恐把孩子嚇病了又得花錢。

牛奶端上樓來了，還有兩只包子。屠先生跑到澡房裡

的梳洗了一下，想剃鬍子，但是刀片都被少爺小姐拿去削鉛筆了，只好作罷。回到屋裏吃早飯的時候，包子已被三少爺先搶去了一只，爲了媽媽要吹滅他的洋蠟，他便要挾，又要牛奶又要包子。媽媽的外交辭令獲得成功，只給一只包子了事。四小姐也要，哥哥不給。屠先生總以爲太太偏疼老三，所以自己很可憐老四，便把剩下的一只包子給了小女兒，自己端起牛奶碗來喝了兩口，又給了大少爺。二小姐自己用一點大字紙把創口裹起來了，屠先生看她那乖樣，良所不忍，就給了她十塊錢。

屠先生又想吸一枝煙，遍找洋火不得。明明看見老四剛剛在玩，一會的功夫就找不到了。後來還是太太從痰盂裏撈了出來，盒子泡個透濕。裏面只剩了一根，自然也是濕的點不着了。吸香煙的人看洋火是何等重要，尤其在盒子裏只有碩果僅存的一根的時候，怎麼可以泡了水劃不着！人類先懂取火後來才學會吸煙，沒有火柴如何能燃煙！馬路上的紳士爲了燃煙不惜與乞兒搶一煙屁股，火與吸煙人之關係於此可知。又有不少遺德之士常常不經主人同意携去其客廳裏的火柴。火與吸煙人之關係于此又可知。在公共場所一人劃着洋火便會有多少陌生人湊過來點煙。只一根火柴，只一根！只用一根就足够了，但可惜却被水泡濕了。屠先生什麼都可以忍，關於火柴問題實在不甘誠默，便作如下談話：

「孩子們也該管管，怎麼能隨便讓他們糟塌！三十塊一包！隨隨便便就毀完了。」

「我再給你找找看有沒有。」太太說着就去翻箱倒櫃地

找去了。

「怎麼能在白天點起洋蠟來玩，真是混蛋！還有這個小的，把洋火一根根的都點着了。玩够了還扔在痰盂裏，混蛋不混蛋！買個打火機也被你們毀了，這一羣混蛋東西！還不快點滾了去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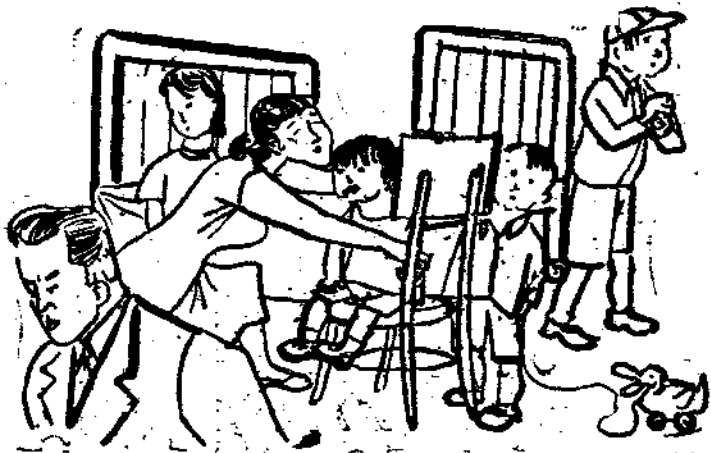
兩個大的沉着臉溜了出去。

太太找不到洋火，老四跑過去抱住媽媽的腿哭起來了。

屠先生還是沒吼出來。手裏拿着一枝沒點起來的香煙氣怒忽地下樓，心裏狠狠地咒罵：「他媽的，他媽的！」

這枝香煙一直到了寫字間還沒能點起來。

廠裏照例無公可辦。大家坐在寫字間裏談生意經。但是今天廠長來得特別早，至少比屠先生早。而且一進門就找屠先生，情形相當嚴重。屠先生剛一進寫字間，同事老趙就告訴他了。人們都替老屠捏把汗。但屠先生自己反而很冷靜。



「不要我，我就不幹，沒別的話說。」

順手把香煙裝進胸前口袋裏，便去見廠長。

廠長很愉快的樣子。問問廠裏存米，問問工人，問問用電等等，完全是談天的意思。而且跟往日不同的是廠長讓屠先生坐了之後，他自己却在屋裏走來走去。又問屠先生可做过什麼生意，尙能稍微賺點錢否，繼而又很感慨地說現在靠薪水生活的人太苦了等等。轉來轉去彷彿總沒談到正題。屠先生未見廠長之先倒是很平靜，等到現在心裏却實在有點不安。話鋒這樣轉來轉去，使人莫明其妙，是否暗示讓他辭職改做生意？是否聽說他做股票賠了錢，怕他借用公款？都不是，那末是否有給他介紹差的意思？或是廠裏預備加薪，所以先和每個職員談談而以老屠開頭？屠先生剛這樣一想，就突然有一點迷惘，做了三個短短的白日夢。夢見廠長給自己一筆特別津貼，拿回去太太看見了要頂公房房子，媛看見要買件新大衣，因為今年冬天她的瘦衣服一定都不能再穿了。太太跟媛就吵起來，太太推了媛一交。可是太太怎麼會找上媛了呢，她怎麼能知道呢？決不會的！

「決不會的！」廠長也這樣說了。

屠先生這一驚非同小可。難道剛才自己說了夢話，把心裏話全說出了？

「你放心好了，這事外人還不知道。那個東西我已經找好人去做了。」

屠先生的夢完全醒了，因為廠長把電話放下了。

廠長拉開抽屜拿出一疊紅格毛邊稿紙來，上面寫得黑壓

壓一串串，濃圈密點，說不清是什麼東西。

「屠先生，勞動你，把這個給磨一磨罷。」廠長笑着，好像非常抱歉的樣子。

屠先生不由站了起來，趕過去站在寫字台旁邊，接過稿子，一看之下頓覺頭疼，想不到這種苦事又輪到自己頭上。鈔來鈔去，偶有錯字遺漏，就得重鈔。挖補塗改都交待不下去。廠長的脾氣他是老早領教過了的，一點過失，便要嚷得滿城風雨盡人皆知。這還不算，有時還拍桌子罵滾蛋。屠先生雖然沒受過「滾蛋」處分，但是普通的無理取鬧的申斥也受了五六次之多了。最冤枉的是每次挨罵都不是爲廠裏的事而是爲廠長私人的勾當。諸如請客片，荐信，花籃花園上的緞帶等等，常找屠先生「大筆一揮」。但這也是客氣話，若真是隨便「一揮」，就又得挨罵。

不過不論怎麼說，交下來的東西總得硬着頭皮去幹。屠先生又回復原來的冷靜，略翻一翻文稿，估量那頁數約有十五到二十的樣子。心裏想一上午是斷送了。

「屠先生，請你就在我這外間鈔罷，筆墨從這兒拿好了。因爲這事頂好秘密一點。」廠長這樣交派，屠先生應了一個「是」字，很乾脆，不卑不亢。

「中午可以鈔完了罷？」這話屠先生沒敢貿然回答。但是廠長以爲是默許，就笑了一笑說：「那麼中午給我罷。」

屠先生拿了筆，墨，紙，走到經理室外間，仔細一數，稿子十九頁，按自己平日寫字的快勁，倒還可以不致誤事。便伏在長桌上動起工來。

這稿子好像是一個企業公司的什麼草案。又像是個說帖，究竟是什麼稿子上也沒標明。裏邊牽涉到同業，銀號，機關，名流的地方很多。所以又彷彿是一篇報告。而且後半部還舉出很多數目字，指明幾家大企業的虛實，看那口氣又像經濟論文了。簡直說不出是什麼東西。文字雖還清順，但這篇東西本身却是不通。屠先生一面鈔一面猜測，猜不出來心裏就暗罵屠長混賬。越罵筆下越快。廠長的電話都不知道過多少了，屠先生連第二枝煙都沒吸過。

鈔到第十八頁的時候，一個工友進來說：「屠先生，電話，姓丁。」

這不用說是老丁了。不知這傢伙又在攪些什麼。反正不會催自己還賬罷，不過也說不定。管他什麼事，先去聽聽再說。

便站了起來。忽然想起胸前口袋還有一枝煙，便掏出來劃了一根火柴點着，把火柴扔進桌子上的烟灰盆，隨着工友就出去了。

走進大寫字間，老趙劈頭就問：

「什麼事老屠？」

「電話。」

「我問你廠長什麼事？」

「鈔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誰知道那是什麼混賬東西。」說着就拿起電話聽筒，叫「喂！」裏邊沒人應。又叫，還沒人應。屠先生

等了一會兒，大聲叫，仍是沒人應，就要發火，很想把電話機一摔就走，可是又和平日一樣，壓了壓火氣就冷靜了。

「喂！」聲調和平極了，尾音拖得很長。很像蘇州小姐打電話時那樣又甜又軟的叫法。這聲音立刻有了回響：

「喂，我找屠靈先生。」

「我就是。」

「我是老丁啊，你近來好麼？」

「還模模糊糊，謝謝。」

「很忙罷？」

「沒事。」心裏暗罵他媽的，全是無聊的應酬話，有什麼說什麼得了，來這套幹甚麼。

「今天我剛剛碰見你們如夫人了。」

「噢，」他心裏想這簡直是廢話。碰見就碰見得了，她還能跟你私奔？」

「你很久沒到她哪兒去了？是不是？」

「也沒有幾天。」心裏想這簡直是開玩笑。若是要賬不妨直說，這樣轉彎抹角實在受不了。心裏有點怒火，說話就有點不好聽，閉門見山問了一句：「你是不是問我討債？」說了這話，又覺得有點難為情，便向寫字間裏的人們偷溜一眼，還好，沒什麼反應，雖有兩個人在笑，但他們顯然在笑他們的事，不問自己。

「你這是什麼話？」聽筒裏也火了。

「那麼有什麼事麼？」屠先生覺得抱歉，便強笑，

「今天下午請你到泰山路「華佳」吃咖啡。」

「幾點鐘？」

「五點鐘前後。」

「有什麼事？」

「有事。」

「什麼事？」

「反正有事。待會再談。」

糊里糊塗電話便掛斷了。

不知老丁又搞什麼鬼，他說路上碰見了媛，媛作什麼出門呢？的確自己好幾天沒去了。今天應該去一次了。對太太就說被老丁纏住，打了一夜牌。說不定老丁找自己真是打牌，那末不論輸贏，鈔票可以為證，再加老丁，人證物證都有，太太不會不相信。三年來一直沒露破綻，想想自己也真够厲害。不由笑了一笑。

這一笑不要緊，老趙却攔住了他的去路，非邀屠先生幫他去捧一個十七歲的混血舞女不可。一定要請老屠晚上去瀝西。纏綿不休，屠先生乘其不備溜回經理室外間。

但他一進門就楞住了。

屠先生常說「過一天說一天」，這話簡直有問題。在日前敢「說」一「天」的人恐怕很少。今天過了，明天怎麼樣？誰敢說？不錯，你一覺醒來，「明天」來到眼前成了今天了，可是你敢說你這一天能過去嗎？例如前幾時，屠先生滿以為他那點股票一過年就可以賺點錢，怎麼能想到除夕一過一天比一天賠錢？再比方說罷，屠先生老早計劃着本月份薪津可以買一担米，後來雖然漲價，但總還過得去，昨天

晚上聽說賣一萬，又怎麼能想到今天賣到一萬三？屠先生很喜歡玩，但花了錢又有點心疼，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只顧眼前，沒錢再說。」於是就學會了這句流行口頭語：「過一天說一天」。其實屠先生口氣還是太大了，他應該說「過時說一時」才合適。即以今天而論，屠先生早上在家和太太吵了兩句，太太居然沒說話。見了廠長以為將被開除空擔子一同心，又以爲要加薪結果白作了一場夢。分給自己的工作唯恐作不完，但是忽然「下筆若有神」，差不多就快完了。其後老丁打電話來……對了！就是老丁一個電話！這麻煩可大了！

屠先生在聽電話之前會吸了一枝烟，即是在家裏未能點着的那一枝。亦即來廠裏之後仍未點着的那一枝。他很謹慎地把火柴扔在烟灰盆裏才出去。誰想到那火柴充分發揮了威力，全根木棍盡燃燒起來。還居然燃着了稿紙第十八第十九兩頁的左上角。不但屠先生沒看見，任何人都不知道廠長室外間有這慘事發生。等到屠先生周旋小丁和老趙回來後，那火早已熄滅，桌子上只剩下殘灰餘燼，頗像經過兵燹的荒村。

但屠先生當時毫沒欣賞這種殘景的興致。他進屋時還坦然自若，走到桌邊才猛然一驚。這一驚使他腦中百無一念，應時數秒。然後才一步步偵察失事原因。刺激一下之後腦子反而得用了。只三推兩推便發現禍首是一根火柴。且說屠先生的身體，經那一驚已完全變硬，腦子開始活動時還未能復原。直到有了這樣的發現之後，才頓時鬆懈，癱在椅上。「他媽的」三字本應在心裏罵，此時竟脫口而出。使自已又受

一袋。好在一驚使人糊塗，再驚就可以清醒。於是屠先生醒
了過來。於是清除火場，預備善後。計檢出原稿第十八十九
頁下半約三分之一，其餘部份已經燒去。第十七頁以前只燒
去紅格外的一條邊，無傷大體。偶有兩三頁頭尾兩行烤焦，
所幸自己所抄因離起火地點尚遠未遭波及。不過成問題的是
原稿的末兩張燒去，上面寫的是什麼東西並不知道，自己抄
本事再精緻也沒用。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屠先生一着急，足有九十多個答案同時跑進腦中，攪到
一起，竟不能湊成「一個完整而具體的解決方案。結果還
和沒法解決一樣。他很可能一頭撞在水汀上，以不了了之，
可是他沒有。他只坐在椅子上放縱自己的思想，使牠任意翻
翔。他恨這一根火柴，同時又恨那枝烟。若不是那枝倒霉火
柴，不會出這種事。若不為點那枝烟也不會用那根火柴。若
能在這裏吸着那枝烟就不一定在接電話之前還要吸烟。若是
老三不糟塌火柴，自己的煙就可以點着，若是太太能管束老
三一點，也不會把僅有的一根火柴弄濕。這樣想來想去，疲
倦了，思想漸漸飛回，漸漸平靜，主意就有了。此主意爲
何？曰見廠長。

介紹新詩集·紀念本祇印五百冊售完爲止·

故鄉

方士人 劉微塵
南 容 合 集
每册六十元 街燈經售 各報攤均售

花色新穎 華貴大方

一九四四年起重獻

寰球奇異手帕

寰球風行 安全第一

環球球業公司出品



「出泥原不染，入水更清。」

這是近人詠水仙的佳句。周濂溪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實在還不及水仙受之而無愧。因為蓮花雖然亭亭玉立，出於水上，可是牠的根——藕，還是深陷泥中，不能自拔。只有水仙培植在泥中，等到茁發了芽葉，出而置於水盞，依舊可以滋榮，在衆香園里，牠的出處，是很特殊的。

牠和天竹、臘梅同爲「歲朝清供」，翡翠般的葉子，叢生着，開的花，像白玉里嵌着黃金。吐出香味來，清而不俗，有一點像橄欖的味甘。下面百合似的根，和豆芽似的鬚，也是一塵不染，

水仙

葉茜

潔白可喜。倘然伴以雨花台的五色石子，更是繽紛如花雨，再用擬人法來描寫，牠簡直是輕盈體態的美人。在錦席上舞蹈。所以許多詩人詞客都把洛神來家徵牠。宋朝趙元晉就有一闕吳山青詞：

「金環明，玉環明，小小杯杯翠袖擎，滿將春色盛。仙娥鳴，玉環鳴，雪月花中過洞庭，此時人獨清。」

前半闕刻畫牠的花和葉，很細膩就貼的。後半闕就懸想到洛神了。還有趙正之的水龍吟詞：

「幾年埋玉藍田，綠雲翠小烘春曉。衣寬帶緩，鏡羅塵沁，瘦波步淺。細碧搔頭，膩黃冰齒，翳差難剪。乍聲沈素瑟，天風佩冷，隔羅舞，電衰暈。湘浦盈盈月滿，梅相照，夜寒腸斷。含香有恨，招魂無路，

瑤琴寫怨。幽韻淒涼，暮江空渺，傲峯清遠。衆迎風一笑，持花醉酒，結雨收伴。」

結句是說牠可以和歲寒三友的梅花作伴。的確，除掉松竹梅以外，在風霜冰雪中，有此能耐，含芳吐韻，水仙也是可貴的了。所以趙子固喜畫水仙，以寓孤芳自賞之意。樂郊私語：

「趙孟堅字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元）隱居越禾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章句畢具，往往泊寒江葦岸，看夕陽臨月爲事。從弟子昂自中來請，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佳否？子昂云：「佳。」

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稱退。盛禪室隨筆：「子固水仙，欲與梅芍答梅花作敵。周草窗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讀綠淨不可垂，乃我水仙出現也。」」

草窗有國香慢詞題子固水墨雙釣水仙卷，稱爲浚波圖。詞云：

「玉潤金明記曲屏，小几芳華移根。經年泥人重見，瘦影悽悽。雨帶風橫，落，步雲冷，鴉管吹春。相逢舊京洛，素壓塵羅，仙掌霜凝。國香流落恨，正冰綃翠薄，誰念遺香。水空天遠，暮念歸舟梅

兒。渺渺魚波遠，五十芙蓉滿。漢涼賦無窮，夢入東風，雪盡江清。」

「國香流落恨」似有寄託，他把水仙稱為國香，而又恨牠流落，再說到阿弟山礬和阿兄梅花，分明是爲了子固的高潔而可惜子昂的仕元了。換一句話，就是把子固比做水仙了。珊瑚網還載着子固的跋語云：「余久不作此，又方病目未愈，子用微風諸良藥，急起描寫，轉益拙俗，觀者求於形似之外可爾。」畫鑿云：「子固墨蘭最妙，葉如鉄，花莖亦佳。作石用筆，如飛白畫狀，前人無此也。畫梅花水仙松枝，皆入妙品，水仙爲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

曹子建的洛神賦序云：「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李善文選注云：「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體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讎死。植還度輶輪，將息洛水上，思甄后，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實

在甄后如何比得上水仙。袁紹破幕，把她配給兒子袁熙。曹操破紹，曹丕把她納爲夫人，丕爲帝，又立爲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後郭后有寵，后失意，有怨言，丕怒，賜死。

有了這樣的說明，便使後人確認子建單相思，求之不得，便把美麗的幻想，寄託到洛神身上去，是一種色情的「昇華」。但是子建不容於文帝，不是七步成章，把「相煎何太急」，去諷諭他，難保不遭猜忌。驚弓之鳥，那里還敢作非非之想。所以張佩綸瀾于日記，疑子建的賦，本來是因洛神——宓妃而作。題名感甄或許是郭后等妬忌甄妃，故意誣譏，使文帝羞怒的。他說：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子建本之作洛神賦。『盛年美當，良會永絕。』皆自喻也。『潛藏太陰，寄心君王。』明明道破矣。乃無端遺感甄之說，誣譏陳思。在甄氏雖再離之婦，不可言貞，而鬼若有靈，以獲善口，冤恨以深，亦何暇蒙羞自厲。陳思憂議畏謫，明禮知義，即有愧忽夢寐之過，亦安敢擴爲詞賦，自取誅夷耶。記應屬妄，或即郭后等所造之謠，李善采以入注，可云無識。余故表

而出之，以雪甄后地下之冤以洗陳思不根之謠，是亦史遷於陳中先敘逐優之意歟。」

這一段反案文章，頗有見地。本來文人的作品，可以作多方面的推測，尤其是詩詞歌賦，以含蓄爲尙，在迷離恍惚中，什麼都可以曲解的。但是後來的文人，就據爲典實，以爲洛神賦是影射甄妃。又因了水仙有著淺波微波，綽約多姿，就把牠比於洛神，也要把甄妃的體史，運用到水仙身上來了。雖然詠物添了矯揉的資料，實在侮辱了水仙。至於越絕書稱伍子胥爲水仙。拾遺記稱屈原爲水仙。清冷傳稱河伯海夷爲水仙。甘澤謠稱陶峴爲水仙。神仙傳稱郭璞爲水仙。到了宋朝又把錢唐龍君稱爲水仙王，錢鏐有廟碑山谷集云：「錢唐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祀水仙王。」把男子比水仙，更是摸不與倫了。宋末稱西湖上的歌妓爲水仙子，西湖志餘云：「乾道淳熙間，書學奉德壽遊幸湖山，或有輕機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街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每况愈下了。

報 告 文 學

押 當 店

王 韋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
十二月剛剛踏雪，已經飄過雪花，已經結了連底冰；於是，「年常舊規」，福清當店的屋簷下，刷着巨大的「當」字的牆跟前，有好多裹着席捲兒的傢伙，先後在這里停止了呼吸。這，對於進出於福清當店門檻的人們，倒是一個不小的刺激。

那天是國曆年底的前一天。在福清當店裏是不平常一日。那你一定以為這班上當與贖當的人們都擠在這天來，或者是這家古舊的高利貸機關破題兒準備在國曆來結賬；不是，全然不是這回事。那末是怎麼一回事呢？你且莫急。

一天里有好多個鐘頭，我們還得打從清早說起。

清早，鐘鳴六下，睡在首飾箱上——那是老闆的安排，為的是防備小偷。——的學生意何同發連忙揭開被窩，雖然天冷得可以，可是他似乎比往常有勁得多；為什麼？因為昨天夜裏，老闆蘇啓斌灌飽了酒，曾經向他說了些從來不曾說過的話；他簡直一句也沒有忘懷：「學生意有兩個座右銘，一個是勤力，店裏的事情，即是自己的事情；一個是忠心，店裏的東西即是自己的東西；從前南市有家同行，一個學生意在扶梯口牽強盜的手槍，結果被強盜打死了，老

圖就為他買棺材，做坡；還拿出許多錢給他的家屬。」但還有什麼值得高興呢？「嗨！誰知蘇老闆說了這些之後，就命寫票先生教他學特種文字，寫票先生自當運命辦理，昨夜真就教了他五個，計單衫，夾襖，手錶，戒子，皮鞋，他是多麼高興啊！鑽在被窩裏，用右手的食指在大腿上劃呀直呀學寫着；到什麼時候才停，他自己也想不起來了。」

幫娘姨生着了煤爐，打掃乾淨店堂又搯好了櫃檯，然後再為先生們盛滿了洗臉水，何同發一看已經八點鐘，就連忙去張開大門。

當大門的半扇剛剛拉開的時候，有個老頭兒，背了一條舊棉被，突地衝了進來，倒把何同發嚇了一大跳。

「喂！先生。」老頭兒站在櫃檯前，兩手托着舊棉被，向櫃裏的人喊。

「什麼東西？」櫃檯先生應祖華正在咕嚕咕嚕噉着口，聽見有客人的聲音，就回過頭來問一句，牙刷還塞在嘴裏。「一條被頭，先生。先生，一條被頭。」

應祖華走近來看，搖了搖頭，說：

店 當 押

「這種醜態東西不當！冷冷的天氣，拿自己去蓋吧！」說着，他把手向外一推，就走開了。

老頭兒急壞了，叫着：「先生！幫忙！我家裏有急用，家裏有急用。」

這叫聲，並沒有叫應祖華，倒把另一個權權先生孫克誠——老闆的小舅子叫了來。

孫克誠看了有被頭，就問老頭兒：

「當多少？」

「一千元。」

「一千元？嘿！寫四百元好嗎？」

「能加再加一些。」

「不！」孫克誠搖了一下頭。

「好，就四百元吧。請你快一些，先生。」老頭兒說着，摸出了市民證。

於是孫克誠走近應祖華身傍，說：「清早第一筆生意，馬馬虎虎吧，我已經說好了，寫四百元。」他說着，右手的大姆指向外一翻，就走進真間去了。

這自然下了應祖華的面子。但他得聽從，不然就要下了孫克誠的面子，那可不是玩兒的；他走近權權旁，心裏在打算用什麼話來發洩氣憤；唔，有了：

「市民證拿出來！」老頭兒小心翼翼的奉上了它。應祖華接過來一看，餘火未熄：「操伊拉，市民證弄得像個樣子，咄，爛膏藥。」

老頭兒接得了四百元鈔票，當票和掉進來一對中年人。一個空手的先開口：

「請問馬達可以押嗎？」應祖華不作聲，搖了二下頭，那個人就出去了。

另一個穿西裝的人正想開口，應祖華看他拾着一隻大皮箱，就先問他：

「這位老朋友要值多少數目？」

「一二萬光景。」

應祖華又搖了搖頭，說：「沒有現鈔。」

那個穿西裝的就吃力地拎着皮箱出去，應祖華加上幾句：「操伊拉，銀根越緊，來當的人越多，數目越大。」

這時候已近九點鐘，學生意走來叫吃粥，應祖華正想回頭，卻有一個男的走來喊住他，一張當票從鐵柵中遞進來

，應祖華接着一看，馬上退還他，說：

「兩個月期滿了。老朋友！」

「對不起，嘻嘻，祇有過一天，請你幫幫忙，想想法子。」那男的求他。

孫克誠聽見了，走近來說一句：「法子要你自己想的呀！」在這一點上，他跟應祖華和寫票先生是統一的。

「請你們吃包香煙。」那個男的半晌才說。

「咄……」他們兩個都不禁的發出聲來。

「不要還價，會鈔五百元，還便宜了你。」應祖華說。

那個男的在想：一錢重的金戒子，要值八九千元，當初祇當二千五百元，加上一角半押箱金，等於二千八百七十五元，再加上月息六分，棧租四分，共一角，兩個月算來，要付五百多元，現在再貼出五百元，當然還是合算的；眼看這兩位權權先生神氣活現，想來也不必再事嘍囉，上當的人本來是低微的，就吃虧一些吧！

學生意去找「包」，應祖華跟孫克誠喝起薄粥來了。

應祖華破例地祇喝了一碗薄粥，似乎有了什麼心事，你看他大清早這副神氣就知道了。原來，他在十一天前，代一個朋友向本店蘇老闆貼了一張十天期十五萬元數目的支票，本來，他是什麼身價，肯挑起這樣重的担子，但因爲在三角計算的利息上，他加上了五分「佣金」，這就挺起了胸脯，橫說「票子靠得住」，豎說「決不會失信」，居然說通了疑然不決的蘇老闆。可是不幸得很，那張昨天到期的支票從銀行裏退回來，理由是「存款不足」；這是非同小可的事，蘇老闆一面悔不當初，一面大發雷霆；嘩喇嘩喇對應祖華說：「快去找你的朋友！無論如何叫他立即來理清！他倘使陰陽怪氣的話，你對他說，打空頭支票犯刑事，吃起官司來真怪我姓蘇的心腸狠！」應祖華做錯了事，自然是唯唯是命；昨天下午他已經去找過那位朋友，那位朋友的答語是：「你放心，對蘇老闆講，我明天九十點鐘捧現鈔來掉票子。」這樣泰山重的心事壓在心頭，應祖華怎高興得來。但在不高興中，倒還有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有一個

老當客，昨天到福清當來，說有一批舊衣服託應祖華賣脫，並說定今朝摘細單來，然後再去看貨。應祖華心想，不論多少，總可以賺着一些。

他等着，等着，所等的人都沒有來，倒進來一個手抱小孩的女客。

那女客把手絹兒掀開，取出兩隻戒子；應祖華來接個正着。

應祖華把一隻鑽戒放在一邊，搖了搖頭說：「鑽戒不要。」把另一隻金戒子放在手心上秤了一秤，眼睛直視那女客的臉，問着：

「當幾何？」

「隨便你先生講好啦！」嬌而脆的聲音。這嬌而脆的聲音，把應祖華的心事勾掉了。

「這，這，怎麼叫我講。我，我，我說一元，一元，你當嗎？嘻嘻？」

女客並沒有笑，大概也無從笑起，但不得不說：

「一萬能當嗎？」

「呵咳！你這位小……嫂嫂獅子大開口了，這隻戒子到銀樓去買，也不過一萬元呀！」

「這隻戒子有一錢半重，要賣一萬多元。」

「那你不是賣給我呀，擺足四千元。」

應祖華說完；眼巴巴的望着她。

女客像是不會反抗的綿羊，輕輕地說：「就算四千元吧。」一面把市民證拿出來，一隻鑽戒掉進去。

應祖華特別重視那張市民證，看看照片，看看名字，地址，回過頭來說：「噯，黃毛氏，你們姓黃？就在對面街內，怎麼沒有碰見過呵？」

女客給他一個不理。

鈔票，當票，市民證，從鐵櫃裏遞出來。女客像是識字的，接着當票一看，就問：

「當票上爲啥寫四千六百元？」

「六百元是押箱錢，一角半算。」

「那末利銀還要付嗎？」

「利銀另外算，按月一角，過一天，算一月。」

「噯，這不算。」

「不上算？哈哈，當店就吃這個呀。」

「呀，爲啥祇有兩個月滿期？別地方不是寫着四個足月嗎？從前，從前聽說有八個月哩。」

「四個月是典當，此地是押當，典當期限長，但是當不足；押當期限短，但是押得足；你說從前有八個月，嘩！從前還有十八個月寬放五天哩！從前的事體還好講？從前你是大小姐，現在你，你，嘻嘻，哈哈，格、格、格……」

應祖華邊說邊笑，同時聳着肩；那個女客就走了。當他的笑聲未停，肩還未平的時候，他所等着的那位老當客突然來到，於是，另一個夾衫脫下換棉襖的當客，就由孫克誠去招待了。

「單子摘來了？」應祖華先開口。
「唔——」老當客從衣袋裏摸出單子來。

應祖華接着，先望了望左、右，後面，就看單子：

- 馬褲呢大衣 一件
- 狐皮女大衣 一件
- 灰鼠袍子 一件
- 常青厚呢西裝 一套
- 派立司西裝 一套

看完了，他抬起頭來，輕輕地對老當客說：

「假使貨色好，不蛀不爛不褪色的話，東西倒是巧貨，不過兩套西裝難賣些。」稍停，想起什麼似的說下去：

「喂，老朋友，貨色來路清爽嗎？不要……操伊拉，年夜快到了，觸一下霉頭。」

「放心，放心，放心，人家公館裏賣出來的，……不要你負責，我擺肩胛！出什麼事情我來頂——喂，不會出什麼事的呀！」老當客說得異常鎮定。

應祖華聽着，心安了一半，但還是帶着懷疑與叮囑的口吻說：「我們吃這碗飯的，雖然都拜老頭子，但現在比從前討厭啦！我不過是提醒你一句……那末貨色在什麼地方？」

老當客連忙接上來：「這樣吧，現在十點鐘，十一點鐘到合興樓碰頭，我陪你看。」

「不，十一點鐘來不及，我還要到福建路一具提莊去，喊一個當「喊攤」的朋友來看，我對你說過，不是我自己要買，所以，十二點鐘光景我到合興樓

來看你。」

「也好，也好，事體辦得快些，大家撈幾錢。」

應祖華以爲那位老當客該走了，但他並不走，卻從裝裏掏出三張當票來，遞給應祖華，一邊說：

「這三張到期了，請你給我轉一轉期，能加再加一些。」

照例應祖華命學生意找「包」來看。學生意把三「包」放在櫃檯上，應祖華一看，是一雙皮鞋，一套西裝，一件皮袍子，就說：

「皮鞋不能加，利息給你寫上吧。西裝，掉了別人的話，要付清利息，你呢，馬馬虎虎，利息也給你寫上。皮袍子，唔，要加也加不了多少，加一千元怎麼樣？」

「好啊！謝謝你。」

老當客去了。應祖華的心花有些兒開。當他還沒有想起那位將捧現鈔來掉票子的朋友的時候，剛剛起身的蘇老闆，一聲嚇得他一驚！

「還沒有來過？」
「還沒有來過。」應祖華祇能跟着

蘇老闆說。

「馬上再去一趟！對他說：今天再不來理濟的話，就要他好看！」蘇老闆的眼睛閃爍有光。

「好，我就去一趟。」應祖華心想，我正想出去一趟。

應祖華縛上圍巾，戴上帽子，剛預備踏出門，蘇老闆「嘩」一聲叫住他說：

「這種事體你要負大部份責任！不能再講朋友交情！他要是拿不出現鈔的話，你帶他到警察局去！有什麼事情我來！咄！」蘇老闆說這幾句話，主要還是威嚇性質，經驗告訴他，盲了不如私了。

應祖華不自主的把這幾句話聽進去。

蘇老闆的頭回轉來，對孫克誠說：「你也出去一趟。」

說着，他走近銀箱旁，從銀箱里檢出四張今天到期的貼票，交給了孫克誠，一面說：

「這四張票子，一共五十六萬。這三張先去收現鈔——一共三十五萬。收着了，恆豐昌的票子——廿一萬去解錢

莊，有退票的話，恆豐昌票子也去收現。今朝有人來做押款，要三十萬。」

孫克誠留神聽着，蘇老闆說一句，他就「唔」的應了一聲，像是替蘇老闆的話句加了標點。

孫克誠縛上圍巾，先穿大衣，後戴帽子；跟應祖華一樣，預備踏出門的時候，也被蘇老闆喊住了：

「快些去，快些來，店里沒有人。」

這話倒說得特別，店里不是有個寫票先生，有個學生意，還有蘇老闆自己嗎？沒有人，真不知從何說起；喔，大概是說沒有兩個僅有的櫃檯先生吧？

蘇老闆招待當客自然是老手，三四十年前，他跟他同發一樣，也是打「包」，找「包」，騙首飾箱……這麼長

大的。從十點半起就由他一個子來主持「營業」，一直到十二點鐘，應，孫兩

櫃檯先生未回，而那個請求押款的朋友已到的時候，這才由學生意何同發，在寫票先生監督下，來學習一會了。

蘇老闆請那位朋友——葉同芳到里邊坐，稍事寒暄之後，蘇老闆就問：

「單子擬好了嗎？」

「唔，擬好了，請你看一看。」蘇老闆從袋里拿出眼鏡，帶上了後，邊唸邊看：

立借據人葉同芳今借到蘇啓斌先生名下上海通用銀元叁拾萬元整壹月利息叁角為期壹月並以六尺車床壹部作押如屆期無力償還押物聽憑變賣抵償決無異言恐後無憑立此借據存照

立借據人 葉同芳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蘇老闆看完了，覺得頗為滿意，因為字句方面都照自己的意思寫上。他把借據合攏，就問葉同芳：

「車床還沒有送來？」

「已經在路上了。」葉同芳答着，接着，他問蘇老闆：

「車床送到之後，你可以出張收條給我嗎？」

「這，這，我想不必了吧。」

「噢。那末，款子今天就有嗎？」

「有，有，我已經叫人到銀行里去收現。」蘇老闆說到這里，想起什麼似的，接着：「不過，同芳兄，到期你不能這個……車床雖然擺在我店里——這

店 當 押

也不過是俗名的，因為陰曆年底快到啦。……老實說，據了別人，我無論如何不肯放一個月，而且利息還要先扣哩。」

「是的，是的，謝謝你的好意。」葉同芳勉強說着。兩個人都在等，等現鈔，等車床；趁着等的空閒中，他們交談下去了。

「我說，啓斌兄，生意還是你們好做，我們開機器廠的真不如你們。」葉同芳說。

「不見得，不見得，拆穿之講，是吃一行，怨一行；開當店已經過時了。從前，……李鴻章你曉得嗎？」蘇老闆說到這里，話頭跳了淚。

「李鴻章？是不是前清的太官李鴻章？」

「是呀，我正是說他，他老先生就是靠開當店發財的，別人說他辦什麼實業不實業，我第一個不要聽。前清時候，沒有什麼銀行，信託公司之類，當店就是所謂金融機關，所以政府公務，民間儲蓄，差不多都擺在當店里。現在不知道，打仗之前，南京的當店，一大半是官辦的。」蘇老闆侃侃而談。

「現在即使不好，總不能算壞呀！」

「總比不上你們機器廠。別的不去說，開當店的應酬費真嚇壞人，各方面都得交際；現在有了市民證，賊骨頭缺了許多，從前，最怕巡捕房吊賊贓。」

「去年，我曉得你在南市也開過押當，後來結下來還好嗎？」葉同芳提起另一樁事。

「這，不提還好，一提起，我就心煩，我生平碰了兩次釘子，第一次，「一二八」時候，百姓都逃難，當物到期，沒有人來贖，賣「一包」出去，還抵不過當本，利息更不用說；第二次，就是南市開押當，利子當然好，誰知學生子鬧什麼禁賭消毒，像中頭獎一樣，跑到我店里來搬東西，燒掉，打掉，不知多多少少，你想，這損失幾何？擺到現在，呃，不必說了。……蘇老闆大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慨。」

「是呵，這筆損失倒可觀。」葉同芳說着，又問：「那末，你現在做貼票，押款生意，進賬總不錯呀？」

蘇老闆聽了，先笑了笑說：「進賬不錯？祇有自家曉得。我對你講，我做

貼票，押款生意，到今還不過幾個月，可是外面已經講得一塌糊塗——真是「人言可畏」，說我放印子錢，說我什麼，什麼高利貸，……」說到這里，蘇老闆拍了一下櫃子接下去：「就說我放印子錢，就說我是高利貸，但我沒有僱過跑街到各處去兜生意，是他們自己自願上來的呀！嗨！你不曉得，我此地人多起來的時候，比小錢莊還要忙。」

聽了蘇老闆的話，葉同芳自然明瞭其用意何在，不過他倒無所謂，他說：「我也這樣講，窮人剝下衣裳上當，同富人拿貨色到銀行做押款有什麼兩樣？不過一個是婆姨太太，進堂子，一個是乳媧頭，打「野雞」。哈哈，哈哈……」

「這比方很對。」蘇老闆一笑，覺得「正合吾意」，接着：「實在講，收利銀的人，是不會做生意的人，你想，大米在三天之內漲起一倍多，你不要說三角，就是四角五角能借得到鈔票，也還是合算的呀！」

葉同芳想說話而還未啓口，娘姨來報告「機器車來了」。於是，蘇老闆走出去，命苦力們抬到灶間，再叫娘姨鋪

上幾張舊報紙，這樣，這架笨重而又靈巧的傢伙，就地在「無用武之地」上，躺它一個月了。

時間已是下午一時一刻。應祖華還沒有回來，孫克誠也沒有回來；蘇老闆就命媳姨先開飯，自然，葉同芳也「便飯」了。

飯後，又挨過半小時，好不容易，孫克誠回來了，蘇老闆留神地察看他的神氣，想由此來推知四張票子兌現與否；似乎，蘇老闆的懷疑沒有落空，你看，孫克誠從大衣裏袋里祇拿出廿萬元現鈔，左手緊捏着的是二張退票。

蘇老闆急得發呆，半晌才說：「恆豐昌的票子也會退？這位張先生也同我尋開心了。呃，克誠，你火速去！先到恆豐昌，對張先生說，無論如何叫他拿現鈔掉轉。回來再到王森記木作，叫王老闆想法子理清。噯！碰來碰去都是不守信用的混賬東西！」

「這兩天剛巧碰着陽曆年底，銀根很緊。」葉同芳從旁插上一句。

「做票貼生意就怕這着棋子！」蘇老闆狠戾地對自己說，然後再向葉同

芳：「那末，你先拿廿萬元吧，餘數大概明朝就有。」

葉同芳連忙接上來：「這，這，不成，我已經同你講過，今天下午要進一批原料。……你不曉得，我替人家造一隻裝汽車引擎用的木柴爐子，合同上寫明過期一天要賠償二萬元損失，所以我硬着頭皮來做押款，今天假使原料進不着的話，那我不是弄得一場空？」

蘇老闆點了點頭說：「那末，你等一息吧。」

葉同芳不耐煩，說：「請你另外想想法子吧，這兩張退票，我看……」

「另外有法子，我還要等你說……」蘇老闆的話沒有說完，學生意何同發突然穿進來，口吃地說：

「警察局……包打聽……來關照……應先生……被……被捉去了……」

蘇老闆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問何同發

「包打聽呢？」

「已經去了。」

「好，我曉得了。」

葉同芳奇驚，問蘇老闆：「出了什

麼事？」

「還不是爲了空頭支票！」蘇老闆答着，整了整衣服，預備到警察局去一趟，接着對葉同芳說：「我出去一趟，你在此地等一息。」

蘇老闆在往警察局的路上走，他所想着的。跟事實所發生的全然不同。應祖華並不是爲了空頭支票的事而到局里去，而是爲了賣一批舊衣服的事，跟兩個小偷，以及老當客，提莊里當「喊攤」的，像一串蟹一樣，被拖進局里的。

現在，福清當店的店堂間是冷冷清清的，寫票先生蹲伏在賬檯上，學生意呆立在櫃檯邊，葉同芳蹣跚又蹣跚去，媳姨奇怪了，倚在門旁發着楞。

鐘鳴六下，天漸漸地黑下來，孫克誠沒有回來，蘇老闆沒有回來，自然，應祖華不得回來。

學生意關上大門，可是一天的生活還沒有了結。

北風在吹，在吹；福清當店的屋簷下，刷着巨大的「當」字的牆跟前，有個裹着席捲兒的人在呻吟，在呻吟……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

六朝文話

三

劉銍

三 六朝文人的幫口

——竟陵八友是在政治上得着勝利的集團

對於文人齊名並稱，是根據他們的作品風格，所處時代和地位，及其成就來相提並論，一方面是文學批評的性質，一方面是社會風氣的標識，或政治上的誘導作用。如說王（粲）、徐（幹）、張（衡）、蔡（邕）、之類。這稱道，有就地望說的，如東吳二陸。（陸機陸雲兄弟）有就時代說的，如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有就團體說的，如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劉伶、山濤、向秀、王戎、阮咸。（他們可以代表正始文學。）這種幾個什麼，幾個什麼的稱說，有的是自己標榜，有的是旁人稱道。都是文壇上的紅星。

原來江左文學，大抵出於世族，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的，梁時如彭城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侄，當時一門之內，能文者有七十人之多，而瑯琊王筠的家門內，七葉之中，個個人都有文集，如此現象，不

能不說當時文風之盛，和聚族之大。綜計南朝時代，最以文學著名的氏族如前面所說彭城劉氏瑯琊王氏之外，有陳郡謝氏，袁氏，吳郡張氏，陸氏，而蘭陵蕭氏，東海王氏，徐氏，彭城劉氏，東莞張氏，會稽孔氏，廬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濟陽江氏，……等。這些氏族，又各有傳學系統和內外依附諸關係，在文學的領域中，把各種社會壁壘，和開闢公路一樣，大大地溝通了。

孔門四科，文學雖居其一，可是古代却沒有專業的文人，所以史書上沒有文苑傳。從前人有文以載道的觀念，百業之人，都自能為文，以自載其道。（最容易尋見的例子，我們可以在國語那部書中看到。）到宋文帝立文學館，世界上遂有了所謂文人，前面已經說起過了。這種情形，自然是有種種因由，此處暫不細加討論。我們止去看世當變革的六朝，各姓爲了鞏固自身并擴展力量，除了姻戚世誼之外，「以文會友」是一種極好底政治手段了。於是乎有各種文學集團，不斷地興起。文學集團之興起，文學家於宗派之外，也就有了幫口了。

文學集團之興起，最初祇是一種講學性質，如東吳時候的虞翻，他退官講學，因爲他聚集門徒極多，頗

能振盪風氣。宋文帝設玄素、史學、文學各館，也是一各專門徒，而「多就業者」。由於講學的結果，可能造成學術上的宗派，運用到政治上去，就採取「會文」的方式，以結合人才。南朝天子好讀書，從孫吳時代，就已經開了風氣，所以南朝帝王，多結文學集團，以為政治上的羽翼，我們先看劉宋罷：

宋文帝好文章，武帝才藻甚美，明帝愛文義。宗室臨川王劉義慶，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武帝特予重授，他也頗能留心撫物，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著名底文人有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始興王劉濬，和建平王劉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所以他們是一氣的，劉濬後來因為太子劉劭弑文帝一案被殺。建平王劉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其時桂陽王劉休範造反，劉景素陰懷兩端，這種騎牆態度，很足以說明他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的用心。後來也因爲舉兵失敗被殺。他那裏有那些才義之士，除王僧綽蔡興宗之外，不甚清楚，但是他敗後有他手下一位主簿何昌寓和記室主簿上書訟冤。齊受禪，又有景素故秀才劉璣上書爲他述德陳冤，這王摛劉璣大概要算他手下才義之士中的有才而又有義的了。

的確，招集才義之士，是用來收攬名譽的，這種作用，有政治領袖的人都能懂得。到了蕭齊，雖然崇尚武功——永明四年，幸宣武堂講武，永明九年幸瑯琊城

講武。但高帝——蕭道成本身就是一個博學善屬文的人，而他的諸子如鄱陽王繹江夏王鋒豫章王巖武陵王暉或能文，或工詩，竟陵衡陽隨郡諸王更是廣招文士，大開文運，暫且擱下，留到後面去說。

梁承齊緒，武帝尤其崇尚文學，南史上說文物之盛，獨美於茲，就是指梁代的文運。當時宗室結成文學集團的爲：

一、安成王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當世高才游於安成王之門的有：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他在荊州刺史任內，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當時諸王多能下士，建安安成二王，算是最好人物的。當時人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建安王名大球字仁王。

陳代初起幾年，文學並不興盛，世祖文皇帝以後才漸漸崇尚起來，而陳後主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很肯汲引文士，如姚察、江總、顧野王、陸瓌、陸瑜、褚玠、傅縡等都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另外由於開國諸功臣如侯安都、孫瑒、徐敬成都能結納文士，所以文風能漸重行昌旺，侯安都招聚文士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瑀祖、孫登，命以詩賦，第其高下，徐敬成也是結交些文義之士，孫瑒却聚集的是些文學儒學人物。——在文人方面，爲了自己的名望，地位，也竭力樹立

向心。如任昉傳說他：「好交結，獎進士友。」他結合人的方法是舉行「龍門聚」(南史陸倕傳中記這名稱)「蘭台聚」(南史到流傳中記此名稱)這種「聚」就是一種宴會，好像現在的敘餐座談會等，宴會既有嘉名，一定是有個辦法的。既有辦法，可見是一種經常舉行的集合。當任昉作中丞的時候，管輅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陸倕，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這又是一個門戶比較緊一點底文學集團了。徐伯陽傳說李爽等以文會友，游宴賦詩，勳成卷軸，可見當時趨勢。除了「以文會友」之外，如徐美之和王韶之，程道惠，邢安泰，潘盛爲黨，是結集公務人員爲黨派，徐湛之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這不是網羅青年，造成小組組織嗎？

在社會上，我們可以從梁太子洗馬蕭允所說，「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這話中了解當時的風氣。蕭允的話，是指侯景之亂的時期，然而整個六朝時代，不是一個侯景之亂的放大相嗎？

前面已經說過，當六朝紛亂的時代，乘時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的社會基礎，第一是本身的氏族力量，旁及戚黨文友，門生和其所聯繫的社會勢力。這種情形在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這區域內的現代青年，恐怕不容易理解，如果曉得廣東的械鬥情形或聚族而居的衆姓糾紛的景况的人們，對於這種歷史現象一說就會明白的。

從前岳飛拒金兵，駐軍於銅官山，江南士紳，多受

庇護，大家感激他，就宣揚他如何好，如何好，就是因爲他抓住了這枝筆。文人在政治底宣傳上，常時有很大底影響，六朝各領袖，很懂得這些，有政治慾的文壇泰斗，更懂得這些。所以六朝政界有黨派，六朝社會有門閥，六朝文人也有幫口，如前面所說的例子，就是很具體底事實。然而前面所說的，都是屬於進取底積極底有活動底集團。另外也有一種在野的表面上無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多少起着政治影響的如謝靈運四友。——謝靈運於元嘉五年(公元四二八年)免官東歸，和他的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所以他既是世家又頗有社會力量，和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爲反對派，他的免官先是因爲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宋文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就上表稱疾，於是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又被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我們看了這段事實，可知道游娛宴集，決不是單純底游娛宴集，臨走還要勸伐河北，就透露這裏面是有政爭了。任何一個時代的政爭，勝利總是屬於比較有組織有強力的派系。從文學上所看到的六朝各次政治鬥爭，比較鮮明而獲得勝利的是竟陵八友。所謂竟陵八友，是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和蕭衍八個人。

齊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竟陵王子良，正位司徒，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當這時候，上述八人同遊於竟陵門下。此外尚有謝環殷璠等人物。

竟陵王開西邸，集學士抄編五經百家書，招名僧講論佛法，我們不備敘他爲齊朝努力文化事業，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該稱頌他有着文化運動的業績。許多名僧學士集中在他門下，情形當然很熱鬧，南史王僧孺傳說：「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虞義，丘國賓，蕭文瑛，丘令楷，江洪，劉季孫並以善辭藻游焉。」可見人才之盛。又南史劉繪傳說：「永明末，（按永明紀元，一共十二年）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湊竟陵西邸。」更可見當時影響之大。從永明五年起，到永明末（十一年明年爲隆昌元年，子良薨，纔三十五歲。）持續了好幾年，也可見得竟陵西邸業務之大。

竟陵王在八友的擁護與活動之下，在政治上的表現是什麼呢？雖然在南史竟陵王傳裏說他是一個不樂時務的人，可是在王融傳裏，却寫有一齣政變底活劇，原文如左：

「子良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槍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寤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頂蘇，朝事委西昌侯鸞，

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翊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普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

這一幕劇從王融嘴裏「公誤我」那句話，和他的奏辭上「一介罪身，獨嬰憲勅！」的語氣裏既可以知道事情早有陰謀，朝廷逮捕他的理由，却是授意中丞孔珪奏他「專行權利，誹謗朝政」，而且謝在牢裏的時候，去參問的朋友部曲，又是相繼於道，西昌侯且爲之固爭，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情勢了。

沒有幾年，竟陵王就死了，和他同時，因爲愛好文學而招集文士的，另有：口口衡陽王鈞，口口隨王子隆。我們可以「竟陵」「衡陽」「隨」三個地名的位置來象徵他們三王間的三角式底形勢：

衡陽王那邊有名底文人是王智深和江淹。

隨王那邊有名底文人是謝朓，謝朓是隨王的鎮西功曹 永明八年，隨王爲都督荊州刺史，在荊州，好辭賦 尤賞謝朓，被長史王秀之排擊而去。 衡陽王是一個好學善屬文底人，齊武帝對王儉說：

衡陽王嶠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他自己曾說：「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可以看出他的胸懷和抱負。他曾經親手用蠅頭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別藏於巾箱中。後世所謂巾箱五經，是他創始的。所謂巾箱，是以手巾當作箱子，將小小底書包起來，放在袖子裏，以便檢閱，現在稱做袖珍本的書本，就是他的遺制。衡陽王蕭瑒，後來被明帝殺掉，雖然史書上說是明帝忌諱王，諸王都各有政治陰謀，衡陽王雖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但頗爲時人所重，如孔珪張融都很贊賞他，身邊又多貴子弟交遊，惹着政治臭味是不免的。

隨王蕭子隆，武帝稱爲「我家東阿」。是以他和曹植比擬，南史說：「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可以曉得子隆不僅才高，而且境苦。他的身體過於充壯，恐怕以才貌見憚的貌就是指的這一點罷。曾經請名醫徐嗣伯爲他合蘆茹丸，想服以自銷損，仍舊沒用。如此遭遇，我們固然不能信用命運論來作解釋，但是對於這樣殘酷底政治手腕，又有什麼話說呢？

以上三個集團的主持人蕭均蕭子隆都是被殺，蕭子良如果不早死，也很危險，據南史說：「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這情形，很可以叫人明白的。

至於這三個集團的人物，當然是竟陵王門下最盛，而且是有組織和有謀略的。就是說這個集團的政治性特

別濃而鮮明。據南史梁本紀上說：

「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蕭衍）其兄懿、王融、劉僧、王思遠、顧暉之、范雲等，爲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蕭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蕭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

上面所錄的一段對話就是很有力底證明。竟陵八友擁護蕭子良大事未成，犧牲了一個王融。而蕭衍早有雄心，從謝朓不肯擁護江夏王寶玄，和劉繪不肯做雍州刺史，以及後來梁武帝自己說：「成帝業者，乃弟二人也」，——二人指沈約和范雲。這些事迹中就可以明白。

所以以竟陵王爲背景的竟陵八友，却成爲蕭衍，蕭衍做了皇帝，沈約就當尙書僕射，范雲作黃門侍郎，任昉充驃騎記室參軍，劉繪轉大司馬從事中郎，蕭琛爲御史中丞，陸倕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累遷至太常卿，顧暉之和王思遠早已去世，中間蕭衍曾把女兒嫁給謝朓的兒子謝謨爲室，蕭衍接帝位謝朓已經死了，蕭衍竟把女兒一再重行配人，不知是什麼緣故。對於王融沒有什麼哀恤，大概因爲他是擁護蕭子良的緣故。蕭衍也早見過他非才負圖，這是竟陵八友這一集團建立和收穫成果的經過。

六朝文學團體之氣運在宗室間，在庶姓中都是文華燦爛。可說盛極一時。然而這並非是單純底文學本身的現象啊！



門 檻 (上)

疎影作
令狐原圖

……這樣九九之天，還是半夜，睡夢裏忽然被電話鈴聲震醒來！我一聽電話，知是家駒——我那女婿——打來的，我一手握聽筒，一手掖住那未扣的衣服，只是覺得混身抖索，如在簫落什麼似的，——我不知道這是因為冷還是我預感到阿茵家有了什麼意外的事。電話也好像凍得在戰慄，說過去和講過來的話都只是聽不清楚，好容易我才問他：

「什麼……事呀？……這……樣……急……」

「說……說……不清，媳婦，你……你……快來……吧……」

我想這一定是阿茵有了什麼，否則家駒絕不會如此焦急，我再想起阿茵那也將做母親的身體時，我一面禁不住週身顫抖，一面却忘掉了外面的寒冷，便掛斷了電話搶門便走。我還弄不清這究竟是什麼時候，只知道走在路上，很難找得出一個人影，尖瀾瀾的月亮，映着那發白的清冷大道，我就像走在地下一般。我走了一大段路，好容易才遇到一個睡眼矇矓的黃包車夫，出了重價，他才肯把我拉到阿茵家。

在路上我只是胡思亂想：我不知阿茵究竟爲了什麼？而且到這時，我才記得家駒那孩子的聲調裏，所含的不僅是惶惶，還有着無限的驚駭與焦急。我不敢猜測他們果然是爲了什麼，只是暗恨着那車夫走得無地慢！……

終於到了！里弄裏雖仍是靜而又暗，宛如平時一樣；但我仰首一找他們那幢房子，就可見牠通體醒着，上下的窗戶，一齊射出明晃晃的光來，好像一隻隻受驚的大眼睛。

後門祇是虛掩着，我一推便開了；才一踏進門，便可感到屋子裏的驚惶氣息：灶間裏三兩個娘姨在交頭接耳，樓梯上的女人們搶上忙下，屋子裏散佈着夢中被驚醒的孩子們的啼聲，我和屋外一比，好像又踏入了人的世界。

家駒在樓梯上正捧住電話，一見我只伸一伸手，示意要我快到樓上去。那些忙着跑上走下的鄰居婦女們一見我到，就好像看到一個新的角色似的，立時走到我的身邊；我這時也昏了，不知不覺地居然被擁到樓上，並且在她們七嘴八舌

的善意的報告裏，還得知阿茵原來是小產。那未成形的孩子雖然是早下來了，可是胞衣不下，還不住地流血。

得知了這些，我仍只是木然，我不知道怎樣開口好，我也不知怎樣想好；我却並不着急，——其實是變得不懂着急，我只是遊魂樣的，空虛的踏入阿茵的臥房，我這時忘了她屋裏還有光，還有傢俱，還有人，還有那些噓噓嗚嗚的私語聲；——我祇簡單地記得：阿茵！

在床上，阿茵半用被裹，半用衣圍住地倒在一個娘姨身上，我幾乎不認識她了；她的眼臉垂着，面容是青灰色的，額際全是大顆的汗粒，一頭的散髮，像才洗過似的，濕淋淋地貼住在鼻上，頰上；由髮際露出來的兩頰，更現得是陡地削瘦下去了。

我叫她：「阿茵！」

她努力抬一抬眼皮，只露出一點痛楚的疲憊的神色，便好像力竭似的又垂了下去，嘴裏忍耐地，婉轉地用唇音答應我，「媽媽！」

看見我來，那娘姨却像責任已盡似的微微地抽動她的身子，好像要把她的地位讓給我；我却也宛如懂得她的意思，接受這個責任樣的走攏去，伸手接住阿茵，抱住了她；阿茵也好像知道是我在扶住她，雖然不睜眼，却只是喃喃地喊：

「媽媽！……媽媽！……媽媽！……」

我不知道她這是安慰，是怕，還是痛苦！我祇能說：

「阿茵！」

「唔……」

「你好嗎？」

「好……」

……其實這是多無用的話！在我眼裏，我覺得阿茵的臉色只在慘白下去，她的回答一句低一句了，嘴脣一點點地泛出青色，汗無止地在流，身子像鉛樣的慢慢加重，我感到我的手開始酸了，麻了，漸漸覺得彷彿不是我的；但它們仍順從着我；死命地堅持着，沒有鬆懈下來。

我就這樣地在支撐，在等候；那些鄰居們也就這樣默默地纏住我，像在等候什麼；但是，等候什麼呢？誰又都不知道！只是樓底下家駒在撥電話的格格聲，彷彿給人一點希望，我覺得我的心也像和那機盤相關的，抽一動，我這裏也一跳。

好像又半天了，家駒才發瘋樣的搶上來，沒頭沒腦地說：「……媽：怎麼好呢？……」

我朝他看看：一句話都答不出來。——一個母親，在這時候有什麼用呢！

「……方才打通了一個給朋友，請他找醫院，可是到這時候都不見有回音！……這時候，再打電話給別人，却都沒有接……這些朋友！……」

他眼珠突出，滿面發青，嘴脣抖索着，大步在屋子裏走圈子。忽然，他又停住，從斜刺裏衝過來，問我：

「阿茵怎樣了？……」

我祇覺得我的手裏加重，她迷迷糊糊地，彷彿要睡去一般。但他又不待我回答，却又對着阿茵的臉叫：

「茵！……茵！……」
 阿茵的身子輕輕地抬一下，眼角牽動，嘴唇微微張一下，只有一點微弱的回音：「……唔……」

家駒呆了似的朝她看一會，忽然背轉身，婦人樣的嗚咽起來，嘴裏還問着：「……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我一點都沒想到哭，反而好奇樣的騰住他，手裏只加緊抱住阿茵；耳邊也很清楚，聽着鄰居婦女們在切切地談着「丹方」，「仙水」，可是那全沒有打動我的心，我覺得心靜得好怪，彷彿我的心早已飛落在外面似的。

是這樣一個可怕的時間。
 驀地樓下的電話鈴發狂樣的震響起來；家駒早就趕下去，上面的人在屏息地聽他的發問，原來那位朋友已經把醫院接洽好了，救護車也照放過來。……話還沒有說完，遠遠地，透過了重重的夜幕，那平常使人驚心動魄的救護車的急促的鐘聲，已經像從天上直飛下來。……它越近就越響，它震得我怕，心突然像歸返到胸中來。一樣驀地撞得利害；我低頭瞧瞧阿茵，阿茵仍緊閉住眼臉，我貼在她的耳邊輕輕說：「阿茵！救護車來了！」

她仍只回答：「……唔……」
 那鈴聲直響到近段，忽然然而止，彷彿就停在弄口似的。那羣傍看的婦女們又都搶着下樓去了。我低頭緊瞧阿茵，對那如紙的臉我突然想吻她一下，那知突來一陣黑，剎那間遮去了她的臉，同時我渾身乏力，不由自主地手一鬆，好像阿茵從我懷中跌了下去；我拚力想呼救一聲，但是我的

胸口裏如塞住一大團棉花，直令我透不轉氣來，——我自己也像跟同阿茵跌落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了……

說來也真無用，因為替阿茵歡喜在危急中得到一線希望；因為神經在緊張中有寬弛一下的機會，我竟然一下子耐不住這點激動，昏過去了；待我重行清醒時，我只覺得如坐在一匹劣馬的背上，身體不停地被拋弄着，跳動着；——原來我也被帶上這救護車！……這狹小的車子裏蟠伏着我們三人，——我，阿茵和家駒，——阿茵週身被棉被緊裹住，斜倚在家駒身上，祇露出那黑髮與白臉相映的頭部。車子爬山越嶺似的瘋狂地，起伏着直向前衝去，白茫茫的沙玻璃不透明透外面是什麼地方，也不知朝東或是往西，也不知上天還是入地，也不知這是朝生死那條路上去！……我爬了幾次，還是纏住了什麼，才算坐了起來，家駒他還以為我昏去不醒，急得連連地叫：

「媽：你不要動！……媽……你靜靜！……」
 可是我終於到了阿茵的面前，我說：「讓我來抱她。」
 在我手中的阿茵我覺得她似在微微抖索，眼閉得更緊了，像在昏睡；這時我却瞧不清她的臉色，玻璃窗上映進來的燈光，是如閃電樣的：剛亮了，但立刻又地暗下去了。……路好像愈走愈崎嶇不平，冷不防間會震得我們如皮球樣的反激起來；我不能使阿茵也跟著一齊地動，我按緊她，像要連我一齊釘在車身上一樣。

阿茵也只有在這時候才低低地哼出聲來，彷彿驚醒似

的；我祇有在她身邊安慰她：

「阿茵！耐一耐，快到了。」

「到什麼地方？……」她含糊地說。

「醫院裏。……到醫院裏！……到醫院裏便馬上會好了。……」

「快點哪！……」

她抽抽地輕輕擺動着頭，從齒縫裏漏出聲來。

我恨我手裏沒有這樣一條鞭子，我是多麼希望在這劣馬身上猛加兩鞭啊！……車子只顛撲地，翻騰地飛駛着，不知有多少路，好容易才覺到牠搖動一下身子，險些將我們倒下來，停在一個地方。

「到了！」我總得家駒舒氣說。我也看見阿茵在這剎那抬一抬沉重的眼臉，好像來不及地要看一眼她希望看的東西！……車門打開了，白的床白的人，靜靜地湧進來，他們把阿茵接過去，先走了；家駒也搶過去見他的朋友；我只是忙不及的跟住那抬病人的床走，牠轉彎我也轉彎；牠上樓我也上樓，但總走不過他們；登了樓，我祇見他們將阿茵抬進一間房裏去，我也想推門進去，那知裏面却聞聲轉出個白衣的姑娘來輕輕攔住我，對我說：

「老太太，這是手術間，別人不可進去的！」

他們好像不知道我是阿茵的母親，就這樣的把我隔絕在外面，只讓我巴巴的等着，乾乾的瞧着。

那些穿白衣服的人全都像是影子；只看見她們匆匆地來

來去，進進出出，但都不聞一點聲音。屋子裏也不見有什麼驚動，靜悄悄地宛如都落到井裏去了。我那裏坐得住？我不由得躡足到門傍想去偷看，但總被守在門口的姑娘推開了；她全不知道人家心裏的焦急，只是說：「老太太，你到那邊靜靜的坐一會，病人馬上就好出來了。」

家駒上來了；居然也幫着別人勸我到傍邊去坐一會；但他自己剛說了這句話，却又跑回去向那姑娘問：

「不要緊吧？……現在在動手術？……快嗎？……多

久？……十分鐘？……」他匆匆地看一手錶，又說：「……啊！現在大概已有了七八分鐘了！……」

哦；還有三分鐘！——但是這三分鐘簡直比幾天都難過。等到半天了，才見到那白的門裏轉出另一個大人來，對家駒說：「病人危險已過，血已止了。」

「止了？」家駒應聲問。

「是的，血已止了。」

「血已止了！」家駒反轉身來，機械似的告訴我，露出一絲苦笑。接着，他也漸漸活潑起來：他告訴我這醫院雖然是私人創辦的，但是醫術却極有名。因為他的朋友跟這裏的院長極要好，所以介紹到這裏來。他還說院長的醫術極好，不但在外國留過學而且經驗豐富；所以這次阿茵當可渡過危險，一定可以很快地復原。……他說得很多，好像要使我相信，以便安慰我似的。……若不是護士來報告說病人已可出來，他也許還要無盡地說下去。

那邊阿茵由大羣的護士們簇擁着，抬了出來，移到病房

裏，只顧她們的意思來安排阿茵；她們使她睡到床上，替她蓋好，枕好，掖好，一切都做完了，才對我說：

「老太太，你陪病人嗎？那麼，好；我們出去了，有事你打鈴叫我們就是了。——病人很疲倦，不要跟她多講話，讓她睡一覺，養息養息……」

這些能幹的姑娘！

家駒他還有不少的事要料理，不久便先走了；這裏只留下我和阿茵。

從手術室出來時，阿茵便好像已經睡着了。她睡得那麼甜，不問那些護士們是怎樣擺佈她，她總是毫無反抗地一任她們安排；直到這時，她的睡姿態依舊是原來的樣子：頭深深的埋在墊枕裏，四肢胡亂地懶散在一邊，好像她已經丟棄了她們了。我在燈下端詳了一會，忽然覺得她簡直跟她幼時一樣，那時每當她在外玩得筋疲力盡，回來倒頭便睡，一着枕便睡得絲毫不知的神態，跟她這時有什麼不同？所異的便是臉上要比如今茁壯而圓潤；更不是這樣慘白；更大的差異是：這並非尋常的遊戲，這是生命的搏鬥，生與死的爭奪，……在這樣嚴重情勢下，掙扎出來，怎會不如此疲憊？……可憐！做母親的人！

關去燈，我用大衣裹住了自己，倒在沙發裏也想打個瞌睡，養一下神。那知却只覺得精神煥發起來。——我不知道這時是什麼辰光，但是我一熄燈，便可望見窗外微熹的晨光。我不想睡，反而像剛才睡足了醒轉來，想到我這半夜所

經歷的一切，我還以為這是做了個噩夢。——像一切的夢者一樣，在醒來時，總奇怪自己是如何挨過那夢裏所遭遇的一切的；我這時便有着這相同的感覺；我真不懂我竟會捱過那慌亂的，緊急的，可怕的半夜！

我想：做個母親，是多麼地困難；爲了這點責任，常常用自己的生命來作代價；——就如阿茵……

但是，一個母親，却又多麼無用；往往是，冒生命的危險把子女生出來，可是倒反而沒有永遠的，保護着子女的精力……就如我吧，對於阿茵，在她今夜和死亡掙扎的申間，雖然他們信任我，邀我來，然而事實上，我這樣一個母親，又盡了多少力了呢？不錯，我曾安慰過她，抱了她，不過，這都是無濟於事的，這並不能有助於阿茵的對死的掙扎；母親的力量却只限於生！

然而醫生却能救人於死！我縱然抱她，安慰她半日，一夜；可都不及醫生的短短的十分鐘！

有人說生產對於一個婦人簡直是一座高大的門檻，它劃分着生與死，全憑着她本人的能力來爬出或者跌入；就是她的母親，也只能算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她的同情也是空虛的，但是醫生却可扶助她，幫送她過去。

天慢慢地亮起來了，太陽也升上了，屋子裏頓時像帶來了暖意；我回頭瞧瞧阿茵，她仍是那樣酣暢地睡着；陽光照在她臉上是那樣地金紅的，好像她已經復原了一樣。我再返身看窗上的陽光，它走得很快，如偷着搶前幾步似的，已經照滿了半截窗子，我又看見窗外的牆上爬滿着蒼蘚和藤

葉，被太陽照耀着，莖葉都像金的；……有兩枝新芽直伸到玻璃窗口，被晨風吹動，搖頭擺腦地，好像兩個頑皮的孩子，想將頭伸進來，逞能地向我擠眉弄眼……

在那時候，我好像祇感到有點眼酸，闔了下半眼皮，還沒有對它看個仔細，耳邊却覺到有人在走動，我急忙一看：不想天已大亮，滿窗燦耀着陽光，而且家駒，跟醫生們全都進來了。

家駒諒來一夜未睡，眼皮和臉色都浮腫着，嗓音發啞，彷彿也生過一場大病似的，但精神分外的好的，兩隻眼睛好像要笑出聲來般的滿充快意，醫生一邊替阿茵按脈，量察熱度，一邊含糊糊地和他說話，而他也亦步亦趨地像是在拾取什麼珍珠般地，努力的，謹慎的在聽着他的話。

我知道他是多麼感激這位大夫啊！

這大夫也不脫一般業醫人的風貌：四十開外的年紀，高昂的身材，有一個長得像臘腸樣結實的體魄，頭髮剪得短短的，左右分開，微向前垂，像把張開的剪刀，鬚叢裏夾雜着很多的白莖，臉上却剃得光光的，不帶眼鏡，却啣了一根半尺長的板烟斗，——因此他的嘴就很忙：吸煙，咬住煙斗，此外還要跟家駒講話，怪不得他的話要變成斷續而且含糊的了。

門

在他們替阿茵接脈的時候，她才醒。屋子裏很明亮。她祇抬了一下眼，便又迅速地，輕掩上了，——也許她仍然是疲乏，也許她有點怕羞，也許是她對這顯明的屋子的一切會

感到奇異，但總之，我好像可從那瞳神的微微的一閃裏，感到她是有重獲生命在握的安慰之意。

一見她醒來，醫生的粗啞的，沉重的，像人們父兄樣的直率的話聲便提高了：「舒服嗎？」

他問阿茵。「……」沉在墊枕裏的頭輕微的朝下一點。

「頭暈嗎？」「……」看不見似的側一下頭。「疲乏嗎？」

「……」又是點一點。

他滿意似的注視病人片刻，然後認可樣的自己點下頭，揮一下手，讓看護們過來收拾東西，自己便吸着烟，對家駒去講了：



「危險期間全過了。」他判決似的說，「幸喜你們昨天送來得還早，倘使再過半分鐘，那就沒有這樣容易。」

「多謝您！」家駒說，不由的加上半鞠躬，「還蒙你半夜裏趕到院裏來，並且是這樣大冷天。」

「那沒有什麼。」他故示寬大樣地抬起頭，那支煙斗盤到空中，全身看來活像一隻側過耳來聽察聲音的鴿子。「我們做醫生的就是這樣的生活，十二點還睡在暖烘烘的被裏做夢的，十二點另五分却在手術間裏生呀，死呀，血呀膿呀了。」

「這真偉大！」家駒衷心地讚嘆着。

「這也無所謂偉大，吃這門飯幹這門事！哈哈！」他像是故意打趣自己似的說。

「但總之，這並非普通職業，這對於自己的犧牲是太大了，——天這樣冷還要半夜爬起來，並且並非一次二次，……而對於人的幫助又這樣大，簡直是重生人，再造人啊！……唉，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不見得！不見得！」醫生說，像是拗不過家駒的再三稱讚，而勉強同意似的。接着他噴了口煙，感慨樣的又說：

「不幸就是一般人都不大了解醫生！」

「喔！」家駒驚異着。

「——也可以說是都不大了解醫藥，甚至也可以說他們是不了解生理，也就是他們都不瞭解自己！」他像講學般的深入地講，一面時時用手取下煙斗，用那長柄，在空中橫豎劃着，好像也在解剖似的。「譬如就拿生產這件事來說吧，

每人都知道這是件危險的事，生死有關的事，可是大部份人總不相信我們醫生，不肯早些來診斷一下，檢查一下，非要到情勢危急，氣息奄奄了，那時候才半夜三更，火燒肚臍似的來討救，搶命！這種情形，不但病人受的是多餘的罪，就是我們醫生的苦也是多餘吃的！」他嘆息地搖着頭。

「極是！極是！」家駒同情地附從。

「所以，我可以說：如果人們可以明白我這句話——相信我這句話，那我可以担保，一切因為時間上來不及，而致白白犧牲的病人，一定是可以減少到零！」邊說，邊揮着他那碩長的手，用那煙斗嘴作頂點，在空中劃出一個令人心驚的大圓來，代表那個所說的零。

家駒只是點頭，像站在巨神的脚下那樣做不出聲來。





青春樂

五幕劇

康民

第二幕

時：半小時後。

景：全第一幕。

開幕時連生和梅香坐在後面石條上輕談，觀眾聽不清他倆在談些什麼，祇看見他們的表情是夠親熱的。

佩華在小屋內的聲音：梅香！梅香！

(兩人站起，她走前兩步，高聲的答應)

梅：噫！小姐！

佩華的聲音：王劍英來了，你請他進屋子來好了！

梅：(高聲)是！小姐！(回頭低聲向連生說)她在等王劍英呢！

連：我看他們真好！整天在一塊兒玩的。

梅：就是那個陸小逸可憐！小姐不睬他，人家還把他打在水池子裏。

連：(懷想地)爲小姐受苦也是心甘的。

梅：你說什麼？

連：(驚醒)我是說那陸小逸！陸小逸！

梅：其實陸小逸比王劍英文雅多了，不像王劍英黑蒼蒼的臉，粗聲大氣的，有時候叫人害怕。

連：我說王劍英真像個英雄，你沒看見他在運動場上生龍活虎的樣子，誰不佩服他？那個小白臉陸小逸啊！就沒有

一點兒男子氣！

梅：你別說他沒有男子氣，聽他讓人打在水池子裏也不叫饒，學生們看見王劍英劉方這班運動員都害怕的，他可不

怕，胆子也就不小啦！

連：這叫色胆包天！哈哈……

梅：噓！輕一點兒！

佩華的聲音：梅香！外面誰來了嗎？

梅：沒有！小姐！

連：小姐等王劍英等得心焦咧！

梅：今天校慶，不上課，他們倆又得玩上一天了。

連：梅香！我們也去玩玩，好不好？

梅：上哪兒去？

連：張家花園背後的小池塘裏魚很多，我下水去摸魚，回來我們煮魚吃。

梅：（欣喜）好啊！（他端正預備向左走。）

（佩華從小屋走出，她此刻打扮得很漂亮。）

梅：哦！小姐！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可以嗎？

華：（望望連生）你們倆一道出去玩嗎？

（連生嘻嘻的笑，梅香含羞低頭。）

華：快一點回來，別讓爸爸知道了，要挨罵的。

梅：是！小姐！（如得命令，很快的從小徑露出，連生跟着下。）

華：（獨白）他怎麼還不來？（她向後走兩步，望着池塘在想什麼似的。王克武從右面上，他一雙膀子已經藏去，向小屋那面走，經過佩華時，他端相着她。佩華突然驚覺，瞥見身旁站着一個斷臂的陌生人，有些吃驚。）

華：哦！你找誰？

王克武：（以下簡稱王）高校長在嗎？

華：他到辦公室去了。

王：（從佩華的打聽她）你就是高小姐？

華：你怎麼認識我？

王：我看見你的一張照片。

華：我的照片？

王：在劍英那兒。

華：（吃驚）啊！你是——？

王：不錯，我是——。

華：（定神）噢，您要找我父親談話？

王：現在我想就同小姐談談，也許更好。

華：我想劍英剛才已經跟您說起過——

王：對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談談。小姐！你真聰明，這樣我們話更容易說了。

華：不！有話還是讓劍英來談吧。這樣顯得太嚴重了。

王：太嚴重？我倒覺得太隨便了一點，在這水池子旁邊談正

經事。唔！反正這兒沒有人，也就算了。小姐！這件事

對於我實在是太嚴重了，因為我祇有劍英這麼一個孩

子，沒有第二個孩子。

華：這話同我說有什麼意思？

王：這一個孩子能不能算是我的，還要看你怎麼做法？

華：難道說劍英還會不認你是他的爸爸嗎？

王：問題是我不能再認他做我的兒子。

華：劍英有什麼錯的地方？

王：什麼錯？小姐！我告訴你！他一生下地來，我就指着他

對他的媽說：「瞧我們的小將軍多神氣！將來一定不輸

他的父親的。」那時候，我的膀子還沒有斷。他果然不

負我的期望，從小就像個軍人的樣子。進小學起，他就

一天也沒忘記他對他的期望是什麼？可是現在，離開校

考軍校祇有兩個月了，他忽然毀了他自己的志願，毀了

我的期望。小姐！我相信這決不是出於他的本心，這一

定是你的意思。

華：反正是他願意的。

王：可是願要你——

華：不！我不要他進軍校！

王：你這是存心跟我作對！

華：是你自己跑來跟我找別扭！

王：好啊？脾氣慢慢的來了？可是留神我們軍人的脾氣更

大！

華：我可不怕！

王：你知道我不敢得罪你，因為你是校長的千金。

華：我倒不常想到我的父親是校長。

王：但是你總得顧全你父親的身份，到學校來是念書的，你

是校長的小姐就得格外自重——

華：請你別再往下說，看在劍英的份上，我們還是不要傷和

氣的好，請你走吧！

王：那麼你一定要破壞劍英的志願？

華：不是破壞！是改變。

王：我們連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華：沒有！

王：好！我去找校長！你可別後悔！我去實問校長。

華：去吧！你放心，連劍英還不聽你的話，你就甭想我會聽

我爸爸的話，我才不怕呢！

王：（怒）豈有此理！簡直是目無尊長！我——

華：怎麼樣？軍人要動武嗎？

王：我恨不得把你推在水池子裏。

華：（忘了緊張的情勢）不到一個鐘點以前，正有一個同學爲

了我給劍英的朋友拋在水池子裏。

王：真是任性的孩子！（突然升起一個意念）我現在覺得劍英

實在太傻了。

華：太傻？

王：太不值得了。

華：這話是什麼意思？

王：你祇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他却認真地愛上了你。

華：我難道是不愛他？

王：你愛他，就得爲他的前途着想，就是真想跟他過一輩子，你也得讓他在年輕時候好好的努力一番。光陰是不

饒人的，青年時期一蹉跎過去，後悔也來不及了。

華：正因為青春是寶貴的，所以我——哦！老先生！你不

懂我們青年人的心情。

王：我懂！我怎麼不懂？我現在雖然老了，可是老年人都是

從青年過來的。

華：那麼請你別管劍英的事，讓我們——

王：不！我不能不管！我告訴過你我祇有劍英這一個孩子。

我知道我的孩子不論在文學和科學方面的天才都不如在

軍事方面；尤其我，自從斷了這條膀子我唯一的希望就

在這孩子身上。現在他一生的命運也就是我的命運已經

到了最後關頭；小姐！話說得更清楚一點，我要劍英考

軍校克苦上進，你要他陪着你享受青春的快樂，我們站

在敵對的地位。劍英是你的或則是我的，絕對不能兩

全！

華：好啊！那麽看吧！看他聽誰的話！

王：我的小姐！你真要同我賭嗎？我認輸！我不敢和你賭。

華：誰說的？

王：世界上除了劍英還有千千萬萬的美少年。可是我，不能

輸！命運註定了我祇有他這一個兒子，我失掉了他，我

就完了，什麼都完了。小姐！你可憐我，你饒了我，饒

了劍英吧！（他幾乎要哭出來，他望望佩蓮。）不錯，你是

美麗的！我沒有理由要求你爲了劍英受罪或則苦守，除

了劍英一定有很多很多人會愛你，跟劍英一樣誠懇地

愛你，他們會使你幸福的。小姐！你一定需要劍英，

可是我——（他一只手緊緊握住斷了臂的那只空袖子，他痛苦

得要跪下來。）

華：你把我說得也難過起來了。不過你說除了劍英還有許多

人會同樣的愛我，然而你想我也隨便的會愛上他們嗎？

你太輕視了愛情。

王：可是我想偉大的愛情決不是爲了目前的享樂，享樂是短

時間的，過後祇剩下悲哀和悔恨。如果你真心愛着劍

英，你能爲他的前途，爲他的事業，爲他一生的幸福，

犧牲一點兒你自己嗎？

華：（感動地）我願意爲他犧牲。

王：你預備怎樣犧牲？

華：我等他幾年，我鼓勵他，我勸他進軍校。

（她心裏一陣酸，忍不住哭。周承志從右面上，他看見佩蓮和王

克武在嚴重地談話，站在一棵樹後靜靜地。）

王：你何必一定要嫁給一個軍人呢？不要辜負了你的美貌。

華：我愛他，我願意犧牲。

王：你既然決心犧牲，就該犧牲得徹底！我要求你和他斷絕

來往，非但不理睬他，還要激怒他，你懂嗎？

華：不，你太狠心了。

王：爲了我孩子的前途，我請求你！小姐！我十分明瞭我孩

子的心理，從小我教育他最有效果的是激將法。舉一個

例來說，如果我答應他背出一段書以後給他一塊蛋糕

吃，不行，他心裏就儘想着蛋糕，書怎麼也背不熟，先

嚷着要吃蛋糕，吃完了蛋糕，書還是沒背出。要是我罵

他不用心，笑他蠢笨，一段書永遠背不出，好！他一嘔

氣，馬上就背熟了。小姐！劍英就是這脾氣。祇要你和

任何別的同學好，你譏笑他楞頭楞腦將來幹不出什麼大

事，當然，可不能使他疑心你故意在激怒他，他一定會

咬緊牙關發憤上進的。

華：（喃喃自語）太難了！太難了！他不會恨我嗎？

王：請你勉爲其難的試一試吧！我知道你心裏是多麼的痛

苦。可是將來劍英能爲國家立一點兒功勳的話，那全是

你的。祇要劍英能努力，有前途，那麼你的犧牲實在是

偉大的——

華：讓我們來握手！我去激怒他。可是你得鼓勵他上進，留

神他不要爲了憤怒而走入邪路。

王：這個我負責！（熱烈地握手）小姐！我佩服你，我感謝

你！我永遠的敬愛你。希望我們彼此保守這秘密一直到

劍英成功的一天。小姐！再見了。

華：再見！

（王克武向左面小徑張望，發現可通到校外便從此小徑走出。）

華：好像做了一個夢，現在一切理想都完了。

（她掏出玉如透她的那條手帕揩拭眼角的淚。承志從樹後走出，瞞望着，雖是沒有勇氣走上前，佩華未曾看見承志，她戀戀地，思念着，慢步走向小徑，她的手絹兒在不知不覺間滑落到地下。）

華：（自語）激怒他！怎麼樣呢？他最恨我接近陸小逸，就和陸小逸好一點兒，可是不會弄假成真嗎？（她進小屋）

志：（從右面走向中間，自語。）我的眼光真不錯！她不僅僅是一個外貌可愛的女子，她的內心更可敬愛。爲了這可憐的父親，爲了劍英的前途，她犧牲了自己的愛情，我正好借這機會——不！劍英能原諒我嗎？同學們都會說我對不起朋友的，我能把這秘密公開嗎？不能！我更不能把我真摯的愛情來做投機的嘗試。還是把我的愛戀埋藏在心底吧！（他低頭看見佩華遺失的手帕，拾起來看。）

嘆：一條手絹！是她的，還留着她的眼淚，爲純潔的愛情流出的淚。（他聞那條手絹）多麼可愛啊！（他走向小屋門口站定）我把手絹還了她以後，我向她說些什麼呢？當然我不能說我已經知道了一切，也許她會謝謝我送她的那本青春樂，可是底下怎麼說呢？也許她會利用我激怒劍英，不，「利用」兩個字說得不錯。但是不管她真心或則假意的愛我，我在朋友的面前，怎樣交代呢？（她醒地）哦！我想得太嚴重了，也許我在她心中根本不佔

一個地位，那麼我就順着她的口氣安慰她幾句吧！（他敲門）可是我的心又跳得這麼快，天！我的勇氣哪兒去了？命運註定了我和他不會有一點點的緣份了。我平時對什麼都有勇氣，可就是對她——連說幾句話的勇氣也沒有。（看着手帕）就留着它作一個紀念吧！

（他離開小屋時，陸小逸從右面上。）

逸：好啊！周承志！今天你們一房間的好朋友算是跟我冤家做定了！你也在這兒做她的保鏢？可是周承志，你未免有些大才小用了吧！

志：（鑼靜地）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逸：你不是爲了劍英守在這兒的？

志：你完全弄錯了。

逸：（突然震驚）承志，原來你也——？

志：不！我是來找校長的。

逸：校長在裏面？

志：不在。

逸：小妹呢？

志：（有些酸）你去看吧！

（小逸往小屋走）

志：慢一點！（嚴重的口吻）小逸！你真心愛他？

（小逸對於承志的態度有些驚異，一時沒有決定怎樣回答，祇是望着他。）

志：你還有許多女朋友呢？

逸：那些都是普通的朋友而已，我全沒把她們擺在心上。

志：可是她們也許把你擺在心上了。

逸：我看得出，我不會讓她們陷得太深，在適當的時候我給她們一桶涼水。

志：哼！你準備有一天也給佩華一桶涼水？

逸：我給她一桶涼水？是她給我涼水！還不止一桶，我整個身子都給丟在冰涼的池子裏。就是剛才的事，你沒知道？

志：那你就該知趣一點兒。

逸：我決不灰心，我還要試一試。

志：如果她——假定說，她諒解了你，和你表示了好感，小逸！你會永遠真心誠意的對她？你能發誓嗎？

逸：叫我向你發誓？如果真有効驗，我的朋友，要我發上一千一萬個誓我也願意。

志：這麼說我祝你好運氣。（他從右面下）

逸：（望着志的背影發楞）他那麼關心小妹？

（就在小逸轉身向小屋時，佩華從小屋走出，她一見他，略現驚異地站定了。他倆相互注視着，小逸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近她，她確切地感到有一種命運的力量在使他倆結合。）

逸：（不瞬眼的望着她的臉）小妹！你剛才哭過？

華：（有些慌，舉手拭去淚痕）沒……沒有啊！

逸：你哭過的。小妹！為什麼哭？

華：（急智）你剛才沒有受傷嗎？

逸：沒有傷。（領略到她的温情，驚喜地向前握住她的手說。）

哦！小妹！你爲我流了眼淚？

（她低下頭，一任他握住了她的手。暮徐徐閉。）

（她低下頭，一任他握住了她的手。暮徐徐閉。）

「作傑之中酒產國」

「雜誌」讀者——記住：

葡 萄 酒 葡 萄 酒

「雜誌」月刊供大量精神食糧！

葡萄美酒具無限康健活力！

獻新譽榮：場農利福

……售均家酒司公大各……

上海南京路中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鐘表 總行

專售高等鐘表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庭園趣味

徐卓呆



五 庭園之點綴品

庭園中的主要材料，是庭木與庭石，而構成庭園各局部的，就是這裏所謂庭園之點綴品了。這些點綴品，名目繁多，種類不一，有共同的，有特殊的，庭園若僅有木石而沒有點綴品，當然太單調，太寂寞，所以點綴品在庭園中，地位相當重要。現在且把他一一記述，試先談共同的：

庭園趣味

(一) 池 在建築式庭園，池的形狀，是方正的；在風景式庭園，池的形狀，要不規則，或築山抱池，或池環小島，池內或種蓮，或養魚，最好有活水，若是死水，夏秋就多蚊蟲，在住宅旁邊的庭園中，很不相宜。如果得不到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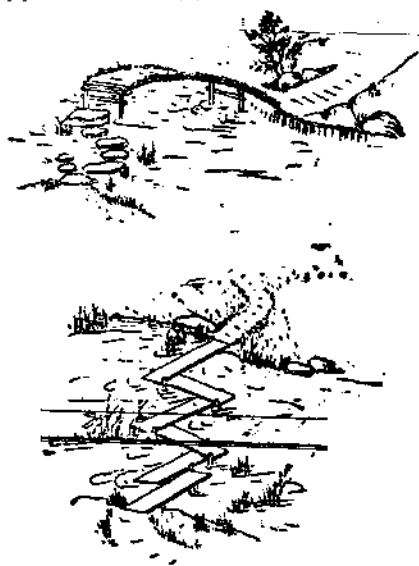
可以用所謂「枯山水」的方法，就是有的池，不貯水，用卵石鋪底，算是一個淺池子，下了雨，卵石間雖有些潮潤；但天晴即乾，不致產生蚊蟲。凡池邊宜砌亂石，宜植枝垂水面的樹。

(二) 橋 有了池，就可以在上面架一橋，橋之兩端，路都要走得通；但亦有橋至池之中央而斷，不能渡至彼岸的。橋塊，必須用樹木或岩石來陪襯。橋的材料，有竹有木，有石有板，而橋的形狀，更變化無窮，最好要有新的意匠，圖中的斷橋板橋，不過舉例罷了。

(三) 瀑布 在都市中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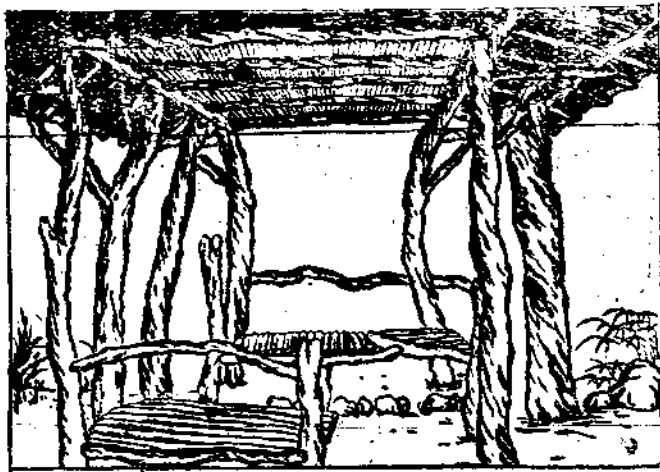
來水的地方，庭園中要用瀑布，是毫無問題的。普通瀑布都從築山的山腰流出，經許多石上沿下，流入池中。最要緊是瀑布的來源，宜用樹枝遮隱，就是瀑布的中途，也應當另外用樹枝來遮蔽他的一部分。

(四) 亭 亭之材料，或竹或木均可，內部須有桌椅，構造最好不落窠臼而有新意匠，須瀟灑風雅。此物不但為園中的點綴品，還可以充作休憩所。設在山間幽谷，或飛泉附近，尤為佳妙。形狀普通六角形四角形多角形以及傘形，頂用瓦或稻草或棕，亭旁宜有石，宜植樹，樹頂可覆亭上。還有一種涼



(上) 斷橋 (下) 板橋

(左) 亭



亭，亭頂用木料作架而漏空，將蔓性植物，佈滿亭頂，夏日可以納涼；但不能避雨。亭的地位宜高，可以眺望全園及園外。

(五)綠廊 在園路之上，將竹木作架，栽佈蔓性植物，如紫藤棚葡萄棚木香棚等，都稱綠廊。木材而塗漆，更

可經久。頂上若鋪玻璃，雨天也可以應用了，而且並不損美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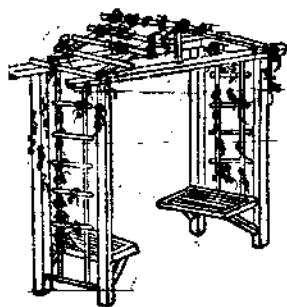
(六)椅子 椅子是近代庭園中很普遍的東西，都附有樹皮的毛木，製成長椅，散置園中，可供休息；也有將椅子與綠廊，合而為一的，如圖中二例。若椅子太多，亦不甚有美觀，故最好附屬在他物之上。

(七)門 園中某部與某部相隔之處，如須用門，設計宜古雅，勿千篇一律，材料不必考究，舊竹朽木均可；但意匠要風雅，切勿帶俗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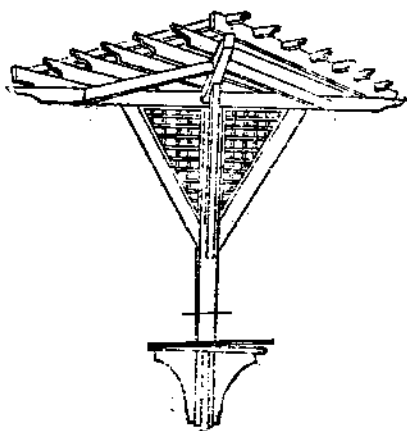
(八)籬 園中兩處相隔，若必須用籬來做界限，此籬既為點綴品，必須有美觀，與庭園周圍代替牆垣之實用竹



(上) 綠廊



(下) 綠廊兼椅子



綠廊兼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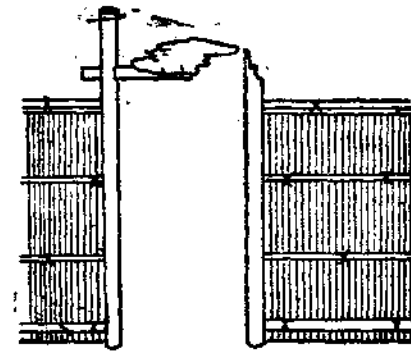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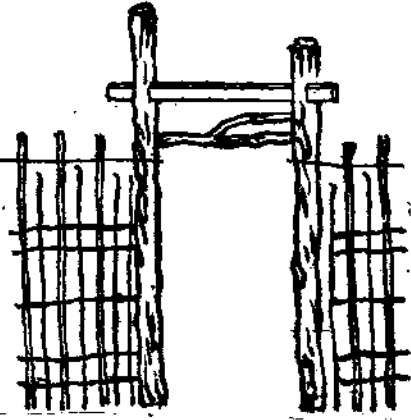
籬，目的當然大不相同，質地不必堅牢，眼孔何妨較大，上面滿佈蔓性植物，開花的尤佳，如十姊妹之類。或植樹成籬，而另行加工亦可。

(九)花壇 無論在建築式庭園風景式庭園，花壇往往都是建築式，砌成各種圖案式樣，如果在風景式庭園中，覺得整形花壇太不調和，那末不妨作秋葉形葫蘆形等，略帶不規則形狀。又中國式的高形花壇，宜種牡丹芍藥之類，草花就不甚相宜。花壇中所用草花，最好在將開花時，從他處搬來，萎枯時，再移去而另換他花；若在花壇中下子，就費時太久，花期嫌太短了。



日晷
——不論建築式風景式庭園，不問場地大小，都需要草地

(十) 照明 庭園中的照明，最好日間不見燈形，而夜間可見燈光，將所有照明，一齊遮隱，或裝入他物之內，一到夜間，各處都能發光，這最有趣。如欲裝顯明的燈，那末，也是一種庭園點綴品，第一要美，第二要調和，中國式庭園中，勿用洋式電燈，歐美風的建築式庭園中，不可用日本的石燈籠。照明最容易俗惡化，必須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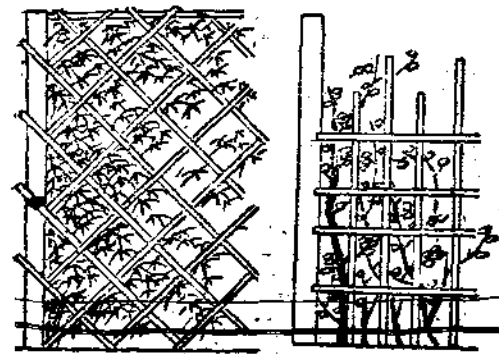
門之二例

室。夏日朝晚涼爽，冬季暖和，即使有風，亦無砂塵吹起，夏天還可以柔和日光，亦無砂塵吹起，夏天還可以柔和日光的反射，冬季泥土不致冰凍，大雨之際，不會將泥土沖去，久旱之時，地面不致龜裂。佇立眺望，心悅神怡，似乎可以比實際面積，更覺廣大。

(十二) 土山 土山上嵌石，鋪了草皮，就稱築山。如果石的配置，能够巧妙應用，便與真山無異。山上植樹栽花，山腰有瀑布流出，就更來得逼真了。石用得宜，力量較大，但極少的點綴一二，只消配置得法，也有畫龍點睛之妙。

以上十二種，是共同的點綴品，現

花壇四周，樹木四周，築山上，池旁，路旁，處處宜鋪草皮。草地既可鑲賞，又為實用的，小兒遊戲，絕無危險，家族休養，可充戶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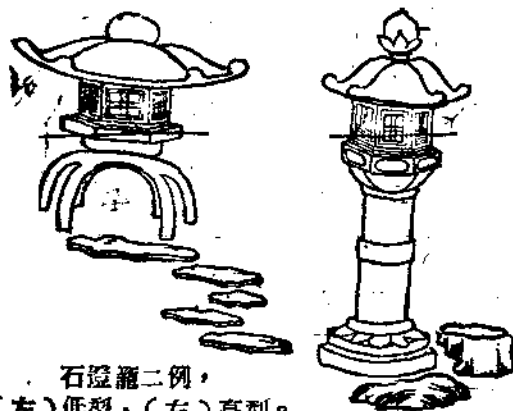


籬之二例

在再述特殊的，先就歐美方面來講：
(十三) 日晷 日晷是歐美庭園中的點綴品。古代埃及，就有種種形式的日晷，這不但是庭園中的裝飾品，也有實用。日光射在針上，針影可以指出時刻來。現在庭園中所用，完全擊來當裝飾品，實用上無甚効力，因為近代人多數懷中有錶，去利用日晷的人很少，而且陰天雨天，完全失効，只好算是庭園中陳設一件古董罷了。特地造成種種形狀的日晷，倒很可以引起欣賞者的趣味來。

(十四)噴水 噴水是應用了水的藝術，拿來裝飾庭園的。噴水的由來極古，希臘時代，已經很盛行噴水了。現在各國庭園中，都有噴水，製成種種奇形怪狀的外觀，方法都是一樣的。庭園中有了噴水，夏天可以增加涼味，若有許多噴水，聚集在一起，真是洋洋乎大觀。噴水亦稱噴泉，若不從下面噴出而從壁上噴出的，稱壁泉。水是庭園中的重要裝飾，而噴水尤比池泉與瀑布等，更能引人入勝，他實在有相當的魔力。

(十五)彫像 彫像也是歐美庭園



石燈籠二例，
(左)低型，(右)高型。



手水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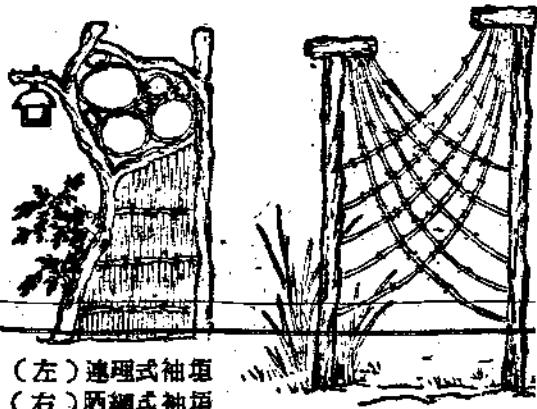
東西，雖稱點綴，實在是實用為主。公庭園中，成人用兒童用的都有，住宅別墅等小庭園中，都是兒童用的運動器具。

以上四種，是歐美庭園中特有之物，不妨再述日本庭園中的點綴品。

(十七)石燈籠 乃石製的照明器，大小高低不等，形狀亦種種不同，古時發源在寺院中，現在庭園所用，已無照明實際，不過裝飾罷了。石燈籠旁邊，須有樹木，也應陪襯岩石。石燈籠普通由六部疊成，也有用木製金屬製及磁製的。此物在日本庭園中，極普遍，無論大小庭園，都有此物裝飾，大有非此不成日本庭園的樣子，甚至有一所庭園中，用石燈籠三四個的。

中的特色，是藝術品，也有與歷史有關，這不過是將室內裝飾品，移到戶外去罷了。

(十六)運動器 這是美國庭園中最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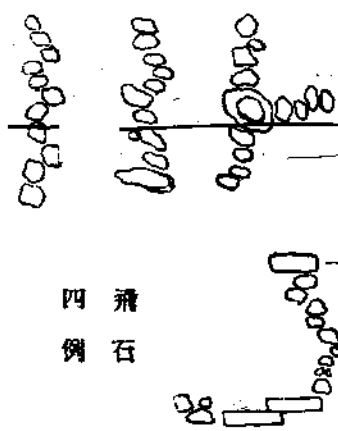
(左)連理式袖垣
(右)西網式袖垣

(十八)手水鉢 這是洗手用的水鉢，也與石燈籠同，最初是石製，後來也有木製金屬製磁製等等，高的低的橫闊的，花樣很多，現在庭園中所用，已經不是實用，也是裝飾品了，旁邊也須用樹木與岩石陪襯，手水鉢與石燈籠安置在一起的，也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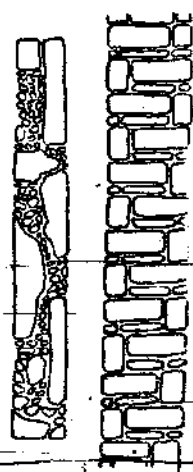
(十九)袖垣 袖垣乃似籬非籬似屏非屏之物，是日本庭園中特有的東西。凡欲遮隱某物，欲隔離視線，都用此物，而且又可以作裝飾，高三四尺至

八九尺，闊二一尺至七八尺，花樣極多，大半用竹類為材料，因着花樣的鏤空，也並不全部遮隱，空隙之間，仍可以窺望垣外之物。裝置處往往一邊接近建築物或牆壁竹籬，而他一邊並不接觸何物，所以從建築物等看來，宛如一袖形之垣。

(二十) 飛石 這是泥地上或草地上一種接步石，用兩塊以上大小質地色澤不同的石塊，各距離若干，而列成歪歪曲曲的路徑，一半雖然充實用，一半却也是風景的點綴。石的平面在上面，下面大部分埋入泥中，露出只有一二寸。飛石的排列法，有兩塊，有三塊，有四塊五塊，有十餘塊，排列得好像很不規則；其實，其中大有規則，如果隨



飛石
四例



(右) 規則的點石
(左) 不規則的點石

便亂排，就非常不自然了。而且石不宜縱置，大石雖可用大至一步半或兩步的，而兩石的距離，決不可有一步半至兩步，短距離的飛石，還容易排列，略為長些，非有經驗，就不易佈置了。

(二十一) 敷石 凡庭園內的平地或園路上，用各種石塊鋪砌而成，這稱敷石。有規則的與不規則的兩種，雨天可防泥濘，寒天泥土不凍，大風時無塵埃，夏季可無雜草。在庭園的管理上，既不可少，而又有美觀。敷石的圖案，千變萬化，最好要獨創而有新意。以上五種，是日本庭園中特有的點綴品，現在再述中國庭園中這一類東西。

(二十二) 假山 中國庭園中的假山，與築山不同。築山雖係人造，宛與真山無異；假山徒有由之名，其實毫無

山意，所用的石，又不是山石，往往是太湖石，而所堆的形態，亦少峯巒之狀，不過架成幾個洞窟，可以供人四通八達的穿來穿去罷了。兒童們或者對他有些興趣，成人並無實用；不過石竅玲瓏的，還有把石欣賞的價值。

(二十三) 石筍 此乃中國庭園中獨有的點綴品，其實就是長條的岩石罷了，或產鎮江黃山，或產商州，或產益州都郡，產處該石並不直立，都橫臥在土中，小的尺餘，大的有三丈高。園中點綴石筍之處，宜在樹旁，或在樹叢中。石筍的下端，須入泥中約五分之一，下方最好種些矮性植物。同樣高的石筍，不要立在一處。

(二十四) 花牆 花牆或圍在園之四周，或作園內某部與他一部之界限，實用之外，又可作點綴品。牆不高，其上部，用磚瓦砌成種種圖案，頗有美觀。牆短則可作同樣之花樣，牆長則宜作種種不同之圖案。此可由設計者獨出心裁，切勿抄襲他人之已成者，亦勿委諸工匠之手。

(二十五) 花鼓鏡 這是石製或陶磁

製的，多安置在簷下或亭中，古雅而有實用。如果把庭園作為戶外室的話，這花鼓鏡又大可以放在露天，他不怕雨淋日晒，比木製的椅子，來得有用，而且不必固定在一處，可以移東移西。陶磁製的，有容易破碎的缺點。

(二六) 動物 中國式庭園中，往往把動物做一種點綴品，這與動物園中的標本式不同，並非應有盡有，不過略為點綴一二罷了。普通是孔雀，或鶴，或鹿。此外，池中養一對鴛鴦，簷下掛一架鸚鵡，也很可以點綴風景。

(二七) 題字 中國文字，本來是美術品，可作裝飾，所以室內多懸字畫，庭園為立體的圖畫，自然不必再用畫來裝飾；但字竟不可少，如匾額、對聯、碑刻及石上題字之類，很能使園林生色。

(二八) 鐵馬 鐵馬是掛在窗前或簷下的一種小東西，不足以點綴裝飾，不過微風吹動時，鐵馬就會叮叮噹噹的響起來，這是一種很風雅的聲音。聽了，會增加我的興趣，實在是庭園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以上把庭園中的點綴品，差不多都搜羅盡了。至於這些點綴品的如何去綴，當然要與房屋調和，要與庭園相稱，不可矛盾，不可衝突，例如將日本庭園上有相當歷史的石燈籠，點綴在歐美式或中國式的庭園中，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盆栽雖然也是庭園點綴品之一種，但到底多數是把他當室內裝飾品的，所以這裏從略了。



消治龍牙膏

本品特點

- (一) 主要原料為消治龍
- (二) 透膜殺菌不傷牙齒
- (三) 功能防止齒槽膿漏
- (四) 殺菌力強避免蛀牙
- (五) 保護口腔防止發炎
- (六) 防止乳蛾各種喉病
- (七) 細膩雪白絕無僅有
- (八) 不含肥皂無害口腔
- (九) 每次刷牙用半英寸
- (十) 氣味芬芳裝璜考究



信誼藥廠最新發行

信誼藥廠最新發行



有人說虎的根據地是在印度，其實虎的棲息地，遍及全亞洲。如高加索，波斯北部，中亞之一部份，中國、蒙古、滿洲、西伯利亞南部、朝鮮、爪哇及蘇門答臘等處，莫不有虎出現。

說起獵虎，最大規模的要算在印度方面。泰國和馬來半島等地雖也有獵虎，但與印度的獵虎相較，可說望塵莫及了。我們先來說一說印度方面以民風強悍著名於世的小國尼泊爾山地的獵虎狀況。獵虎的主角是紐約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野外研究員威廉·齊愛·摩爾軍氏。

尼泊爾位於喜馬拉雅山之南，其地多虎，虎之大者，體大而力強，平均長度，約為三公尺左右。平均體重則達二百多公斤，牠虎較輕。其間充分成長的巨虎，自足至兩，高達一公尺餘。

從虎的本體說，牠是一種適於寒冷地帶

的動物。所以虎最初發祥地，大致是滿洲、朝鮮、中國及中亞細亞等處。其後由於環境關係而逐漸南下。南方的氣候雖不甚適宜於牠的個性，但南方豐富的食物，還引牠們次第南遷，結果，遂下居於印度等處熱帶地方。

棲於熱帶地方的虎，有一種習慣上的必要條件，就是除豐富的食物之外，還得有足夠的陰蔭場所。虎最怕熱，一到日高中天，熱氣四溢的時候，牠們就不得不找尋濃密的樹蔭，酣臥在陰涼的地方。

虎的聽覺和視覺都很敏銳，可是特別靈敏的是牠的一副耳朵。像犬那樣能憑嗅覺追尋敵跡的能力它是沒有的，所以牠多憑其靈敏的聽覺，以探尋食物。

有食人慣習者，多屬年老之虎。牠們蹣跚山野，大致以山羊或小鹿為主要食糧，但等到這些野物給漸漸吃完後，便不得不到人類居住的村落來偷襲人畜。虎的食量既大，性復殘暴，一頭充分成長的虎，一年須食百頭家畜，所以虎多的地方，損害很大。

喜馬拉雅山麓的獵場

摩爾軍氏說，常常舉行大規模獵虎的，是住於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國德萊

地方。那裏全是連綿不絕的密林和高與人齊的荒草原，為猛虎不時出沒的巢穴。

橫互印縫間的一帶地城，向不允許外人自由出入，但摩爾軍氏的目的，是調查學術，故駐紮尼泊爾的英國官憲，曾予摩爾軍氏當方便與援助，於是尼泊爾大規模的獵虎便實現了。

每逢附近有虎出現傷害人畜時，尼泊爾村裏的獵人們，便飛快的跳上象背的巨象之背，向當地出動，詳細檢查被害狀況。如果估準虎向在附近，馬上遣人回到根據地招狩獵隊。狩獵隊的獵人，一律乘在象上，但其中大致可分為尋虎任務，和射虎工作兩種。

專業獵獸的獵師們，悠然坐在象背的鞍上，在獵師之前，必然坐着一個象使，細熟地駕馭着巨象。在雄健結實的老象背上，揹着一個藤製的方箱，射手們隱身在藤箱之中，雙眼向四下觀望。

得報出動去獵虎的狩獵隊，係以五六十頭巨象所組成。當牠們架成蜿蜒長蛇陣而前進的時候，實在是一種壯觀。假如離獵虎場所太遠的話，乃命體巨而行動遲緩的戰鬥象先行，射手們同乘在專載獵師的小型而快速的象上，繼之出發，迨到獵場之後，始移乘於戰鬥象。

一隊幾十隻巨象組織的狩獵隊，集合目的地後，立刻包圍被虎噬殺的家畜屍體，驅策巨象圍成圓陣，圓陣的大小，最初大致為直徑百公尺，然而圓陣漸漸地在縮小中。隨着圓陣的縮小，同時命象奮其巨足踐踏草叢。假如虎潛伏在荒草叢間，至此便已非躍出不可了。

說至此，讀者大概會懷疑他們捕虎的方法吧。原來那裏的土人們早已熟知虎的習性，知道老虎捕殺人畜飽食之後，必向附近水潭或水流飲水，飲水後必再回到原處，睡在獵物的附近草叢間，預備醒後再快朵頤。因此只要把被虎食殘的動物屍體包圍，漸漸圍攏來，便能百不爽一的把它捉到。

却說巨象們構成的圓陣，逐漸縮小。到相當地步，便把雄健的戰鬥象留在外面，執行搜索工作的象羣，依然向前突進，前後左右，把荒草亂棒一一踏倒，一則使射手們的視線不致被阻，二則迫使巨虎不能再隱匿不出。此際，射手們站在象背藤箱形的堡壘中，實彈架鎗，目不轉瞬的等候虎的出現。

老象到處搜索

假如虎仍不出，則把見虎不懼的一隊老象，放在圓陣的中央，獵師們高呼奇特的切口，老象們似乎非常得勢似的把牠的長鼻子

在前後左右的草地上橫掃，其力無窮，當者披靡，於是酣睡着的虎，終究不得不睜着惺忪的眼睛一躍而出了。熟知虎性的獵師們，一瞧到無風而亂動的草叢，立刻狂呼亂叫，指示出驚動於草叢間的百獸之王。被人打破好夢的虎，這時自然異常震怒，不無想吞噬敵人以洩忿，但牠一看到大敵當前，也知難而退，多數都是隱身茂草叢中向外奔逃。

然而站在象背的人從高處瞭望，由於草叢的搖動，虎逃走的方向，却瞭如指掌，待虎的行蹤判明，司令者立刻下令發射。

於是兩一般的集中鎗彈下，兇猛如虎，也難免狂鳴數聲而倒斃於血泊中。

看準猛虎已斃，獵師們紛紛躍下象背，先環繞屍屍，向荒林之神作最虔誠的祈禱。其次年長的獵師，摘取草葉五片，染以虎血，口中喃喃誦咒文，將其中四片分別投棄於東南西北四方，更把其餘一片，埋於虎身之旁。他們相信行了這種儀式之後，密林之神就會原諒他們，而且能使以後狩獵工作意外順利。

某日，摩爾罕率領往尼泊爾國的「開利」地方去獵虎。

他們先在猛虎出沒的密林中，縛放着一頭活的小牛，作為誘虎預備工作。四出覓食的餓虎見到肥滿的小牛，當然垂涎三尺，立

刻把牠一口咬死，吃了一部份，把餘剩的拖到附近叢莽中藏起來，大約準備傍晚再來吃的。等到小牛被噬的報告到來，他們便立刻向那兒準備出動。

天方破曉，摩爾罕率領着狩獵隊出發，數十頭壯健的巨象，排成一列，浩浩蕩蕩，向前進發。這時正是朝風冷爽的清夏之晨，隨着巨象的行列前進，天也漸漸熱起來。

發現抖動的草叢

狩獵隊自根據地出發不久，進入荒草茂密的低濕地帶。草高盈丈，幾乎隱沒了象的巨體。吃飽了肚子而厭惡暑熱的猛虎，這裏自然是牠最好的避暑勝地。

象的行列行進中，忽見率先的象羣停止了步伐，方疑駭問，命令下來了——「開始作圓陣！」獵師們的心，頓時緊張起來，射手們架好鎗，凝視着附近的草叢。圓陣漸漸地縮小來。比人類更敏感的象，好像對於隱蔽埋伏的草叢，異常熟知，獵虎的軍心工作，在於獵師和射手，並不在象和虎的決鬥。不知什麼緣故，唯象似乎最惡見虎。一見到虎的姿態，牠就立刻停步不進。在熟知牠這種心理的獵師們，見到這種樣子，馬上就知道前面有虎。

射手們紛紛起立象背，架着鎗，均有

虎窠深處，只見茂密的叢莽間，發現了兩條抖動的草波。

「兩頭虎，注意！瞄準！」

隨著高呼的人聲，射手們騎着巨象趕快把包圍圈縮小，圍住了這荒草的波動線。忽見一頭斑斕猛虎，躍出草叢，風馳電掣的突破包圍線，從劈拍的彈雨中脫險而出，躲入更高的叢莽之中。其餘的一頭，也避過鎗彈，一躍數丈，遁入密林裏去了。

魚與熊掌不得兼有，這些獵虎者當然懂得，於是他們很快的放棄了突圍而逃的猛虎，努力追逐尚在包圍圈內的另一頭。在光影交織的樹林子裏，找覓那頗有相當保護色的猛虎，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可是太陽漸漸落西，悠然緩步着的虎的姿態，終於浮現在密林之中。而且由於象羣進迫，它便逃到下臨深谷的懸崖之上。被迫得無路可走的猛虎，舉動很憤怒，只見牠鬃毛高豎，怪眼圓睜，張牙舞爪的向着象羣回身撲來。不過這肉體威力，究不敵文明利器。

「碎，碎，碎！」強烈的鎗聲響徹整個密林，只聽得猛虎狂嘯一聲，僵臥草叢間。和其他兩頭的斑豹，都成為摩西軍氏這一天的獲物。

獵虎家在廈門

某年夏，摩爾軍氏為蒐集動物學資料又出發到廈門，作學術調查。當摩爾軍氏由當地領事款待，飲談甚歡時，忽聽僕人傳說廈門出現了一頭瘦瘦的巨虎。這消息，頓又打動了摩氏獵虎的興趣。於是領事介紹，獲得當地有名的獵虎隊。隊長為一孔武有力的土著，對於獵虎有很豐富的經驗。

第三天，人員齊集，摩爾軍一騎當先，率領隊員們向郊外丘陵地帶進發。據村人報告，確有猛虎出現傷人。於是綁縛一頭山羊置於猛虎出沒處，以資誘引，可是過了數晚，山羊依然，仍未發現虎蹤。

次日，根據當地土著的報告，過去數十里某山麓，出現一頭猛虎。摩氏一行，乃改乘船，溯小江而上，直往某山，探尋他們的目的物。登岸四望，竟全是巨石嶙峋的岩山，低濕的盆地散在岩山中間，只點綴着幾家貧苦的農家而已。摩氏原以為虎窟所在與尼泊爾密林地帶無異，誰知都是溼溼的牛山，他大為驚疑。但他得虎之志初未稍懈，得當地居民指引，攀山越嶺而進，可是意外的一律是荒涼無類的山地。經過之處，全是草木極少的岩山，最奇怪的是，在岩山環峙的山坡裏，矗立着一所破頹不堪的古廟，四圍圍以石垣，廟旁有一株數千年的大槐樹。摩氏面對着這陰森古怪的古廟，直覺的感到

這里疊疊的岩穴，正是猛虎棲身之窟。

扣門良久，寺中出來的是一個老僧，即以猛虎的蹤跡，老僧毫不遲疑的指著附近山腰裏的一個很大的岩窟，說是猛虎的住處。隨着老僧的手指望去，只見岩窟四圍，全是疊疊巨石，宛如一片不毛之地。在摩氏凝視着的瞬間，忽見連環巖岩窟的石階着口頭，正有一頭毛色斑斕而雄健的巨虎，悠然從裏面躍足而出，而且坐在洞口附近的巨岩上，靜靜地在眺望四周的風景。

摩氏隨狀喜極，立率獵夫數名執鎗前進。悄悄的突入鎗彈射程之內。但敏感的猛虎，似乎早已覺察，舉身一躍，便向巨岩背後避去了。

時已薄暮，摩氏恐怕猛虎乘暗反襲，乃不得不忍痛放棄，一行人重返山寺。靜候明日再與猛虎作戰。

於亂岩中尋蹤

摩氏等不到黎明，就已一躍起身，帶着獵夫們循徑登山，只見昨晚縛在岩際的山羊，早已給猛虎咬斃，且山羊殘體，已被拖上山頂。摩氏毫不猶豫的命令全隊人員追覓巨虎。此際天已大明，料想最忌日光的虎，決不至再在山間踟躕，乃命獵夫們遍尋山洞及巨岩隙間。獵夫們手執松明與獵叉，向各

處探尋，摩爾罕和隊長，則站在一個可以俯瞰大岩石上，接洽以待。

搜索約經過三十分鐘之後，忽聽得「有虎」的聲音，響徹山野，同時獵夫們紛紛朝着山麓飛奔而下。站在巨岩上的摩氏，和隊長作一會心的微笑後，立即向有虎的方面疾馳而進。當摩氏等兩人繞過巨岩的瞬間，忽見貼鄰的岩石背後，一聲大吼，昨日見過的那隻猛虎，出現眼前。然而牠似乎處於沸騰的人羣，飛躍十餘丈，翻身而遁入遠處的谷間。

摩氏竭聲大吼，命獵夫們入谷探尋，移時，忽見一個窺視谷底深洞的青年獵夫，變色而退，並向站在岩頂的摩氏，作「內有巨虎」的無言信號。從斷崖疾瀉而下的摩氏，撲給行近洞口，由於隊長執著的松明的光芒，猛虎的後半身，便浮現在洞窟之中。

可是，岩窟的內壁是非常彎曲的，就是近抵洞口，也不易命中，正在羣情焦急的當兒，不知洞裏另有通路，猛虎忽已躍出在遙遠的彼方的岩石上。並且像在嘲笑人類們的無能似的，長尾一揮，張開巨口，連聲咆哮，幾乎搖撼了山谷。

一隊勇悍的獵夫，竟為這過甚的虎威，嚇的畏縮起來。彷彿是鄙視那怯弱的情景似的，猛虎一轉個身，開始疾奔。虎向着摩氏一行

剛才走過的山道逆行，馳奔昨夜走過的岩山之上，靜靜地俯視那一羣追逐不捨的人們。

附近村人，聽到捕虎的消息，便成羣結隊的來觀看。而且遠遠地圍繞着憤怒的猛虎，狂喊助威。猛虎見狀益怒，忽然大叫一聲，朝着進逼過來的一隊獵夫開始逆襲。

精於獵獸的獵夫們，起了一陣微微的動亂，似乎像要四散奔逃似的，每個人手裏握着的特製的鋒利槍叉，依然向虎突進。在雙方互相視視的當兒，忽聽猛虎一聲怪叫，一架犀利的槍叉，已投中猛虎之額。猛虎受了這意外的重傷，也有點站立不住，然而牠還是睜着憤怒的巨眼，睨視着逼近來的獵人們。不知是否牠知道敵不住而想乘機脫逃，突然翻身跳到巨岩的背後。

四面進逼的獵人們，那肯輕輕放鬆，立即瘋狂似的追逐。目送着獵夫們朝着山頂消逝的摩氏，心裏相當納悶，以為這次又要給逃跑了。在這利那間，不知如何，那受傷的猛虎，突然出現於摩氏附近的岩石背後，並且大吼一聲，朝着孤立無援的摩氏飛撲過來。但是胆大心細的摩爾罕，非常鎮定，瞄準着猛撲過來的虎頭，以鎗發射。

二發、三發，由於摩氏極準確的猛擊，受傷的虎，終於骨節像轉了三三個圈，倒斃在山石之上。

東亞最偉大鐘錶行

大光明鐘錶總行

名貴鐘表 搜羅美備 選貨最精 售價最廉 光學眼鏡 免費驗光

集時許之大成 聚名表之總匯

地址：南京路中盤南路口(自遠大)電話：五九八七

醫學史話

糖的 威的

薛景帆

因為吃得太多

有許多人到保險公司去保人壽險，結果却被回絕了，因為醫生給他們作全身檢查時，發現他們的小便中有糖。假使還沒有資格保人壽險的傢伙去問醫生，醫生就會說，他大概有糖尿病。那末，糖尿病又是什麼意思呢？

糖尿病的西文為Diabetes，源於希臘文「經過」一字。當時希臘的醫生發見若干病人雖然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結果小便也很多，人還在瘦弱下去，所吃的所喝的簡直完全從他身子中經過，一點也沒有保留，所以名之為「經過」——糖尿病。
這疾病的起源實在已無從考據，至少在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的埃及文件中已有記載，時在荷馬誕生前五百年，孔夫子，釋迦牟尼，及醫學之父希卜克拉底誕生前一千餘年。

這文件現存德國醫書大學，發現人並不是一位醫生，而是一位偉大的埃及政治家，他是醫書大學的教授，酷愛埃及的文明，他終身的工作是要「將埃及推銷給世人」。近世紀埃及古物的發掘，以及對於埃及的熱狂，都是他掀起的。

公元初期，一位在羅馬歷盡滄世的古代大醫師加朗，也知道這病症，可是他說這病並不常見，他一生中治了千萬人，而祇看見過二個患糖尿病的。照我們的推測，那時候羅馬人都是食量驚人，所以說不定患者很多，而加朗不知道吧了。

到十七世紀，英國名醫湯姆士·維廉斯已遇到許多癱瘓的病人，而且他觀察得很準確，認為他們太貪口腹，尤其是毫無節制地喝甜酒，更為有害。

甜蜜的小便

十七世紀的英國紳士們，胃口奇大，在於我們亂世人看來，真如饕餮欲滿。

山爾爾·比非斯的日記中，曾經寫明一六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家中十個人吃飯的

菜單，計開羊腿一隻，牛肉一大碟，雞一碗，童子雞三隻，白鯊魚二十四隻，大肉餅一隻，牛舌一條，小鮮魚一盤，蝦一盆，牛酪麵包若干。

山爾爾還提到當時宴會上的強銷豐饌，一直到百年以後，有一個英國醫生還是看不過他同胞的濫飲痛食，他說：「我覺得英國人根本不知道『節制飲食』是怎麼一回事！」

維廉斯醫師也很反對過度的飲食，同時他本於醫學的立場來研究這種病症。他很好奇，偶然去嚐患糖尿病者的小便，他發現這小便「十分甜，簡直像加過蜜糖一般。」

不到一百年後，另外有一位英國醫生，梅德·道勃遜將糖尿病患者的小便蒸乾了，竟提煉出一塊糖來。他不但證明了維廉斯的疑點，又更進一步嚐嚐病者的血液，他發覺也是甜的，因此知道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有過量的糖份。同時他說病者瘦弱的原因就在於有大量營養性的糖份從小便中排洩掉了。

時在一七七六年。
此後的一世紀中，糖尿病的研究遂陷於停頓狀態。有人想法治療，結果也都是一無成就。

有人說，這種病怎麼治得好，救命研究還不是發癡？——可是人類就在這種癡愚中孕育出進步來。

將病人鎖起來

最有趣的治療法要算意大利醫生阿諾爾... 康泰尼的了。他覺得生糖尿病的人都體... 重過人，食量過人，一旦吃得少了，就可以... 好一點。而且生這種病的，意大利人比德國... 人多，想必是意大利人的食物中澱粉過多。

因此他設計了一種怪可怕而怪有效的治... 法，他將病人鎖在小房間中，每天不替病人... 的講要，完全照他的計劃給病人吃飯。先給... 病人吃少量的肉食，假使沒有效力，就使... 病人絕食，每天祇能喝點水或數天喝一次肉... 湯。

不久，有一個德國學者弗萊特烈。諾... 寧也照了康泰尼的方法做，他將病人鎖上五... 個月，以期全愈。後來他覺得這倒底不太... 道了，就讓病人自由飲食，而禁止多吃澱粉... 的食品。

諾寧手下還有許多孜孜好學的青年學者... 他們一致為糖尿病的問題盡力研究，結果... 使得他們的亞爾薩斯首邑，斯特拉斯堡成為... 世界上最有名的糖尿病中心。

有一天諾寧和他的助手明考夫斯基互相... 討論，覺得人體中的胰臟一定有其重要的功... 能。胰臟在胃囊的後面，中國人又稱脾臟，這... 在當時的醫學上還是一個未知的謎。諾寧就... 叫明考夫斯基將幾條狗的胰臟割掉，看它們

有什麼變化。

數天之後，諾寧走到天井中去看過這些... 無胰臟的狗，他問明考夫斯基：「你化驗過... 狗尿嗎？」

「沒有。」

「快去化驗，你看有狗尿的地方都聚着... 着繩呢。」

明考夫斯基化驗之後，發現狗尿里竟有... 大量的糖份。

這個劃時代發現，糖尿病史中最偉大的... 發現證明沒有了胰臟就會患糖尿病而死亡。

其次諾寧的學生還有一個重要發現。過... 去，大家知道糖尿病患者往往在昏迷狀態中... 夭折。臨終之際，病人會昏沈沈，呼吸困難... 似乎空氣不夠，最後神志不清，歷二十四... 至四十八小時就一命嗚呼了。病者的氣息也... 有甜味，小便中有「阿西通」(丙酮)。

這種中毒的現象，當時無人知其原由，蓋... 血液中的糖份似乎並非毒物。而諾寧的學... 生，史丹特門和馬維斯李維解釋了這疑難... 他們證明病者的小便中有一種毒物「氧化酪... 酸」，在身體中會變成「阿西通」而使病人... 的呼吸有甜味。

脂肪是危險品

他們又證明這氧化酪酸來自脂肪，而不... 是由食糖而來，所以這發現警告了每個醫生

，不要讓患糖尿病的人吃過量的脂肪。

接着登場的是一個英國學者，歐考。奧... 比。他是約翰。霍普金醫院的病理學家，在... 他求學的時候，有一天用顯微鏡觀察胰臟，... 他看見有一部份奇怪的組織，就問他的先生...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朗奇命斯胰島。」

這胰島是朗奇命斯所發現的，故以其... 名名之。顯微鏡下胰臟的組織像許多小管... 子，而其中有若干組織則迥然不同，所以叫... 做胰島。奧比不知道其名稱，所以覺得很難... 為情，就決心研究其功效。畢業以後他在約... 翰。霍普金醫院中悉心探索，專門檢查病者... 的胰臟。

有一次，他觀察一個因糖尿病而死的病... 人，在他的胰臟中竟找不到胰島的清楚的界... 限，而且胰島也退化了，毀壞了。

普通知道胰臟有二種分泌，一種是胰細... 分泌的經過分泌管，注入於肚腸中，是普通的... 消化劑。另外一種是胰島分泌的，直接入於... 血管中，所以名為內分泌。奧比以為這內分... 泌能够破壞糖份，患糖尿病的人因為胰島已... 壞，缺少了內分泌，糖份過剩乃中毒致命。

一八八九年明考夫斯基發現了胰島的重... 要，一九〇一年奧比知道胰島的作用，一九... 六年英國生理學家愛德華。A。希佛會定胰... 島的分泌物為「胰島素」，Insulin字中

的意義也是馬。再過五年方才完全解決了這問題。

肉是健康麵包是死亡！

一陣子發現以後就安靜下來，致力於治療。當時全世界的病人以為有救了，聽要多吃胰臟當然會痊癒的。而結果未能如想像的圓滿，還是用老法子，節制病人的飲食。

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美國醫生弗萊特烈克。亞命，他的方法是根據其精心的觀察實驗而來，他像明攻夫斯基一樣割去狗的胰臟的全部，狗就患糖尿病而死。但是割去胰臟的一部份，這狗的命運就完全視其食物而決定了。假使吃肉，這狗便健康如常，假使常吃麵包，狗就會患糖尿病而死。所以照前輩的醫生們說，這割去一部份胰臟的狗「就受糖尿病病的威脅」，生死之權完全在主人手裡：肉是健康，麵包是死亡！

糖的威脅

亞命以為患糖尿病乃胰臟衰弱之故。有許多人的胰臟雖弱也不會生這種病，那是因為他們飲食有節制，有限度；還有許多人，不知飲食之道，像中古人仕一般貪吃，不久就生起病來了。亞命的話一點也不錯，在各種疾病中至少糖尿病是和古代的遺劑一致的：「病從口入」，「世人用牙齒掘自己的墳墓！」亞命又發覺，因為多吃麵包而生糖尿病的狗，一旦絕食，小便里就不再有了糖了。

此他用絕食法來治療病人，世人稱為「亞命絕食治療」，有時用完全絕食，有時用半絕食，依病症的輕重而定。其結果很好，不少人得慶更生。美國糖尿病專家高司林覺得亞命的貢獻極大，竟將這一個時期名為「亞命時代」。

可是這方法不是治本之策，對於一向吃得過多的人，偶然絕食一次倒也很好，既有益於健康，又可免其過肥。反之，一向瘦弱的人，再要吃得少，便連日常工作活力也給消磨了。他們處於進退維谷之境，少吃就得永久躺在牀上，多吃就預備在昏迷中壽終正寢。

不久，一類苦海中救星從出人意外的地方出現。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的傍晚，加拿大的榜教地方有一位年輕的骨科專家在拜讀一本著名的醫學刊物。

這醫生弗萊特烈克。格朗。班汀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加拿大軍隊中服務了四年，戰後到加拿大開設診所，一時生意清淡，門可羅雀，最初二十天中沒有半個病人上門，一個月中祇收到診金四元。因此他十分空閒，可以到當地大學的圖書館中去看書。

這醫學刊物中有一篇講到胰臟的文章，引起班汀極大的興趣。其中說，如將胰分泌

管結住，胰內的管子分泌細胞會退化萎縮，而胰島無損。班汀想，或者胰島能分泌出一種當時還不曾發現的內分泌，而一旦將胰臟從體內取出之後，胰之另一分泌液胰液酵素(Enzyme)會使它溶化了，因為胰液酵素的消化力是很強的。

半夜的靈感

他突然想到，為什麼不將胰分泌管扣住，使其餘部份都毀了，而祇有胰島無損，然後將它從體內取出，提煉其分泌物——這就是糖尿病的關鍵。

他左思右想，一直睡不着。在深更半夜里，一個驟然的靈感使他起來寫下一句：

「繫住狗的胰分泌管。等個六到八星期，讓它退化，將剩留的取出來提煉。」

可惜第二天起身之後他沒有就去實行。不久，他到吐隆托去，他和其餘的醫生們討論，有人鼓勵他，有人使他氣餒，這無數千年來科學家們研究不了的問題，他又怎能解決得了呢？

班汀不取其初衷，而且更堅定了。他將診所關閉，向病家道別，投身吐隆托的生理實驗室中埋首工作。

該實驗室的主人是國際生理學的權威，麥克洛特教授。他在教授手下專門研究胰島，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需要一個學生做他

糖的威青

的助手。當時有一個人應徵，他就拿銅元一擲，決定了一位醫科二年級的學生查理·貝爾斯。這棟那生二人遂日以繼夜的探索着大自然的神秘。

他們按照了班汀的計劃做去，緊緊胰分泌管以期獲得理想中的胰島素。他們又將提煉到的液體注入患糖尿病的狗體中，看它小便中的糖份是否減少，血液中的糖份是否減少。

他們知道小牛胎中的胰臟中。胰島素不會毀掉，所以他們開始用胎牛的胰臟提煉出一種液體來，結果可以減少病犬血液中的糖份。

吃糖能救命

可是胎牛不多，能提煉得到的胰島素更少，當然不能大量應用於臨診方面，非得另闢途徑不可。

當時大家已知道胰液等液體能在鹼性液體中才有消化作用。在體內，胰液等液體注入腸胃的地方正是鹼性的。假使在鹼性液體中，胰液等液體可以消化掉一塊牛肉，如在其中加入鹽酸，消化作用立即停止。

班汀根據這道理，將大牛的胰臟浸在鹼性液體中而得到大量的精液。但是其成份不純粹，注射入狗體或人體中往往引起痛楚或竟

致化膿。當時實驗室另一個化學家李烈普幫助他們化研了一個月就製出了純粹的胰島素來。

隨即他們用這液體在獸體中試驗，將胰島素注入鼠體內，每易引起癱瘓而致命。他們檢驗死鼠的血液，知道其中已沒有糖份。因此，以後遇到老鼠剛開始癱瘓，立即給它們吃糖，一會兒就能平復如常。這樣他們才能命定胰島素的單位量，凡是在三小時中使老鼠發生癱瘓的，稱為一個單位。而且在治病入時，萬一將胰島素用得多時，也沒有關係，祇要吃糖就能救命的。

因此，他們完成了一種濟世的藥物，使糖尿病患者脫離苦海，同時他們還能統制其用量，操縱其功能。

一九二二年的二月中，他們公佈了這驚人的成就，八個月以後正式應用於臨床方面。這時候班汀方三十歲，佩斯脫才二十三歲。

平分諾貝爾獎金

一九二三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金就賞給班汀和他的主任麥克洛特。因為班汀在他的實驗室中工作，曾經得到他的不少指教。

班汀很大方地和他的助手佩斯脫平分，麥克洛特也拿諾貝爾獎金分給化學家玻烈

君。
從此，胰島素在糖尿病的治療中起了絕大的革命，患了糖尿病的人也可以高枕無憂，不再受糖的威脅，能夠和常人一樣生活下去。

現在你跑到醫生那裏，他假使給你驗小便，在藍色的礆化銅中加入你的小便，假使顏色變紅了，就是說你的小便中有糖，然後他會再檢驗你的血液，假使也有糖份的話，你就是有糖尿病了。那你不用怕，世上有胰島素，根本不會受這種糖的威脅！

根據科學的美學的社會學的觀點，分析，研究女性美的書。

女性的祕密

每冊售價七十元
五洲書報社經售
本外埠各大書報攤均售

話劇裝置與裝置家

康一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個初夏的早上，我走過打掃乾淨的關心大戲院的門口，正遇着裝置家丁辰從裏面出來，廣告牌上正貼着：「天馬公公今日獻演福爾摩斯」的字樣，我指了指問他：

「福爾摩斯什麼時候上戲呀？」

「不知道。」他答道。

「爲什麼呢？是戲沒有排好，還是佈景來不及？」我又問。

「佈景？」他說：「我不管，他們找過我，可是我們不預備幹。」

「爲什麼呢？——給他們敷衍敷衍好了，錢總有的拿的。」我勸他，看在錢面上，可以略爲遷就一點，這是生活高漲後的一種流行看法。

「是這麼回事：」他說了，「天馬公司趕着上戲，時候來不及，只有三天的工夫，可是這個戲又不能敷衍地弄，這一次是劇藝社的演員最後一次聚在一塊的演戲，導演是洪深，編劇又是黃先生的親戚，各方面一定很重視。編、導、演都是聚精會神之作，裝置也絕不能苟且！」

我們分手了，後來他們到底沒有弄，也

許幫了點忙，主要的找個外國人叫安菲爾的，第二幕睡窟中，整堂佈景上蓋滿了一塊塊的石頭，這個戲演了一天，關心就封了門，事情也就過去了。

那次的談話已經過去二年半了，並且並不是曲折離奇的談話，又不是說的幽默諷刺的笑話，可是過了二年半以後我還是堅牢地記住它，這幾句平淡的話似乎給我了一個新的啓示，好像從那天起整個話劇舞台上的裝置已經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讓我們回顧一下裝置在從前的情況。戰前業餘實驗團在卡爾登演出的時候，可以說是裝置最「出風頭」的時代，如武則天，如太平天國，幕布揭起，靜靜的佈景，先是一個滿堂彩，從學堂上來說，也許後來裝置是沒有從前那麼精緻，不過那時候的觀眾到底還是第一代的觀眾，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綉幕的天幕，三夾板製成的全堂硬片子，加上卡爾登的優秀舞台條件和「樂實」的出神入化的燈光，很可能使初看話劇的人口張目瞪情不自禁，拍起掌來。再說，戰前離現在不過八年之多，可是談起從前常常會存着談天資遺事之慨，再稍事誇張，常常會把故事

誇張成了「神話」，還短短的「樂實」也像神話似的在演劇史上掠過去了。

然後是上海劇藝社，在上海劇藝社二年半的演出中，裝置總是站在一個很平穩的水準上，它不會誇張過，也沒有低落過。談起它，我們先想一想從前的演劇情形，劇藝社是個全人劇社，只是劇人自辦的半職業化的劇社，它資本并不雄厚，那時的觀眾也并不太多，他們必須經常短期換戲，以維持營業，在一九四〇的一整年中，他們上演了二十五個劇目，平均二個禮拜要換一個戲，在這種情形之下，裝置必須要合手經濟，迅速的原則，於是形成了那時裝置的風格。

那時演的戲也以景少的爲多，佈景一多，材料太費且不說，換景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也是一大困難，如「戀與陰謀」一劇七景劇在現在也許不當一回事，可是在從前就連這片都不敢用了，以軟布幕代替了片子，可是成績并不怎麼好，一直到最後，劇藝社在裝置上一直沒想克服這一點，如「文天祥」，如「邊城故事」都是如此。例外的只是徐渠導演的兩個戲，以樂實的裝置家來設計舞台面，當然有致力之處，如「大明英烈傳」的最後一幕的燈塔，用立體深度搭出的三面牆的塔頂層，和「愁城記」中亭子間的頂層和樓梯側等，已經要算新舊演出中比較其運動的裝置了！

劇藝社而美善，再變化爲樂實公司，次

劇已經進入企業化的第一步了，榮偉解散，天馬演「福爾摩斯」，又被封閉，這一封閉好像以前那種裝置的寒酸都隨它而去，劇團都擁有大資本，好場子，而裝置也在這企業化的劇壇中展開新天地。

做這這新天地的第一齣該算是「大馬戲團」，這是苦幹同人休息三月之後，新加上一齣的一大力作，夏天過去，新秋的戲團季來了，初夜的戲演，擁擠的池座，雄壯的前奏曲，幕布拉上，拉上，已經拉到十二尺了。可是再拉上，再拉上，整整的十八尺！舞台的高度大了一半，高高地搭着馬戲團的大棚，真是「大」馬戲團，觀眾在燈着它，有人說：平常看戲只看一分鐘的佈景，那天足足地看了五分鐘。（佈景片子的高度通常是十三尺，幕布最高也拉到這種高度，可是大馬戲團向高度上伸展了許多。）

再仔細看，紅藍白三色的側幕色彩真够濃厚，再加上最後起火時淡青色的棚布上灼着紅色的火光，那簡直是一幅水彩畫！

從此以後裝置的客廳條件好轉了，劇團的資本先是雄厚，佈景需用的木板木條等雖然漲得驚人，可是劇團仍願付它最大部份的演出費化在裝置上。況且觀眾增多，每個戲部可以演上一個月以上，每次上演新戲以前都有三四天休息的時間來製作佈景，使裝置不像從前受時間金錢限制的那麼利害。還有，因為劇團紛紛地成立起來，繪畫

的人才也比從前增多。在劇團社時代只有徐渠、池澤二人，可是上座成立，古巴出來了，華藝成立，孫書玉担任裝置了。此外有上座後期的丁辰，中中劇團的孫權，聯藝的丁棟和綜藝的陳明勳諸位。作家的作品也多，就有比較，彼此之間觀摩的機會也多，這樣成戲，便有更良好的表現。

從一九四二年夏天到冬天，上藝的「秋海棠」賣座鼎盛，各劇團紛紛搬演最多入衆的「大戲」，裝置往往忙忙忙忙，可是這個現象不到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的秋末，因為木料昂貴，各劇團紛紛節縮，都上演一些一堂佈景的戲，一時如「妻」、「小鳳仙」、「探上君子」、「田園恨」、「富貴浮雲」等，可是後來發見這并不有助於開支，又受了聯藝劇團眩目的佈景的刺激，於是一景戲的時代又過去了。

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幾個新的趨向的傾向：第一，自從劇團越來越多，劇場也越開越多，特別是關心劇場，關心劇場保留了演出俄國古典舞踊和歌劇，輕歌劇的傳統，在中西戲劇輪演期中，外國的裝置對於中國的一定有很大的影響。最初在「荒島英雄」中採用了舞劇中的風景幕，和最近演出的「海神」最後一場的海神完全抄襲了舞踊舞海盜的一場，其實給人的感覺并不好。

借用和模倣當然不會太多，主要的是學習俄國佈景的傾向。俄國的歌舞劇的裝置都

是軟幕上的繪圖風景。在以前，話劇還有着反文明戲的任務在，在任何情形之下，儘量避免二向度平面的繪畫，完全用片子搭出三向度的立體形態來。可是現在劇團根本不必斤斤於反文明戲的事，——其反文明戲的佈景也早就「改良」成爲話劇型的了。裝置家正可以在三夾板上大畫其圖，并且許多必需的附屬品，如柱子，如邊線等也都一畫了事，省去材料，最顯著的如「同花」演出的「皆大歡喜」第一景一個代替掛景線的大圖案，第二景牆壁的下半木材的紋理都是出於畫家之手，再如聯藝演的「多夫畫畫」第一幕的掛景線，和「國華」演出的「豈道年華」第二幕後面的十二呎見方的西湖風景的大圖景，都是由立體又趨向平面的一個「新羅宋」風氣。

其次是裝置走出寫實主義的窠臼，本來戲劇裝置之發展受繪畫上流派的影響很大。在外國如構成派，立體派，象徵派，等等都在舞台上表現過，特別有許多表現派的戲，更不能死啃着寫實裝置不放。中國的演劇還在幼年的模倣時期，自然不使過於標新立異，不過能有這種傾向也是好現象。我們只在「銀星夢」中看到一塊怪樣的畫廊樓房的天幕，在「金銀世界」裏代替了壁上的顏色而畫了象徵職業的圖形如第一幕的書，第二幕的撲克牌，第三幕的賬簿，可是看來總覺得并不徹底。用佈景搭滿的三面牆本身就不

極打破寫實主義的範圍。但是也不能苛責，這也是一種風氣之先。這二個戲都是吳仞之導演的，也可看出導演對設置的要求。

這種新的嘗試在古裝戲方面，也有一種「模式化」的製作，如「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牛郎織女」中，取其簡單化，特徵化，而富於構圖之美，但是如果缺乏優秀的照明和攝影，就會弄巧反成拙，「梁山伯」就吃了這個虧。

至於古裝戲，更是裝大獻身手的所在。從前劇團社因於物資，常用綢子掛掛來代替許多東西，時至現在，在出巨資設置之下，大可突出這一步，可是我們仍舊看到舞台上，一半面龐樣樣，完全是極細節的寫實的表現，另一半却掛上一幅黃綢子，在同一舞台上顯得異樣的不調和。黃綢子之類固然富於宮殿氣氛，可是只是「代用品」，在化得起錢的現在劇壇是偷懶的表現，古裝戲的設置進步并不多。

現在讓我們回到裝戲家的身上。有一個時期，劇壇上弄裝戲的四位都姓孫，時稱「孫家班」。現在已有近十位各劇團的基本裝戲，可是孫家班仍由構成中堅份子，這裏介紹他們幾個人。

在中國還沒有女導演的時候，已經有了女裝戲家，真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現在在青島劇團的左拉小姐，開始進劇團服務的時候，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先是她進的華藝

劇團，在去年的秋天加入青島，一直到現在。設置的工作一方面要設計舞台面，另一方面要把設計的東西付之實物，這後一方面的工作是繁瑣的，實際的，辛勞的，（每一次新戲的上演總有二三次的通宵夜工。）并且這一方面工作的優劣，常常影響到原來的設計，所以在舞台上搭出的佈景，往往與圖上所畫的要打一個折扣。尤其是一個女的，在應付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大適宜，但是這二年多的經驗使她養成她的作風，取長捨短，成爲「簡練」二字。沒有什麼繁瑣的小花樣，可是整個又非常好看。在「金小玉」裏我們很容易看得出。

她的特長，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精於設計外國式的房舍，特別是在寫劇上，很可能給人以法國喜劇舞台上所見的美感。她的色彩輕快，調和明潤，看了毫無壓迫感的舒服，如「春風風月」中的三個景。最近如「觀察專員」第二景旅館「環碑石的圖案，也給人一種新的感覺。

其次是丁辰君，我們可以幫他寫是在裝戲上化心思的一個人。「大馬戲團」不說，「男女之間」的大樓景，「荳蔻年華」的大樓景，「田園恨」的橋和屋子等，有些是導演根本不要的，可是他爲表現整個戲不惜錦上添花，做一些人家以爲是多餘的事。如「荳蔻年華」的大西湖，在安菲爾住住要一星期，可是他只畫了一夜（時間跟金錢對我

們的限制太大了！）并且像「田園恨」或是「家」的第二景（覺慧書房的外院）都可以無愧站在裝戲界的代表作上，可惜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製成過任何一個古裝戲，我想不久他一定會有這一個大獻身手的機會。

第三位「孫」是孫棟君，他最初在麗都的小台上弄了許久，然後又在金都，上海陸續弄過。他的特長是使觀衆悅目，在這種目的之下，往往會太過就了觀衆。譬如在不必要的場合，做上些眩目的裝飾品之類。他的特長是時裝較古裝戲爲佳，近年他的作品較初年爲佳，如「大馬山」，「關公光臨」等都是够好的東西。他喜歡在舞台上做出厚度來，像「春去也」第二景，和「梁與劉」的第一景的兩個窗都有同樣的厚度。

第四位古巴君，因爲不經常製作，且暫略去，其他四五位也從簡。自從藝術劇團成立，劇壇上也流行了一佈景實踐的口號，就設置界本身說，是種進步。裝戲已經不再是僅僅作爲舞台與後台的隔離品了。可是在「佈景實踐」之下，會不會形成重頭輕尾，只看佈景不看戲的捨本逐末的危險呢？在夏天，我看了「關陽天」，我放了心。演技，導演，劇作也同時在進步，「關陽天」給我的印象是：佈景服裝道具均極佳美，可是并不影響戲的本身。

我們且暫留在這以後一二年中，演後，導演，設置是難得最快！



評「苦口甘口」

司馬斌

「苦口甘口」是周作人的
一本近著，書以首篇題目名，
蓋是作者甲申年的散文集也。

有人送了我一冊，說是你拿去
看看吧，若有什麼意見，不妨
寫篇書評。鄙人晚間睡醒，不免無聊，翻翻
也好。翻閱之下，果然有些意見了，計有五
點：(一)蕭伯納與周作人；(二)霍與羅
言；(三)談翻譯；(四)談版本；(五)
點，嘩，這點最爲可嘆，叫做「士人的禮
節」。現在暫定五點，不過文章這東西是要
寫出才能算數的，他紙捲筆之際，變化莫測
，也許臨時忘了某點是什麼一個意思，也許
寫到某點，忽然通至心曠，另有偉大發現，
這都難說得很，文章這東西就是這點奇妙。

有越讓越懊惱之慨。(譯者註：原書作大「
概」的「概」，想來或許是「概」字之誤。「校樣
尙未成功」，出版界今後仍須努力。)蓋這
我多年維艱的經驗，從書裏看出來的結論只
是這兩句話：「好思想寫在書本上，一點兒都
未實現過，壞事情在人世間全已做了，書本
上記着一小部份。」作者又引英人陀生的話
道：「希臘國民看到許多哲學家的升降，但
總是只抓住他們世襲的宗教。柏拉圖與亞利
士多德，什諾與伊壁鳩魯的學說，在希臘人
民上面，正如沒有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馬
與以前時代的多神教却是活著。」又引英儒
斯賓塞致友人書里的話道：「宣傳了愛之宗
教將近二千年之後，憎之宗教還是很佔勢
力。歐洲住着二萬萬的外道，假裝着基督教
徒，如有人願望他們照他們的教言行事，
反要被他們所辱罵。」接着作者說：「若是
講到孔孟與老莊，以至佛教，其實也正是一
樣。在二千年以前寫過一篇小文，對於教訓
之無用浮致感慨，末後這樣的解說道：「這
實在都是真的。希臘有過梭格拉底，印度有
過釋迦牟尼，中國有過孔子老子，他們都被
尊崇爲聖人，但是在現今的本國人民中間他
們可以說是等於不會有過。我想這原是當然
的，正不必代爲無謂的抱歉。這些做人做若
真是不會存在，我們現在竟不知怎麼的更爲

寂寞……」以上是周氏於「燈下讀書論」
那一篇中所說的話，其中「好思想寫在書本
上，一點兒都未實現過，壞事情在人世間全
已做了，書本上記着一小部份」那二句最爲精
闢。這一段似乎寫得太長了，另起一行吧。
鄙人素來敬惜字紙，小兒買了一包花生
米，吃完了就要把包紙丟掉，我說拿來給我
看看，說也湊巧，原來是張殘缺的紙頭，上
面印有鉛字，一看之下，所說的話也是關於
讀書的，竟可與周氏的議論相印證，發紙上
說道：「一本好書，你愈讀便愈覺其好，因
爲書是無生命的。與其與著者面談，不如讀
其書之爲愈。你也許會不喜歡他的爲人，可
是你不會厭惡他的書，如果他的書是好書的
話。因爲人總有令人不愉快的缺點，而他寫
書的時候決不會向讀者講令人不愉快的話，
他決不會把他的缺點在書中顯露出來給讀者
看。書是可以寫得十全十美的，可是人不能
做得十全十美，縱令他能寫一本十全十美的
書。一個人所說的話所寫的書總比他所做的
事來得接近真善美。這行一致是人人所難能
的。迄今爲止，人間的真善美還只留在紙上
去尋……」因爲是殘缺的廢紙，所以下文不
可得而知了，甚爲可惜，而且作者何人，寫
於什麼年代，都屬無從查攷，不過從鉛字
排印，還來不是宋槧殘頁，看來用的又是好

像白話，大致是有清一代以後的人物，須知寫散文用白話還是經胡適博士等人提倡後才通行者也。這些且不替他，那一段議論的最末一句「迄今為止，人間的真善美還只能在紙上去尋」云云，考其意義倒是與周氏所說很是相近的。周氏說「好思想寫在書本上」，無名氏說「人間的真善美還只能往紙上去尋」，鄙人深佩此語，故而敬惜字紙而購人書札抄。不過這與相似的話，詩見「名人在可有，不足為怪，只是這麼一來，『蕭伯納與周作人』云云也就難免有些問題了。

第二點是什麼了？哦，是了：「窗與窗」。於「我的雜學」篇中周氏說：「……我想到現代的青年朋友，有機會多學點外國文，我相信這當是有益無損的。俗語云，開一頭門，多一些風。這本來是勸人謹慎的話，但是借了來說，學一種外國語有如多開一頭門窗，可以放進風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別的不說，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這個意思很好。幾本天地上有一篇「談窗」意思也差不多，今引於後，以鑒讀者：「Henry Ward Beecher 有言道：『書者，窗也，心靈之所由而觀外界者也。無窗之家，信如無窗之室。』五官所及

的知識有限，必藉助之以經史子集，神智之室內始可更加光明。見圖書館藏書樓里一排排的書架，架上千千萬萬冊的書籍，不禁偶涉遐思，心想：我們不能返今復古，親見古昔事蹟，可是架上的不是千千萬萬個面向時間之流附着的窗子嗎？抽下這本往那望去，外面便是唐虞三代，抽下那本往前望去，外面便是六朝勝跡……這樣想來，委實美不勝收，難以盡述；雖說書上多已蓋上了一層塵埃蛛網，其實也只像窗子上掛着一層薄紗，往外望去，景色依稀，倍覺可喜……願後輩上房屋奇缺，鄙人之做所謂三房客者已六年於茲矣，寓處狹隘少窗，受帶房東遺氣，尤其餘事，故而存下一個妄想；一旦多下幾個錢，定要造一所真真的所謂花園洋房，窗子定須開得多，窗子務必造得大；依我的理想，打開東窗，外邊須是一個曲徑通幽的拙政園，打開西窗，外邊便是一個空曠闊大的兆豐公園，由南窗外望便是海闊天空的太平洋，北窗却是面向萊蕪湖的。這個在物質上自知做不到，可是在精神上只須多構幾種語言便可成事的。比方以東方語言寫成的紅樓夢自有一種曲徑通幽的意味，法國莫泊桑的小說自有一

種空曠闊大的氣象。多構幾種語言恰如在神智之室上多開了幾個明窗，眼界自然又擴大了一層。」

第三點談翻譯。周氏關於翻譯的意見散見於「談翻譯」篇及「雜學」篇的第十八節。於談翻譯篇中他說：「若是要想為自己而翻譯的話，那麼雅便是特別要緊，而且這還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達到目的，不，極容易的可以達到目的。上述的話並非信口開河，乃是我自己從經驗上得來的結果。簡單的辦法是先將原文看過一遍，記清內中的意思，隨將原本擱起，拆掉其意思，另找相當的漢文一一配合，原文二字可以寫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無妨變成一二字，上下前後隨意安置，總之只要使得要安帖的漢文，便都無妨礙，唯一的條件是一整句連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減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這種譯文不能純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辭散夾雜的文體，伸縮比較自由，不至於為格調所拘牽，非增減字句不能成章，而且這種文體看去也有色澤，因近雅而似遠，所以易於討好。這類譯法似乎頗難而實在並不甚難，以我自己的經驗說，要比用白文話還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過去，不十分費力而文章可以寫得像樣，原意也並不怎麼失掉，自己覺得滿足，讀者見了也不會不加以

實證的。這可以說是翻譯的成功捷徑，差不多是事半功倍，與事倍功半的白話文翻譯不可同年而語。」又說：「我想在原則上最好是直接譯，即是根據原書原文譯出，除特別的例外在外，不從第二國語重譯為是。可是這裏有幾個難題。一、從第二國語重譯常較直接譯為容易，因原文有些難解的熟語與句法，在第二國語譯本多已說清，而第二國語固有的這些難句又因係譯文之故多不蓋用，故易於了解。要解除這個困難，應於原文原書之外，多備別國語的譯本以備參考比較。二、外國語的知識不深，那時不識艱難，覺得翻譯不很難，往往可以多有成績，雖然錯誤自然也不免，及至對於這一國語了解更進，却又感到棘手，就是這一句話，從前那裏譯了也已滿意了，現在看出這裏語氣有點出入，字義有點異同，躊躇再四，沒有好辦法，結果只好擱筆。這樣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國語的前輩謙虛的說沒法子翻譯，一生沒有介紹過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文章。」上面二段話，歸合起來有三點，即是（一）翻譯用文言比用白話容易；（二）以原文的譯文為依據而重譯較為省力；（三）據「精通外國語的前輩說沒法子翻譯。」這三點恐怕都是事實，翻譯一事於鄙人是絕緣的了。於論維學庸周氏又說：「我深感到日文

之不好譯，這未必是客觀的事實，只是由我個人的經驗，或者因為比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緣故，往往覺得字義與語氣在微細之處很難兩面合得恰好，大概可以當作一個證明。」云云，可見一般以為日文易譯的話也是靠不住的了。

第四關於版本。周氏は藏書家，但看他的「陶集小記」一文：「我平常很喜歡陶淵明的詩……陶集版本甚多，橫川既醉郭紹虞諸君已有專篇著錄，我輩見之只有望洋興嘆，但願案頭有一兩部紙墨明淨的本子，可供朝夕披讀，也就滿意了。日前為得查攷形大無千歲的問題，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來一翻，實在貧弱得很，不但沒有善本，種類也並不多……」接續說：「寒齋所有的陶集不過才二十種。」可見「貧弱得很」云云，又是他的客氣得很的「客套」了。關於「版本」，不佞至今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據我臆猜，或許是這樣：古時印刷之術不很高明，紙墨又不如現代之精良且易得，加以刀兵水火之災，與夫轉輾翻刻之誤，版本便有了高下之別，士人口中的所謂「宋槧」或許即是紙墨較優，錯誤較少的那一類書。以言現代，版本似乎已不必如此講究（市儈翻印除外）；比方鄙人讀了二百多本的「讀者文摘」，但覺用紙張張潔白，字跡個個清楚，

錯字不到五個，那麼還要怎樣呢？即以本書而論，錯字據愚所發現只是誤「慎」為「慎」一個。再進一步說以現代之紙與墨及印刷術，出版界也是不該再使人起看重某種版本之心的。比方這本「苦口甘口」的用紙如此寬闊，油墨如此醇濃，叫人希望將來再有一種宋版苦口甘口出現，便是現代所不該再有的事，而今竟有者，此即是人類之可賤處，亦即是太不敬惜字紙之過也。原定第五點是「士人的墮落」，書中有多處是談及這點的，說起來一肚皮的氣，而且紙已寫完，就是拉倒。

評張愛玲的「流言」

許季木

大約在三星期前，筆者和實齋兄，一時興起，往訪幾位友人。其中之一，便是張愛玲先生。（以下恕我將尊稱省去，以免字句累贅）我曾在蘇青君的家中，匆匆見過張君一面。這一天，却得到一個比較可以暢談的機會。我所見到的她的會客廳，放著素色的沙發，壁上掛著兩幅油畫，還有一幅似乎便是在流言中製版的張君的自己的照片。陳設並不像她在小說中所寫的室內佈置的那樣花花草草，而給人一種恬靜的感覺。當時我們

隨便讀了一遍，周起上演在即的傾城之戀，還有些偶然想到的瑣屑的事情。我們又提起她的新書是否即將出版，她說大部份都已印好了，然而最近因為停止供給電力的關係，也許無法印下去。言下不勝焦慮的樣子。

可是在筆者寫此文時，流言終於出版了。其實，集中所收的三十篇文章，先後曾在「古今」，「天地」，「雜誌」等刊物上被筆者讀到過。我對於她的散文，最初並不注意。我讀到的第一篇文字，是「更衣記」。只覺到她好用各種形容的字眼，句法頗見別緻。看她寫女人的服裝，描摹盡致。如果是一個男作家的話，決不會寫得那樣詳盡，我想這一定是女孩兒家更熟悉她們的自己的事情的緣故。後來我讀到她的「童年無忌」時，更覺得她立意的新穎，與流露感情的真切。於是她的每篇文章，便在我必讀之列了。

「爐餘錄」該是她的成名的作品之一。繼李目前為止，至少這是描寫香港戰時生活的代表作。「大陸新報」上刊過此稿的日譯文。文中提起的人物，沒有經過作者用小說寫法的掩飾，活生生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其實，即是拿小說的人物來說，據理查·安頓(Richard Audington)「此公的文章，曾在拙作「妻」中提到過」在「論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到一節見：無論作家用任

何字眼遮掩，他所寫的是他身邊人物的一「惡意」的刻劃。「惡意」云云，牽涉到感情的偏見，暫置不論。只是小說人物，有實事實物，可供索隱，誠是一件事實。因此，我們在張愛玲的小說中，讀到許多角色，似在書中談論，若隱若現，而在她的散文中，毫無做作的寫了出來，無怪寫得那樣的鮮明與有力了。

我們要了解一位作家，最好讀他自己對於寫文章的意見。如果編輯先生以此種題材徵文的話，當可得到完美的成績。因為作家們對一己的經歷，是最熟悉不過的，尤其是自己的文章，更能暢所欲言。我在張愛玲的同一題目的文字中，讀到兩節，頗寫得出色。第一，她提起文學是感情的產品，她只打算寫瀟灑於感情的那一路的作品。她說：「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牌』那樣的產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爲人在戀愛的時候，是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鬆的。」以下，她談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寥寥數語，扼要精警，不惜把全文引上了：「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

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份大於藝術的成份。和戀愛的放鬆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鬆的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其次，她主張寫小說，宜用客觀的立場，似以避免成見爲上。就事論事，有時一篇很好的題材，被俗手寫來，填入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道德觀念，便索然無味了。張愛玲的原文是：

「因爲我用的是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新釘殺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但我以爲，文學的主題論，或者是可以改進一下。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右一節末二句，筆者甚表同意。不佞嘗替某刊寫過一篇小說，刊出時，編者在文末另加一節，抨擊小說中人物的腐爛的生活，說教意味頗濃，而將整篇的純客觀的風格，完全破壞了。真使我發生「點金成石」之感。雖然我那篇文章，是不能與黃金相

比擬的。

其餘各篇，亦各發其妙。而一般的特徵，在譬喻之多，隱見而不一見。如「傳奇再版序」中云：「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爲過去」。我看了一遍，便把它記住了。它彷彿可成爲皮脊燙金的格言集這類書中的一條。又如「道路以目」記述在一條冷靜的馬路上走，遇到一個瘦白菓的孩子。她說：「我忘不了那條黑沉沉長街，那孩子守着舖，蹲踞在地上，滿懷的火光。」所說的「滿懷的火光」，正是描寫淋漓，正是文字中隱伏着一幅生動的圖畫也。

一般說來，張愛玲的散文比她的小說寫得更流利。我作此論，並不是說她的小說寫得拗口或晦澀。據我的愚妄之見，大概張愛玲最初寫小說時，比較注重讀者的口實與吸力。她的較早期的作品，所用的西洋化的句法亦較少。等她在文壇上奠定相當的地位時，想來她更愛照她自己的心眼兒下筆，構句之中，愈益接近洋文的中譯了。於是有幾處地方，不免使不諳洋文的人看來，頗覺費解。以她的文章，供象通外國語之鑰閱讀，原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想更廣大的讀者羣，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希望張愛玲以後寫散文時，仍能保持「流言」的筆調，具有西洋句法的氣息，而並不太難懂得出於一般

人的了解程度以外。

以上將書評寫訖。只是「流言」中還有圖畫與照片，如果略去不論，似乎不足以稱全豹。筆者對繪畫是外行，我只知道西洋畫家中有一畢伽索其人。因爲我曾在「一本西洋雜誌」上讀到介紹他的作風與圖畫的文字。我又在「一期過時的『美國評論』」上看過「論西洋繪畫」的短篇，提及一幅畫，題名「樓室」，係出於十八世紀德國畫家孟爾爾的手筆，畫着一間空洞的房間，夏日的薰風，吹入室中，窗簾微微搖動。「陽光」「簡單」「缺乏抽象的概念」，舉凡十八世紀的繪畫的特徵，無不具備了。同時我在張愛玲「談畫」一文中，也獲得了不少新鮮的知識，足徵我對此道的認識的貧乏。按「流言」中的畫，共收二十餘幅，均爲速寫與素描，大半都只畫得一個上半身或頭部。與那些大品的名畫，自然相差頗遠，且並不屬於同一範圍，無從比較。我所能加的唯一評語是：一些可喜的漫畫，讀來很是有趣。

張愛玲自選的照片三幀，姿態各別，想來可代表三種不同的心境。其中的一幅有如此的題字：「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讀者如想知道刻劃這種情緒的，是何等樣的照片，那末取到「流言」後，請先翻到

二百另六頁至二百另九頁之間。

觀周碧初油畫展

令狐原

我抱着遊一遊頤和園的心情，去參觀周碧初的油畫展，當我一踏上西便門年畫二樓的畫廳，展現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個覆上了輕紗的渺茫世界，古老的北都，頤和園，南海，西山，白塔，真巒山，已被我們的畫家粉飾一新了，因此，不能不使我大爲失望。因爲，我之愛北京，人人之愛北京，多半是愛它那古樸蒼老，愛它那令人追憶先朝的遺跡，但是在那裏的畫面上並沒有這點這樣的氣息，畫面畢竟是成了「畫面」了，一切都經過了作者的筆加于重修和裝飾。

周碧初的技術是屬於印象主義一類的，用點點的紅色黃色和橙黃，排列成陽光，藍色綠色和檸檬黃，濺雜成樹叢，這樣的手法常常會引起觀者一個強烈的刺激而收到更大的效果，但是，在周碧初的畫面上却不然，他那致命的缺點——粗小，磨殺了作品的生命，磨鈍了筆的銳利，在這些小筆觸的色影裏看不出一點感情（就是有，那也是極微極微的一點點）像一個鋪路的工人，用各色的小石鋪列成一條整齊而平坦的道路。不論繪

色或冷色均加入了大量的鉛白，使它們之間無條件的調和與不必要的融冶，這樣一來，減少了色的力量，使畫面輕浮無着，遠近難辨。

所以，手法雖是一個好手法，但在周碧初的手裏却成了死的工具。

「黃菊」一幅（靜物）在整個展出中是比較特出的，在這幅作品上，作者並沒有像在其他作品中般浪費他的鉛白色，因此覺得厚實而穩健得多，而且全幅都是用刀刮成的一瓣一瓣要用那鐵皮刀來一刀一刀刮出來，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也祇有溫存而耐心的作者才能做得到。實際上，全部用刀，除了可引起一部份觀者的新奇之外，並不能說就是好。祇有在用筆不足於表現的時候而來一下刀刮，才可顯出刀的鋒力。

好的繪畫，應該是能夠表現畫家個性的東西，周碧初的那種小心翼翼惟恐失檢的畫面，或者就是他的個性吧；但是很抱歉，我始終認為比較偏強大膽一點的個性更接近真實些，反之，具有「嬌嫩」般心情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把真實粉飾起來。

周碧初的繪畫世界是一個五彩的輕飄的幻境，人們就是有種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我想也是極難受的，因為很可能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指揮，變成一個飄蕩不定的幻影。

歲尾劇壇巡禮

應 賞

今年的聖誕節竟出現了四個以同樣題材為骨幹的應時戲，「小鳳仙」已因故停演，它和「秦松坡」簡直是費穆個人的私產。一位卓越的導演，却是一位貧窮的編劇者。我們既然不能從費穆的「個人遺產」中得到滿足，為了做一個應時的觀眾，「雲南起義」和「袁世凱」給我們有比較的機會。

兩個「袁世凱」

如以「袁世凱」的劇本和「雲南起義」的相比，差別便很顯著。石揮是頭等的演員，庸俗（不是平庸，是俗氣）的導演。單以劇本而言，我們在「雲南起義」里得了什麼？一個散漫的故事，四個不統一的分幕。我們姑認袁世凱那主角本人稍得編劇者賦予性格，可是你能承認六君子在你腦中會有顯著個別的印像？段祺瑞和徐世昌被寫成兩個反對帝制的英雄，如果不是歷史劇，他們之間的缺一，並不算罪過。可是我們不能一筆抹煞石揮的成就，憑其豐富的舞台經驗，劇本却也有片段的可取之處。我愛第二幕蔡鈞與小鳳仙分別出走時的纏綿，以及末幕袁世凱

驕死閔妃一段的哀婉。第二幕袁子里大段編于過山壩的穿插與全劇完全不相稱，蔡鈞與其夫人爭吵一場毫不緊湊，後來跟小鳳仙說的幾句話又太明顯。觀眾也許偏愛第二幕，編劇者也許在第二幕費了較多的心血，可是立在藝術的立場上我們並不稱許。

我稱石揮為庸俗的導演不好算是貶論。一位天才能令人拜服，但天才並非全才。「雲南起義」中他盡量用出了他的才能，他聰明，可聰明得俗氣。離開幕時燈光集中於正中袁世凱像做得多伶俐，不過我們想起了佐羅的「觀察專員」。藝術原是復雜，天才乃是第一等的複做者。但在第二幕導演完全顯出了他的弱點，他在演員衆多時顯得慌亂。觀眾期望蔡鈞夫人出場時有一場高潮，導演同時連累了演員，當蔡鈞寫休書時，他（導演）手足無措，不知該把別的演員如何處置了。我們把第三幕平平穩穩的略過。如果石揮在「雲南起義」的編導方面有所成就，乃是集中於第四幕的。我們暫時撇開了袁世凱是歷史上一個英雄（他到底是一個英雄）的思想，我們暫時想不到袁世凱在病死時真實情景怎樣，從藝術創造的意義上看，無論劇本或導演方面，石揮把袁和閔妃一段的處理却替他自己，替全劇增加了光輝。

我盛讚第二幕的裝設，和民初人物服裝的逼真，我的同觀者和我同意。編導者是一

位北京土著，他有權對第二幕北京黨子的裝置提出充分的意見，可惜的是，他在高劇本上才能的展現，也限制了演員的才能。你不能說白文不盡力于他的本位，由于先天的條件（白文生得瘦長，而袁世凱則是矮胖），他已吃虧了一些，其次，有人說石揮把角色都寫得石揮腔。演員方面，除了白文，我們最佩服馬笑儒的老媽，（她的成就正如她在「金小玉」中的一樣）和沈敏的閔妃。我總以為劉基不適宜演正派的小生之類角色，尤其是爲了他的聲調。他很盡力，但他的成就也和他的「金小玉」中一樣，不能令人十分滿意。我很希望史原能好好用一番心：一個觀眾心目中的好演員入于流腔是很可惜的。

如果我已稱讚過「雲南起義」中第二幕的裝置，我更喜歡「袁世凱」中的裝置。關心向來以「佈景富麗」列入爲資產條件之一，但在「袁世凱」中，如新華宮的裝置，確顯令人有逼視之感。觀歷史劇，觀衆往往忘不了歷史上的已知事實，「小鳳仙」和「雲南起義」都把小鳳仙寫成一個有革命氣質的女性，在「袁世凱」中我們却意外發現她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物。這樣怎能激發觀衆對歷史劇的懷疑？「雲南起義」與「袁世凱」所取事實也各不同，前者相當着重警察，後者却另介紹了幾位革命人物如袁英、馮執義等。前者全部以袁世凱本人爲骨幹，在後者，袁世

凱本人出場時間並不多。他把兩個劇本比較，單以人物性格的刻劃而言，其間的相差是遠遠的。以蔡鐸失蹤開始也許可算是編劇者聰明的辦法，可是少了蔡鐸的故事，不得不以別的故事補充。在這情勢下所產生的如袁世傳、顧秉忠、唐世龍、袁英、馮執義、徐珍等角色之能給予觀衆突出的印象，正表顯了劇作者的才能。我們認爲遺憾的也許是分幕過多，但第三幕里以短縮的時間，漫畫的手法描繪了袁大總統演習登基時的醜態，却非常可愛。我也愛第六幕中唐世龍向徐珍數次要

求的描寫。「雲南起義」的結尾和「袁世凱」的結尾，寫這位英雄的暮年末路，兩編劇者的寫法截然不同。「雲南起義」中，老袁變作了一個完全孱弱無能的老頭子，「袁世凱」中，老袁却仍強悍，甚至取劍手刃了六姨太。爲了分幕過多，導演很難表現他自己。唯一的特色就是他把他其中幾個角色弄成丑角化，如顧秉忠、唐世龍、梁慶范、袁克定等都是。劇本原是諷刺，你豈非難此種處理方法不對嗎？最活潑的當是第六幕，唐世龍追求徐珍一段甚爲可喜。明眼的觀衆當知演員有一分功勞，穆安較前又有顯著的進步，他充分表現出一個粗獷武漢的性格。可是我們在「袁世凱」中最大的收穫却是胡少峯的演技，「離陽天」以來，他有了飛躍的進步，由此可知天才全舞後編，多少好材料正在默默無聞

中被壓抑着！就個人成績而論，他是「袁世凱」全部演員中進步最速的一個。陳述的袁世凱化裝極像，我們本公認他是一個標準的喜劇演員，他在「袁世凱」中演技並不輸于白文。張伐的馮執義令人想起他的「天羅地網」，很深刻的。沈浩的小鳳仙充分表現了一個妓女的身份，但實際上，小鳳仙恐是更高等些的妓女。我們很可惜于飛和林彬的平庸。對顧正君，並不十分滿意，他穿了袍褂，却走了古裝戲的台步。

「傾城之戀」

我在「傾城之戀」上演特刊上說過一番祝詞。我是愛玲小姐一個忠實的讀者。我迷醉于她創造的故事、和她賦體的筆法。可是，一位精巧的小說作者是否就是精巧的劇作者？一位享盛名的小說家的第一個戲劇本是否就可成功？看了「傳奇」，有人說是歡喜「金鎖記」，我却始終堅持「茉莉香片」，因爲不同于其他故事的曲折情節，「茉莉香片」完全描出了一個人的性格。張愛玲較大的能耐是編故事，「傾城之戀」有一個曲折的故事，大體便是使作者動心編劇本的原因。可是讀劇本，我寧願看小說，如果我們確在「傾城之戀」小說中找出一些韻味，這些韻味却在劇本里失去了。小說里我們聽見外國味，

或不如說是香滑味，却難得在劇本里發現。張愛玲除了編故事這一能耐，其次是精緻的描寫，她却不能把這能耐用在劇本里，或不如說用在劇本的對白里。比如說，那位印度公主出現在小說里甚為動人，劇本里竟變作多餘，沒有看過小說的觀眾可能明其出處。

可是一切小缺憾，都能因「張愛玲的處女劇作」這一事實而略過。她的天才的特點除了編故事，精於描寫外，第三該是對白的自然流利。我指的當然是小說。而張小姐，能把編故事的特長用於編劇本，當然也能以善寫流利對白的特長用來寫劇本里的對白。她採取便利的方法，劇本里對白多數相同於小說里的。其結果便是單調。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望，如果張愛玲不以「傾城之戀」小說參攷，而將「傾城之戀」故事憑空編一劇本該怎樣呢？

白流蘇固然寫得很好，范柳原軟弱了一些，而三爺四爺和三奶奶四奶奶兩對夫妻太雷同，如果不為表明他們是一個大家庭，至少可省却一對。不過本于小說，這句話又是白說了。

既稱爲「高乘喜劇」，當非胡鬧劇可比。宋端鈞不幸在導演本劇之前導演過「關公光臨」，在第四幕中就留下他的舊跡。第一幕的氣氛最好，裝設却似可更富麗一點。破落戶與中人之家不能相比。從小說裏我們對

白家有一個破落却仍不失大家風範的印象。而現成的裝設却只能顯出中人之家。如果說白流蘇在第二幕的服裝不算太新穎華麗，第一幕里便太樸實了一點。胡琴聲很播出氣氛的蒼涼。如不怪劇本，那末第四幕的草率就不得不歸罪于導演。台上少道具，而演員衆多，地位極亂，作風與「蘭光遠」頗似。但同樣作風，在第一幕第三場相親回來時一段隱置却顯得可喜。末幕香港砲火開始時，燈光集中於日曆上大大的「十二月八日」，方法很聰明。但戰爭氣象不勝緊張，而范柳原脫下大衣挑水一節似乎太突兀一點。「結局的積極性彷彿很可疑」，張愛玲自己說。一些不備！

可是我們又看得出原作者所說：「流蘇實在是個相當厲害，有決斷，有口才的人」嗎？羅蘭完全盡了她的本分，第二幕對付范柳原一段非常切合。有人以爲她的嗓子響亮動聽，我却以爲她的響亮單調的嗓子將限制她演技的發展。舒適很有范柳原的瀟灑，但沒有想像中的外國派。其餘三爺四爺三奶奶四奶奶都很賣力，他們的外表尤其幫助了他們的成就。

有人問我「傾城之戀」如何，我回答說看戲如讀小說。如你單是爲嘻笑娛樂，請你把眼光轉向羅蘭。

劑補大能全認公致一界藥醫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治：神經衰弱、失眠、貧血、婦女經期不調、產後失血、病後體弱、老幼皆宜、男女老少、均宜服用、功效卓著、相宜。

行發總藥房大

兩個極端

我在一個寒冷的下午看了「上海屋簷下」的重演，當晚我又在匯豐觀了「甜甜蜜蜜」。從後者得到溫暖和樂趣，使我悲哀自己嗜好的轉變。「戲劇通俗化」的結果是編劇導演的低落，可是觀眾配胃口。「甜甜蜜蜜」據說是從毛姆的「Home and Beauty」改編，原劇原是Light Comedy，經過改編者與導演導演胡導之手，便變作大鬧特鬧的「Farce」。我相信觀眾之中一定有大批從前好萊塢喜劇片的信徒，他們便會從「甜甜蜜蜜」中得到大量的滿足。其中笑料的豐富不下于去年轟動一時的「梁上君子」，可是無論如何，品質不高。故事同「多夫寶鑑」，亦敘一普訊不明的丈夫回家，發現妻子竟與老友同居，笑話就此而生。胡導初次從「甜姐兒」顯過他的「噱頭」，在本劇中還兼身登場。演員陣容可謂堅強，孫景路，韓非，白沉飾三主角，旗鼓相當。此外我們發現了飾老處女許小姐的田秋萍非常出色。而王薇的嬌滴滴，歐陽少，却佳。導演把一位位小姐裝束成如李盛名的某小說家的奇裝，未免近于惡作劇。把戲劇弄成單純的娛樂品，我們不能不對金都之能毅然上演「上海屋簷下」表敬意。這是極端，數年前上海劇壇評時，曾以兩層樓裝作號召，到今日，竟不

能再吸引觀眾了。導演方君逸也是個人，處理一概照舊。演員除了嚴松外，都完全換過，令人不免起滄桑之感。

但有一點使觀眾不舒服的，便是冬天里，演員穿了冬裝，台上却雷鳴閃雷鳴，落着淅瀝的雨。而我，作爲一個評論者，又不能自禁地把它與從前的演出比較。我始終以爲衛再平是一個天生的喜劇演員。「上海屋簷下」的重演，演員雖都够水準，能與上次上海劇藝社演出時演員相比而超越的，只有一個衛再平。英都演林志成比較弱，不能和上次徐立比擬了。演大學生黃家福的顧爾誠係新人，據說是前童顏而巴的令弟，很有希望。

你說「上海屋簷下」的重演是否值得？只是我爲劇壇慶幸，同時爲它擔心。戲劇有了更廣大的觀眾，觀眾的口味水準却更低落。你入金都去受些教育，得一些微輕的笑料，心頭加一層生活的重壓，最後也許被台上一孩子們的歌舞感動而覺得該硬硬結實起來。出了戲院，你步不到幾十武進入塵世，又浸入華麗柔軟的空氣中，嘻嘻哈哈一番，完全忘了剛才所受的教訓。這套帳該如何算？我把這兩個戲列爲兩個極端，今日的觀眾有太右的傾向（享樂，胡鬧，噱頭的傾向）。又是劇壇的危機，我要說，你可同意？

長命牌
消毒刷牙
枝枝消齒 枝枝到齒
出品廠刷毛葛草

文化報道

文化報道

★周作人在北方出版之新書

：「秉燭後談」已運至上海，福州路太平書局有售，價三百元。

★本社新書，譯正豐著歷史小說集「長恨歌」不日出版。譯著歷史小說，頗有廣大讀者，本書係五年來譯作之精選集。

★卜家著「七日談」第三集即將出版，由街燈畫報社總經理。該書所收故事，均為典型之中國風，文字亦為純粹之口頭語，內容甚為精采。

★政治月刊譯書「汪精衛先生傳」初版售罄，現在再版中。

★「中國週報」文藝版與劇藝版由葉洛川編譯。

★錢公俠主編之「語林」月刊出版，除評論文字外，有「記張愛玲」、「血滴子」等文，銷路甚佳。

★蘇青新著：「濤」在印刷中，最近則搜集材料，埋頭寫一長篇「陳蘭月」，預計寫十二萬

言，先在雜誌發表，然後出單行本，據作者云：此書題材係以一女子在結婚以外之各種戀愛生活為題材。

★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並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像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畫報社總經理。

★本市第一流綜合刊物「萬象」因紙價暴漲，印刷費激增，暫告停刊，讀者甚為痛惜。

★「文史」甫創刊，亦以成本關係，有告小休說。

★應寸照在威海衛路三百號創「燭燻茶座」，兼售油畫盆景，供閱書報，富文藝氣息，定二月中開幕。

★文壇前輩包天笑有「我與雜誌界」一文，將在本刊發表。

★譚惟翰作小說「笑笑笑」前在本刊發表，甚獲好評，現由作者改編電影劇本，由李萍倩導演。嚴俊張帆任主角，慶曆元旦上映。

★本欄前此報道：陶亢德擬

寫長篇「亂世男女」，嗣聞蘇青亦有寫「亂世男女」之計劃，旋忽聞柳雨生亦寫「亂世男女」，並在沉默中已寫有四萬字，可見柳為說過就做人。

★許季木譯「洋鬼子在中國」將由太平出版。

★柯羅主編之綜合新刊：「宇宙」聞將於一月十五日創刊，內容以生活報告為主。

★華北漫畫家宗洽王仲將在京合辦「讀書」雜誌。

★汪正禾將有散文集「談屑」出版。

★蘇州作家伊馮近自刊散文集「木屑」一種，用白道林印，在目前出版界中堪稱傑作。

★重慶有人（朱彤）把紅樓夢改成四幕劇，名「襲雷」，已出版。端木蕻良亦有意此一工作，但還只寫了幾個獨幕。如「林黛玉」、「晴雯」等，多幕的還未問世，現在却為人先爭取了時間。

★李健吾的戲劇集出了三本，即：（一）「徐守清」（以身作則改名）和「新學究」，（二）

「這不過是春天」，（三）沒有登記的同志」和「梁允達」，（三）為獨幕劇合集。

★羅曼羅蘭在英逝世。

★紀德現在北非，美國則大鬧「絕德熱」，一九四四可說成了「紀德年」。內地紀德作品的譯本不少，計有卡之琳的「新的糧食」、「罕門」，盛漫率的「地獄」，陸蠡的「田園交響曲」，陳占元的「婦人學校」，尙有「賈幣製造者日記」等將出版。

★桂林淪陷前，明日社曾出過一批文藝作品，有卡之琳「十年詩草」，瀋至「十四行集」，梁宗岱譯作「交響樂」，及「歌德與悲多汶」，「悲多汶傳」等。

★徐許社美，為「捕獲報」駐美特派記者，常駐紐約，且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

★內地近有一種莫斯科版本的新譯著，不署譯者姓名，然紙質裝幀均甚佳，價亦廉，恐有宣傳性質。



頃閱報載沈成號啓事一則，謂本人另有高就於即日起脫離該店職務云云，然商場解僱職員，自有定章，兼之在大東亞戰之時，無故豈可解僱，鄙人在未經同意之前，自應予以否認……(十一月十一日江蘇日報載陸伯良駁復否認沈成號啓事之啓事)

萬元不希奇，千數不要提，百元無道理，十元一味味，單票無人要，角票當垃圾。(十二月一日新聞報社會針砭)

耶氏抗價展覽一瞥(見十三日新聞報標題)

泉唐陳子彝介紹吳門陳子彝畫畫治印：子彝宗兄，系出吳趨，曾留南大學東吳大學文史教授，與余同姓同名，復同

旅滬，同就吟咏，而君尤精八法，正草篆隸，各擅勝場，行書更瀟灑如其人，治印探周秦兩漢之鑿珠，兼襲虎吳湖帆吳子深諸氏咸推許之，茲以訂潤周世，藉聯翰墨因緣，從此一席書名，江南獨占，遠莫姓氏誤傳，添藝林之佳話焉，敬誌數語，以俟鑒家。甲申孟冬，泉唐陳子彝識。(十三日申報廣告)

(問)煤球配給當局有否準備?

(答)煤球之配給，初因煤商未能按時製造，以致脫期，現正由物配處交涉製造煤球之原料，一俟原料問題解決，即可開始配給。(物配處答)(廿三日新中國報載宣傳處記者例會，解答配給評價等問題。)

茲因內人項產一子，苦於無奶，如有仁人君子，能即惠給寶驗良方，食後立即有奶，並無碍衛生，當即酬洋二萬

元，儲款以待，x路最宅。(廿三日申報廣告)

有二家暴發戶的子女聯姻，女家的莊產是一所洋房，一部汽車，一百噸煤，一百担米。當僕人送到男家之後，男家賜與黃金一百萬元，而這位僕人還很不滿意的樣子。(廿四日平報新天地)

觀世音菩薩，救世主大英雄，民生痛苦，傳授護身真言，口誦心惟，不費錢，以避難之神咒，抄寫身帶，得益非淺，各大商店，工廠，學校，以作歌頌。咒曰：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吡哩哩，哩哩哩。(廿四日申報分類廣告)

……一、黑帽子等人員，與賣票員勾結，票房附近「三尺一丈」「四尺一丈」(一尺代表一千)之聲不絕於耳，始上高級人員，亦多眼開眼閉，視若無睹……一、黑市票

橫行之結果，欺詐行爲隨之發生，有一由滬赴錫女旅客，以每張二千元之代價，連購兩次黑市票，結果均係列車業已開出之際，購得第三張黑市票，始得擠上列車，時在車站已守達十二小時，手抱嬰孩，身疲力竭，當其向人訴說苦楚時，熱淚潸然流下……(廿五日新中國報評論：再告錫中鐵道當局)

月入百元吃肉，月入千元吃粥，月入萬元，大家抱頭痛哭！本部有鑒於上述社會經濟情形，爰以「生活程度趨高，收發極低」爲原則，而真誠爲各界服務也。(廿五日浙江日報載大利契約部廣告)

日烘烘，西瓜海果時期，時時以不可確忽，尤於此季，當謹之慎之。于火傘高漲，灼人欲焦，何在乎區區風雨也，如設備不週，繼浴而傾，苦也哉。(工業第十二期簡易發條常識篇)

……一、黑帽子等人員，與賣票員勾結，票房附近「三尺一丈」「四尺一丈」(一尺代表一千)之聲不絕於耳，始上高級人員，亦多眼開眼閉，視若無睹……一、黑市票



200 蚌埠王維川先生：「職員」冊中：「馮一帆」三個端正的名字，這「三個」確實用得有點不安，據編者私見，最好是這樣寫：「馮一帆這三個端正的字，」這樣才合文法。不過這是小疵，不足為病，就是中外各作家也頗多這一類的小疵的。但先生注意及此，可見把讀書當回事。

201 蘇州何德明先生：南風先生的「山蟻集」何處出版不明。俞允詠之「曉一東」可向上海山東路五洲書報社買。

202 上海王宜昌先生：（一）予且先生近來專寫短小說，所謂「隨筆風小說」大約就是指他作品的短和具有隨筆的風格。先生所謂像「傳道記」這樣的作品，一兩句話便可以說完，這是不對的，一本戲劇和一張說明書不是有它們的根本不同之點嗎？（二）

報告文學不一定是實事的記載，但決不能杜撰，而是以文藝手法來報告事實，但事實不一定便是事實。王章先生的報告文學，都在事先經過一番調查。（三）學習寫作千萬不可從寫詩入手，青年們往往以為詩的字數少，可以隨便扯上幾句，其實這是大錯，詩似乎是不能「學寫」的，初學寫作還是先寫日記。（四）凡通都之地，「雜誌」均可郵寄。（五）散文是帶一般沒有整個故事，和筆調比較散漫的文字，小品則指散文之短小者，隨筆類乎小品，或較小品更短，題材更零星。雜文則通常指中間性的，辛辣的，鬥爭性的散文或小品。（六）劇本是文藝的一種。「魂歸離恨天」是一齣戲的名字，所謂「文藝大悲劇」大概是指該劇為悲劇，而富於文藝氣息。戲本來應該有文藝氣息，否則便不成其為戲，可是目前有許多上演的戲，簡直不稱文藝，因此該劇的宣傳者便在「大悲劇」的前面加上「文藝」兩字。

203 鎮江薛德重先生：（一）要研究文藝並不是單讀幾本「文學入門」可以收效的，如果僅僅要求知道一點文學的內容的梗概，那末我們可以介紹：（1）「文藝談」，北新出版，小泉八雲原著，石民譯。（2）「世界文學史話」，開明出版，胡仲持譯。（3）「文學大綱」，商務出版，鄭振鐸著。（二）普通稱散文，是比較字數多一點的，隨筆和雜感都是一些隨時寫下來的見聞，感想之類的文字，體例比較隨便。（三）王玉即王子。（四）歷史小說，本刊將繼續刊載。下期起開始連載的「蓋世太保」，與「大草原」同是廣野的風格，「蓋世太保」是講海盜的故事。（五）「作家論」文字，以後將擇其適當者刊載之。何之和丁誥兩先生本期都有作品，以後將繼續惠稿。

204 常熟時明先生：（一）知欵作「雨天的書」，「澤瀉集」等皆為舊作，上海北新出版，目前尚有未定，請直接函詢福州路該

書局。「藥味集」，「藥堂雜文」係戰後所出，上海福州路太平書局或有售。（二）王玉之「塵夢」，可向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街燈書報社購買。郁達夫之「閒書」，良友版，「鷓鴣集」，北新出版，目前恐已無貨，函詢搜諸舊書店了。（三）文載道之「文抄」尚未出版。吳易生之「東水集」亦未出版。（四）「飲酒的哲學」定價一百二十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

205 海軍陳伯良先生：（一）稿恐係為該社遺失矣。（二）「雜誌」係獨立經營之事業。（三）洛賓為魯風筆名。（四）專門性文章本刊所載不多，文藝創作在本刊所佔份數已多。所謂專門性文章的「專門」兩字，也無一定標準，在甲看來，也許頗為專門，但在乙看來，也許還是泛論，不勝專門，所以為難區別，惟本刊所載，縱使為專門性質，亦決不使其過分枯燥與空僻，因為本刊是一個大眾刊物，在讀者方面，則希望他們能夠感到我們編輯者

實上的困難。本刊專載未曾發表之文字，甚少轉載。(五)重報插頁，暫時不擬出單行本。(六)刻木刻作家，目前在上海的不多，要舉行一個座談，恐怕人數太少。(七)內山書店現已不售木刻刀。(八)略。(九)陳學昭在內地，何處不明。

206 無錫李秋雁先生：可試購中華版，王光祈著「西洋樂器提要」一讀。

207 武進王興慶先生：(一)浮世繪是日本畫的一派，以現實風俗世態為題材，而如實描寫之。歌斯的思想指一種精神失常神經錯亂的精神病。沈蘇是用於車馬帳幕等的下垂的繡狀飾物。野狐禪為禪家以外之外道禪，現泛指非正統之流派。(二)司馬斌即賈賈。(三)譯者是某作家的筆名。(四)有資格寫自傳的人極少，故「自傳」文不能常刊，「作家論」則當擇適當者刊載。

208 無錫陳又新先生：格里波羅多夫之「智慧與悲哀」的英譯

名不明，舊處亦不明。

209 上海柳云先生：你的讚美，我們很不敢當，我們確有感謝。先生在學習寫作，甚好，但不可著迷，以餘暇來從事寫作是好的，但不可為了寫作，而妨礙原來的的工作。請知在此社會中，寫作尚不能成爲一種專門職業，現在在雜寫作吃飯的人，都是身無一技之長的人。往往有文藝青年，爲了學習寫作而放棄他自己的工作，或是爲了寫作而不在本位職業上努力，結果寫作未必成功，自己的好光陰先白費了，自己的前途先拋棄了，這情形，據筆者所知，是很多的。論理先生要我介紹有關寫作的書，我不該說這些播興的語，不過我是一個坦白的人，我恐怕你會走入許多文藝青年走過的路，因此把我的意見，特別提出來，警告你一下。在我的方面，可算是「懸重心長」的。關於文章寫作的書，我介紹：(1)「文章作法」，夏丏尊等著，開明版(2)「作文法講義」，陳望道著，民智版(此

書恐買不到)(3)「文法與作文」，黃潔如著，開明版。關於標點用法，可讀中華版，馬國英編之「新式標點符號使用法」。學習國語不能單靠書籍，必需請教教師。

210 上海許維鈞先生：本刊十一月號「德黑蘭會議紀」一文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之一九四四年確係一九四三年之誤，係誤排，謝謝你的糾正。

211 上海陳月琴先生：謝謝你的讚許。令狐原先生的畫風，確實是有特點的，先生所謂「意味

深長，值得細細咀嚼」，我們也這樣覺得。令狐原是一個漫畫家的筆名，其真姓名和維公開。他現在上海，你如果與他通信，那末可以由本社轉達。令狐原先生的原作大抵比刊出者爲大，在製版時縮小的。你要求本刊多刊漫畫插畫，這辦不到，因爲目前製版費接連數月一倍一倍的漲，非任何刊物所能負擔。本刊正在設法取銷插圖和減少畫頁。關於繪畫理論，介紹：(1)「現代繪畫概論」，倪貽德譯，開明版。(2)「繪畫與文學」，豐子愷著，開明版。

廣 告 刊 例

後封面	全	二萬元
封裏	全	一萬八千元
底裏	全	一萬六千元
目錄前	全	一萬五千元
目錄後	全	一萬三千元
目錄特等	一	一萬元
普通	半	六千元
普通	三分之一	四千元
普通	四分之一	三千二百元

編輯後記

這一期是民國三十四年的第一期，很抱憾的是又加了價，同時還略減篇幅。加價是爲了成本劇增，不得不然。市上所有的刊物都加了價，不獨本刊爲然。讀者方面一定能够諒解。根本原因還是在一般物價的高漲，我們原想維持較低的價格，可是事與願違，其過不在本刊。減頁則是由於紙張來源關係，以減頁求發行數量之普遍。但在取稿與編排方面則力求精確，文字方面則增加六號字，這樣，頁數雖略爲減少，但仍無損於內容與字數。這一點同時希望惠稿諸君注意。

君匡先生近頃甚少執筆，本期新年號發稿時，君匡先生應編者之請，竟一夕之勞，將未完稿之數稿，連綴貫串，成萬餘言之「不完篇記」一文，惠賜本刊，不勝感激，並道謝忱。

本期爲新年號，特約本市中日耆老，就「今年的願望」，與「今年的希望」，惠賜感言，均如期擲下，編者於此謹表謝意。

對於爲本刊經常執筆的作家，以及惠稿諸君，編者誠然不勝抱歉，因爲篇幅不多，常有好稿子不能及早刊出的事。這在編者，明知對作者不敬，然亦無法可想，祇能在這裏公開道歉。未及如期刊出的稿子，當圖陸續發表。

「門檻」和「根火柴」原來是預備一期登完的，可是爲了篇幅，不能不都先刊上篇，又像慶子先生的「南海之謎」，這一期又早擠出了，但下期決可刊出。這期原有「青銅之基督」和「蓋世太保」兩篇開始連載，結果也要到下期才能開始。其他類似的情形甚多，可謂不勝枚舉。

蘇青女士除「天地」外，久未爲他刊執筆，本期應編者特請，賤以近作「河邊」一文，甚爲名貴。

「風燈」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上期「大草原」第一四七頁上皮第一三行起至下皮二十一行止，應排在第一四六頁下皮第一行之前，係誤排，承作者來函指出更正如上。


下期有張愛玲女士的小說和九公先生的「小型報內幕」刊出，希讀者注意。

目前篇幅不多，但仍盼多多惠稿，又惟其篇幅不多，尤盼惠賜精品。稿酬亦當不斤斤於字數，而論稿計酬，並當隨時酌量定價情形，予以賤寄。

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黑人墨水








藥房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備 **拜耳** 藥劑
 下列藥名係醫藥界所公認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醫藥進步最顯著藥特強效藥
- **加 德** GARDAN 疾病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藥**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而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癬濕疹疥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受** HELMITOL 治 腹 瀉 痢 疾 聖 劑
- **靈兒杜方** ELDOFORM 治 瘧 疾 之 最 佳 良 藥